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06
三位一体
CD-ROM
2007.9
放浪冒险谭
松野泰己经典作品
六万字剧情一期完结
◆重磅出击
奥丁领域
逆转裁判4
◆官方小说
宿命传说 苍黑的思念/死魂曲2 辉胜号怪谈/生化危机 自由之路

■刺客信条



选择

暗星

我希望拥有神仙赐给的后悔药。
我希望得到威尔斯的时间机器。
我希望享用小叮当的如果电话亭。
我希望见到能够令我回到过去的妖精。
但可惜的是，这个现实世界中什么都没有。
你所经历的一切，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它会变为属于你的历史，变为你永远都无法更改的事实。

但是，游戏不同。
在虚拟的空间中，你将成为世界的主角，你将无所不能。
SAVE、LOAD、存档、读档。
你拥有无敌的武器，它必定能助你获得最终的成功。

而在某些游戏中，你还拥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力。
你可以选择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也能够选择成为霸者君临天下。
你可以当上冷酷无情的黑帮老大，也能够在政界中叱咤风云。
一个普普通通的选项，一个简简单单的"YES"或"NO"。
就能够令你随心所欲地选择一个全新的人生。
游戏的世界是如此美好，因为只要你愿意，你就能获得成功。
你有着攻略的帮助，有着SAVE＆LOAD的选择，有着名为金手指或外挂的武器。
即使一切都陷入死局，你仍然可以通过"砍档重来"这个无敌的选择以最初的形态来到这个世界中。

正因如此，许多人才会喜欢游戏。
它能够令你逃离现实的种种烦躁忧虑，令你在2D世界中尽情享受成功的快感。
而在网络游戏中，你更是能够交到众多朋友，踏入一个全新的生活领域。
能够选择的虚拟生活是幸福的，能够选择的世界是快乐的。
但可惜的是，你始终生活在现实世界中。
你要面对买房买车的压力，要面对工作的压力，要面对娶妻生子油盐酱醋的压力，要面对你所无法预测但会突然而至的压力。而面对这些，你不可能找到"重新来过"的选择。

游戏始终还是游戏，
你尽可以享受，尽可以发泄，但千万不要沉迷。
除非你能凭借它改变自己的人生，否则，它始终都是"娱乐"，而非"生活"。
"默默地选择起点，骄傲地选择归程。"
"谁在无可选择中选择，谁就是被选择的人。"
能在"无可选择"的现实中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选择"的资格，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所以，各位沉迷2D的朋友
欢迎回到现实世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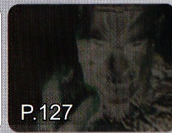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录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Tot.06
2007.9











封面画师：伊东杂音
封面设计：紫血漪

卷首语 ………… 001

特别企划 《信赖铃音》世界观解析 ………… 003

时光回廊 放浪冒险谭 ………… 008

重磅出击 奥丁领域 ………… 072
逆转裁判4 ………… 093

官方小说 生化危机 自由之路 ………… 127
宿命传说 苍黑的思念 ………… 159
死魂曲2 辉胜号怪谈 ………… 183

同人馆 RELOAD——《寄生前夜》同人小说 ………… 214

游戏议会 最终幻想 II ………… 226

游书苑 ………… 228

幻彩花园 信赖铃音 肖邦之梦 ………… 230

读编往来 ………… 235

小编寄语 ………… 240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梦的终结

文/译：子云

The end of dream

《信赖铃音 肖邦之梦》世界观解析

肖邦的梦中世界

《信赖铃音 肖邦之梦》的故事舞台正如肖邦自己所说，是他的梦中世界，而且是他临终前在巴黎所梦到的世界。波尔卡、阿尔格雷特等人无疑都是肖邦创造出来的“梦中人物”，他们生活的那十年时间也不过是肖邦在梦中的一个设定而已。但是随着肖邦梦中之旅的不断继续，他开始对那些梦中的人物产生感情，并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

波尔卡等人在梦中世界不断重复的旅程

在肖邦所创造的梦中世界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这个世界每经过十年，一切便会重新回到原点。也就是说，波尔卡等人的旅程至今已经经历了几万次。游戏中，拴在大提琴之树上的签以及阿尔格雷特送给波尔卡的那块奇特的石头都暗示了这种轮回。

梦中世界的轮回如下图所示，当波尔卡从悬崖上跳下去后，除了大提琴之树的老奶奶，一切都会回到十年前。而且，除她之外，每一个梦中世界的居民都会丧失记忆。

从这个轮回中可以看出，梦中世界仿佛就是波尔卡一生的不断重复。而波尔卡会成为关键人物，轮回到这一次便结束了，一切都是受创造了这个世界的肖邦的巨大影响。

肖邦之梦的构造

十四岁的波尔卡踏上旅程

波尔卡希望用自己所剩无几的时间尽可能地为人们造福，并悄悄踏上旅途，之后遇到阿尔格雷特等人。

→

从悬崖上跳下

在旅程中，波尔卡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命运并跳下悬崖，时间回到十年前，她也再次回到特奴托村。

→

四岁的波尔卡出现在特奴托村

出现在特奴托村的波尔卡失去了之前所有的记忆，在对命运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她的妈妈抚养长大。

→（回到“十四岁的波尔卡踏上旅程”）



▲在梦中世界里，不会被卷入轮回的大提琴之树上拴满了波尔卡曾经抽过的签，所以小说中才会有之前的签“恐怕连内容都一模一样”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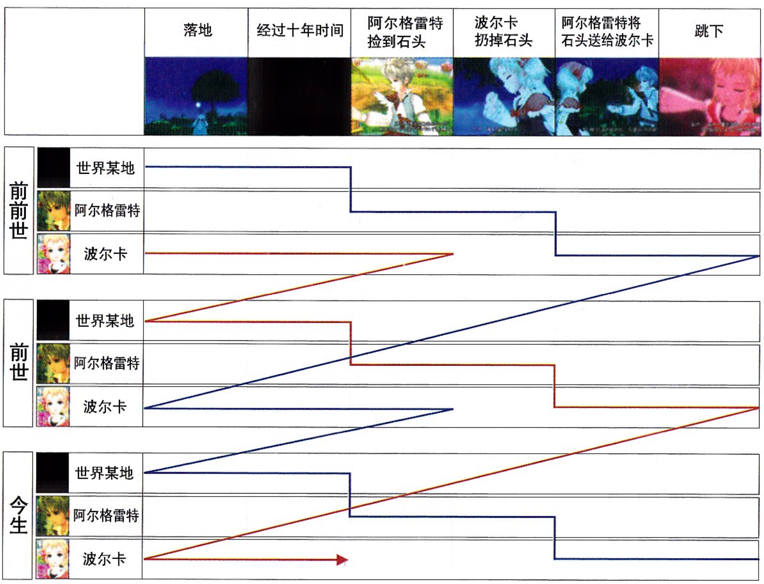


▲游戏开始时，波尔卡从悬崖跳下的场景实际上是前一次旅行的终结，也就是小说序章中提到的“终结，也是开始”。

阿尔格雷特送给波尔卡的形状奇特的石头

在特奴托村的山丘上，阿尔格雷特送给波尔卡的形状奇特的石头实际上是之前旅行中波尔卡从山崖上扔下去的。被扔到海里的石头在波尔卡跳下悬崖后经历十年时间，之后便在海中漂流，最后到达利塔尔丹特的海边。波尔卡从阿尔格雷特手中得到石头后，带着它回到了十年前，然后与石头一起成长。整个流程如下图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波尔卡几乎一直都将石头带在身上。

拥有奇特形状的石头的人 （红、蓝线分别代表两块不同的石头）



对妹妹的思念所引发的轮回

现实世界中，肖邦的妹妹艾米莉娅年仅十四岁便去世了，肖邦一直因自己无法帮助妹妹而感到愧疚，而这种心情被映射到梦中世界后，波尔卡便出现了。因此波尔卡和艾米莉娅一样，也背负着在十四岁就会离世的命运。肖邦并没有见过十五岁的艾米莉娅，因此波尔卡也不可能成长到十五岁。也就是说，波尔卡只能不断地重复着肖邦记忆中四岁到十四岁的艾米莉娅的样子，这就是梦中世界反复轮回的原因。

但是，这一次肖邦出现在了梦中世界，一切都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此之前，波尔卡从悬崖上跳下都只是依照命运的安排，而这次则是她自己做出的选择。



▲现实世界中肖邦的妹妹，因患上了当时的不治之症——结核而去世，所以在肖邦的记忆中只有她四岁到十四岁时的样子。

≠



▲肖邦根据妹妹艾米莉娅的印象在梦中世界创造的少女，由于在他的记忆中艾米莉娅十四岁就去世了，所以波尔卡也永远不会成长到十五岁。

终结轮回的肖邦内心所产生的变化

由于肖邦对艾米莉娅的记忆，因此波尔卡永远也无法长到十五岁，这也是轮回产生的重要原因。但在这次的旅程之后，轮回却结束了。肖邦亲自参与了旅程，所以途中他的内心产生了变化。

开始肖邦只是对梦中世界的一切都冷眼旁观，他对自己所创造出的梦中世界的人物究竟有何行动完全不感兴趣，但在遇到波尔卡之后，他渐渐明白了梦中世界的人和现实世界一样，也是根据自己的意志行动的，因此肖邦渐渐无法分辨究竟哪个才是现实世界。为了找到答案，肖邦决定与波尔卡等人一起踏上旅程。慢慢地，他开始将同伴以及梦中世界当成了现实。

在旅程的最后，为确认“巴黎所在的世界”和“有波尔卡等人的世界”

肖邦的内心世界



相信是自己的梦

肖邦在特奴托村遇到波尔卡，他坚信波尔卡是自己梦中的人物，并说知道她心中所想。



产生疑惑

肖邦在特奴托村没能猜出波尔卡心中所想的事情，而且在旅程中梦中世界变得越来越真实，于是他原先的想法开始有所动摇。



发起挑战，确认自己

肖邦为确认究竟哪一个世界是真实的而向同伴发起挑战，此时他非常信任同伴，认为“自己的心并不软弱，甚至足以打倒重要的同伴。”



明白梦与现实无法区别

被同伴打倒的肖邦觉得梦中世界才是现实，但他很快就意识到其实没有必要去区分梦与现实，认为无论哪个世界都是一种现实。

究竟哪个才是现实世界，肖邦向众人宣战，这也就是小说在最终决战中出现的“肖邦必须确认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只是场梦，那么即使打倒同伴也没关系。但肖邦却没能打倒他们，并决定将波尔卡等人所在的世界看成是现实世界。而在看到波尔卡从悬崖上跳下去以及伤心欲绝的阿尔格雷特时，肖邦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那就是“关心同伴的感觉与在巴黎弹钢琴的感觉都是真实的，根本无法区别开来。其实并不需要区别梦与现实，正确答案不只一个。”

这种想法也对肖邦思念艾米莉娅的心情产生了影响，他曾认为“眼睛能看到的生命和事物才是真实的，但实际上生命的形式却并不只有一种，艾米莉娅会一直活在自己心中”。因此波尔卡终于可以成长到十五岁，而轮回也结束了。

最终决战的结果

为证明自己的内心而发起挑战

肖邦败北	肖邦胜利
因为没能打倒信任的同伴而承认梦中世界是现实。	甚至可以打败信任的同伴，所以这个世界果然是一场梦。
肖邦无法回到现实世界。（在巴黎死亡）	肖邦回到现实世界。（继续生活在巴黎）



◀波尔卡在巴洛克的船上所说的话也是让肖邦的内心世界产生变化的一个原因。

《信赖铃音 肖邦之梦》所表达的其他寓意

除了肖邦最后所领悟的“生命的形式并不只有一种”之外，游戏其实还有其他寓意，那就是现在的歧视、偏见等社会问题。在游戏中出现的很多道具都象征了现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游戏结尾处，波尔卡跳下悬崖的情节中更是提出了很多现象。

游戏中的寓意

镜天花与死灯花	相同的事物却因人们的看法不同而产生差异，这是歧视、偏见等问题的反映。
矿封药	虽然很方便，但却给人类以及世界带来了负面影响，暗示着排出废气的机动车。
美丽的月亮与波涛汹涌的大海	金钱、荣誉、权力等诱惑（美丽的月亮）引发了人们内心的动摇（大海）。

《信赖铃音 肖邦之梦》Q&A

Q: 波尔卡的妈妈知道什么?

波尔卡的妈妈将波尔卡抚养长大，她那些意义颇深的话语很容易让人觉得她并没有失去记忆。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波尔卡从悬崖上跳下去后，她也回到了十年前。而她之所以能指引波尔卡，是因为她拥有特别的能力，能够听到关于波尔卡人生的一些预示。

A: 波尔卡的命运。



◀当波尔卡带肖邦回家的时候妈妈显得很惊讶，因为这个人从未出现在预示中。

从波尔卡的台词中所了解到的妈妈

台　词	解　释
妈妈，我终于看到掩藏在你温柔背后的东西了。是你让我的记忆变得模糊的吧？	妈妈知道波尔卡的命运，但她觉得波尔卡从悬崖上跳下去实在是太可怜了，因此想尽一切办法拯救波尔卡。妈妈希望波尔卡不要被命运所左右，要有自己的思想，并将她抚养长大。另外，左边第二句台词中的“错误的道路”指的就是波尔卡从悬崖上跳下。
妈妈，你一直在看着我，让我不至于走上**错误的道路**。但离开你之后我才明白，其实你所引导的道路，才是错误的。	
不，我想不起来是因为害怕妈妈担心。也许正是我自己让心中迷雾重重，将记忆封印了起来。	波尔卡的直觉让她感受到了自己的命运，但为了不让妈妈担心，她一直下意识地回避这个问题，而妈妈则无微不至地将波尔卡抚养长大。
接着虚伪的心灵便不断扩大，最后连最细微的真相也看不到了。被耀眼的街灯遮蔽了光芒的星空其实是我记忆的碎片。	妈妈的温柔（即耀眼的街灯）让波尔卡无法回忆起必须想起来的前世的记忆（即记忆的碎片）。可以说，妈妈将不让波尔卡想起自己的命运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

Q：阿果果的光芒代表什么？

A：信赖之石的光辉

游戏中，阿果果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生物，它们在感应到信赖之石时就会发光，而发光阿果果出现在波尔卡身边就是这个原因。

Q：是谁在呼唤四岁时的波尔卡？

A：肖邦

回到四岁后，有人一直在呼唤波尔卡，那个人就是肖邦。此时的肖邦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告诉波尔卡不必再回到四岁了。

Q：波尔卡所说的“重要的人”是指谁？

A：阿尔格雷特

在波尔卡跳崖前她说“为了我最重要的人”，那个“重要的人”指的就是阿尔格雷特。提示就是在特奴托的山丘上阿尔格雷特送给波尔卡一块形状奇特的石头，当时波尔卡说“它是最重要的人送的礼物”，所以波尔卡跳下悬崖也是为了阿尔格雷特。

Q：波尔卡是什么时候明白自己的命运的？

A：看到大提琴之树的签时

波尔卡跳下悬崖前曾说过“抱歉一直没有告诉你，因为如果对你说了，你大概就不会带我来这里了”，也就是说在到达悬崖前她就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了。在大提琴之树看到抽出的签时，波尔卡就想起了早已注定的命运，而她也明白了自己今后要走的路。

Q：阿尔格雷特的呼喊意味着什么？

A：梦中世界的人知道信赖之石的存在

波尔卡跳下悬崖后，阿尔格雷特大喊“信赖之石闪耀的人就要付出代价么”，也许有很多人都会惊讶于阿尔格雷特竟然知道信赖之石的存在，但实际上梦中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信赖之石，它所发出的光芒越强，就越能照亮心中的黑暗”。不过其实阿尔格雷特的呼喊与知道信赖之石的存在无关，他是由于无法拯救信赖之石的光芒异常强大的波尔卡，而感到无比悔恨。



放浪冒险谭

文/Ness　编/清雨

人物介绍

阿什雷·雷奥特 (Ashley Ri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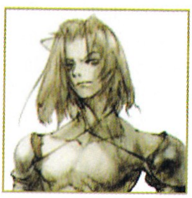
本故事的主角，VKP重犯罪处理班重要成员，喜欢独自一人战斗，性格有些孤僻冷漠。

凯罗·莫罗丝 (Callo Merlose)



VKP情报处理班的佼佼者，身材修长的美女。

西德尼·罗斯塔洛特(Sydney Losstar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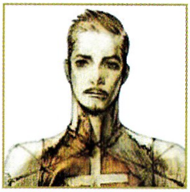
拥有神奇力量的梅伦坎普(Mullenkamp)教团领袖，对阿什雷的过去和未来都有着极大的兴趣。

巴尔德鲁公爵 (Duke Bardorba)



手握重兵的战时英雄，性格孤僻，似乎有着鲜为人知的过去。

简·罗森坎特兹 (Jan Rosencrantz)



VKP派往支援阿什雷的援军，但他似乎别有用心……

约翰·哈迪恩 (John Hardin)



西德尼的忠实战友，而且和西德尼一样拥有读心力量，绑架了巴尔德鲁公爵的儿子。

约舒亚·巴尔德鲁(Joshua Bardorba)



年幼的公爵爱子，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梅伦坎普教团绑架，进而引发了一次危机事件。

罗米欧·基尔邓斯特 (Romeo Guildenstern)



红刃圣印十字军骑士团的首领，受命于教皇，以剿灭梅伦坎普教团为目标，是一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

序章：破灭之日

夕照之光自空中斜斜垂落，透过斑斓的穹顶玻璃，落在雷阿蒙德城中临海之大圣堂中央。海岸线上潮声渐寂，飞鸟皆无，惟有阵阵传诵之声自圣堂内隐隐传出。海风阵阵吹拂在大圣堂周围，圣堂内部的空气却庄严得不肯流动一分一毫。

身材并不高大的中年男子站在大圣堂中央，脸色肃穆，手持权杖仰望穹顶。自男子身上溢出一股淡淡的威势，威压全场。

周围的牧师们以敬畏的眼神看着这位男子，眼神中流露出尊崇的神色。即使面对自己即将死去的爱子，这位战时英雄的身躯依然挺拔。

地面上有巨大的红色双刃图案，图案中央躺着一名纤弱的幼童。幼童眉目之间隐隐有一股神姿与英武的中年男子相似。幼童的双目紧闭，呼吸微弱，似在濒死边缘徘徊。

海风阵阵，挡不住大圣堂中压抑得几乎让人窒息的气氛。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血红色的双刃图案上，精致华丽的魔法阵上有暗光流转，微微的魔力颤动让所有人的心都跟着一同颤抖。

毕竟这是雷阿蒙德首次施行这样的魔法仪式，没有人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

“可以开始了吗？”

年迈的主教似乎觉得站在祭坛前的公爵大人沉默了太久，他上前一步，小心询问道。

神情忧郁的中年男子因为这一声呼唤而从沉思中惊醒，望着眼前昏迷不醒的爱子，这位战时英雄展现了他的果断和坚决。

“开始吧！”

已经沉寂了片刻的大圣堂中再次响起吟诵之音，中年男子的表情比刚才更

加严肃，双目炯炯地盯住躺在魔法阵中央的幼童，心中默默祈祷。

“古老的城邦雷阿蒙德啊……请赐多年战火中的幸运予吾等吧！这柔弱又充满了敬仰之心的生命在这里等待赐福，延续人们卑微的愿望。”公爵大人在心中轻轻念诵，“将‘血涂之罪’加诸吾身，挽留住即将逝去的生命，吾等愿为此付出一切……”

强烈的魔法波动自魔法阵中涌动而出，阵阵波荡在空中飘散。静立两侧的牧师们纷纷因巨大的冲击摇晃身体，却未中止念诵声。这位伟大人物的心愿此时是如此重要，乃至于全城人民都愿为之付出努力。

地面开始微微荡漾，刚才还晴朗无比的天空滚过层层乌云。大圣堂穹顶落下的斑斓色彩渐渐被淹没，海风的声音渐渐化成烈风尖啸。

——天气发生了诡异的变化，这也是魔法的力量吗？

公爵有些担忧地抬头望了一眼大圣堂穹顶，心中微微有些不安。

身为国家的重要人物，公爵深知自己此时所做的事其实是在与魔鬼签订契约，而非真正为信仰奉献。带着崇敬之心去签订“血涂之罪”的契约，掌握“暗”的力量，这本身已是大逆不道，为教会所不容。

“已经没有选择了。”

这样静静地安慰着自己，公爵将目光收回，再次落在自己的爱子身上。幼童成长一路所经历的痛苦在英雄脑海中一幕幕划过，公爵深知这是惟一能让爱子摆脱痛苦的方法。

为了这个目标，公爵别无选择。

“拥有‘暗’的力量应该也不错吧？”想起“血涂之罪”诅咒之外的强大力量，公爵心中也多少有些兴奋和期待，对权力的热衷让正值壮年的公爵忘记了诅咒本身的可怕之处。

牧师们的念诵已到了尽头，地面奔涌而出的“暗”之力量在空中形成一道漆黑幽暗的弧光，黑暗割裂了圣堂中所有人的视线。隐隐流动的能量在牧师团的维系下暂时安定着，平静着。

“曾为暗之仆从的古昔之记载……”公爵遥望魔法阵，双刃图案的红色边缘在异色中流动，仿佛血液流淌在灵魂的容器之中，“希望这孩子的灵魂能够让人信任，也能让暗之力满意！”



毫无意外地，那股冲动的能量自魔法阵中央冲天而起。大圣堂穹顶的彩绘玻璃在瞬间被撞得支离破碎，无数缤纷华彩从空中掉落，簇簇落在低头吟诵的牧师们头顶。

数名牧师被这一阵碎玻璃冲击得满头鲜血，却仍不敢停止叨念。所有人自仪式开始

时就知道，这仪式将不能中止也无法中止，如果一旦受到阻挠，将出现极为可怕的情形。

…………

如公爵设想的那般，“血涂之罪”的仪式在坚持中完成了大半。暗之力从魔法阵中奔涌而出，汇入那昏迷幼童的体内。

下一刻，魔法之力陡然暴增！

没有人想到，也没有人能预料，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

自魔法阵中涌出无比强大的力量，以魔法阵为圆心从大圣堂中央扩向四周。道道光波在空中流转，瞬间击穿了数名吟唱的牧师。那些牧师尚未来得及惨叫，已然倒地丧生。无数道光波依然自魔法阵中爆裂射出，打在圣堂的各个角落。

这一切，只是在瞬间发生的可怕状况！

站在牧师阵列后方的公爵脑海中立即闪过一个念头，对着所有牧师高声喝道：“仪式失败了！放弃仪式！”

此时呼喊已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公爵的喊声被此起彼伏的惨叫湮灭。众多神职人员在魔法阵的暴走中被夺去性命，黑色的能量也已吞噬圣堂中央部分，将万物笼罩在黑寂之中。

死亡的威胁瞬间袭击了所有的生者。

以魔法阵为中心，一股更大的力量向城市周围扩散，道道光波自魔法阵中飞舞而出，流入古老都市雷阿蒙德的街道。

每一道冲击波都代表着一条生命的逝去，公爵站在大圣堂中央想要阻止什么，却发现自己什么都无法阻止。

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地震和死亡袭击整个城市。

这一瞬间，战时的英雄觉得自己是那么软弱无力，正如那躺在祭坛中央的孩童一般。

黑暗之中，幼小的孩童似乎想起了什么。

“你的个性太温柔，不像我的继承人。”

这是谁在说话？是父亲吗？

梦中闪过许多浮光掠影，华丽的宅邸中英武男子朝自己微笑。那道道阳光自空中洒落，穿过落地的玻璃长窗，照在身上。病痛和家人的关怀，爱和幸福，痛苦和等待，绝望和期盼。幼小的心灵未必懂得这些情感之复杂，却能记得一次又一次的父亲面容。

黑暗之中，幼小的孩子觉得自己该做点儿什么。犹豫了几秒钟后，幼童在无意识中慢慢站直身体。巨大的“血涂之罪”印记上，一张金发稚嫩的脸慢慢扬起，望向已经将要崩溃的，自己的父亲。

惨叫犹在四处响起，生命的逝去在此时已不存在犹豫，也仿佛不会停止。

幼童仰望父亲有些呆滞的目光，略微思索了一下，终于开口说道。

“停下吧……”

不断喷涌的能量似因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在空中停滞了片刻。公爵愕然望着自己的儿子，那个瘦弱的小小幼童站在魔法阵中央，面容安详宁静，一道微光在他背后隐隐闪现。

然而时光只停留了瞬间，那些跃动的能量很快又再次抖动起来。魔法阵中央传来更剧烈的震荡，顿时所有人都站立不稳倒在地上。那些漂浮在空中的淡

淡能量束如同找到了归家之路的孩子，重新聚集在幼童身上！

天，被无穷的黑暗遮住了。

从未有过的强大地震袭击了古都雷阿蒙德。

从这一天开始，这座历经风雨的城市开始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沉寂。失去了几乎所有生命的城市在岁月中破旧、废弃，成为容纳死者的传说。

巨大的裂痕分隔了城市与人间，传说在这里诞生，又在人间流传。

时光流转，雷阿蒙德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已无人知晓。

只有人口口相传，这都市中拥有让人惊艳的古代遗产。

从那一刻起，无数狂热又贪婪的目光伸向了死寂中的城市。

重回雷阿蒙德！

许多人，期盼着这一天……

第一章 双刃初锋

如遇阴雨夜晚，人的情绪便会随之浮躁。对于VKP（瓦兰迪亚王国治安维持骑士团）的人来说，这样的夜晚如果发生不测，即是所有人将共赴劳碌的开端。窗外雷雨阵阵，闪电划过长空，在城市上空留下刻刻瞬间昼痕。

房间里静坐着一群表情阴郁的人，从长桌这边到那边，每个人脸上都没有丝毫笑容。闪电划过也好，雷声如鼓也好，这些人都似无所觉。沉默之中略带压抑，这就是VKP总部会议室给人的第一印象。在这里没有感情和畏惧，只有简单的加法减法。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互相加减得出结论。VKP的每次会议不过如此。

凌晨的夜晚，与会的几人显得异常精神，互相对望之中却带着一丝不安，足以证明目前发生的一切事关重大。

沉默片刻，一名年长的官员首先发言：“如今已经六个小时了，梅伦坎普教团占领公爵府邸已经超过六个小时了。这些人挟持了仆人和公爵的家人，如今他们仍占领着官邸。”

在长桌旁围坐的三人显是VKP官员，除了发言的老者之外，还有一位女性官员和一名中年男子。这些人相貌虽不尽相同，脸色却是同样的冷漠——甚至可以说是冷酷。

会议室内还有一人站在墙角，双手抱肩静静聆听三名官员的讨论。这是个年轻人，身材挺拔面容安祥，也是整个会议室内惟一脸上没有任何忧色的人。年轻人的发型有些古怪，仿佛并非瓦兰迪亚王国中人一般。

“他们有什么目的？”年轻人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言辞简洁。

年长的官员长叹一声：“那群混蛋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是释放被刑拘的梅伦坎普教成员，第二是要让主教大人退位。”

“宗教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墙角的年轻人继续保持他的冷静，“我们怎么会拘捕他们的人呢？总要有些借口。”

三名官员中的中年男子几乎是用咆哮语气吼道：“我们不需要任何理由！梅伦坎普那群人就是在宗教外衣掩护下的一群流氓！我们已经认定了，在圣诞期间谋害国王未遂的事件要由他们负责！”

年轻人没有被这种咆哮打动，态度

依然冷静：“也就是说，VKP不会释放任何成员了？”

“当然不会！”老者说起这个也有些激动，“你知道，为了这些所谓的宗教自由，有多少探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没错，都是因为那些什么狗屁的‘宗教自由’！”中年男子猛敲桌子吼道，“你把自由送给那些混蛋，他们到头来却反咬一口。而且议会的态度也举棋不定……”

这样的言辞已经有些危险了，老者猛然回头对黑暗中的书记官叫道：“不要记录那些一时的气话。”

黑暗中一个声音恭敬应道：“是，大人。”

“宗教冲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年轻人继续问道，“为什么要牵扯到我们？”

官员们尚未回答这问题，黑暗中的声音已经开始解释年轻人的疑惑：“经过我们调查显示，梅伦坎普幕后的经济支柱很有可能就是公爵本人。公爵大人是内战时期瓦兰迪亚的英雄，若没有公爵，我国很有可能还处在内战之中。如今公爵大人虽然名义上已经退休，暗中仍握有大权，对于议会来说，公爵大人仍是至高的存在。”

黑暗之中闪过一道闪电，在官员们的背后似站着不少人影，这些影子身着重铠，看不清面容。

“我们一直在暗中观察着公爵大人，如今时机成熟，我们可以动手了。”其中一人这样解释道。

中年官员双手紧握，冷冷地接道：“此外我们也必须调查清楚，为何主教大人会擅自出动‘红刃’骑士前往现场。下面让她给你解释一下行动方案。”

女性官员对着墙角安静的年轻人说道：“现在你必须尽快前往公爵府邸，马车上有公爵府的详细地图。我们也提前派出了一名探员在那里跟你汇合，到时候她会提供更多情报给你。”

环抱双臂的年轻人陡然站直身体，脸上露出一丝疑惑。

“……她？”

“凯罗·莫罗丝。”VKP官员说出那名探员的名字，“情报处理班的优秀探员，希望你们合作愉快。”

谈话到此为止，角落里的年轻男子无声没入黑暗中。对于VKP中这种重犯罪处理班的人来说，高速有效乃是生存的惟一方式。附生于VKP组织中的重犯罪处理班成员们担负着挽救国家安危的重任，直接效命于议会。这一群黑暗之中生存的人们，往往要为了光明奔走。

这世界就是如此简单，如此荒谬。

公爵府邸周围环绕着茂密的树林，雨夜之中的大屋和庭院看上去有那么一点阴森荒凉，正如这位公爵大人孤僻的性格一般。暗夜之中偶然闪过电光，照亮了整个建筑群，华丽的官邸在苍白中证明着自己和主人的地位。

凯罗·莫罗丝从树林中缓步走出，凝望着那座象征威压和地位的公爵府邸，这位褐色长发的美丽女子身穿轻甲，步履轻盈，一张英气逼人的脸庞上挂着淡淡忧色，似在思索着什么。

谁也不知道这样的夜晚，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凯罗扭头看去，只见一个金发年轻人身穿标准的VKP战斗服正走近自己。凯罗没有加以防备，只是略带好奇地望了望来人古怪的发型，轻声询问。

“你就是阿什雷吧？我叫凯罗·莫罗丝，是你的搭档。你叫我凯尔就行了。”

阿什雷没有回头看落在自己身后的女子，目光只是盯在公爵府邸的建筑上，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

“那里现在有多少人？”

凯罗跟在阿什雷后面：“根据探子的报告，里面有十来个人。不过我们没有发现西德尼的踪迹，所以里面可能还会有不少人。”

“人质呢？”阿什雷依然没有看自己美丽的搭档，继续问道。

“公爵的家人以及仆人们，一共34人。令人欣慰的是，公爵本人当时正在外出当中。”凯罗尽职地汇报着自己知道的情报。

阿什雷听到这里，终于扭头看了自己搭档一眼，也终于显示出一丝惊奇。

“公爵本人没有被挟持？”

“没有。”凯罗用手轻托下巴，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位机器人一般的搭档，仿佛有些不满被他忽视。

阿什雷没有关注凯罗的小动作和目光，依然简单直接地问道：“红刃骑士团的动静如何？”

“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下去。”凯罗在这样的同僚面前，终于放弃了工作之外的沟通，回答得清晰又透彻，“由于里面有人质被挟持，所以直接行动就显得鲁莽而且危险。我们只能趁与西德尼谈判的时候，暗中考虑好战斗的问题。”

一声玻璃碎裂声突然打断了两人的谈话。熊熊火光自公爵府邸的窗口燃出，碎裂的玻璃掉落在地面上，发出清脆又揪心的响声。阿什雷和凯罗几乎同时扭头望向公爵府邸。

在那里，一片通红的火光点亮了长夜，也点亮了两人心中的不安。惨叫声自建筑内隐隐传来，更增添一丝压抑和血腥。

“怎么回事？”凯罗神色大变，“难道说……”

阿什雷轻轻垂下自己的手臂，将单刀握紧，深吸了一口气：“没错，红刃的人看来已经开始围攻教团。”

这个结论让凯罗惊怒交加：“怎么可以？我们并没有允许他们这么做！这是对我们领导权的公然挑衅！”

“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意外……也许是被迫的？”阿什雷看着远处火光中的公爵府，犹豫了一下，开始快步向前走去，表情依然镇定而冷静。

看见刚刚见面的搭档就要离开，凯罗有些惶急：“等一下！你要去哪里？”

阿什雷没有回头，淡淡回道：“骑士团的到来，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但是太危险了！”凯罗在后面依然试图阻止阿什雷，“我们要等待援军的到来！”

正在前行的阿什雷停住脚步，回头看了这位美丽的女子一眼，眼神依然冷静得不可思议。

“援军？我就是援军。”

说完，金发青年迅速消失在前方的树丛中，留下VKP的优秀情报官站在那里，完全不知该如何是好。

同一时间，长长的公爵府走廊之中，一名神情肃穆的重铠男子一剑刺出，将眼前的异教徒穿心毙命。血溅在了中年男子身上，但这人脸色却丝毫未变，只是低头轻松地将武器从梅伦坎普教徒身上拔出。

“找到西德尼了吗？”中年男子回头问自己的手下。

“还没有，大人。”

中年男子擦去剑上的血迹，淡淡吩咐道：“把人分成两批，一批灭火，另一批去消灭那些异教徒。”

身边的骑士低头领命离开了，留下这名看似高贵又优雅的男子站在走廊上喃喃自语。

“西德尼，你究竟在哪里？”

窗外，火光伴随着灰烬，仍在天际之间挥洒。

阿什雷抵达公爵府邸之时，红刃骑士团成员正在公爵府内追杀异教徒。

红刃骑士团全称红刃圣印十字军骑士团，为教皇所领导，独立于瓦兰迪亚王国军队之外，是教宗对抗议会的筹码。此逢国内梅伦坎普教团兴起之时，红刃骑士团的首要任务即为消灭梅伦坎普教团。这一次西德尼率领手下教团成员突袭公爵府，恰恰成为红刃骑士团出动的最佳理由。

借着凄风厉雨的掩护，阿什雷宛如幽灵一般越过外围建筑靠近公爵府。高塔一般的建筑中燃出熊熊火光，擦亮天际一角。黑烟滚滚升腾在空中，宛如从地狱召唤而来的恶灵。阿什雷抬头仰望了一眼公爵府的阁楼，俯身穿过闸门，反手一刀将闸门开关砍落，断了教团成员逃走的后路。

公爵府门口聚集了几名梅伦坎普教徒，阿什雷借着风雨声隐藏在广场外侧的货物堆后，仔细聆听异教徒们的交谈。

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站在门口向手下发号施令：“骑士团出动了，那么我们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在房间里点火，然后杀掉所有的人质！”

吩咐完手下，这名高大男子转身离开，只留下两名教徒在门口。

“我们得趁红刃来之前动手！”

“是啊，快点结束这一切，我们就可以走了。”

阿什雷紧紧盯着两人即将远去的身影，起身想要跟上，却不小心碰落了一只小小的木箱。从堆积如山的货物堆上，因雨水湿滑而落地的木箱发出让人侧目的响声，引得那两名异教徒警惕地扭头注视着这边。

“是谁在那里？”

阿什雷在心中轻轻叹息，表情却丝毫未变，缓缓抽出了自己的武器，自货物一侧慢慢露出自己的身形。

两名异教徒见到阿什雷只是独自一人，心中笃定不少。抄起武器的二人走下台阶，踏着雨点滴落在地面上的声声点点靠近阿什雷。

在这两人眼中阿什雷不过是个貌似无名的入侵者，没有人在意那微小徽章背后隐藏的身分。

——所谓重犯罪处理班，无一不是冷静到了极致的杀人专家。

手中长刀在空中微微倾斜，金发青年踩着细碎的步子不断向左侧偏移，他在试图控制面对面接近战的节奏，尽量

不让两人一同出手。

清晰的策略果然收到成效，阿什雷向左靠近之后，左侧的异教徒终于忍受不住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死亡气息，高呼一声举起剑来。

就是这一刻！

阿什雷手中长刀宛如天际闪电一般划过，在那名异教徒的腋下划出一道深深的伤痕。异教徒怎么也没料到这名年轻人如此悍勇，竟在两人围攻下抢先动手，一声惨叫中握剑右手几乎彻底麻痹，无法还击。

阿什雷表情依然冷静得好像不是自己在战斗，抬起左手以小盾格住另一人砍来的剑锋，反手一刀斩在对方颈部。

赤红的鲜血随着刀锋掠过喷涌而出，那名倒霉的异教徒缓缓倒地，甚至连呼喊都未能完成，立即命丧当场。

一人丧命，一人重伤。顷刻之间阿什雷已展示了重犯罪处理班的强大实力。面对重伤的敌人，年轻人毫无犹豫怜悯之心，飞快地在对方心脏处轻轻一刺，结束了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斗。

雨声依旧，阿什雷回头看了一眼两具尸体，快步走入公府邸。

公爵府一楼的大厅广阔阴森，两排矗立的雕像在烛火之中被染上一层油黄的光泽。阿什雷进入大厅之后尚未开始寻找梅伦坎普教团的踪迹，远方已传来阵阵争吵声。左右四顾之下，阿什雷毫不犹豫地躲进雕像的阴影之中，手中长刀收起，换上了强力快速的弩箭。

“西德尼，敌人很快就会赶到的！”透过大厅并不紧闭的门，一个声音似乎有些焦急地说道。

“不要在我面前说教！”另一个声音，应该就是那个所谓的“先知”西德尼高声喝道，“我们绝不能无功而返！所有人都立即动手，给我仔细搜查！”

随着这声呼喝，几个异教徒慌乱地从大厅深处奔出。阿什雷冷静地看着这些人离去，悄声靠近大门，透过门缝观察里面的情况。

那个应该就是西德尼的人仍在抱怨：“该死的公爵，他把那东西藏在哪里了？”这是阿什雷首次见到西德尼，这个人身材纤细瘦长，相貌英俊，赤裸着上身，双目之中似乎带着一股常人所没有的自信。阿什雷有些惊讶地发现，西德尼的双手竟然是一对金属手臂，双腿似乎也是金属铸就。双手双脚的残废……这就是先知所要付出的代价吗？

西德尼正在跟自己的同僚，也就是刚才阿什雷在公爵府外见到的那个高大男人交谈，整个赤裸的后背都暴露在阿什雷的视野中。阿什雷略有惊奇地发现，在西德尼背后有一个巨大的纹身，纹身的图案是双刃交叉的一个复杂图画，不知其中蕴含什么意义。

“你肯定是公爵吗？那该死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西德尼对面的高大男人似对“先知”的命令有所疑惑。

西德尼踏前一步，紧紧盯着对方的双眸，声音骤然变冷：“你怀疑我？哈迪恩，你怀疑我的能力？”

在西德尼的注视下，那名被称为哈迪恩的男人显得有些慌张，后退了一步，有些怯意地应道：“原谅我……我没有……但是，西德尼，我们再这样下去的话会走投无路啊！”

西德尼显然非常信任这个哈迪恩，他低头思考了一下哈迪恩所说的话，点

点头道："那就这样吧，你把那个小孩带过来！"

接到命令的哈迪恩点头领命，快步从侧门离开了。

西德尼望着同僚远去的背影，在内心之中似是叹息了一声，低头想要抄起桌上的长剑。

一股冰冷的寒意灼痛了西德尼的后背，年轻的教团领袖感觉到自己背后有一股蠢蠢欲动的杀意，他正欲回头，一个声音已证明了他的猜测。

"不要乱动，西德尼！我已瞄准你的心脏！"

从门后转出的黑影自是阿什雷无疑，手持强力的弩箭在近距离瞄准着西德尼的致命处，口气依然冷静又干脆。

这突然出现的威胁让西德尼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放弃了拿起武器的举动，举起双手缓缓转身。阿什雷无疑比西德尼更为强壮，只是西德尼好似并不在意自己的生命被眼前的男子威胁。

"你不是骑士团的人？"

阿什雷没有回答西德尼的话，只是扔过一条绳子到西德尼的脚边，语气依然坚定又平和："用这条绳子捆住自己的双腿。"

西德尼低头看了一眼绳子，没有低头去捡，反倒笑着确认了对方的身分："啊，原来是重犯罪处理班的人……危机化解者……一只议会的狗！"说话间西德尼干脆没理那条绳子，缓步向桌子旁边退去。

"听到我说的话了吗？绑上自己的腿，现在！"阿什雷不太明白这个对手为何如此胆大妄为，他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要求。

西德里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这转折还真不妙……"几乎就是说话的同时，这个年轻的先知做出了一个胆大妄为到了极点的举动，他旋身抄起桌上的长剑砍向阿什雷！

一切都在瞬间完成，阿什雷没有犹豫也没有意外，在西德尼挥剑的同时射出一只弩箭，正中对方心脏处。

西德尼应声倒地。

对于这样的结果阿什雷有些意外，却并不担忧，他快步走到西德尼的身边，低头俯身想要试探对方鼻息。就在此时，背后的大门被人一脚踹开，那名被称为哈迪恩的中年男子夹着一名幼童出现在阿什雷眼前。

"西德尼！"

看到西德尼中箭倒地，哈迪恩有些惶急地叫了一声西德尼的名字，快步冲向阿什雷。

阿什雷对这种意外丝毫没有感觉，表情依然冷静得让人觉得他并不是在战斗。金发年轻人只是迅速从地上弹起，抓住长刀瞄准对方看似有些薄弱的左臂。

哈迪恩却看似并不打算跟阿什雷战斗，在距阿什雷尚有几步距离的时候停住脚步，表情也不像刚才那么焦急。阿什雷心中正有些奇怪，忽觉背后一阵一阵劲风袭来！

来不及躲闪的阿什雷被一记重击击倒，借着这机会他回头看到袭击自己的人。此时阿什雷平静的表情终于被惊异的现实打破：那个优雅地看着自己的年轻人，正在说着"你的对手是我"的人，居然是刚被自己一箭穿心的西德尼！

西德尼面无表情地站在阿什雷背后，胸口的弩箭尚在，汩汩鲜血自伤口



流出，仿佛对他不造成任何影响一般。这个诡异的景象彻底震撼了阿什雷，重犯罪处理班的经历让他以为自己什么都见识过，却从未见过眼前这般景象。

“哈迪恩……快去……去雷阿蒙德……”

哈迪恩仿佛对西德尼有着无比的信心，点点头带着孩子匆匆离开了房间，没有丝毫犹豫。

“站住！”阿什雷知道那孩子意味着什么，正打算去追击哈迪恩，背后一阵刺骨的冷风已迅速靠近自己。阿什雷向一侧轻避，西德尼的长剑已擦着他头发竖劈而下，砸在地上溅出四射火花。

避开第一击的阿什雷正要继续追击，西德尼第二剑已挥来，这一次阿什雷已不能再原地闪避，只有后退数步彻底拉开自己和西德尼的距离。

抽出长刀和西德尼面对面对峙，阿什雷觉得自己的呼吸第一次有些急促。

“死而复生，这似乎是传说中才有的东西吧？”阿什雷的刀光映着冷冽的月光，望着对面诡异的教团领袖，“既然你已经快要死了，就让那些传说滚回去吧！”

西德尼冷笑了一下，伸手将自己胸口的弩箭轻松拔下，随着他吐出一口鲜血，重伤了西德尼的箭支掉落地面。纤弱的教团领袖有些虚弱地叹息道：“……居然……居然能重伤到我……那么你就请你尊重一下传说吧，议会的走狗！”

从西德尼的口中咏出一个奇怪的字节，阿什雷从未听过这种音节。但这一切在下一刻都得到了解释，自穹顶猛然落下一只巨大的生物，那生物身上布满坚硬的鳞甲，额生双角，身上插满了各种利刃，吼声如雷，口中喷薄而出灼热的白气。

是龙！西德尼竟然召唤来了一条龙！

阿什雷彻底被西德尼展示出的一切震惊了，那龙降下后低吼了一声，随即将目标对准了阿什雷。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以至于阿什雷完全不知道西德尼想要做什么。

西德尼冷笑一声，纵身从窗口跳出公爵府。

“我没时间你跟你玩……”

这是西德尼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想要追击的阿什雷无奈地发现，巨大的龙躯已彻底拦住了自己的去路，眼前的一切似乎还是要自己来解决……本应为西德尼准备的长刀此时终于有了对手，阿什雷迅速冷静下来，摒弃了恐惧和惊奇，慢慢拉开自己和巨龙之间的距离，开始寻找对方的弱点。

巨龙的尾已断，头上插着不少利

刃，仿佛自遥远古战场走来的重伤战士。阿什雷对这巨龙的来历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是很敏锐地发现巨龙的颈下有着异常柔软的部分，那里没有一丝血污。

在大厅内引诱巨龙随着自己的步伐缓缓移动之后，阿什雷一个翻滚避开巨龙伸爪一挠，举刀斩向龙颈下的部分。

刀锋划过坚硬的龙鳞，也带出一股龙血。巨龙惨嚎一声，向后退了四五步，肥大的身躯在礼堂中左摇右晃，引得周围一阵阵剧烈的颤抖。

阿什雷知道自己猜对了，这是无数次战斗经验的升华。

将长刀背负于背，阿什雷猛冲至巨龙身畔，将巨龙身上的利刃拔出，狠狠插入巨龙下颚。

愤怒的传说生物没有任何力量反击，巨龙的尾巴刚扫至阿什雷身旁，阿什雷已经将另一把细剑刺入巨龙体内。

本已是重伤的巨龙连续不断惨叫，始终没有机会反击阿什雷。随着一阵阵颤抖，巨大的传说生物身上闪过阵阵微光，仿佛上古的召唤一般，一股尘埃自巨龙体内缓缓升腾，洒向空中。

阿什雷站在巨龙身旁，看着这巨大的生物化成尘埃消散在空中。传说中只有不死的生物最终才会将灵魂化为灰烬飘散在这世间……

阿什雷似乎明白了什么，他走到西德尼离去的窗口，遥望窗外。漫漫长夜已走到尽头，窗外的阳光洒在城邦的每一栋建筑上，群群白鸟飞过，又是这世界新的一天。

“雷阿蒙德……”

默念着这个名字，年轻的危机化解者眺望远方，心中依然没有多少波澜。

第二章 死都突入

这一夜谁都没睡好，住在外部行宫的公爵也一样。

知道自己府邸受到袭击的公爵面无表情，脸上的沧桑和威严这二十几年来始终未变。虽因身体健康问题而提前退出了议会，却有人说他才是暗中操纵议会的真正实权者。公爵一边极力否认这种指责，一边聆听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汇报，当然也包括自己府邸受袭这种事。

“也就是说，昨天来的人不是政府军队，而是主教的骑士团了？”

坐在床上的巴尔德鲁公爵问自己的近侍，此时公爵双眼透出一股疲惫，看样子应是一夜未睡的缘故。但这公爵在自己府邸受袭期间居然住在行宫之中，不免让人心生疑惑。

到底是巧合，还是刻意为之？

公爵的提问自然有人回答，一个半跪在公爵床前的骑士低头恭敬地回答道：“是的，大人，是由基尔邓斯特率领的圣印骑士团。”

这个回答在公爵意料之中，老者并没有表示惊奇，只是淡淡望着自己另外两个手下。

“圣印骑士团……直属于主教的军队。”其中一个人喃喃道，“不好办啊……”

半跪在地上的那人接道：“为了追赶西德尼，他已经带着人前往雷阿蒙德了。”

这个消息对公爵来说显然更重要一些，老者想了一下才作出决定：“我知道了。那么快去派出手下伪装成骑士，去家里纵火。”

这个结论让公爵的手下有些难以接受，两人试探着提醒公爵道："大人……放火？"

公爵有些愤怒地低吼道："那个该死的西德尼，居然连飞龙都用上了，我们必须毁灭所有证据，不能让世人找到蛛丝马迹！"这位尊贵的老者拍打着手中的书，似乎也为了这个决定而有些烦躁。

"可是，大人……那些人质……那些人质是您的家人啊……"

"没关系，烧掉吧，连房子都烧掉吧！"公爵高声喝道，似乎对手下的忍耐已到极限。

天空中一道闪电划过，隆隆雷声滚过头顶。

公爵的命令必须被执行，那名手下低头快步离开了寝室。公爵看着离去的背影，继续问剩下的人："议会的反应怎么样？"

半跪在地上的那人恭声回答道："VKP已经派出一支队伍去处理这件事了。"这人的相貌并不十分清晰，但却看得出他的身分并非只是公爵手下这么简单。

"VKP？"公爵嘴角露出不屑，"危机化解者么？那群蠢材……"

"大人您觉得应该怎样？"那人卑微地请教公爵。

"雷阿蒙德是属于你的，不要让任何活口逃出那里！去那里解决掉西德尼和骑士团的人吧！"公爵想都没想，迅速做出了有力的决定。

"议会呢？"

"议会？"公爵轻蔑地笑了一下，"议会的事我来处理吧，你放心，他们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

"那么……"那人犹豫了一下，还是终于说出了最重要的问题，"您的儿子约舒亚呢？"

说到这个话题，一直坚决果断的巴尔德鲁公爵沉默了一下，恰逢此时窗外划过闪电，公爵抬头望向窗外，语气终于变得有些怅然。

"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是我的希望。我不希望有什么不测发生在他身上……"

"希望一切都能如您所愿。"那半跪着的人低声祷告之后缓缓起身，露出胸口奇怪的十字形裂口。面容一直在黑暗中的这名骑士悄声离开了，留下公爵一人面对墙壁上的家人画像。

窗外雨声渐大，公爵目不转睛地看着画像中最小的那个孩子，心中不知在想些什么。仆人小心地将所有可能透风的窗户都紧闭，看着这些仆人忙碌的身影，公爵叹息一声。

"我真的老了……难道要就此衰败凋零下去了吗？"

雷阿蒙德是一座拥有两千年历史的海岸要塞，屹立在海岸线上的这座城市曾是古老繁荣的象征，那城市中央的大圣堂也曾代表着这城市的坚强和不屈。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这座城市所拥有的繁荣和华丽都远超许多人的想象，曾有五千以上的居民同时居住在这里。这一切最终在二十五年前的一次地震中彻底消失，雷阿蒙德的荣耀也好，这里的生命也好，都走到了尽头。大地上一条巨大的裂痕将城市和外界彻底隔绝，但据说仍有人能在平日听到从城市里偶尔传出古怪的叫声。

如今这座城市被称为死都，已和荣誉梦想无关。

凯罗·莫罗丝在清晨时分走近离雷阿蒙德最近的一个哨站，却看见骇人的景象。所有人都死了……骑士和士兵已经成为尸体，横七竖八躺在那里，所有的尸体身上都有新鲜的刀伤，血流满地。凯罗·莫罗丝有些惊骇地捂住嘴，出于一个女性的本能反应，她几乎叫出声来。

就在凯罗惊讶之际，一个人影从地下室慢慢走出来，年轻而精力旺盛的脸庞上写满了冷静和坚定。阿什雷行如鬼魅又坚如磐石的面容里没有一丝多余的表情："怎么样？"

凯罗摇摇头："被谋杀的吧……有两具尸体。"

"只能从这里进城吗？"阿什雷静静走到地面上，回头望向那条幽深的地道。

"这里也不行，水路也不行。"凯罗摇头否定了阿什雷的想法，"地面上有条巨大的裂谷，我们不能从地面进去。当年的地震也造成了水面下暗礁上浮，水潮极不稳定，太危险了。"

"唔……"阿什雷托起下巴，低头思考着凯罗提供的情报。

"我们当然派人去调查过这里。"凯罗·莫罗丝继续说道，"发现这里是异教徒的大本营，但是没有人能活着回来……"

"没错……"阿什雷摇摇头，"不过我可以打赌，他们的死并非因为这里是异教徒大本营。"

"当然，他们是被人杀死的……"凯罗有些犹豫地向前踏了一步，"下面的情况如何？"

"自己下来看看吧。"

阿什雷带着凯罗·莫罗丝走进地道。这里常年弥散着发霉的味道，让喜欢干净的女探员略有些不习惯。

昏暗的灯光中，地道严重风化的墙壁泛出暗黄色的光泽，那些被时光和风沙打磨过的墙壁有一种浑然的沧桑味道。墙壁的格子里藏着许多木架，架子上摆满了看似昂贵的红酒。

"这是什么？酒窖吗？"

"大概是吧。"阿什雷的话永远那么简单干脆，"那正是我想要找的东西——连酒窖也高度设防的地方。"

莫罗丝一边低头检查尸体一边对阿什雷苦笑道："雷阿蒙德出产的佳酿一直是全国最好的，自从停产之后，收藏品的价格就一直居高不下。"

阿什雷俯身将酒窖的门打开，闸门发出吱吱的响声，顺着那幽暗的门看进去，似乎无穷无尽的黑暗都隐藏在这地道深处一般。

"如果我找到了好酒，就都算是你的。"

凯罗闻言抬头看着阿什雷，对这个年轻男子的决定颇为不解："怎么？你打算自己一个人下去？"

阿什雷耸肩，直言不讳："一个没有战斗经验的同伴只会给我带来麻烦。"

"……"

阿什雷的话让凯罗一时语塞。经过一个夜晚的接触，凯罗大概已经知道阿什雷的性格，也就不打算阻挠，只是尽职地向阿什雷解释自己所知的一切。

"西德尼·罗斯塔洛特，是梅伦坎普教团的首领。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和年龄，也是现在这末世中许多自称先知的狂人之一。"

阿什雷放弃了对西德尼身分的探究，依然询问问题的根本："为什么一个普通的教团，会犯下这样严重的罪行呢？"

凯罗摇摇头："我不知道主教到底怎么看这件事。但是从VKP的观点来看，他不是什么先知，只是一个暗中跟巴尔德鲁公爵关系密切的家伙罢了。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宗教不过是他们的伪装。"

阿什雷顿时有些明白了："也就是说，这次事件很有可能导致公爵和教团的矛盾忽然激化？或者是教会强大的政治迫害？"

凯罗·莫罗丝带领阿什雷继续向前走去，美女的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在寂静中不断回荡："在这个年代，无数人都自称是先知……但是西德尼有些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好像他所预言的事，没有一件是落空……所有听过他演说的人都说他'简直是一个奇迹'！"

对于这种描述，阿什雷保持了沉默。

"无论怎么说，他都应该真的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凯罗好像陷入了某种叙述的魔咒之中，近似偏执地诉说着自己对西德尼的感受，"他能看透眼前所见之人的过去，甚至通晓读心之术……所以总有人说，他的魅力大得能让他的追随者都死心塌地追随他……"

"你好像很了解他？"

阿什雷摇摇头，打断了凯罗·莫罗丝的叙述，转身向酒窖深处走去。这一举动让凯罗有些意外，她在背后高叫了一声阿什雷的名字。

听见凯罗呼唤自己，阿什雷回头说出了他进入雷阿蒙德之前的最后交代。

"如果明天晚上我还没回来，就去通知总部，好吗？"

进入雷阿蒙德的阿什雷和门外的凯罗随着一阵隆隆的机关声被彻底隔开，凯罗·莫罗丝看着阿什雷离去的背影有些怅然地打算回到总部，却发现一个金发纤弱的年轻人正站在楼梯顶端看着自己，面带微笑。

那笑容之中，似乎有知晓一切的从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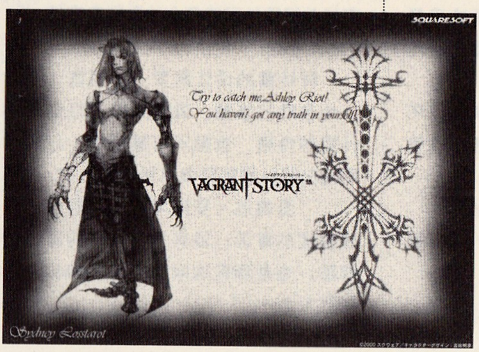
"西德尼！"

叫出这个名字的凯罗，大概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

雷阿蒙德确如传说中的一般，拥有巨大的酒窖和……近似于无穷尽的地震。即使是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这地震依然从未停止过。阿什雷刚刚踏入酒窖深处，地震旋即扑面而来。

"和上好的葡萄酒一起活埋吗？"阿什雷自嘲了一句之后，等待大地平静下来，继续向下前进。

幽黑的通道里传来阵阵风声，宛如鬼嚎。即使平静如阿什雷这样的人，也开始有些暗



暗期待，前方的路上会有什么更加诡异的遭遇。

酒窖的通路比想象中干净整洁，应该是有人经常使用的缘故。阿什雷刻意保持着警惕的前进方式，以便随时隐匿自己的踪迹。这种做法很快就得到印证它正确无比，在进入酒窖深处的某个房间时，阿什雷听到了隐隐的谈话声。

将身体微微躬起，阿什雷潜入高低不平的台阶所造就的暗影之中，悄悄聆听似乎是两名红刃军团骑士的谈话。

两名骑士中的一人想要推开面前的一扇门，却被一股电流一般的能量击中，急速缩了回来。

“怎么样？这门能打开吗？”楼梯上的那名骑士走下来问那个开门的骑士。

“不行，稍微碰一下就会立刻被弹回来。”

楼梯上的骑士皱眉道：“这是怎么回事？刚才还没问题的，怎么现在就被锁上了呢？”

开门那名骑士还在低头看自己的手，丝丝麻痹感从他的手指上传出，让这名骑士心中多少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不是用锁头锁上的吧？一定是被咒文锁上的！”被电流击中的骑士低声对同僚分析道。

“那是什么人干的呢？难道有人在里面吗？”另一人也对眼前的情况有些惊疑。

“我怎么知道……咱们应该不是被困在这里了吧？”被电流击中的骑士有些痛苦地叫道，“这种地方，果然是邪教的总部吗？”

“我们派出去的那些同伴都到哪里去了？”

“一个鬼影子都没看到！”

“算了……我们不要在这里继续游荡了。”十字军骑士有些恼怒地叫道，“赶快寻找出路吧！”

“冷静，朋友，你应该冷静……”那名被电流击中的骑士忽然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高声叫道，“赶快过来看，这是什么！”

由于两人继续向台阶上走去的缘故，因此阿什雷看不到两人到底发现了什么。犹豫片刻之后，阿什雷将手中的武器准备好，蹑手蹑脚地靠近那两个不断发出惊叹的骑士。

“难道这就是咒文的力量？”

其中一个骑士的声音越来越近，阿什雷尽量放轻脚步，屏住呼吸。

“天……我经常听人说起过，但是这实在是……”

另外一名骑士的口气也是充满了惊讶，阿什雷此时已走近两人，透过高低不平的平台望过去，阿什雷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就在眼前不远处，一块方方正正的淡绿色石头正在空中有规律地漂浮。这样的景象即使是阿什雷也难免觉得怪异，更何况两个低阶的红刃骑士团战士。

——这就是传说中“死都”雷阿蒙德拥有的秘密吗？

尽管心中带着各种疑问，阿什雷依然选择了屏住呼吸靠近这两人的所在，以便更仔细聆听这两人的谈话。毕竟相对于那个曾经见过面的“先知”西德尼而言，红刃骑士团的首领是更神秘的存在。阿什雷希望能听到一些有用的情报。

这两人没有让阿什雷失望，接下来的谈话果然回到了他们的任务上。这是

VKP都不了解的内容，没有人能猜透为何主教会擅自派出旗下的红刃骑士团参与公爵府邸事件。

“这算什么，公爵府邸不是也出现了一条所谓的‘龙’吗？”一名骑士貌似无所谓地说道，“那才是真正的奇观吧？”

“这么说这条龙说不定离咱们不远了……”另一人有些担忧。

这个话题引起了两人一致的共鸣，刚才那名貌似无所谓的骑士也开始忍不住忧心：“不知道基尔邓斯特那边怎么样了。”

“嘿，你瞎担心什么？他们那么强大，怎么可能有事？”

担忧的骑士摇摇头：“话虽如此……想想吧朋友，在城市入口我们已经遇到这样的怪事了，里面还会有什么？”

“你真是可笑！你不用担心，我们的上司，那位伟大的人物，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再说了，谁能确认你看到的就是真的，也许那只是个障眼的法术罢了。”

“其实咱们达成共识的还是要消灭梅伦坎普的那些混蛋，并且保护雷阿蒙德的‘神话’。”

此时，其中一人说出了让阿什雷有些吃惊的消息，这名骑士左右看看，神秘兮兮地对同伴说：“喂，我听说过一个谣言……据说基尔邓斯特也会使用魔法！”

这样的言论引起了另外一人的强烈反对：“你这混蛋！我们都是上帝忠实的信徒，真正的十字军骑士！我们对这些所谓的邪道从来都不屑一顾，基尔邓斯特大人怎么会这那种可笑的东西？”

“嘿……伙计，冷静一点。”另外那人故作轻松地笑了，“这只是一个谣言罢了。但是朋友你想想，如果西德尼真是魔鬼的追随者的话，我们使用他们的伎俩对付他们也没有错吧？”

另外一名骑士看起来依然虔诚，怒斥道：“胡说！我们应该视上帝为我们的坚强护盾！”

“可是我眼见的这些东西如何解释呢？”那名说出谣言的骑士对着飘浮的石头反诘道，“不管怎么样，我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现在我看到的这些奇观，应该就是魔法或巫术了吧？”

这番话让激烈反对的虔诚骑士笑了：“那你就去学呗……如果你能学会，大概谁都可以学会了。”

“这其实并非重点。”那名骑士有些固执地说道，“其实如果有一本咒文书的话，我大概可以很快学会一种魔法吧？”

这句话比刚才那些情报更有用，阿什雷有些迟疑地开始回忆，自己一路走来的地窖里有没有魔法书一类的存在。

就在阿什雷想象到底魔法书应该是什么模样之际，一股奇怪的气息刺激到了危机化解者的感觉。阿什雷几乎是本能地向身边看了一眼，却看见一个有些熟悉的幼小身影。

一个目光清澈的孩子，目不转睛地看着阿什雷。这个影子只存在了片刻，发出一声轻微的响声就消失了。

阿什雷被这幼童的身影吓得不由自主向后退了一步，这一声轻响却惊动了正在谈话的两名圣印骑士。

“什么人？”

呼喝之后，拔剑的声音也立时响起。阿什雷向后退了一步，再次确认刚才看到的那个少年幻像并不存在后，凝神抽出武器，在台阶下方静静等待两名

骑士的到来。

两名骑士一前一后拉开少许距离，互相照应着缓步前进。从最高层有浮游石的位置向下走上十几步，两人已能见到阿什雷藏匿在角落里的身影。

阿什雷抬头望着台阶上走下的圣印骑士，几乎是在其中一人望见自己的同时一跃而起，手中长刀划出一道绚烂的弧光，斩在那名骑士握剑的右手上。

一道冷冽的白光闪过，那名骑士尚未来得及反应，手臂已被阿什雷一刀斩得只剩些许骨肉相连。

藏匿在黑暗中的金发青年跃上台阶，行踪已经暴露的危机化解者散发出强大的杀意，朝两名骑士继续快步前行。

那名骑士的惨状震骇了另外一名圣印骑士，就在这人也目瞪口呆之际，阿什雷已经欺身上前，自下而上一刀切入骑士铠甲缝隙中，引爆出更痛苦绝望的一声嚎叫。

然后阿什雷一脚踹在身后那已无力握剑的骑士胸口，刀刃在致命处干脆利落地划过，就此结束战斗。

前后不过数秒钟，阿什雷越过两具尸体，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地窖深处走去。一路上地震不断击打着这年久失修的通道，让人对二十五年前的大地震仍心存敬畏和惊惧。大概也只有阿什雷这种人，才能在地道之中冷静地穿行，脸上依然波澜不惊。

阿什雷并不知道，自己之所以会受到圣印骑士团如此“款待”，并非因为红刃的人对自己充满敌意，而是出自于一个莫名的指令。那指令来自于一个红刃的高阶骑士，只是那骑士的真面目却并非红刃中人，而是善于幻化他人形象的西德尼。

并不知晓这一切的阿什雷心存疑问，为何红刃对自己视若仇敌。虽在表面上红刃骑士团与议会对立，却也未到撕破脸的地步。

这一次如此彻底的对立，到底是为了什么？

并不知情的阿什雷正在思索之中，越过长长走廊来到空旷的旧时地下广场，却听到阵阵异响。

自认已经见过“龙”的存在，自己不会再对任何生物的出现感到惊奇。阿什雷依然忍不住在心中颤抖了一瞬——伴随那沉重脚步拖沓而至的竟是传说中的米诺牛，手持巨锤身体厚重。

米诺牛双目中射出仇视目光，紧紧盯着身为入侵者的阿什雷。

阿什雷在地下浑浊的空气中深吸一口气，抽出了自己的武器。这种时候与其慨叹造物的惊奇和命运的不公，不如多把精力集中在如何解决危机上。

米诺牛的步子很慢，每一步都沉重得让周围的灰尘跟着一同簌簌落下。面对从未见过的敌人，阿什雷选择了最简单有效的打法，他快步上前一刀斩落，敲在米诺牛身上后迅速后退，继续拉开自己和敌人之间的距离。

身为传说中的怪物，米诺牛对痛觉的感应比人类迟钝了数倍不止，这一刀砍去，除了微不足道的伤口，阿什雷没有任何其他收获。

阿什雷刚向后退了几步，重锤已狠狠落在地面，砸起飞扬的尘土。

——弱点不在身上，那厚实的装甲

和肌肉显然能承受更强烈的打击。

阿什雷在心中默默思索片刻，将自己心爱的长刀收起，换上了刚从骑士尸体上缴获的细剑。

“精研武器之技艺，将技艺熔炼于秘石，变换武器之细节，杀敌于无形……”

重犯罪处理班里经常流传的一句话很能说明一些问题，阿什雷觉得挥砍对眼前的敌人似乎完全无效，他改变了进攻策略。

幸运的是眼前这牛头怪物速度迟缓，阿什雷有足够的时间更换武器。金发的年轻战士将细剑握在手中，看着米诺牛不断逼近的身影，心中信心大增。

——将力量集中与一点，这就是刺的精髓。

细剑无声刺入米诺牛的盔甲之中，阿什雷将手中细剑狠狠透过牛头怪物身体，穿过厚厚的肌肉护垒，那细剑直入米诺牛的心脏位置。

“吼！”

巨大的吼声在空旷的地下广场响起，阿什雷抽出长剑向后继续飞快后退，巨锤几乎是擦着他的脸横扫过去。那样威力巨大的反击，让阿什雷心中也多少有一丝不确定。

——这样的战斗，能持续多久？还会遇到什么？

没有时间自问自答，阿什雷找到了米诺牛的弱点之后，细剑如风，无孔不入地刺入米诺牛的每个致命处。

致命的伤口有一处已足够，在阿什雷的不断攻击之下，米诺牛终于仰天痛叫一声，抛下手中巨锤。

此时阿什雷又见到了那晚的奇异景象，强壮又强大的怪物化作一缕尘埃，在风中飘散而去。

更为奇异的是，一个与刚才被魔法封闭的门相同的刻印出现在阿什雷手中。阿什雷仰头看了看飘散在空中的尘埃，不明白是否因为自己杀死了米诺牛就要继承它身上拥有的刻印。

看来这刻印似乎能开启刚才那被魔法封闭的门？

结束一场战斗并不能让阿什雷觉得轻松，这压抑的古代城邦中似有无穷秘密等待着他去探寻。阿什雷看到前方似乎没有路了，正打算回头去试试刻印是否可用，一阵刺耳的金属敲击声自身后传来。

“西德尼！”

阿什雷猛然转身，看到赤裸上身的纤弱男子站在台阶上，双眼之中带着一丝赞许，正在用他铁制的双手鼓掌。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危机化解者’……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认为‘知’就是‘真理’，对‘真理’要顶礼膜拜。一旦碰到未知的东西，他们就变成活在恐惧中的可怜羔羊。但是你却不同，你永远那么冷静，那么镇定。行动起来也永远简单干净，就好像……好像你从来没有灵魂，只是个杀人机器一样。你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人本应是形神合一的生物，但你却分离了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就好像小孩子和他的理想一样。你的灵魂藏到哪里去了？是VKP的训练使你变成这样的吗？还是什么东西彻底遮蔽住了你的灵魂？”

西德尼说的话很长，长到足够让他有时间施展催眠读心的秘法。这一瞬间阿什雷被西德尼的询问恍惚了一下精神，旋即发现自己没入一个白蒙蒙的世界。透

过重重迷雾，阿什雷看到自己和西德尼站在一棵大树下，树荫遮天，风在草上流转，一家三口正坐在草地上野餐。

一家三口中的父亲相貌和阿什雷完全一样，阿什雷刚开始还在疑惑，但很快他就看到惊人的一幕。

三口之中的妻子似有什么事起身吻了丈夫一下，向远处走去。丈夫看着妻子离去的背影，眼中充满柔情。正当丈夫要跟自己儿子说话时，一转身他看到自己的妻子已倒在血泊之中，衣裙上鲜红斑斑。

震惊中的丈夫猛然跳起，朝着妻子奔去。

更加残酷的事立即降临在这名男子身上，他还未来得及触碰妻子的身体，站在树下望着自己的儿子也被一箭射中！

死亡割断了所有欢乐，也毁灭幸福。转眼之间白云绿树下的一切都面目全非。强烈的痛苦让阿什雷陡然从幻觉回到现实，冷静又睿智的危机化解者几乎崩溃着跪在地上，这是他首次对旁人表露自己软弱的一面。

证明了自己的确能读出他人记忆的西德尼居高临下地看着阿什雷，语气中充满了怜悯："原来你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不！"阿什雷反驳道，"她们是死于堕落骑士之手！你这个混蛋！"

"你错了！"西德尼看着阿什雷，厉声说道，"你这个无能的骑士，无能的丈夫，无能的父亲！你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儿，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是你杀死了她们！"

"西德尼！"

阿什雷此时终于明白了为何这个宗教领袖总是能让人膜拜，他被这种窥探别人记忆的行为彻底激怒，猛然跃起一剑刺向西德尼！

西德尼以一个人类不能完成的姿势向后翻滚了一下，凌空飞起，高高悬浮在空中。

这一幕已经不能震骇到阿什雷了，阿什雷望着那个自空中俯瞰着自己的纤弱男子，手悄悄摸向自动弓。

西德尼仿佛看出了阿什雷所想一样，高声叫道："来抓住我吧，阿什雷·雷奥特！反省一下你自己的行为，再去寻找真相吧！"

西德尼的话让阿什雷停住动作："你究竟想干什么？"

西德尼没有回答阿什雷的话，只是向阿什雷身后喊了一个人的名字。

"哈迪恩！"

阿什雷没想到这广场里居然还有人，猛然回头看到哈迪恩出现在门口，跟他一起的是被五花大绑的凯罗·莫罗丝。

莫罗丝身为一个VKP成员，对牺牲倒是早有觉悟。

"不要管我，先对付他们再说！"

漂浮在空中的西德尼冷笑一声："阿什雷，魔都雷阿蒙德会宽恕你的罪过……它还会赐予你神奇的力量，一种在你体内潜伏了许久的力量。现在，觉醒吧！"

"西德尼，你到底想干什么？"阿什雷昂头对天空中的梅伦坎普领袖喊道。

"这是一场游戏，我主宰的游戏。"西德尼在空中似幻似真地晃动，"我逃走，你来追踪我。如果我是一头雄鹿，你就是那猎人……不过我这头雄鹿为你设下了圈套，等待你接受考验。你这个'危机化解者'，是否愿意接受考验呢？"

西德尼在空中调转方向，消失在阿什雷眼前。阿什雷想要追踪西德尼，又顾不上房间另一端的哈迪恩和莫罗丝，只能眼睁睁看着两批人同时离开地下广场。

低头看着手中那枚刻印，阿什雷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有朝着那扇未知的门走去。此时一股力量忽然随着那复苏的记忆渐渐涌入阿什雷的脑海中。那是曾经在VKP中学习到的高级杀人技巧，被称为战斗技艺的部分已经觉醒。

顺着原路返回，阿什雷本以为一路应该已经顺畅，却看到另外的惊人景象。

那些横七竖八倒在地道里的骑士，那些骑士团的低阶骑士尸体，竟在一阵阵黑暗力量的涌动中慢慢站起身体。

“了结我的痛苦吧……”

惟一剩下的濒死骑士也在灵魂飞逝后慢慢变得面孔漆黑，身体僵硬着站起。

僵尸！

传说中魔都雷阿蒙德有让死者复活的力量，这一次终于得到印证。阿什雷看到眼前毫无生气的尸体晃晃悠悠走向自己，原本坚定的心多了一分动摇。但这动摇也只属于那灵光一闪的瞬间，阿什雷很快镇定下来。

只要是生物就有弱点，这是在VKP时阿什雷所学到的，也是阿什雷一直坚信的。

僵尸坚硬的是肉体，丧失的是行动能力，这对阿什雷来说显然是最大的优势。

在以迅雷之势施展刚刚苏醒的战斗技艺，将手中刚烈武器飞快斩断僵尸的头颅之后，金发年轻人对这种未知生物的疑惑彻底消失了。

果然，只要是生物就有弱点……

只是这路上的僵尸似乎多了一点，阿什雷忍不住皱眉。

“西德尼，这也是你游戏的一部分吗？”

第二章 光暗交织

雷阿蒙德的地下广袤深邃，不仅拥有光暗交织的回廊，拥有各种设施。梅伦坎普的教会也设在这里，位置隐秘又安全。西德尼此时正在教会的角落中绘制巨大的神秘图案。哈迪恩照例跟在西德尼身边，大概在用和西德尼同样的能力观察着阿什雷的行动。

西德尼在地上画了一会儿，忽然抬头看了一眼被捆住的VKP美女莫罗丝，露出一丝笑容。

“只要你不逃跑，就可以毫发无损地回去。”

莫罗丝身为VKP的人，对这种承诺自然完全不相信，只是怒叱道：“你究竟想在这里干什么？”

“我想展示一下自己的绘画水平……”西德尼说了个并不好笑的笑话之后扭头看着哈迪恩，“哈迪恩，你那边怎么样了？”

正在凝神观察阿什雷行动的哈迪恩有些惊讶，也有些难以置信，但他仍然向西德尼汇报了实情：“真是……真是惊人！这个人还是人吗？他的力量简直可以超过常人十倍百倍……难道说所有的‘危机化解者’都这么强悍？”

西德尼站直身体，摇摇头否定了哈迪恩的猜测：“不是这样的。阿什雷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他是个‘容器’，能摄取周围的力量据为己有。这一点我早就知道。”

“那现在怎么办？”哈迪恩听西德

尼这么说，有些慌乱。

“怎么办？”西德尼不屑地扬起一只铁爪晃了晃，“让他继续跟踪我们一会儿吧。”

“这怎么可以？西德尼！骑士们迟早会占领这个城市，到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我们可没有时间玩游戏啊……”

面对同伴的忧虑，西德尼依然不紧不慢，似乎毫不紧张：“冷静一下吧哈迪恩，你要知道，这都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

并不了解整个事件全貌的哈迪恩有些难以置信：“难道说……公爵的背叛，主教的介入……还有那个强壮得不像人的危机化解者，这都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吗？”

西德尼被哈迪恩的质问激怒，怒目瞪向自己最熟悉的部下，那目光仿佛拥有无穷力量穿透人心，让本来满心疑问的哈迪恩立即平静下来。在拥有绝对精神力量的西德尼面前，同样拥有先知能力的哈迪恩显然不是对手，很快变得驯服无比。

“原谅我吧，西德尼……”

“冷静点，哈迪恩。千万不要再这样了。”

安慰完自己的部下，西德尼转身面向站在角落里盯着自己的莫罗丝，语气略带赞赏地说道：“你真是让我佩服，莫罗丝女士……你关心我们所做的事情甚至多于关心自己的命运？”

“西德尼，你究竟有什么邪恶的打算？”

优雅的宗教领袖微微一笑：“我只是为你的朋友准备一场盛宴罢了。”说毕他继续刚才的绘画，很快完成图案开始召唤仪式。

“Gylda—Meuntes—Haatis—Mota—Fehrtes—Ratis—Alpa—Kilmota，黑暗中沉睡的君皇，在无边的夜色里降临人间，给沾染了罪恶的契约以荣誉，把那传说中的圣兽赐给我吧！”

随着西德尼的轻声召唤，地面上出现了一个用古代文字蚀刻出来的巨大魔法阵。魔法阵上空流出异样耀眼的光华，耀眼得让人睁不开双眼。

光芒闪耀之际，莫罗丝猛然发现身边出现了一个幼童的身影。

“请你一定要帮助我的父亲……”

莫罗丝惊疑交加，这孩子不是那个公爵之子约舒亚吗？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见识过了西德尼的幻术之后，能确定这是真正的约舒亚吗？

阿什雷用了很长时间才重新闻到真正空气的味道。在走过长长的地下走廊之后，年轻的危机化解者推开虚掩的木门，终于来到了雷阿蒙德的市中心。此时阳光已至中天，从空中落下照在身上，仿佛帮助阿什雷洗去在黑暗之中沾染的污浊。对面钟楼上传来阵阵钟声，昭示着时光的流逝。阿什雷稍微调整了一下呼吸，将弩箭抽出，继续保持警惕开始前进。

潜入雷阿蒙德只是任务的开始，阿什雷知道路上还有更艰辛的困难在等着自己。

阿什雷顺着街区的开阔处遥望过去，在距他不远处的水池边，阳光也同样照耀在已经枯竭多年的水池上。神官杜安望着对岸正在沉思，背后有两名圣印骑士团的骑士正在躬身汇报情况。

“情况如何？”

“报告，只是一间小工厂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还是联络不到第三小队。”

杜安对自己手下的效率有些不满：“牺牲了？”

“我们……不能确认……”

一名骑士吞吞吐吐的口气让杜安回头怒气冲冲盯着他，大声喝道：“你们有没有检验尸体？”

“对，对不起，大人……”

杜安扬手狠狠抽了那个骑士一耳光，耳光声甚至连阿什雷都听到了……

“混蛋，胆小鬼！你们这群废物！人死不能复生，同伴的死我们也不能挽回，现在只有恳求上级不要像一个恶毒的老太太那样对待我们吧！快点搜，一定要找到梅伦坎普的鼠穴，一块石头都不能放过！”

两名骑士迅速领命离开，留下杜安一人在河边沉思。

“我还有事要做，暂时不能离开这个被诅咒的城市……”

阿什雷在旁边看着杜安远去，将身体隐入黑暗之中继续跟踪对方。杜安走路的速度很慢，对周围的观察很仔细，阿什雷不得不小心地举着弩箭避开杜安锐利的眼神。

隔着一条河，男人们都在专心做着自己要做的事。

阿什雷绕过街角的时候，正好看到一幕让人唾弃的场景。

很显然神官的搜索比阿什雷更幸运一些，在一条街的转角处神官大人发现了一名濒死的梅伦坎普教徒。

这名教徒正靠在墙边大口喘气，神官走过去一脚踹在教徒胸口：“你给我老老实实回答，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快说，西德尼现在躲在哪里？”

那名梅伦坎普的教徒虽然已奄奄一息，口气却坚定而轻蔑：“……少，少白费力气了……你们这班蠢材，以为我们会屈从于你们的支配吗？”

这回答让神官大为恼火：“你这混蛋，居然敢这么对我说话！我们这些神职者来这里可不是为了让谁屈服，我们要净化你们的灵魂！”

那名梅伦坎普教徒冷哼一声，猛然吐出一口浓痰，喷在神官的脸上。

“天呐……祈祷吧，上帝也许会宽恕你，我也会以上帝的名义宽恕你！”

此时阿什雷才注意到，这名神官只是神似杜安，并非刚才在水池旁殴打手下的那名男子。

神官将脸上的吐沫擦净，猛地抓住那名梅伦坎普教徒的头，在貌似祈祷的喃喃自语中撞向墙壁！

那名梅伦坎普教徒被撞得彻底失去了生的希望，头一歪立即死去。身体在瞬间化作一团团随风飘逝的尘埃，这一幕和阿什雷在地道里的所见完全一致。

不知名的神官站直身体，轻蔑地看了一眼异教徒消失的地方，正要转身离去，一个声音忽然在他背后响起。

“为黑暗效命的人，一个都不能让他们活下去。”

一张充满优雅高贵气息，同时又残酷严肃的脸出现在神官面前，红刃骑士团的基尔邓斯特团长终于出现在雷阿蒙德的中心。这位骑士团长冷静的态度和阿什雷很有些相似，虽然口中不断谈起“敬仰”之类的词汇，却总有一股独断

专行的威势在其中。

神官有些敬畏地看着自己这位顶头上司，基尔邓斯特为何前往魔都雷阿蒙德他自然知道，正因为知道内情，神官更加不敢轻易发言。

不同于这名神官，跟随基尔邓斯特前来的一名女神官战士似乎无所顾忌，用看似柔弱的声音发问道："什么意思？"

阿什雷眉毛轻轻跳动了一下，他看到一个美貌的银发娇小女子靠着基尔邓斯特的肩膀，这个女子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危险又暧昧，让人不禁怀疑她跟骑士团长之间的关系。

基尔邓斯特对这位银发女神官看似很有耐心，温言说道："黑暗无形又不可见，它来无影去无踪，如同不速之客，如同瘟疫……侵入人体，所被感染之人皆成……'不死'！"

"不死？"女神官莎曼塔无时无刻不在使用怀疑的口气说话，仿佛这就是她的本性一般。

基尔邓斯特瞥了一眼自己身边的女神官战士，温和地解释道："是的，他们不会死去。"

"但是……刚才那个异教徒确实是死了吧？"莎曼塔用怀疑的口气反问道，"化作尘埃……一点痕迹都没留下。这不是死亡吗？"

基尔邓斯特带着一丝神秘的意味笑了笑。

"死亡的定义是什么？肉体的消失吗？当然，那确实算是死亡的一种，但也仅仅是一种表现罢了。只有灵魂的消亡，才是真正的死亡！"

"这些异教徒宣扬的东西，竟然是真的吗？"莎曼塔仰头望着自己心中的英雄团长，怯怯地问，"那么他们的死亡就不算真正的死亡了？"

"雷阿蒙德之所以被称为魔都，就是因为这里徘徊着许多这样的灵魂……"基尔邓斯特仰头深深呼吸，仿佛想要嗅到那些灵魂的味道一般叹息着说，"身体腐烂了，人也死亡了……不过却是不完全之死。"

隔着石头栏杆，阿什雷静静聆听着对岸发出的声音。基尔邓斯特口中的所谓"不完全之死"到底是什么呢？想到那些化为灰烬飘散空中的生命，阿什雷觉得自己好像触碰到了什么真正可怕的秘密。

但是，为何雷阿蒙德会发生这一切呢？

对岸的基尔邓斯特正在继续向莎曼塔解释："那些灵魂，它们在净化灵魂罪孽的路上不能自拔，因此渴求生命的气息……它们想要寻找那些已经与灵魂脱离的躯体，依附其上。那些看似愚蠢的'僵尸'就是这样诞生的。你们仔细聆听，会感觉到北风呼号里它们无尽的哀鸣。"

基尔邓斯特这番话让身边两位神官战士心中升起一股凉意，莎曼塔害怕地依靠在团长身边，眼神怯怯地看着自己心中的英雄。

基尔邓斯特看了一眼身边的另一名神官，低声吩咐道："格里斯姆，去召集余下的部队，和泰格汇合。一举铲除梅伦坎普的剩余势力，快去吧！"

那名被称为格里斯姆，看上去很像杜安的神官躬身领命，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大概他也知道，眼下的场合应该留给团长大人和他的情人吧？

看着格里斯姆远去的背影，莎曼塔

担忧地贴着基尔邓斯特的胸膛，有些不安且惊慌地问道：“我们……难道也会变成像他们那样吗？”

这股惹人怜爱的姿态让基尔邓斯特一把抱住了女神官战士：“不会的！”

“真的吗？”

“真正的不死已经被发现了……亲爱的，那是‘不死’啊……”

基尔邓斯特眼中射出狂热之光，低头抱着银发女子拥吻起来。两人缠绵得仿佛仪式一般。

“让我们一起去寻找那个可恶的西德尼吧！”

手拉着手离开的圣印骑士们远去了，阿什雷觉得自己似乎不用再继续观摩下去，起身准备悄然离去。不过一丝不安在年轻的危机化解者心头掠过，一直沉默寡言的阿什雷也忍不住喃喃自语起来。

“原来主教介入是要寻找不死之法……”

阿什雷的声音不大，却被另外一边的一把声音接了过去。刚才曾经挥手扇了部下嘴巴的神官战士杜安，带着两名骑士出现在阿什雷身边。

“刚才我就觉得，隔着河岸有一道灼人目光，原来是你这VKP的屠夫！”自诩高洁的神官朗声喝道，“如果你消失了，是不是能印证这城市的确存在不完全之死呢？”

阿什雷冷漠地笑了一下，他觉得自己自从遇到西德尼之后，表情和话语似乎都多了一些。那絮絮叨叨的先知真有如此威力吗？

“既然知道我是VKP的人，带着两人你就敢来？”

阿什雷绝非什么善男信女，手中弩箭微晃一下，已射出一道收割生命的毒吻。

没有人比危机化解者更了解人体的结构，也没有人比VKP的人更清楚王国各类骑士团的弱点。

羽箭如梭，瞬间钉在一名骑士的腿部，阿什雷借着那骑士痛叫一声之际，迅速后退，给弩箭上好第二发。

“你……你这邪恶的魔鬼！”

神官杜安没想到阿什雷居然如此果敢，口中念诵神的名字，挥舞着宝剑朝阿什雷猛扑过来！

阿什雷一个转身，手中弩箭已经被夹至腋下，一柄缴自骑士团战士的细剑宛如这初晨的一缕阳光，直直刺向神官杜安。

“叮”地一声，神官的铠甲优于低阶骑士，阿什雷一击未能致命，溅出四射的火花。

神官杜安觉得一股强大的推力将自己差点掀翻在地，自己双手持剑的力量竟然不如阿什雷单手闪电一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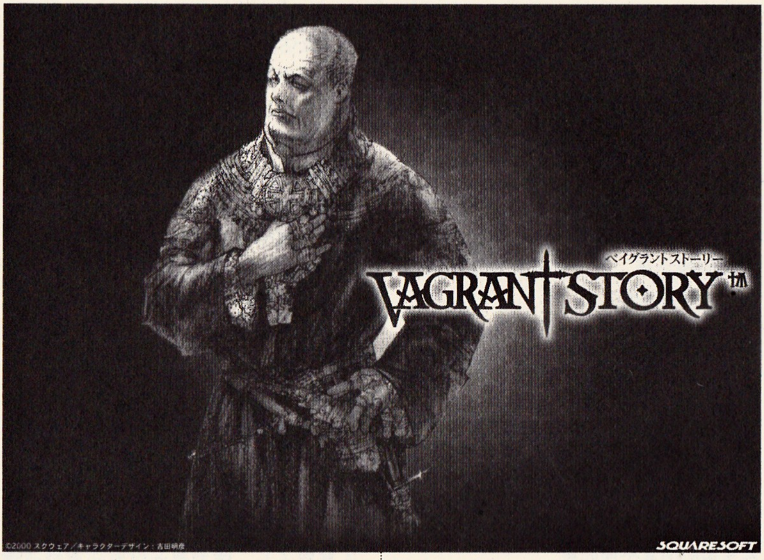
阿什雷不管被自己一击倒地的杜安，细剑被迅速挂在身上，手中的弩箭第二发已经射出。

记忆中那种可怕的战斗本能让阿什雷掌握了全场的主动。第二发弩箭直入没有带着面罩的骑士颅骨，阿什雷几乎是踩着刚才脚被钉在地面的骑士越过他的阻拦，一刀结束了被射中面部骑士的生命。

那名脚上痛楚无比的骑士还没来得及挥剑偷袭背对着自己的阿什雷，胸口已被细剑穿透！

解决了两名骑士，阿什雷眯起眼睛盯着刚从地上爬起的神官杜安。

这种时候任何语言都属多余，阿什雷收起弩箭，扔掉细剑，拔出自己最爱



的长刀，缓缓靠近杜安。

杜安原本圣洁又高贵的脸上终于出现了恐惧的表情，这位一直高高在上的上位者此时终于明白了魔都雷阿蒙德真正的含义。

在死亡面前，所有的生命和存在都一视同仁。不管是不完全之死还是完全之死，或是不死，在面对死亡之际都将感觉到直入心底的残酷和恐惧。

阿什雷懒得再跟已经要死去的神官大人说什么告别语，手中的长刀化作数道光芒，彻底结束了杜安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刻凝望。

千锤百炼的长刀划破杜安的铠甲，露出一枚黄澄澄的钥匙。阿什雷低头确认了一下，一把拽过钥匙，扭头就走。

就在这一瞬间，一股灼热的视线让阿什雷觉得脑后微痛了一下。年轻的危机化解者迅速转身，正看到河对岸一名英武男子用有些不屑的眼神看着自己。

这是红刃骑士团的团长基尔邓斯特和阿什雷的第一次正面接触。阿什雷回望向那强势又矜持的目光，面容依旧平静。

两人的目光互相交错，这样对望了数秒后，基尔邓斯特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了。留下阿什雷一个人望着那背影，有些疑惑。

两人的初次会面，就这样以沉默结束。

穿过街道来到废坑前，阿什雷犹豫了一下，掏出杀死杜安得到的钥匙打开眼前的大门。尘封的古老通道在这一瞬间被打开，浓厚的霉气冲天而起。阿什雷在掩住口鼻站在坑道门口等待那积年的灰尘慢慢散去。这里据传是两千年前被古老矿工所开采的石灰石矿脉，久经

岁月洗磨至今，现在已经形成巨大的地下迷宫。浩大的地下坑道之中，流传着许多关于妖怪的传说。

身为VKP的人，阿什雷当然知道这一切。金发年轻人在坑道口静默了一会，低头俯身冲进废坑。

废坑内部迂回曲折，阿什雷凭着个人的敏锐感觉在其中穿梭。在探索了一段时间之后，阿什雷没有发现什么异状，打算转身离开。

就在这一回头的瞬间，阿什雷觉得自己的视野被什么东西拉扯了一下，迅速进入了另外一个境地。

……是莫罗丝！阿什雷发现自己竟然在以莫罗丝的双眼观察事物。虽然身体不能动，但目光却可以随意游离。阿什雷看见了西德尼和哈迪恩，他们似乎在市中心的某个房间里。

“怎么样？看见什么了？”西德尼随口问了哈迪恩一句，转身面向莫罗丝，“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奇怪？”

“应该是‘不自然’才对吧？”莫罗丝竭力让自己保持了冷静的头脑，“你们刚才是在用‘那种力量’……？”

西德尼摇摇头，表示不愿回答这个问题，继续跟哈迪恩讨论目前的局势。

“骑士团的人分成了三个小队，他们中间有些人受伤了，但是这样使得他们过于警惕，不愿分散力量……这帮人好像没有昨天晚上来的那些人强。”

哈迪恩很忠实地汇报着自己“看”到的一切。

“昨天晚上来的都是些精兵良将，现在不过是些死跑龙套的……”西德尼摇头叹息道，“基尔邓斯特肯定是在想在公爵府那边儿就把我们抓住的，不过他太低估咱们的情报能力了……”

哈迪恩并没有因为西德尼的话而开心起来，反倒显得更加忧心忡忡：“这可不算是一场胜利。相对来说，我们的损失比他们更惨重一些……他们还切断了我们对那些生物的控制，以此来削弱我们。这样下去我怕他们迟早会控制大局，到时候我们就必败无疑了……”

“我们的牺牲是很大……但是这并不是徒劳的，你明白吗？哈迪恩！”

“但是他们怎么能控制那些生物的？那些怪物……”

“不是所有人都会，只有少数人能控制。”西德尼依然冷静，看着情绪再度有些失控的哈迪恩。

“那么我们还占据优势吧？难道有人背叛了？”哈迪恩并没有注意到西德尼表情的变化，犹自担心着。

西德尼轻轻摇头：“我可不这么认为……主教很久之前就在等待这次机会了吧？他大约观察等待了20年之久……”

“想一想，他们现在终于发动猛烈的攻势了！我们的计划应该已经暴露了！”哈迪恩终于还是没有忍耐住，对着西德尼咆哮起来，“我们失败了，西德尼！我们失败了！现在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否则我们下一个目的地将是地狱！”

西德尼又一次被哈迪恩的烦躁彻底激怒了，纤弱的宗教领袖生气地紧紧盯住哈迪恩，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顿时冲击而去，几乎透过了哈迪恩的身体。

“我说过多少次了，哈迪恩，你要学会控制住自己！现在一切都很正常，你要相信我，哈迪恩，难道我们不是朋

友吗？所以你要相信我，哈迪恩……”

无形的精神波动将哈迪恩击得瘫倒在地上，但同时他的不安和恐慌似乎也已消失。当西德尼看着哈迪恩再次从地上爬起的时候，他淡淡吩咐给自己这个“朋友”新的任务。

“带着莫罗丝上路吧，记住，对这位女士不要太粗鲁哦……”

“你怎么办？”哈迪恩努力调整着身体，似乎刚才被西德尼的精神攻击震得不轻。

“我打算去拜访一下那位基尔邓斯特先生。不要担心，如果有麻烦的话就用刻印锁上门吧。客人们想要解开那些门，总要花些时间。”

说罢，西德尼走到门口打算离开，哈迪恩去叫住了他。

“西德尼……”

“嗯？”

“……如果我们真的还是朋友的话，就不要对我那样了……算了，我不会再犯错了，你去吧。”

哈迪恩带着莫罗丝从房间的另一侧离开，就在即将走出房间之际，莫罗丝觉得眼前又一次出现了那个孩子的幻影。

“他大概不想活下去了……”

刚说完这一句话，那孩子的幻影立即消失在了空气中。莫罗丝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空荡荡的房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废坑幽暗又绵长，让人产生无尽遐想。

在这两千多年的岁月中，古都雷阿蒙德的地下究竟发生过多少故事和传说？

那些只在噩梦中才会出现的生灵，都来自哪里？

西德尼看似并不怎么强大，但他一次次召唤出的恶灵生物却让人觉得这世界真的可能拥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那些生命到底来自何方呢？”

思索着这样的问题，阿什雷小心谨慎地探索黑暗的废坑深处。这里没有任何生命存在的迹象，却不断涌现出让人吃惊的事物。那些双眼发出红光的蝙蝠，还有那些诡异又充满死亡气息的蜥蜴人……这一切都让魔都深处显得愈发神秘冷酷，甚至有一股让人窒息的味道。

在回程的路上，阿什雷轻蹑脚步，正思索西德尼为何不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一股灼热的气流忽然侵袭了他的面部。

只是一瞬间之后，周围空气都灼热起来，阿什雷顺着这股热源抬头仰望，愕然发现一团火焰在空中慢慢凝结。

不知道从何方聚集而来的火焰，释放热流的同时还不断溅出火花掉落地面。热流影响了视线，从阿什雷的角度看过去，火焰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在扭动弯曲，如同这魔都扭曲了人对世界的认识一般。

一个悠远又自信的声音从不知何方的远处传来，在空中轻轻回荡。那是西德尼的声音，每一句词汇都击打着阿什雷坚强的意志。

“以吾等之名，请赐力量予吾等……雷阿蒙德的暗之力啊，展现奇迹吧！”

随着毫无意义的宗教式叫嚣，那团火焰在空中慢慢伸展，形状诡异可怖。阿什雷带着几分疑虑看着那团火焰，终见火焰渐渐凝成人形！

“火精灵？”阿什雷这才想起VKP内部平时传说的精灵召唤，有些惊讶地伸手握住背后的武器。

“人类，生存便是罪孽！”

火精灵在空中终于彻底成型，一双火眼陡然睁开，射出两道火光，直落阿什雷脸上。

阿什雷从背后拔下自己身上最适合长距离近战的武器，将矛头缓缓指向那传说中的火焰精灵。这个动作让火焰精灵一双火目充满不屑，在它看来人类的武器又如何能对付自己。

雷阿蒙德既然如此神奇，解决敌人的办法也肯定不止一种。阿什雷对此坚信不疑，手中长矛挥动，在空中刺出一道闪电般的幻影。

阿什雷矛刺如电，对面的火精灵也没有躲闪，任由锋利的长矛透入自己身体。

武器刚刚接触到火焰精灵的身体，阿什雷心中已是一惊。

不回避攻击，代表火焰精灵并不在乎这种攻击。长矛透入火焰精灵的身体，阿什雷立时觉得一股热流从矛身上蔓延而来，直入自己的掌心。

当机立断！阿什雷丢下武器，换了弩箭瞄准火焰精灵的双眼，两箭齐发！

“卑鄙的人类！”

火精灵在空中冉冉上升，堪堪避开阿什雷射出的两枚弩箭，同时反手射出一道火光，直至阿什雷身前。

火光已至！

阿什雷抽出骑士剑，自火光中央劈出一剑，剑风激荡透过熊熊火焰，吹散了烈火的焦灼。阿什雷在这火焰尚未散尽之际，手中骑士剑化作一道银光，顺着火焰精灵的腰间斜斩上去。

火焰精灵似也没料到这人类居然如此悍勇，在空中来不及调整姿势，被阿什雷的骑士剑砍中腰际，顿时溅出无数火花，宛如雨点一般洒在阿什雷头顶。

阿什雷在火焰沾到自己身体之前及时抽剑，一个翻滚避开火焰精灵的反击，再起身时手中却又一次搭上弩箭，瞄准了对方的双目。

嗖嗖两声微响，两枚箭支再次找向火焰精灵的双眸！

“愚蠢的人类！”

这一次火焰精灵竟然没有闪避，硬让双箭射入自己眼中，一只手却顺着尚未收起弩箭的阿什雷猛地伸长过来，迅速勒住阿什雷的脖子。

——原来最初一次闪避弩箭，火焰精灵不过是为了示弱，它的弱点根本不是眼睛。

拥有智慧的元素精灵，比人类更难缠百倍。

火焰精灵的手臂充满灼热的力量，让阿什雷几乎不能呼吸。望着身体几乎可以随意变幻成任何形状的火焰精灵，阿什雷心中微微有些绝望。

这种绝望只出现了瞬间，阿什雷的双眸又亮起来。

“那些长期沉睡在魔都之中的魔法，都有它们独特的力量！”

这句话像是一种魔咒，在年轻的危机化解者脑海中升腾而出。阿什雷想起那些魔法卷轴上书写的文字，想起自己曾经感觉到的那些魔力波动，那些自己杀死的魔法师和幽魂，心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咒语在不经意间爆发出来。

“冰封岁月之苍茫，冷气漩涡搅动生者之伤痛，冰水暴！”

干燥灼热的空气中终于出现了一丝异色，清冽的气流宛如从空中降下的一柄巨刃，突破了热力铸就的壁垒，缓缓

降于这世间。

下一秒钟，清冽的空气陡然收缩成剧烈冰冷的风暴，在空中形成一个小而强烈的漩涡，重重撞向正蓄积火焰威力的精灵身上。

“冰魔法？！”

火焰精灵惊惧交加地痛叫了一声，昂头想要闪避已来不及，淡蓝色的冰晶颗粒在空中旋成一团耀眼的光华，彻底融入火焰精灵体内。

冰水风暴融入火焰精灵的身躯，瞬间缩小了火焰精灵的体积。让人窒息的炙热仿佛被一只无形巨手向下按了一下般，清淡了许多。

阿什雷双眸精光爆射，手中骑士剑向上猛挑，斩断了火焰精灵紧紧扼住自己的手臂，同时口中再次念诵冰水风暴的咒语。

这世界上永远有些规则不会变化，譬如光明刺破黑暗，勇气战胜恐惧……

也比如，冰水浇灭火焰。

…………

高傲又充满智慧的火焰精灵在冰水风暴中逐渐缩小，最终被阿什雷一剑斩成碎片。看着传说中的精灵在空中化成灰烬，阿什雷再次回头凝望那悠长寂静的隧道，心中已经一片寂静。

这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坚定的东西永远不变，只有它才能战胜一切。

第四章 命运交叉

阿什雷没有意识到，一个身影一直跟在自己背后。那黑影拥有和他一样行如鬼魅的速度，也一样的冷静低调。此时阿什雷已从莫罗丝的视野里挣脱出来，回味着刚才看到的一切。

走出矿坑的瞬间，阿什雷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出于本能反应，阿什雷迅速躲进阴影之中。此时阿什雷才发现，那纤细的身影正是梅伦坎普教团的领袖西德尼。似乎并未发现阿什雷存在的西德尼正走向一扇门。

阿什雷循着西德尼的足迹，悄悄跟了过去。

门内，两个圣印骑士团的主力人物正在观看墙壁上的雕刻。这两人正是阿什雷隔着河岸看到的基尔邓斯特和莎曼塔。

基尔邓斯特简直就是渊博的代名词，此时他正在低头观察那些象形文字，这让莎曼塔更加崇拜这位团长英雄。

“有什么新发现？”

“一些古代凯尔迪安的文字……太模糊了，几乎读不出来。”

“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吗？”

基尔邓斯特站直身体，摇摇头：“应该没有，不过……”

“不过什么？”

“某些地方的雕刻就特别的清楚。”

莎曼塔弯腰也去观察那些雕刻文字：“确实挺有趣的……不过那些文字是什么意思？”

“这里，还有这里。”基尔邓斯特指给自己的情人看，“这些都是。”

莎曼塔多少也能看懂一点，讶然道：“古代的凯尔迪安，那不就是属于梅伦坎普的时代吗？”

“嗯，确实是这样。这些文字应该属于更早一些的时代，也就是‘魔法

师’随处可见的那个时代。”

听了基尔邓斯特的话，莎曼塔脸色慢慢沉下来，似乎有些闷闷不乐。这让基尔邓斯特有些奇怪，他略带担心地询问情人。

“什么事这么不开心？”

“主教大人让我们来这里……是为了阻止梅伦坎普的遗迹，还有那些圣典，不让它们落入坏人的手中，是吗？”

基尔邓斯特笑了：“这是当然的。倘若如此强大的力量被西德尼那样的疯子所控制，实在太危险了……”

“我只是担心圣典已经在他的手上了，你觉得呢？”

“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如果事情真如你所说，我们就不能像现在这样闲聊这么长时间了。”

“但是，那可是究极的魔法圣典啊……”

陡然间，门被推开，不速之客带着金属的摩擦声走进房间。温柔而坚强的声音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那只是一本魔法书，或者说……只是一纸契约罢了。当然，它是生命之轮转动的原动力……”

西德尼的出现让莎曼塔大为紧张。年轻的女神官猛然拔出佩剑，准备战斗。

一只手轻轻拦住了莎曼塔，基尔邓斯特目光炯炯地看着走路都悄无声息的西德尼，双眸中似乎隐藏着异样的火花。

面对两名圣印骑士，西德尼显得异常轻松，甚至看都不看莎曼塔一眼，继续悠然说道：“可是，你并不懂得如何驾驭如此强大的力量！”

莎曼塔第一次见到这个传说中的异教徒领袖，神情顿时变得有些激动，打断西德尼大声喊道：“那你这么多年来为什么跟公爵藕断丝连？你不也是妄图控制人们……哦不，你是妄图控制神的意志！”

西德尼嗤笑一声：“噢……原来如此。用僵化的教条扭曲人民的心灵，监视民众的一举一动，难道不从来都是你们教会的强项吗？你们像捕捉羔羊一样，用空洞的神话和一个已死的神来欺骗人民……”

没有给莎曼塔任何回嘴的机会，西德尼继续说道：“或许可能连你，莎曼塔，你也是受害者之一呀……一只可怜的羔羊，为了你那所谓的信仰而咩咩哀号着，就好像毒瘾发作一样！然而你要小心你信仰的上帝呀，他才是你们真正应该害怕的魔鬼！”

“住口！”因为自己崇拜的偶像被侮辱，莎曼塔苍白的脸庞变得绯红。

西德尼没有理会莎曼塔的激烈反应，继续说道：“还有比信仰更甜蜜的东西呢，那就是被称为‘爱情’的陷阱……”

说话间，西德尼的目光紧紧盯住莎曼塔，似乎要施展他的读心术，这一次他的行动却被一个铿锵的声音破坏了。

“小心，莎曼塔，不要让他的阴谋得逞！”

基尔邓斯特一声怒吼，打断了西德尼凝神发动的读心术。西德尼有些意外地扭头看了一眼这位骑士团长，眼神中掠过一丝嘲讽。

“不愧是主教大人的得力助手，你的意志可真够坚定的，基尔邓斯特！”

“你以为这里只有你一个牧羊者吗？”

最让人意外的事发生了，本来只有西德尼才拥有的幻想之术仿佛在基尔邓斯特身上瞬间爆发，刚才一秒钟还在说话的红刃骑士团长瞬间出现在西德尼背后，一剑斩落！

西德尼似有所觉一般，在基尔邓斯特挥剑瞬间已闪至一旁，迅速拉开了两人的距离。

基尔邓斯特幻影闪动过后，竟又回到原来所站位置。

西德尼朝这位团长大人笑了笑：“小心你的牧羊杖吧，可不要被它绊倒了哦……”

说完这番话，西德尼更加离谱地直接消失在众人面前。莎曼塔看见这一幕正想上前追击，基尔邓斯特叫住了她。

“这些都是徒劳的，我们还是赶快行动吧。”

“这该死的东西！”

基尔邓斯特看着远处，露出一丝冷酷的微笑：“逃吧，西德尼，你逃吧。到头来我看你是否能逃脱我的掌控！”

西德尼离去之后，阿什雷只有顺着地下街道的路继续前行。孤独的魔都中时不时有僵尸和怪物出现，不过这一切并非阿什雷所担心的。现在层层迷雾笼罩在阿什雷面前，让他第一次觉得有些无所适从。

西德尼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金钱和权力似乎并非他所想要的东西。

基尔邓斯特似乎也有其他秘密，他真的是为了主教的那个命令而来吗？

城市宛如迷宫一般罩住阿什雷，所有人的目的也如迷宫一般蜿蜒，将阿什雷的思路击成凌乱的碎片。

在这种混乱的思绪中，阿什雷走出了地下街道，来到一片森林入口。

关于雷阿蒙德的记载多如繁星，其中也有关于这片天然屏障的记载。阿什雷在森林入口看到天上落下点点白光，那星星点点的白光仿佛雪片一般。

这就是传说中的羽虫之森，那天上的点点白亮，都是一只只羽虫化成。

阿什雷深吸一口气，打算进入羽虫之森。忽然之间，曾经体验过的那股熟悉感觉又回来了！

一片黑暗陡然袭击了阿什雷的双眸，他的眼前再次出现一幕惊人景象。

似乎是女神官莎曼塔的视野……

阿什雷隐约看到，这里似乎是市中心南部的某个路口，此时和阿什雷共同拥有视野的莎曼塔正在凝望着一扇紧闭的门。阿什雷似乎能感觉到莎曼塔的眉头紧紧皱在一起。

“那门能开吗？”一位同行的女骑士妮莎问莎曼塔。

“不行，被刻印紧紧锁着，完全没有办法。你那边有什么情况？”

妮莎摇摇头，脸上略显失望之态：“只是个小工房，没有什么意义。”

莎曼塔走近妮莎：“不，我问的是你的队伍，现在情况如何？”

“你问的是战斗进行情况吧？”妮莎似乎不太在乎这些，有些得意地说道，“这城市已经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了。”

“损失情况呢？”莎曼塔继续追问。

“六十人到七十人吧。”妮莎回答道，“有些是失去了联络，战斗平息后应该就能联络上。”

“天色渐暗，怪物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多……”

妮莎点点头："我知道。"

"太阳落山之后它们就将无所顾忌地跳出来了，到时候……"

"你就不能换一种方式战斗么？"妮莎看着这个胆小的同僚，讽刺之心怎也按耐不住。

莎曼塔想要反驳，却觉得自己无力反驳："不，才不是这样呢……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就算接受了再多训练，也会应付不了……"

"嘿，怎么了？这就受不了了？战斗不是革命，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紧紧跟随它的脚步……"妮莎忍不住继续讽刺美貌的同僚，或许这只是出于女人的本能？

一阵脚步声中断了两个女人的交谈，基尔邓斯特出现在两个神官战士中间。红刃骑士团长低沉的声音仿佛有一股魔力，让两个女战士瞬间安静下来。

"控制住自己的恐惧，否则你将被它控制而无法脱身……"

"罗密欧……"看见基尔邓斯特，莎曼塔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

基尔邓斯特继续安抚自己的两名下属："西德尼很幸运地知道了我们要突袭他的消息，现在他召唤了一群冷血无情的怪物来对付我们。但可惜的是，他们只懂得召唤，而不知道如何发号施令。相信不久之后，他们那坚固的防御就会崩溃了。"

仿佛有一股魔力一般，基尔邓斯特的话让两名神官战士备受鼓舞。

"一定不能让西德尼得逞！"

"正该如此！所以妮莎骑士，快些去实践你的意愿吧！"

受到强烈鼓舞的妮莎向基尔邓斯特行礼，快步离开。看着妮莎远去的背影，基尔邓斯特扭头关切地看向自己的情侣莎曼塔。

"你因何烦恼呢，我的莎曼塔？"

"西德尼究竟想做什么？"莎曼塔抬头询问自己崇拜的情人，"他竟然召唤比他自己能力更强的生灵……这简直就是给自己添麻烦嘛！"

"不要想这种事了。"基尔邓斯特劝慰自己的情人。

"不是啊，我只是觉得他这么做似乎违反了自然的规律……"

这个词让正在莎曼塔精神深处偷窥的阿什雷有些惊奇，他不自觉地重复了一句。

"自然的规律……"

就是这一句话，让基尔邓斯特忽然双目圆睁，快步靠近莎曼塔，猛然挥手狠狠扇了女神官一个巴掌。

莎曼塔完全没料到基尔邓斯特会有这般举动，脸上的表情惶恐又胆怯。一丝血迹顺着女神官的嘴角慢慢流下。

"就是那个该死的VKP！是他，那条议会的狗！"

基尔邓斯特有些气急败坏地吼道，发现自己的情况被监听的他，怒气冲冲地脱离了阿什雷的视野。被一掌打到的阿什雷眼前一黑，又回到自己的视野中，再也看不到基尔邓斯特的身影。

从幻觉中恢复过来的阿什雷嘴角如同被基尔邓斯特打到一般，流出一缕鲜血。阿什雷擦去嘴角的血迹，正打算继续前进，一种奇怪的感觉让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一个男人站在阿什雷背后，他面容

阴森，胸前有一道十字裂痕，这样的男子似乎在哪里曾经出现过，只是阿什雷并不知道。

“你跟那些人的情况很相似吧？”

阿什雷抽出武器，冷冷看着这个不速之客。未被发现就能接近阿什雷，足以证明这人在某些方面的能力相当强悍。

“借用他人的眼睛和耳朵……这种观察能力，正是你们的特别之处。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频率’，只有一部分人才能附身在和自己频率相近的人身上。”

说着看似没有条理的话，阿什雷却能很清楚地知道对方在说什么。那种接近别人“频率”的感觉，他已体验了不止一次。

“你是什么人？不是圣印骑士……那么你就是西德尼的人了？”

男子没有阻止阿什雷的猜测，只是淡淡地继续说道：“只有真正的先知才能附身到任何人的身上，不管那人的‘频率’如何。不过你还没有这种资格……”

顿了一下，他又继续说道：“好吧，我的名字叫罗森坎特兹，和你一样都是重犯罪处理班的危机化解者。”

阿什雷仔细观察了一下对方，终于缓缓收起武器：“这是怎么回事？”

“是斯特瓦特·勒赛特大人派我来辅助你的行动，换句话说，我们将要成为同伴。”

似乎为了印证自己的话，罗森坎特兹伸出自己的手想要跟阿什雷握手，却被无情地拒绝了。阿什雷看了那人一眼，没有接受他的好意，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所有危机化解者从来都是独自行动的，中途改变计划显然不是不明智的选择。”

“可是你什么都不知道！”罗森坎特兹将自己的手缩了回去，“不管是雷阿蒙德，梅伦坎普还是西德尼，你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你知道什么？”阿什雷看着眼前这个人，依然不怎么相信他。

“当然，全VKP只有你依然被蒙在鼓里。VKP和议会早就知道了，关于那些怪物和‘暗之力’的事，只不过那些老爷们一向对秘密有守口如瓶的习惯。”

阿什雷沉默了一下，挥手道：“继续说。”

“我们本以为你不会直接从公爵府邸来这里的……所以他们派我来协助你的行动，至少我比你原来那个没有战斗经验的同伴要强一些，在困境中至少还知道如何应变。”

“你是说……VKP已经知道暗之力的存在了？”阿什雷没有理会罗森坎特兹的自我吹嘘，依然直指谈话重点。

“当然，我正是被派去调查的……”罗森坎特兹脸上涌出一股自豪，“你应该知道吧？雷阿蒙德是一个‘源泉’。”

“什么意思？”阿什雷本已朝着森林深处走去，此时却回头看了罗森坎特兹一眼。

“这里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蕴藏在曾接触过暗之力的人身上。或许拥有这种力量的人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它确实存在，而且还能使人拥有超越常人的力量。换句话说，你现在的力量与暗之力可能已经密不可分了。只是暗之力并非那么容易驯服控制。为了控制暗之力，议会在城外已经设置了屏障，等待

机会驯服暗之力……不过，雷阿蒙德的暗之力确实积蓄得太过深厚，因为这里曾是古代女魔法师梅伦坎普的圣地。现在只要有一点‘鱼饵’出现，那些暗之力就都蠢蠢欲动了……”

“鱼饵？”阿什雷有些难以理解，“你在说什么？”

“嘿，这是真的。就好像二十五年前的大地震一样，那次地震让这里成了尸体的温床。”

仿佛为了印证罗森坎特兹的话一样，大地开始颤抖。自从进入雷阿蒙德之后阿什雷倒是已经习惯了这种地震，脸色变都没变。

“听见了吗？那些哀号着的，渴望着的灵魂们……”

“我不能相信你所说的话。”阿什雷瞪着语气仿佛西德尼一般的罗森坎特兹，准备离开。

“朋友！我说的可都是事实……”

“我没有理由相信你。”阿什雷扭头开始朝森林深处走去。

“理由？那是需要自己寻找的东西……”

“那么我们暂时分开吧，如果你珍惜自己生命的话，最好在太阳落山之前离开这里。”阿什雷头也不回走入森林，循着羽虫留下的痕迹开始寻找出路。

罗森坎特兹看着阿什雷离去，自己并没有真的想离开羽虫之森，而是站在那里静静等待着。

没过多久，地下传来一个声音，圣印骑士格里斯姆带着两名手下走上来。这些圣印骑士团的人看见VKP的罗森坎特兹居然没有动手的意思，甚至还像熟人一样打起招呼！

“好久不见了格里斯姆，你看起来气色不错。”

“那个人哪里去了？”格里斯姆看着罗森坎特兹，问的却是阿什雷的行踪。

“大概要穿越森林吧……是他自己说的。难道你打算跟踪他？”

格里斯姆看着羽虫之森充满迷雾的深处，喃喃自语道：“当然！我一定要为我那被残忍杀害的兄弟报仇！”

“确实应该如此。”罗森坎特兹仿佛事不关己一般轻声附和道，“不过……你得小心点，这人是个很强的对手。”

格里斯姆犹豫了一下，阿什雷的实力他并不是完全不清楚。这位高阶圣印骑士对自己两名手下使了个眼色，两名骑士点头表示明白，接着便朝森林深处跑去。

“有上帝的庇护，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罗森坎特兹脸上露出嘲讽的笑容：“你的意思是在‘暗之力’的庇护下吧？”

格里斯姆嘴角抽动了一下，没有继续接着这个话题说下去，反问罗森坎特兹道：“你还待在这里干什么？我们之间不是已经约好了，你要混进西德尼他们的内部把东西搞到手吗？现在时间不多了，你要抓紧！”

“本该如此。”罗森坎特兹有些无奈地说道，“不过你应该知道吧，最近西德尼看上去好像有点问题……”

“有问题？”格里斯姆眯起眼睛。

“我们在西德尼经过的各个地段都发现了大量的怪物……所以其实西德尼根本就没有真正施展力量，他还有很大的余地。”

“嘿，难道就连凶猛的猎狗也不敢

前行了吗？”格里斯姆有些吃惊也有些嘲讽地看着眼前的VKP成员，似在惊叹西德尼的力量。

“格里斯姆，你觉得猎犬就不能有智慧吗？”罗森坎特兹反诘道，“面对西德尼召唤的那些怪物，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西德尼这样做，迟早会用自己斟满的美酒灌醉自己。”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怪物在城市里泛滥，西德尼控制着怪物们……”

“啊？你的意思是说……”格里斯姆悚然一惊。

“西德尼正在提升暗之力的强度。”罗森坎特兹似乎觉得跟眼前这个愚蠢的骑士没有什么话说，转身打算走开，“你还是小心吧，羽虫的踪迹很好追踪，在它们集中的地方就是暗之力最强的所在。”

格里斯姆看着罗森坎特兹离去的背影，低头咒骂了一声“胆小鬼”后，持剑朝着羽虫之森深处走去。

羽虫之森的迷雾层层叠叠，仿佛永无尽头。格里斯姆身为红刃骑士团的高级神官战士，曾阅无数典籍，知道这里之所以成为雷阿蒙德的天然屏障，跟这常年不散的迷雾有关。在森林中常有古怪的幽灵出现，格里斯姆不断念诵上帝之名挥动手中宝剑，倒前进得十分顺利。

“循着羽虫的踪迹……”

仔细回味刚才那句话，格里斯姆仰头看着天上宛如雪花一样的羽虫，心中犹疑渐轻，大步朝着暗之力最强的聚集之所走去。

…………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迷路了呢？”

这样的声音让格里斯姆心中感到一阵莫名的悸动，他朝前方努力看去，终于看到层层迷雾之中站着一个瘦弱纤细的身影。赤裸上身的金发男子站在森林中央的空地上，双眼之中带着一股拥有一切的自信，凝望着格里斯姆。

“要追踪我吗？”西德尼看着这名神官战士，语气依然平静，“要跟我战斗吗？你究竟想要什么呢？难道只是希望跟你们的首领一起，寻找不死之法？”

格里斯姆终于看到了这个传说中的宗教领袖，他举起自己手中的剑，朝着对方冲过去。

“黑暗中的恶魔！”

西德尼的身影在格里斯姆的剑锋挥起的瞬间便已经消失，格里斯姆只觉得自己眼前一阵眩晕，一股冷风自背后迅疾无比地推来！

西德尼没带武器，双手就是他的武器。那一双强大的铁手轻轻推了格里斯姆一把，就将神官战士推出数米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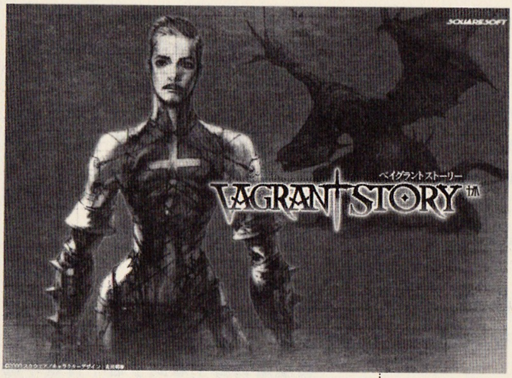
格里斯姆被西德尼一击打飞，身体在积满厚厚腐烂落叶的地面上滚了几下才停住。

等到格里斯姆再站起来，西德尼依旧保持着安然的姿势站在他对面，面容平静，一双铁手在空中发出微微的金属摩擦声。

“这里是暗之力汇聚的场所，你真的要和我战斗吗？”西德尼以怜悯的眼神看着眼前的圣印骑士。

“吾等将守护上帝的意志，铲除你们这些异教徒！”

格里斯姆再次提剑跃起，朝着西德尼重重斩去。这一次西德尼没有消失，



“红刃的人……都像你这样吗？”

发出这样的疑问之后，西德尼扭头看了一眼森林深处，略带惊叹地喃喃自语道：“居然这么快，真是个可怕的家伙。”

迷雾之中，一个身影渐渐清晰，脸上沾染了一丝尘土的阿什雷出现在两人之间，略带惊奇地看着西德尼和格里斯姆对峙的场面。

反倒用其中一只手扛住了这一剑，另一只手宛如闪电敲在格里斯姆胸口。

嘭地一声，格里斯姆向后再飞出去数米，胸口的铠甲已凹陷下去一大块，仿佛被万钧重锤敲打过一般。

西德尼这次没有给格里斯姆任何喘息的机会，宛如幽灵一般悄然落在格里斯姆身边，铁足朝着格里斯姆的胸口一脚踹下！

面对西德尼不再留情的攻击，格里斯姆奋力向旁边滚去，终于努力侧闪开了西德尼凶狠的一脚。

“你再怎么逃走也没用，放弃吧。”

西德尼再次宛如鬼魂一样出现在格里斯姆身边，以铁手将格里斯姆高高举起，那羸弱的身躯之中似乎拥有无穷力量一般，将格里斯姆重重抛出！

这一次格里斯姆没有再被幸运眷顾，他的身体撞在不知生长了多少年的巨大古树上，一丝鲜血顺着他的头顶缓缓流下。

西德尼一击得手之后没有立刻追击，反倒拉开自己和格里斯姆之间的距离，仿佛欣赏一件新鲜道具一样看着格里斯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羽虫之森里应该有一条土龙吧？”西德尼扭头看了一眼阿什雷，语气中赞赏多过疑问。

“这也不是第一次杀龙了。”阿什雷抹了抹嘴角的血迹，身体在这暗之力涌动的场所似乎恢复得相当迅速。

格里斯姆看到阿什雷也出现了，脸上终于显出绝望的神情，竖起双手开始实行召唤仪式。

“我……我也能召唤……这不是你的特权！”

一连串的古代语言自格里斯姆口中发出，重伤的圣印骑士脸上闪过一阵白光，本来就已萎顿的面容似乎变得更加颓废。

“你疯了！你会支撑不住死去的！”西德尼看见格里斯姆做出如此举动，终于忍不住高声阻止。

然而一切似乎都不能阻止格里斯姆试图取得胜利的意志，这个人继续念诵咒文：“从蛰伏中惊醒的黑暗骑士，用鲜血雕成的血之雕像……”

空中浮现出巨大的魔法阵，格里斯

姆仰头正要继续咒语，忽然觉得胸口一阵激荡，大量的鲜血从他口中喷涌而出。

中断的咒语让魔法阵在空中渐渐消失，格里斯姆双眼失神地望着空中，片刻之后终于跌倒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西德尼看着格里斯姆倒下，轻蔑地摇头叹息："像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拥有暗之力。这世间万物都有其极限，这就是你的极限！"

阿什雷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西德尼遥指阿什雷："黑暗已经饥肠辘辘，如今需要侍奉它的食物了！"

阿什雷对西德尼的话没有什么反应，反倒是看着西德尼身后的那个身影，表情变得稍微疑惑。西德尼从未见过阿什雷出现困惑的表情，立即扭头，看到刚才倒地的格里斯姆居然又一次站起来。

"难道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是死亡和罪孽吗？"

顽强的神官战士挣扎着怒视西德尼，口中诵出刚才没有完成的咒语。

"从蛰伏中惊醒的黑暗骑士；用鲜血雕刻的血之雕像……请借用我的身体，指挥我满足您的愿望吧！"

随着晦涩难懂的古代文字不断从唇间跳出，天空中闪耀的魔法阵再度出现。这一次魔法阵没有消失，浑身漆黑的黑暗骑士被从中召唤出来。

"这种感觉如此强大！它正在我的身体中奔流不息！现在，我以吾等兄弟的名义，宣布你们的死期！"

西德尼冷笑着看黑暗骑士出现："还说自己是侍奉上帝的人，对暗之力的使用不是一样得心应手吗？"

格里斯姆加上黑暗骑士的阵容空前强大，阿什雷抽出武器后退几步，他希望这两个被黑暗吞噬的生命只对西德尼感兴趣。

阿什雷错了，格里斯姆痛恨西德尼，却更憎恶阿什雷。对阿什雷杀死杜安的仇恨盖过了一切，让格里斯姆毫不犹豫地冲向阿什雷。

"看来咱们必须合作了！"西德尼宛如不受任何束缚一般腾空而起，躲开了黑暗骑士的迎头一击，"打败这些暗之力的垃圾，证明你才是暗之力选中的人吧！"

阿什雷没有回应西德尼的挑唆，冷静地挪动脚步，计算自己和格里斯姆之间的距离。被暗之力吞噬后的神官骑士动作迟缓，几次徒劳地挥动宝剑，都未曾沾到阿什雷的身体。

"这就是所谓的暗之力？"阿什雷将武器换成进入森林之前缴获的手斧，扭头询问在空中闪避黑暗骑士攻击的西德尼。

"这种人的极限就是如此。"西德尼在空中仿佛欣赏黑暗骑士表演一般，不断引诱黑暗骑士朝着自己杀来。

暗之力集中的场所，阿什雷觉得自己仿佛能看见武器之中流转的道道能量波动。这种微妙的感觉让年轻的危机化解者拥有了新的体验，他决定尝试一次全新的冒险。

传说所有的武器中都有集粹历久战斗之精魂，这世上存在那么一种技艺，可将这些精魂释放出来，造成无匹的强力冲击。

现在，就是尝试这种技艺的时候了！

阿什雷逐渐习惯了格里斯姆的攻击方式，手中武器已被暗之咒语笼罩，精魂在武器上蠢蠢欲动。格里斯姆的动作依旧迟缓，却强劲无比，阿什雷闪开神

官战士随时可以致命的攻击，挑动手指将手斧重重砍在格里斯姆身体上！

这是VKP训练之中最高超的技艺，最让人惊心动魄的一部分。

武器的精魂宛如冲天灵光，骤然穿透了神官骑士僵尸一般的身体，带着一道霞光越过重重迷雾，消失在森林的尽头。这道璀璨光芒之中，格里斯姆的身体宛如风中朽木一般被吹落地上，再也没有爬起的力气。

阿什雷将手斧收起，换上另一把短剑，快步朝着倒地的神官战士走去。

英气勃发，手中曾沾满鲜血的短剑宛如灵动的毒蛇，迅速刺入格里斯姆已经大片紫黑的肌肤上，武器内积存的精魂宛如渗入黑暗中的光，丝丝透入格里斯姆体内。

这一次，被黑暗侵蚀的神官战士终于抵挡不住，哀嚎一声彻底失去生命的气息。

阿什雷没有时间去看倒在地上的格里斯姆，转身将武器对准正挥动手中巨剑的黑暗骑士，快步冲过去。

"危机化解者，你果然没有让这座魔都失望！"

口中称赞着阿什雷的迅速果断，西德尼也自空中缓缓降下，将手中铁爪伸出，格住黑暗骑士的猛烈攻击。

"用你刚才施展的技艺，击败这下等的黑暗召唤吧！"

这种时候阿什雷自然不会同西德尼分辩什么对错和立场，再次换上曾杀死无数僵尸的长剑，快步走近黑暗骑士。黑暗骑士感到有人靠近，反手一剑抽向阿什雷，却被灵敏的年轻人躲开。

有西德尼在一旁助阵，阿什雷不必再费心寻找黑暗骑士的破绽，手中长剑竭力刺出，正中黑暗骑士头盔。

西德尼趁机将自己的铁手也刺入黑暗骑士盔甲缝隙中，口中念起阿什雷听不懂的古语咒文。地面猛然亮起一个巨大的魔法阵，将黑暗骑士包围在其中。冉冉上升的光芒将黑暗骑士笼在中央，这两股力量相加，终于让黑暗骑士的盔甲慢慢出现裂纹。

裂纹出现的下一个瞬间，黑暗骑士散落成漫天碎片，消散空中。

阿什雷轻轻喘了口气，将所有的武器都收回，只留下手中的弩箭对着距自己不远的西德尼，脸上充满戒备。

"这样就结束了？但是格里斯姆似乎没有消失……"阿什雷扭头看了一眼僵尸神官的尸体，觉得这一切又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我们先不说这个吧。"西德尼仔细地闻着空气中的味道，"危机化解者，你的身上有一股难闻的味道……哦，你一定已经见过罗森坎特兹了吧？"

"嗯……他说雷阿蒙德是暗之力的'源泉'。"

西德尼对此并不否认，而是反问阿什雷道："那你又怎么看这件事？"

"我觉得自己在一日之内看到了一生都看不完的怪事。"阿什雷静静看着格里斯姆的尸体，手中武器却一直隐隐对着西德尼。

"你承认暗之力的存在了？"西德尼讥笑地看着这位年轻人，"但是你又不相信这些，是黑暗把你的双眼蒙蔽了吗？让你看不到事情的真相。"

"你要让我相信什么？"阿什雷以凛然的目光面对西德尼，"你要让我相信，这连绵不断的地震是人为的？这成

千上万的居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就是为了造就这个暗之力的‘源泉’？这是谁干的？议会还是主教？”

“既然有疑问，你为什么不去问？”面对阿什雷这些质问，西德尼显得依然平静坚定。

“去问谁？”

“那些见证的人们，那些牺牲者，那些死者……”西德尼将自己的后背完全留给阿什雷，“真让人佩服，你不愧是一名危机化解者，或者说……一名训练有素的杀手。”

“你想说什么？”

西德尼再次转身，伸出自己神奇的金属右手，仿佛在召唤阿什雷回忆什么：“回忆吧，阿什雷……你的回忆……”

这一次再现的依然是那树下一幕，阿什雷重新看到了惨剧的发生。孩子和女子都被残忍地杀死，和上一次看到的记忆一样。惟一不同的是那杀人者的脸。

这一次杀人者露出了自己的面容，那张脸年轻硬朗，金发与眉宇分明，赫然就是阿什雷自己的脸！

这样的景象让阿什雷猛然从记忆中挣脱回现实，那棵大树还有死去的妻儿都消失了，阿什雷自己的脸也消失了。阿什雷眼前再次出现了西德尼略带讽刺的面容，自上而下怜悯地注视着他。

“你，你这是在制造幻像！这不是真的！”

“这可是你自己的记忆呢……”西德尼依然保持了怜悯的目光看着年轻人，“这是从你记忆中提取出来的……VKP将甜蜜的谎言灌输进你的脑子，所以你忘了这一切。”

“这是假的！假的……”

西德尼似乎并没有打算放过阿什雷软弱的瞬间，悠悠叹息道：“是吗？一名国王护卫队的精英分子妻儿被害，这真是一场悲剧。在这之后，他成了一名危机化解者。这真是有趣的谎言啊……如同盛夏雪花一样的谎言！实际上你就是一名精英部队里的刺客和破坏者，你接受了错误的指令杀害一个无辜的家庭……为了你那所谓的国家和正义，你没有自己独立思考，还是完成了这个任务。”

“不！”阿什雷摇头极力否认，“以上帝之名起誓，你说的肯定都是谎言！”

“VKP就是看中了你的罪恶可以转变为狂热的爱国情绪，这才寻找机会收纳了你！”西德尼以仿佛知晓一切的姿态在空中漂浮着，“那些人扭曲你的灵魂，将你的罪恶变成你的憎恨，让你去憎恨那些罪犯……其实那种憎恨你应该留给自己才对！”

“假的，这一切都是假的！”阿什雷此时除了无力的反驳已不知道说什么好。

“是吗？”西德尼冷笑着指向阿什雷，“难道你新觉醒的能力不可以证明这一切吗？你以为雷阿蒙德是个很大方的主人，会让你学会那么多新东西吗？你不过是在回忆起自己以前的杀人技巧罢了。”

阿什雷终于彻底被西德尼激怒了，扔掉手中弩箭朝朝着年轻教宗一跃而至，挥动手中拳头打过去。

这一拳却依然落空，西德尼精擅转移之术，一个虚影晃动，人已到了阿什雷身后数十米外的地方。

“你究竟想干什么？为什么非要对我说这些！”阿什雷怒视着远处的西德

尼，那股冷静似乎终于抵抗不住西德尼一再的挑拨，彻底崩溃。

“真相……危机化解者，我不过是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

阿什雷痛苦地摇头：“如果那就是真相，我唾弃这所谓的‘真相’！”

“但是你已经开始相信了，不是吗？阿什雷，你已经见识了怪物的强大，也听到了那些死者和诅咒的呼号。难道你不想承认这些？难道这些只是幻像？你从那个女人的眼中看到了什么，你想必更加清楚吧？”

阿什雷悚然一惊，自己从莎曼塔眼中看到的那一切，似乎都在证实着西德尼所说的并非虚言。但刚才记忆中的画面又深深刺激了他，这种矛盾的痛苦让阿什雷无法抉择。

“想要知道真相吗？”西德尼在空中再度冉冉上升，“那就跟着我吧，阿什雷·雷奥特。”

说完这句话，西德尼消失在重重迷雾之中，只留下阿什雷一人独自面对刚才不知道是真是假的痛苦回忆。跪在地上的阿什雷沉默了许久，终于从崩溃的边缘恢复过来。年轻的危机化解者整理了一下思绪，朝着西德尼消失的方向快步走去。

雾大的时候，脚步坚定一些比什么都重要。

羽虫之森里西德尼唤醒的那些记忆让阿什雷觉得胸中有些郁结，但随着在魔都中不断扑面而来的战斗，阿什雷渐渐忘记了那些不快。

——人应当成为随时掌握命运的强者，哪怕下一刻就会丧失对命运的掌握。

阿什雷手中的武器不断变换，一次又一次面对随时出现的僵尸和怪物。雷阿蒙德的传说宛如阴影般罩在阿什雷心头，让他在不断锤炼自己武器和技艺的同时，也开始怀疑记忆是否真的属实。

穿过羽虫之森后，越过城墙南侧才能来到雷阿蒙德要塞，这是雷阿蒙德最坚固的部分——如果在以前，这里必定是繁华又冰冷的堡垒，可如今二十五年过去了，岁月和死寂席卷一切，这里除了一丝荒凉别无他物。

除了荒凉，还有“不完全之死”的敌人。

搜索要塞内部的阿什雷依然保持了他一贯的隐匿作风，一直到他发现基尔邓斯特为止，都没有人感觉到他的存在。

基尔邓斯特依然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样，身边跟着的也还是银发女神官莎曼塔。阿什雷不知道上一次基尔邓斯特扇了莎曼塔一巴掌之后，两人之间又发生了什么。

莎曼塔正在低头注视地面的古代文字，基尔邓斯特走到女神官身边。

“正如你所说的一样……这里每一处都包含着凯尔迪恩的文字，虽然年代久远，但是几乎每一堵墙壁上都有。雷阿蒙德被这些文字包围着，怎么会这样？”

“这是一些咒语。”基尔邓斯特向自己的情人解释道，“雷阿蒙德就是被咒语的魔力所包围着……”

莎曼塔站起来，向四周看去，似在求证基尔邓斯特的说法。

“如果你愿意的话，大概可以在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发现这种文字。这里两千多年来就一直没有改变过，即使

风吹雨打，即使猛烈的地震……这里依然没有太大改变。全部的‘暗之力’就聚集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大圣堂。我随时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魔法阵！”

“真是精彩的推理！”一个声音自墙壁后传来，阿什雷所熟悉的一个身影从那里缓步走出，“大人，你的才华让人惊叹！这是我所听过的，最高明的学院演讲！”

阿什雷从角落里瞧瞧窥视过去，正看到罗森坎特兹从角落走到基尔邓斯特面前，面带一丝嘲讽的微笑。

罗森坎特兹的话让基尔邓斯特有些恼怒，似乎那话的意思就是在讽刺基尔邓斯特并不知道一切真相。圣印骑士团团长看着VKP派来的这个神秘男子，怒目反问道：“什么？难道你已经知道了？”

“你难道不知道吗？”罗森坎特兹依然用嘲笑的眼神看着团长大人，“这里的魔法阵，其实就是所谓的‘源泉’啊……还有那本你所苦苦追寻的圣典，你看，你不就站在它的封面上吗？雷阿蒙德本身就是圣典！”

这番话让基尔邓斯特勃然大怒，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对着罗森坎特兹高声喝道：“你……这是最无耻的背叛！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罗森坎特兹没有回答圣印骑士团长的话，而是选择慢慢靠近基尔邓斯特，脸上满是不屑的表情。

基尔邓斯特犹豫了一下，发动精神冲击想要读取对方的记忆，却发现罗森坎特兹毫无反应。

“记忆已经被我抛弃了，黑暗对我也无影响……我更记不起我们之间曾经是朋友了。现在我只与公爵关系紧密。”

“你真的是寡廉鲜耻！”基尔邓斯特怒目着罗森坎特兹，显然对这个“老朋友”极为不满。

“嘿，这我当然知道。”罗森坎特兹对圣印骑士团长的指责毫不在意，“但是我也明白，不能为了这种愚蠢的廉耻之心而把自己的性命也丢掉吧。”

“你除了出卖朋友之外什么都不会，真让人作呕！”基尔邓斯特继续着他特有的贵族式咒骂。

“我们生活在这沉闷的和平时代，在战场上搏杀求得高官厚禄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罗森坎特兹对贵族团长的咒骂嗤之以鼻，“如今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抓住机遇，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比如你也是在利用我，如同我在利用你一样，你说是不是？”

“你这个庸俗的小人，你这个天生卑贱的奴仆！”基尔邓斯特终于被对面的这个男子激怒，拔出了自己的宝剑，“怪不得当初你被驱除出了危机化解者！快告诉我，‘那东西’到底在哪儿？”

罗森坎特兹面对基尔邓斯特的威胁似乎毫不在意，扭过头去依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这一次基尔邓斯特终于忍耐不住了。

“乖乖说出来！我并不想见到你的尸体在这里发霉的景象！”

“你想杀我？”罗森坎特兹脸上带着一丝嘲笑，“我曾是VKP的人，你应该很清楚吧？”

就在两人剑拔弩张之际，一点小小的意外打断了两人之间的对峙。站在旁边一言不发的莎曼塔忽然双目赤红，口中发出了另外一个人的声音。

“这是什么？”

仿佛被什么强大力量附身了一般，莎曼塔摇摇晃晃倒在地上，陆续说出了“我在哪里”和“我看见的是什么”之类的言辞，这让基尔邓斯特大为惊奇。

幸好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莎曼塔便恢复过来。面容苍白的女神官慢慢恢复了无神的双眼，无辜地看着基尔邓斯特。

看到这一幕，罗森坎特兹沉默了一下，说出了症结所在。

“他们大概是连通的……莎曼塔和那个人，那个VKP的走狗。”

基尔邓斯特立刻明白了刚才莎曼塔为何忽然失去自我，他朝着天空怒吼道：“该死的危机化解者！”

“他，他应该就在附近……咱们快躲起来吧。”莎曼塔小声对自己的情人耳语道，这一句阿什雷没有听到。

“算了，我们去找泰格。”基尔邓斯特很快领会了莎曼塔的意思，挥手带着另外两人离开。

听见基尔邓斯特提到自己的阿什雷在暗处屏住呼吸，没有行动。看着那三人又恢复了最初比较和平的状态一同离开之后，阿什雷慢慢从角落里走出来靠近刚才那扇门，打算也从这里离开。

手刚碰到门把手，门却被人从另一侧推开了。基尔邓斯特和罗森坎特兹一起从门的另一侧走进这封闭的空间。

阿什雷反应神速，第一时间向后退了十几步，拉开和两人之间的距离，同时举起手中弩箭。

看到自己的计策成功之后，基尔邓斯特口气轻蔑地对罗森坎特兹吩咐道：“我倒是很想知道西德尼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位小小的调查员……不过现在我们可没有那个时间。罗森坎特兹，现在轮到你搞定他了，向他展示一下你的力量，让他知道你是如何向黑暗借取力量的！”

这一次罗森坎特兹不再跟基尔邓斯特斗嘴，而是躬身顺从地应了一声，随后挡在阿什雷面前，将那弩箭的目标完全挡住，以便让基尔邓斯特缓步离开。

一直到基尔邓斯特远离了自己的视线，罗森坎特兹才开始缓缓晃动手腕，仿佛热身一般抽出自己的细剑。

“多年不见了阿什雷，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要跟你较量一下。”

“你在说什么？”阿什雷看着这个在雷阿蒙德才第一次见到的男子，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你忘记了吗？我就是那个介绍你做VKP走狗的人！”罗森坎特兹看着阿什雷，双目之中透过一丝冰冷的恨意，“还有，如果不是有你，我现在才不会这样无所事事，四处游荡。”

“你说什么？”阿什雷猛然射出箭只，却被对面的罗森坎特兹闪身避开。

“来吧，让我唤醒你的记忆吧！”罗森坎特兹扬起手中武器，冲向阿什雷。

对于行动敏捷的前VKP成员来说，阿什雷知道自己必须采用近身战的方式解决问题。仰天呼唤了一声雷阿蒙德之中的古代咒语，阿什雷拔出自己最习惯的长刀。

铮然之声在刹那间响起，刀剑相交错出绚烂的火花。阿什雷和罗森坎特兹同为危机化解者，花哨的技巧对于两人来说已没有任何意义，两人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范畴，只能以硬拼决定胜负。

惟一不同之处大概在于，阿什雷身

为一个标准的危机化解者，身上没有骑士团的那些累赘装备，手中武器也经过工房的锤锻、精炼，这都是罗森坎特兹所不能比拟的优势。

长刀和细剑在空中不断互相撞击，罗森坎特兹和阿什雷似乎都有着无穷无尽的力量，两人每一次竭力相撞都造成一次各自后退。刀剑崩裂的痕迹渐渐出现在两人武器之上。

这是阿什雷首次在战斗中不敢轻易更换武器，罗森坎特兹似乎更了解VKP成员的战斗方式，双目一直紧紧盯着阿什雷的手腕。

更换武器只有一个瞬间，一个破绽，这破绽却足以让阿什雷万劫不复。

——战斗一定还有其他的解决方式！

片刻之内阿什雷心中已做出决定，向前踏出一步，手中长刀顺着罗森坎特兹的剑锋向下划去，金属之间的剧烈摩擦再度擦出火花，阿什雷这一次却用刀柄卡住了罗森坎特兹的剑柄。

“承袭上古之记忆，燃烧吧，火焰之球！”

阿什雷盯着罗森坎特兹的双眼，轻声低语出一段咒文。

罗森坎特兹怎么也没料到阿什雷除了刚才那个强化身体的咒语之外还会其他魔法，眼见天上落下一个巨大火球砸向自己，想要抽剑后退已来不及，只能放弃长剑。

弃剑，依然成为失败的开端。

火光迅速降下，在地面轰出一片焦土，阿什雷踩住罗森坎特兹弃下的细剑，形如一道魅影冲向对方。

罗森坎特兹没了武器招架，一双骑士甲护腕被阿什雷一刀斩中，紧接着胸口又被踹中一脚，整个身体向后仰去。

罗森坎特兹身体刚接触到地面，阿什雷的刀锋已架在他致命处。

“我现在能理解你为何被开除出危机处理班了。”阿什雷低头看着被自己打败的同僚，语气依然平静。

“我，我屈服了！真是羞耻……你的技能竟然没有被洗净！”

“什么技能？”阿什雷敏锐地感觉到罗森坎特兹想要吐露什么，他不想知道，却又忍不住试图寻找真相。

“你真的忘记了？”罗森坎特兹抬头看着阿什雷，“看来我应该更信任VKP一些……咱们曾经是同一队伍里的人，你和我。”

“哪个队伍？难道是国王护卫队？”

“国王护卫队？”罗森坎特兹一愣，继而瘫倒在墙边，望着头顶昏暗的房间墙壁叹息道，“这恐怕又是VKP的一个谎言了。我记得那天，是个温暖的夏日午后，咱们一起……”

罗森坎特兹犹如西德尼一般，拥有读心和制造幻像的能力。阿什雷尚未察觉，精神已被带入一个熟悉的场景。

依然是那一天，白云之下绿草菲菲，依然是那棵大树，依然是那无辜的女子和孩童。

低头俯瞰地面的血迹斑斑，阿什雷这一次终于看到那两名杀死妻儿的混混面容。

——竟然是罗森坎特兹和阿什雷！

“真是干净利落啊长官，都是一箭穿心……”面容和罗森坎特兹一样的那名骑士对着阿什雷夸奖道，“您看您的表情……他们不过是些平民罢了。”

貌似阿什雷的那名骑士没有回话，静

静低头在被杀死的幼童马尔科身边跪下。

“长官，你不要这样。”罗森坎特兹看见阿什雷似乎心情不佳，在一旁劝慰道，“不过是他们运气不好罢了，反正我们行动的目击者都要被搞定，这是我们的行事准则。他们本不应该来这里野餐，如今我们奉行正义之事，对于我们所履行的义务来说，这一点牺牲算不了什么。”

“一点牺牲？”阿什雷站直身体，双目宛如两道利刃射向罗森坎特兹，“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遭受杀害？我们为什么要杀他们？我们所谓正义的义务，难道不就是要去保护这些无辜的平民吗？”

罗森坎特兹好像看不懂对方似的，瞪着阿什雷反问道：“你的脑子怎么了？这些话听起来好像食古不化的传教士。”

阿什雷仿佛没有听见罗森坎特兹的劝慰和诘问，丢下武器恍然跪倒地上，只觉得眼前一片虚空。

“长官，长官你怎么了……”

随着罗森坎特兹的惊惶呼唤，阿什雷觉得自己的眼前的那一片蓝天白云似乎又一次脱离了自己视线。灰暗厚重的房间里，一股浊气污浊着这个世界的每个人，每颗心。

罗森坎特兹看着跪倒在地的阿什雷，趁机说道：“也许现在的危机处理班是法律的守护者，但这一切并非一直如此……我们从来都是为正义而战的勇士，但这种‘正义’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的所谓‘正义’，就是自己国家的利益罢了。当我们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我们暗杀议会的敌人，当我们把利刃插入别国内战当中，对于人民来说我们是公理和秩序的斗士，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我们不过是议会的走狗罢了。”

阿什雷被罗森坎特兹的一番话惊呆了，他望着这个仿佛瞬间爆发了一切积怨的男人，喃喃问道：“……那，我是谁？”

“你？你是一名司令官，是所有人中最优秀的那个。不过你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你对所谓‘正义’的感觉太过灵敏，太容易产生疑惑。VKP可不想让你这样的人才因为意志不坚流失，所以他们……”

“那你呢？”阿什雷觉得自己的双手仿佛被一股力量紧紧扼住，不愿杀死这个妖言惑众的对手。

“我和你一样，都是被VKP选中的。当初我侦查雷阿蒙德的时候，得到了许多他们的情报，也结交了不少朋友……”

阿什雷打断罗森坎特兹的话：“你是说主教的手下，还是梅伦坎普的人？”

“应该说都有吧。”罗森坎特兹看上去依然什么都不在乎，这让阿什雷无法确定他的下一步行动，“对于原来队伍不满的人，可不止您一个。恐吓、偷窃、勒索……总之无恶不作。这样看来我们跟普通的流氓又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我们的主子是政府罢了。有些人受不了这个，疯了、自杀了，不过我才不会。我要用他们的方式回敬给那些高高在上的人，那些特权阶级……那些自以为躺在软绵绵的卧榻上，因为天生是贵族而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人！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奴役人民，他们以为自己精明无比，站在贫困的民众背后守着自己的财富！”

独白的罗森坎特兹似乎有些激动，双手放在胸前，略显苍白的脸上有了一

丝红润。

“可惜人民已经开始觉醒了，现在有一件事是至关重要的……”

阿什雷眉头耸动：“你指的是雷阿蒙德？”

“没错！”罗森坎特兹点头。

“主教，VKP，他们都想要拥有雷阿蒙德的力量。”阿什雷想起自己来这里碰到的人和事，得出结论。

“正确。”罗森坎特兹耸肩，“现在惟一能解开一切秘密的钥匙在西德尼手中，我并不知道他为何要利用你做为‘暗之力’的容器……但他的死期就快到了。”

阿什雷有些怜悯地看着这个对手：“你和圣印骑士团的人一样肮脏可怜。”

“哼，下一次我才不会输给你！”

似乎一股暗之力振奋了罗森坎特兹，他自地上一跃而起，脱离了阿什雷的攻击范围，向远处逃逸。阿什雷看了一眼刚才还在激动地发表自己观点的罗森坎特兹，没有动身追击，只是转身向着雷阿蒙德尚未探索的部分走去。

知道了一部分真相的阿什雷，更希望看到基尔邓斯特和西德尼。

有时候真相就如甜美的毒药，让人欲罢不能地想要去追寻。

第五章 真相与现实

被梅伦坎普教团绑架的美丽女探员莫罗丝自昏迷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双手依然被绑着。有着浑然曲线的美丽女子在地上挣扎了一下，发现这挣扎似乎徒劳无用之后终于决定放弃，开始观察周围。

那个拥有强力手段的战士哈迪恩似乎不在身边，不远处的门上刻着奇怪的闪闪发光的刻印。

一阵阵低声咒骂从门外传来，似乎那刻印阻隔了房间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好像很多人都在试图打开这扇门，却都失败了。

莫罗丝觉得有一股视线在注视自己，猛然回头，发现哈迪恩正站在高处的台阶上俯瞰着她。

“不用担心，这门坚固得很。”哈迪恩仿佛完全无视莫罗丝诱人的美貌一样，只是淡淡陈述事实，“本来多摆一只守护兽在这里会比较好，不过我已经把门锁得特别紧了。”

“你也和西德尼一样懂得召唤暗之力？”莫罗丝站起来，凝望这个沉默的中年男子。

哈迪恩没有回答莫罗丝的话，只是挥手道：“来吧，我们去大圣堂一趟。”

说话间一个小孩从哈迪恩背后探头出来，莫罗丝看到这张脸立即惊讶地叫了一声。这个孩子跟莫罗丝几次看到的那个幼童影像一模一样。

“这是……”

那小孩似乎很怕生人，看到莫罗丝对着自己露出惊讶表情，立即躲在哈迪恩身后不敢探头。

“这是公爵的儿子……我们的荣誉宾客。不过他还很小，见到生人一句话都不敢说。”哈迪恩对于这孩子的身分，倒也不怎么隐瞒。

“那他为什么还不怕你？”

“嘿，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呢……”

“那么为什么梅伦坎普的人要占领公爵府？”莫罗丝明知每次提问都是徒劳，依然忍不住追问道。

哈迪恩不屑地避开莫罗丝的目光：“为什么我要回答你？”这反应和莫罗丝预料的一样。

莫罗丝一转身，却发现一个哈迪恩的影像站在面前，那影像和莫罗丝所见过的哈迪恩不同，他面容诚恳目光和善，眼神中透着似乎什么都不会抗拒的光芒。

“公爵经过二十多年的调查之后，想要封印我们的力量源泉。”

莫罗丝并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拥有这样的能力，但她凭着情报班的经验和直觉，知道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她要趁机多问一些问题。

“力量的源泉封印起来……”

“你……”真实存在的那个哈迪恩听到了莫罗丝在低声说出自己藏着的秘密，一阵愤怒和不甘涌上心头。

虚空之中，那个哈迪恩的影像依然在说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公爵已经病入膏肓……他害怕自己的子嗣要为他所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所以想彻底埋葬这座城市，可能他觉得这样才是赎罪。”

“所以你就想从他垂死的手中夺回这座城市，对吧？”莫罗丝质问那个哈迪恩的影像。

没有回答，那个影像开始保持沉默，莫罗丝回头看了一眼正在竭力集中精神的哈迪恩，知道这是对方在抗拒自己的提问。

——难道自己已经拥有了读心术的能力？

“我让你说，你就必须说！”

经过VKP长期训炼的莫罗丝在意志力上自然胜过哈迪恩，她的话刚一出口，那个哈迪恩的影像立即投降。

“想要继承这座城市，则必须拥有‘钥匙’。只有拥有了钥匙，才能从圣典中获取无穷力量。”

“钥匙？”莫罗丝眯起双眸。

“拥有钥匙的公爵很快就会去世，如果没有继承者的话，那这一切都会彻底结束。公爵认为他可以切断梅伦坎普的血脉，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西德尼他是……”

这一次哈迪恩的影像忽然消失，莫罗丝回头看了一眼站在自己身后的哈迪恩，发现一把匕首赫然刺在哈迪恩的腿上。

剧痛能让人记忆混乱，也能让人的精神集中，这是阻止读取记忆的最好办法。

“不要再来烦我了，咱们走吧。”

“这就是我的力量吗？”莫罗丝有些惊奇地看着受伤的哈迪恩，更加确信刚才确实是在施展读心术。

“应该是吧。”哈迪恩没有理会莫罗丝的惊奇，“连我都可以对周围的事物占卜，你拥有这种预言家的才能并不奇怪。”

“才能？”

“我们都支配着能量啊，莫罗丝。不过这是一种负面能量，一种不该存在的能量。但是它还是存在着，唤醒了那些沉睡的才能……”

“就是传说中的‘暗之力’？”

“就是那样的东西。”

“那西德尼……”莫罗丝想起那个神奇的男人。

哈迪恩摇头：“他是我所知道的人当中，最强的一个。通过暗之力，他能窥探人的过去，甚至能把自己的意念强

加到别人身上……还有一些其他能力，已经超过了我们所知道的范畴。”

莫罗丝有些轻蔑地笑了：“那太可惜了。”

哈迪恩看到莫罗丝这个样子，有些惊讶：“你说什么？”

“不是吗？”莫罗丝挑衅地看着哈迪恩，“即使他能窥探过去，了解未来，我们又如何能从他的说辞里知道？如果他能让我们相信他所说的一切，我们又该如何分辨他所说的真假？”

“这种事不必针对他一人。”哈迪恩摇头否定道，“人人都撒谎，身为情报官的你知道这一点吧？不管是暗之力的巫师，还是堕落牧师，或者其他什么人，他们都对我们撒谎，而且我们还都深信不疑，你说对不对？”

只有心之记忆不会撒谎吧……莫罗丝看着那个若隐若现的哈迪恩影像，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

谈话到此差不多已经走到了尽头，意志相违的人们永远无法说服对方。哈迪恩强迫莫罗丝跟着自己离开了房间，莫罗丝没有抗拒。

约舒亚，那个公爵四岁的小儿子也在，莫罗丝为了他也不会离开。

当所有人都离开之后，阿什雷收回了自己附身在莫罗丝身上的视野。那股力量让他又一次看到了别人的生活。望着莫罗丝和哈迪恩离去的背影，阿什雷心中多少有些犹豫。

“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身上的力量……西德尼，你跟我说的那些真相，是谎言吗？”

阿什雷最后一次同圣印骑士团成员交战，是在雷阿蒙德的街市附近。

圣印骑士团所有的高阶骑士阿什雷都已“见过”，不管是通过莎曼塔的视角还是通过自己的双眼。站在街市角落的阿什雷发现圣印骑士团里的妮莎和泰格似乎在调查某具尸体，他正打算隐蔽，却被敏锐的女人一眼看到。

“VKP的走狗！这一切是不是你干的？”

两人手中都有武器，而且一看就知道他们远远比格里斯姆之流要强，阿什雷犹豫了一下，拿起弩箭向后退进刚才的房间，想要避开这两人。

让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泰格似乎使用了传送的力量，将阿什雷后退的路完全挡住。妮莎也以一个传送的法阵移动到了阿什雷背后，将阿什雷夹击在中央。

“这个人，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危机化解者吧？”

“原来你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人啊……好吧，那么这里将成为你崭新的墓地！”

阿什雷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轻轻侧闪开泰格自上而下的一剑，手中细剑连续刺出，在泰格的铠甲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这几下反击，将泰格逼退了数步。

妮莎没有理会骑士所谓的公平信条，挥动手中骑士剑也朝阿什雷冲来，硬生生切断了阿什雷连续不断的攻击。

阿什雷趁机越过泰格所在的位置，一脚踹得泰格后退连连，化解了自己被两名神官骑士夹击的危险境地。

距离一拉开，阿什雷手中弩箭立即激射而出。

两名骑士再强大，面对一个VKP中佼佼者射出的弩箭，依然要选择回避。泰格选择了侧身躲闪，而妮莎干脆一剑斩落高速袭来的弩箭。

阿什雷看在眼里，知道妮莎略强于泰格，立即将余下两只弩箭都射向泰格，同时不忘以火球术逼退妮莎，让她无法救援。

火球飞速落下的同时，阿什雷的弩箭已让泰格慌乱不堪。阿什雷丢掉手中的自动弓，抓起长刀逼近泰格，手指轻轻敲击刀柄。

“隐藏在武器之中的精魂啊……一起释放你们的威力吧！”

曾经杀败过格里斯姆的强大力量再度出现，阿什雷的整条手臂几乎被一股澄黄色的光芒所笼罩，那股力量的强大远远超过人的想象。

“不好！”避开火球的妮莎眼见阿什雷已将右手对准泰格，想要过去救援，却来不及了。

阿什雷再次召唤出无数冰刃，将妮莎彻底罩住。

轰然一声，武器爆发出来的力量穿过泰格的身体，将神官战士彻底击倒在地。阿什雷手中的武器依然锋利，面容依然冷静，只是那些曾经被武器吸纳过的精魂和战意都不见了……阿什雷静静提着长刀，向后退了几步。

自从看到自己的过去之后，阿什雷已不太愿意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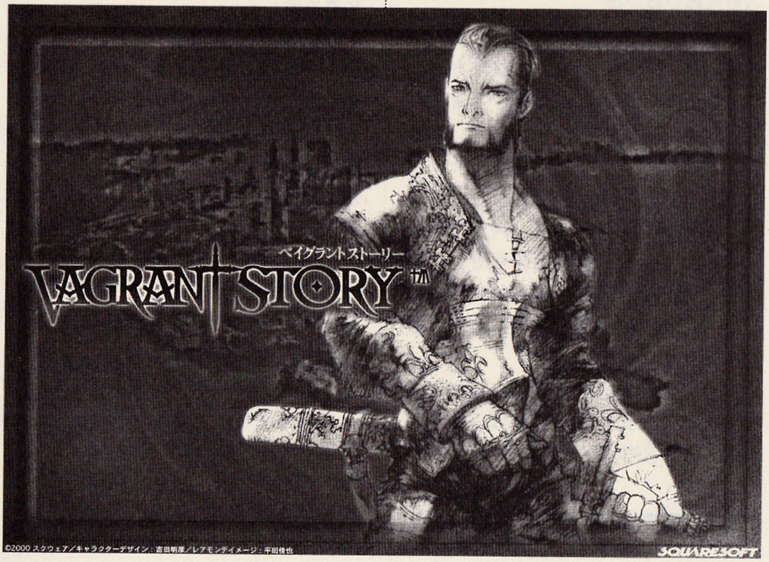
被阿什雷重伤的泰格跪倒在地，没有爬起的力气。

“你……确实很厉害……”

“不要对他说这种话，泰格！”

“我们撤退吧，妮莎。你还能用传送吗？”

妮莎点点头，挥手召唤出一道白光，



©2000 スクウェア／キャラクターデザイン：吉田明彦／レアモンデイメージ：平田俊也

将两人彻底罩住，消失在阿什雷面前。

阿什雷知道这种传送的距离不会太远，推开房间门开始在街市周围搜索。

果然没多久阿什雷就看到了泰格和妮莎的身影，但更让人吃惊的是跟着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人，那个人曾经在羽虫之森同阿什雷交战过，并被他亲手杀死！

就是曾经召唤过黑暗骑士，被暗之力渗透了身体的格里斯姆！

格里斯姆此时脸色苍白，动作笨拙，看上去很像已经成为僵尸，只是他似乎还能说话。

“泰格和妮莎，你们等等我……你们，你们得帮帮我……”

妮莎和泰格看着这个变得奇怪无比的同伴，几乎同时摇摇头，泰格叹息着说：“对不起，格里斯姆，我们可能无能为力……”

“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格里斯姆低头看着自己歪曲又僵硬的身体。

妮莎也跟着无奈地叹息一声：“格里斯姆，你已经解脱了……暗之力已经充满你的身体，你已成为那些冷血无情的怪物中的一员。多么讽刺的事啊……我本以为你会比那些幽魂好一些，谁知道你却附身到了自己身上！”

妮莎的话彻底打击了格里斯姆，这个曾经虔诚又一度堕落的神官骑士发出一声痛苦的嚎叫，一头扎到地上。

妮莎和泰格互相对望一眼，双双后退几步。

此时已是夜晚，黑暗之中一个声音忽然钻入格里斯姆的脑海，声音绵长苍凉，充满诱惑：“杀……杀了他们！”

“谁，谁在说话？”

“你的痛苦……来自于孤独……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吧……杀了他们……”

那声音来自于周围的墙壁和这座古老城市，格里斯姆心中充满恐惧地发现，自己似乎正在被暗之力召唤。

“你的朋友，他们会杀死你的，还会抢走你的身体……所以杀了他们，格里斯姆！”

格里斯姆想要否认这种说法，抬头却看到妮莎和泰格纷纷亮出武器。这个发现让格里斯姆顿感绝望，他大声哀嚎着纵身跳起，越过泰格和妮莎逃向远方……

阿什雷叹息一声，转身独自走向黑暗。

大圣堂是所有人最终的目标，这座城市中心的伟大建筑曾经诞生过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也曾使得这座城市永沦黑暗……无论如何，这座古老建筑依然在风雨之中显示着它的尊严和骄傲，傲对那绵长的海岸。

大圣堂的四楼里，靠梅伦坎普教团秘密通道顺利进入四层的哈迪恩带着莫罗丝和公爵之子约舒亚站在雕花玻璃旁，三人一直在仰望天花板上的十字架。

“你很勇敢。”莫罗丝看了一会，称赞身边的约舒亚。

“公爵府的事对他刺激太大了，他一个字都不肯对外人说。”哈迪恩在旁边说道，“不要白费力气了。”

转头面对约舒亚，哈迪恩似乎显得异常温和：“肚子饿吗？小弟弟。”

约舒亚摇摇头，依然怯生生地站在那里看着莫罗丝和哈迪恩。

“你好像还挺细心的……”莫罗丝

唏嘘着感慨了一句，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扭头看了一眼哈迪恩的内心影像。

“……在和平保卫军的时候，我接到一项调查事故的任务。那时被委托去当邻国策反工作的指挥，不过，有些同去的人失踪了，他们就诬陷我参与钢铁的黑市买卖……被判有罪的不止是我一个人，但是他们却只对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只要背叛自己的战友，我就可以获得自由。我有一个弟弟，那时他还很小，病得很重，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离开我们。我渴望金钱，更渴望自由……所以我出卖了自己的朋友。但是他们并没有遵守诺言放我出来，等我从监狱里逃出来，我弟弟已经过世了……”

说完这些，那个内心的影像立即消失在莫罗丝面前。女情报官扬了扬头：“所以你就加入梅伦坎普，为了报复这强加于你身上的‘不公平’吗？”

“你太过分了，莫罗丝！”哈迪恩感觉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又一次被察觉，面容愠怒。

莫罗丝没有理会哈迪恩的愤怒，继续说道：“就算你这样做，你弟弟的死也是无法挽回的！”

“住嘴！你又知道些什么！”

莫罗丝站起来，大声喊道：“不要耍小孩子脾气！不要为了掩饰自己的问题而责备别人！”

“你，你这女人……”

哈迪恩终于忍不住了，挥动自己的拳头想要砸向莫罗丝，这一举动将莫罗丝吓得紧闭双眼。

然而就在莫罗丝闭上双眼的瞬间，空中传来一声微弱的破空风声。那简单干脆的“嗖”一声，直中哈迪恩的身体。

高贵又充满自信的男子自浮游石上走下，脸色平静步履坚定。身边一群十字军骑士，有些人手持弩箭对着哈迪恩，有些人手持长剑，将大圣堂四层完全围住。

“你，你竟比那些该死的猎犬还快！”哈迪恩看见基尔邓斯特出现在这里，脸上有掩饰不住的惊奇。

“我们的猎犬已经闻到你发出的恶臭了。”基尔邓斯特步步紧逼，吓得莫罗丝不住后退。但这位强大的骑士团长并没有多看莫罗丝一眼，而是直接蹲在哈迪恩的身边。

“钥匙在哪里？”基尔邓斯特拔出长剑，低声盘问哈迪恩。周围的骑士们对这一幕置若罔闻，显然团长大人也和西德尼一样拥有控制他人的能力。

“我怎么会知道！”

“是吗？”基尔邓斯特对准哈迪恩，发动念力想要施展读心术，却发现没有效果，显然哈迪恩也了解读心术的可怕，阻止了记忆的泄漏。

“你的生命如今掌握在我手中，快告诉我！”

“我真的不知道……”

约舒亚想要跑过去帮助哈迪恩，莫罗丝一把拦住了他，这个孩子如果落在基尔邓斯特的手中，显然不会比在哈迪恩手中得到更好的保护。只是约舒亚好像很抗拒莫罗丝的这种保护，不断挣扎着。

“你一定知道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基尔邓斯特继续朝着哈迪恩使用读心术，这一次依然没有效果。不过这只是因为哈迪恩受了伤，阵痛过后情况就会不同。

"难道你……拥有和西德尼一样的力量？"

"你以为暗之力只有在这里才存在吗？你太低估主教的实力了！"基尔邓斯特继续使用读心术，这一次他将哈迪恩眼前的一切都蒙蔽了，只留下一个淡淡的灰色背影。

那背影悠然转身，赫然是面容苍白的瘦弱年轻人，一双铁爪在空中发出锐利的摩擦声。

"西德尼！"重伤到接近眩晕的哈迪恩看到自己最信赖的人，顿时眼前一亮，"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吧？"

"是啊，是时候取得这座城市的力量了，我们不如现在开始继承仪式。"

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基尔邓斯特控制的哈迪恩精神恍惚，随口问道："难道你已经找到'钥匙'了？"

"'钥匙'？"西德尼反问道，"什么'钥匙'？"

"不就是'血涂之罪'嘛……"哈迪恩虽然疑惑，却对自己最信任的人说出了那个秘密。

"啊，就是血涂之罪没错。"

"你在考验我吗，兄弟。"哈迪恩看着那个自己最信任的男人，有气无力地问道。

"是的，告诉我吧。"

哈迪恩并非蠢材，然而西德尼拥有穿越空间的力量，哈迪恩就此以为自己的朋友真的到了面前并控制了一切，于是不顾一切说出了所有秘密。

"只有血涂之罪的持有者才可以得到黑暗的力量，继承人必须放弃他自身的灵魂才能达到目的——也就是对暗之力的控制权。你看，这里到处都充满了游荡的灵魂，所以现在只要把钥匙放在这里就可以了。我们时间无多，赶快把那钥匙给我看看吧……"

哈迪恩说着说着，发现眼前的影像忽然开始模糊，待他再次定睛一看，发现眼前的竟然是基尔邓斯特，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被眼前的男子控制了心智，暴露了所有秘密。

这一瞬间，哈迪恩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悔恨和痛苦，双手紧握猛捶地面，怒吼道："你这个魔鬼！"

基尔邓斯特却微笑着站起来："你说的是血涂之罪是吗？"这位为高权重的贵族仰望天花板，语气中充满了欢愉："血涂之罪的历史可很悠久啊……很久以前对异教徒审判的时候，那些血涂的圣印就已经刻在这里了，大圣堂让它们和外界的生命隔绝开。那些生下来就拥有刻印纹身的人，我们叫做血涂之罪……"

基尔邓斯特说到这里忽然觉得脑海中似乎闪过些什么，动作和语言都停住了。

一个纤弱的身影在团长大人的脑海中一闪而过，那个身影的上半身赤裸苍白，背后似乎有着什么东西……

是的，是西德尼！是西德尼背后的纹身！

"原来从一开始西德尼就拥有了钥匙！"基尔邓斯特有些激动地喊道，"他背后的纹身就是血涂之罪！可怜的哈迪恩啊，西德尼一直在愚弄你呢！"

"我才不是……"

基尔邓斯特没有理会哈迪恩，反倒思索起另外一个问题："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西德尼不直接取得力量呢？公爵明显已经不行了……"

“他，他才不会按照公爵的意思……”

哈迪恩看着约舒亚的方向，想要反驳基尔邓斯特的推论，却觉得这个世界在自己眼前黯淡了一下。

坚定的手和让人剧痛的力量交织在一起。哈迪恩的嘴角渗出一股鲜血，他有些木然地低头看着自己的胸口。

锋利的剑锋透过身体，仿佛人的灵魂堕入黑暗。基尔邓斯特没半分犹豫，已将手中武器刺入哈迪恩的胸口。

“你已经没有价值了，哈迪恩……”

莫罗丝抱着哭喊的约舒亚，有些震惊地看着圣印骑士团的团长公然杀人，却无力阻止什么。自从进入这座魔都之后，莫罗丝发现自己从未能真正阻止过什么。

这世界确实并不打算改变，一如它的残酷和沉默。

基尔邓斯特低头看着缓缓坐倒在地上的哈迪恩，慢慢拔出刺入对方身体的长剑。

哈迪恩没有外力支撑，终于彻底倒下了……

哈迪恩被基尔邓斯特重伤的时候，阿什雷正在大圣堂的外层苦战。因暗之力的出口就在这里的缘故，这里的敌人异常凶狠。只是经过那么多战斗洗礼的阿什雷再也没有疑惑和惊惧，冷静地解决一次又一次危机。

没有人能阻止阿什雷，没有人能阻止他接近真相。

凭借自身的暗之力能隐隐感觉到莫罗丝就在楼顶的阿什雷，努力地解决着各种麻烦的敌人。

年轻的危机化解者期待着，期待着再次看到西德尼，也期待着解决这次危机。

阿什雷并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非常接近西德尼了。

利刃刺入哈迪恩身体的瞬间，站在大圣堂里凯尔提亚神殿某个房间的西德尼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遥望远方默默念着自己战友的名字：“……哈迪恩。”

身后的门猛然间被人踹开，罗森坎特兹提着长剑走进房间，看到西德尼在这里，罗森坎特兹举剑问道：“你究竟在想些什么？”

“你难道猜不出吗？”西德尼转身面对这个老朋友，面容依然平静。

“当然知道了！”罗森坎特兹有些愤慨地说道，“那么，他将继承这里的遗产了吧？”

“是的，我已经放弃了。”西德尼摇头道，“那种‘不完全之死’可没有什么意义。”

“你想说什么？”罗森坎特兹在得到西德尼的明确答复之后，似乎怒气更重。

西德尼似是嘲笑一般地摆摆手：“你还不知道吗？他是最佳人选，几乎是完美的……而且，看样子他已经准备好了。”

罗森坎特兹摇摇头，伸出自己的右手，显然是希望西德尼将自己想要的东西拿过来：“就凭那个意志薄弱的放浪者？毫无疑问，他在道德上有一种如同孩子一般的幼稚信仰。”

“一个虔诚的孩子，总比你这个邪

恶的强盗好得多！他可不会像你一样用暗之力去干坏事。”

西德尼的话彻底激怒了罗森坎特兹，他一拳击在西德尼的胸口。同样拥有暗之力的罗森坎特兹这一拳威力十足，将西德尼彻底击翻在地。

“还想折磨我吗？”西德尼仰头看着愤怒的罗森坎特兹，面容中微笑依旧，“因为他当了继承人，你觉得恼怒了吗？但是你不要忘记，这是在雷阿蒙德，你不可能伤得了我。”

罗森坎特兹此时已彻底丧失了耐心，他怒吼着抬脚踹向西德尼。

“你这种雕虫小技根本难不倒我，你看着吧，西德尼！”

一脚将西德尼踹得无法起身之后，罗森坎特兹的眉宇之间陡然跳动了一下，他察觉到了一丝变化。

“那条VKP的狗来了，你看我如何对付他！”

尽力摒住自己暗之力的罗森坎特兹蹑足走到门口，以坚硬的剑柄对准那扇门，静静等待。

…………

大圣堂中的敌人愈发强大，阿什雷每一次战斗都赢得异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走进神殿的阿什雷身上已是伤痕累累，即使恢复咒语也无法完全祛除那些伤痛。这些痛楚让阿什雷没有刚刚进入雷阿蒙德时那么敏锐，他因此没有躲开罗森坎特兹的伏击。

推开门的瞬间，剑柄宛如一道从天而降的流星，直接砸中阿什雷的后脑。

罗森坎特兹能打倒西德尼，自然也能打倒阿什雷。这一击将阿什雷打翻在地，尚未来得及起身，罗森坎特兹又以剑柄向下砸来。

被再次击中胸口的阿什雷发出重重的喘息声，他发现距自己不远处就是躺在地上的西德尼。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罗森坎特兹在这种时候丝毫没有掩饰脸上的得意神情，一脚踢向阿什雷的胸口，随后转身走向德尼。

“这就是你所谓的‘继承人’？你还是睁开眼睛看清楚吧，西德尼，我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哈迪恩已经快要死了，接着就是巴尔德鲁那个老家伙。还有你西德尼，我想你也快要死了吧？难道你想把这里白白送给主教他们那些混蛋吗？我想你不会的！至少咱们都是一样忍耐了那么久的艰难困苦，我想你还是会把这里送给我吧？西德尼，时间快到了，我以你的名字继承这个遗产你看怎么样？我们现在就开始仪式吧，封我为的继承人吧！”

罗森坎特兹双目射出狂热之色，终于吐露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阿什雷吃惊地抬头看着那个曾经同在危机处理班里工作过的人，不明白他为何会变成这样。

这就是贪婪和欲望的力量吗？

西德尼抬头看了一眼罗森坎特兹，眼神依旧充满嘲笑：“我觉得封你做‘蠕虫’更适合一点，因为你就像蠕虫一样，在尘土里蠢蠢欲动！”

“胡说！”

罗森坎特兹被西德尼的轻蔑激怒到了狂躁的地步，手中骑士剑闪过一道银光，已斩下西德尼的右臂。

“那你就继续不朽下去吧……让我来帮你减轻一点负担，你看如何？哈哈哈哈……”

罗森坎特兹的笑声尚未结束，本来重伤倒地的西德尼却忽然笔直站起来，手中还拿着自己被斩掉的右臂。

“你……”

“我早就将自己奉献给神了。”西德尼面无表情地看着罗森坎特兹，“但是现在也许我需要你做为祭品。”

让人更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西德尼竟将自己已掉落的右臂轻松安回到肩膀上。年轻的教宗一步一步逼近罗森坎特兹，右手仿佛为了证明活力似的在空中轻轻挥动。

“你，你根本伤害不了我……”

“这种争论毫无意义。”西德尼以怜悯之姿看着眼前的男子，“我不会杀你，不过这里是雷阿蒙德，而且……现在你站在什么地方？神殿……”

罗森坎特兹终于感到了恐惧，这个看似柔弱的西德尼到底蕴藏了多少秘密和力量，他已经不敢去想象。一步步后退的罗森坎特兹退到了墙角，却没发现墙角的神像那一双眼睛正在诡异地转动。

一道白光骤然闪过。

无与伦比华丽的一刀，透过罗森坎特兹的身体融入到空气中。刀锋没有任何阻隔地切开了罗森坎特兹的身体，将这名一直梦想成为雷阿蒙德主人的男子斩成两截。

“你给我一刀，我还你一刀。”西德尼依然面无表情地看着罗森坎特兹的尸体慢慢化成灰烬，自己则缓缓漂浮到空中，“阿什雷，你要小心了！”

刚刚站起来的阿什雷这才发现，那神像杀死罗森坎特兹之后似乎朝着自己一步步走来，

“这座城市交给你了，危机化解者！他所蕴藏的一切力量都交给你了，你赶快行动吧！”

“这座城市让人讨厌，还是留给你吧。”阿什雷对着空中西德尼说道，“莫罗丝在哪里？”

“你还有机会去救他们……你的妻儿。如果你真的见到了他们，就去忏悔吧……”

西德尼离去了，留下阿什雷独自一人面对冰冷坚硬的石像。

还有那惊鸿一闪的刀光。

神像历经千年风雨，本身已被腐蚀得腐朽不堪，应该是一股幽魂或力量附身其上，才变得动作灵活又坚韧。阿什雷在神像走向自己的几秒钟内犹豫了一下，最终掏出圣印骑士团手中缴获的手锤。

这种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时间可以浪费，阿什雷决定速战速决。

转眼间神像已冲至阿什雷跟前，刀起刀落。阿什雷想都没想便以手臂上的小盾格住声势如虹的斩击，向前一个翻滚到了神像背后。

对准神像头颈的位置，阿什雷奋力砸下！

“咣当”一声，一股无声波纹挡住了阿什雷的武器，这次攻击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却引来石像的反手一击。

阿什雷身体向后轻仰，再次避开锋利无比的刀锋，手锤朝着刀柄砸去。

“不管什么生物，必有一处薄弱。”

“嗡”地一声，阿什雷手中的锤子再次被反弹，那巨大的雕像手上刀光再现。

阿什雷再一次以手上小盾格挡，手锤毫不犹豫地砸向石像的双脚。刚才神像动作迅猛，让阿什雷怀疑所有暗之力都集中在神像上半部分，下半部分防御

必然偏弱。

这一次阿什雷猜对了。

石粉飞扬中，阿什雷觉得自己手臂发麻，那神像的脚部残缺了一块，战斗至此再无悬念。

阿什雷依旧引诱石像率先动手，自己的左手仍以纯钢盾牌格挡对方攻击，同时抓住机会反击。几个回合下来，神像双脚尽毁，只能在原地蠕动。

阿什雷看了不能移动的神像一眼，扭头便走，没有半分犹豫。

大圣堂仍有许多事要去做，这番战斗让阿什雷明白了，自己似乎真的必须去承担某种责任。

西德尼赶到大圣堂四层的时候，哈迪恩已经奄奄一息了。基尔邓斯特面容中带着一丝庄严，看着西德尼赶到，圣印骑士团长嗤笑一声。

“我们等你很久了，西德尼。”

“我会解决一切问题的。”西德尼依然很镇定，即使看到自己战友身负重伤。

“你欺骗了自己朋友多少年？”基尔邓斯特嘲笑地看着西德尼，“你把战友们当作傀儡一样耍着玩，现在又抛弃了他们……告诉我吧西德尼，这样的仪式需要什么样的灵魂？如果你不说，我就让你死在我面前。”

西德尼看了一眼说话已经断断续续的哈迪恩一眼，有些无奈：“你真的想成为愚蠢教会的牺牲品吗？”

基尔邓斯特手中一道冲击波射出，将西德尼打得嘴角流出鲜血。西德尼没有在乎这个，继续注视着圣印骑士团长，期待他的回答。

“哈哈哈哈……不是为了教会啊西德尼，是为了革命！一阵把这大地上的痼疾都清除掉的清风。如今我们的王国已经伤痕累累，这都是那些混蛋们的把戏，那些只配做奴隶的奸商。他们偷走人们的梦想，将之扭曲成噩梦，他们只会推卸责任，全都一事无成……我们必须清理堕落，这世上一定有公正不偏倚的正义，而维持这种正义，需要利用恐惧。”

“你的准则已经被扭曲，这种准则无法衡量人类的生命……”西德尼一语道破对方的谎言，“暴君总是孤单的，被一群油嘴滑舌的吸血鬼包围着，播撒的是痛苦，收获的是死亡。”

“这个世界不需要生人，那些可怜虫也不需要救赎，我们只要解决根源就好！”基尔邓斯特反驳道，“你也是领袖，你就没有想过自己做事的后果吗？”

西德尼冷笑：“在我的梦里，暴君的手扼住天下人的喉咙，让他们窒息，他却对自己的愚蠢视而不见。”

基尔邓斯特似乎没有耐心跟西德尼继续辩论下去，两个同为领袖的人物谁也无法说服谁，他只有举起手中的剑遥指西德尼。

“闹剧该收场了，我有我的打算。”

“如果我说‘不’呢？”西德尼依然镇定地看着基尔邓斯特。

“那我就以我自己的双手，夺取你应该付给我的报酬，就好像对你的手下那样……”

基尔邓斯特的话让西德尼看了一眼伤痕累累的哈迪恩。这时一直没有张口的莫罗丝忽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西德尼想起了二十五年前的大地震。

“如果灵魂不可靠，仪式就是徒劳

的，能带来的只有灾难！”

此时漂浮石送来了另外一个圣印骑士团战士，赫然就是基尔邓斯特的情人莎曼塔。莎曼塔的到来让基尔邓斯特分了一瞬的神，西德尼瞬间释放出一股强力冲击，将莎曼塔弹向另外一边。

“哈迪恩，我们去安全的地方，到有光明的地方……”

“等等……你不是打算帮助公爵……你的父亲吗？”哈迪恩不明白西德尼在想什么，刚提出自己的问题，西德尼已吟唱完毕了传送魔法。

“Delta-Ecksis！”

一个巨大的魔法阵笼罩在众人头顶，就在这一瞬间，本应转头去救助自己情人的基尔邓斯特忽然飞身扑来，一剑穿透了西德尼的心脏。

被基尔邓斯特刺穿的西德尼留在了原地，其余三人都被传送出去，圣印骑士团也无法追踪西德尼的传送术。

“也许我不能杀死你这个所谓的‘不朽’，可是你背上的血涂之罪，应该成为我的奖品了吧？”

看着重伤倒地的西德尼，基尔邓斯特脸上难得地露出一丝笑容。低头开始仔细地用利刃在西德尼背后收割自己想要的东西。

难以名状的鲜血和痛苦染满了整个房间，心脏被刺中的西德尼没有丝毫力气反抗，只能在基尔邓斯特的暗之力压制下默默忍耐。

过了良久，基尔邓斯特长出了一口气，将西德尼的身体甩在地上，高举着一块人皮离开了。

莎曼塔看了一眼西德尼，快步跟在基尔邓斯特的身后。

圣印骑士团的人离去不久之后，阿什雷终于赶到。阿什雷推开门就看到在插满了蜡烛的房间里，西德尼浑身是血，独自一人痛苦地躺在角落里。

犹豫了一下之后，阿什雷跑过去扶起西德尼：“怎么了？”

“你……来晚了。”西德尼看着阿什雷，虚弱地说，“不用担心莫罗丝，我已经把她送到安全的地方，她会没事的……”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阿什雷忽然觉得自己手中全都是血，向西德尼背后看去，这才发现西德尼背后满是血污，那个双刃纹身已不见踪影。

“这是……基尔邓斯特干的好事……”

阿什雷再次抬头，发现一个幼童的幻影出现在房间中央，那个幼童和约舒亚相貌极似，脸上带着稚气又执着的表情。

“我要帮助我爸爸……这座城市是他惟一的希望。”

阿什雷大感震惊：“你是公爵的私生子？那么约舒亚是你弟弟？”

“你都看见了……”西德尼虚弱地应了一声。

那个幼童的影子继续说道：“我要帮助我爸爸，因为他在我小的时候帮助过我。”

配合自己的幼年幻像，西德尼断断续续说道：“我父亲希望这座城市能够毁灭，即使那样就等于是宣布了他自己的死亡。所以他一直恳求我……不要让那些人……得到力量。阻止基尔邓斯特的阴谋，那些渴求暗之力的人们不可能控制得了这种力量。你必须阻止他，杀死他……在他的灵魂没有被黑暗吞没之前。”

阿什雷觉得自己似乎明白了什么，点点头问道："那他现在在哪里？"

西德尼向上指了指。

"我知道了。"

阿什雷放下西德尼，整理好身上的武器，站在蜡烛旁默默祈祷之后，动身了。

大圣堂的穹顶上，时间已是清晨时分。基尔邓斯特手持一块人皮站在魔法阵中央遥望天际，眼神中的尊贵和从容皆已不见，只剩下狂热的期待。

"亲爱的，来庆祝一下吧……"

跟随基尔邓斯特前来这里的莎曼塔温柔恭顺地吻住基尔邓斯特，几秒钟之后，她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呼吸开始急促。基尔邓斯特将自己的唇挪开，一丝血水顺着莎曼塔的嘴角缓缓流下。

离开了莎曼塔的嘴唇，基尔邓斯特赤裸的上身开始浮现复杂的双刃图案，那图案就是刚才他手中人皮上的纹身！

"亲爱的，原谅我吧，你的灵魂是最合适的，我的理想需要一个牺牲品……"基尔邓斯特面容如常地逼近莎曼塔。

脆弱的神官女战士脸上一片死寂："原来你的梦想里从来……就没有过我的位置！"

后退到了魔法阵边缘的莎曼塔摇晃了一下。基尔邓斯特看在眼里，继续逼近女神官战士："我爱你，莎曼塔，上天就是我的证人。"

莎曼塔悲凉地笑了一下："我也曾经这么认为……"话没说完，女神官战士便向后跌去，身体从巨大的魔法阵上摔落地面。

下一个瞬间，魔法阵发出暖洋洋的粉红色光芒，将基尔邓斯特笼罩在其中。一股股暗之力自大圣堂涌出，沉寂了二十五年的城市再一次因血涂之罪而牵动了全部的力量。

基尔邓斯特有些兴奋地看着自己的双手，感觉力量的不断吸入。

就在此时，阿什雷自楼下一跃而上，踏入魔法阵中央。

"基尔邓斯特！"阿什雷提着蓄满的弩箭，对准了那个怪物一般的圣印骑士团长，"我必须杀死你！"

"来吧，你的死将是我的重生，我们一起来庆祝这一次盛宴吧！"

双目雪白的基尔邓斯特浑身变得漆黑无比，朝着阿什雷俯冲而来，手中也持一把金色弩箭，激射出数道白光。

阿什雷向后飞身一跃，避开弩箭的同时手中连射四发弩箭，同时抄起短匕扑向黑暗基尔邓斯特。

基尔邓斯特即使身为暗之力源泉，依然不敢硬接阿什雷射来的弩箭，闪身避开之际被阿什雷抓住了破绽。

匕首划过一道短暂的闪电，刺入基尔邓斯特肩头。阿什雷反手抽出自己最爱的长刀，一刀斩向基尔邓斯特手中那只金色小弩。

在雷阿蒙德被激昂起来的战斗情绪左右着阿什雷。此时阿什雷却感觉不到一丝兴奋，对时空的重新理解让他在高速挥动手中武器时依然能看清对方的每一个动作。

——这是每一次扪心自问后又再坚持的结果吗？

——这就是你的试炼吗？西德尼？

虽然心中有着这些疑问，也并不能

让阿什雷的动作慢下半分，手中长刀差点将黑暗基尔邓斯特的武器震下之后，刀锋又继续紧紧跟随黑暗基尔邓斯特，丝毫不放。

阿什雷的脚步重重踏在魔法阵上，每一步都足够跟上基尔邓斯特的后退和闪避，每一刀都有着能毁灭魔神的威力。这样的力量就连黑暗化的基尔邓斯特也大感惊奇，阿什雷拥有的力量似乎一点也不比继承了雷阿蒙德遗产的自己差。

阿什雷的长刀又一次贴着基尔邓斯特的致命处飞速掠过，长期在死亡边缘打转的危机化解者比起高高在上的骑士团长，技巧似乎更加纯熟，能力也更加出色。

在阿什雷的步步紧逼之下，基尔邓斯特决意使用魔法解决这个麻烦的危机化解者，随着手中指尖形状不断变化，一道道魔法电流自基尔邓斯特手中升腾而起。

这一瞬间，黑暗的基尔邓斯特的脸上露出微笑，他觉得自己胜利了。

感觉到魔法波动的阿什雷没有停止攻击，反倒将手中长刀更卖力地劈向黑暗基尔邓斯特，口中却喊出了一个让基尔邓斯特永生难忘的字。

“光！”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一蓬雪白的光芒自空中陡然亮出，刹那间击破了魔法阵带来的无穷黑暗，照在阿什雷脸上，也照在黑暗基尔邓斯特脸上。

阿什雷比基尔邓斯特更早想到了要用魔法解决战斗，他用了一个光魔法！

那是所有雷阿蒙德生物都惧怕的光魔法！

光芒照耀下，阿什雷仿佛自天空降落的神使一般，一刀劈向几乎闭上双眼惨叫的基尔邓斯特。

黑暗与光明，

正义与卑鄙。

这世间永远有无法对立之事，阿什雷坚决又镇定地将手中的武器砍在敌人脖颈上，砍断了基尔邓斯特的血管和气管，砍出一道如箭血柱。

血溅了阿什雷一脸，阿什雷脸色丝毫未变，将长刀收回换上了双手骑士剑。

骑士剑上古拙的文字铭刻着骑士的信条，正义之心也许只在这上面才能体现，也许这世间已经没有公理和正义。

但至少还有果断坚决的人们，生活在其间。

基尔邓斯特的惨叫声中，那光魔法的威力已经渐渐消失，阿什雷一剑刺入基尔邓斯特胸口，仿佛基尔邓斯特曾经刺入哈迪恩和西德尼胸口一般。

“结束吧，这一切。”

淡淡说完这句话，阿什雷依然坚持着用手中的骑士剑给基尔邓斯特更多的致命攻击，一直到对方连惨叫都发不出为止。

基尔邓斯特的身体终于承受不住这些强烈的致命攻击，身体发出道道粉红色光芒，似乎要开始爆炸一般。

阿什雷望着自己的敌人，忽然觉得似乎有什么力量依然在涌动。

“忘记那些使你痛苦的回忆吧……那已经迷失在时空中的记忆不能挽回，让它去吧，剩下的只有悔恨而已……”

一个声音在虚空中响起，阿什雷只觉得眼前一片雪亮，自己竟被拉入一个纯白色的空间之中，这个空间和西德尼

窥探自己记忆时的那一切极其相似。

“这世间有许多事就是如此……你失去了妻儿也好，亲手毁灭了一个无辜的家庭也好，死去的人都不能复生。”那个声音继续回响，似乎熟悉的人，又仿佛如此陌生。

阿什雷猛然回头，却发现基尔邓斯特站在自己身边，那个基尔邓斯特的影子看着阿什雷，不知道想要说什么。

“你的双手沾满鲜血，不管这是不是真的，你的罪恶永远不会消失。”神秘的声音再度响起。

阿什雷的眼前的景象再一次转换，这一次他看到了自己的妻子蒂亚，蒂亚的尸体躺在地上，鲜血缓缓流淌，延绵在地面上。

“从过去的阴影里解放出来吧，将自己的目光投向美好的未来！阿什雷，回来吧！”遥远的声音继续出现，仿佛在劝慰阿什雷。

阿什雷再一次看到了曾经杀死妻女的影子，那黑影完全漆黑看不清面容，正朝着自己走来。

犹豫了一下，阿什雷也开始向着自己的影子走过去。

“没有出生就无所谓成长。没有过去的立足点，我们就不能走向未来。”

这一次声音铿锵有力，将阿什雷猛然唤回到自己的思绪中。刹那间阿什雷明白了西德尼一直以来向自己展示记忆的用意，也明白了自己记忆中存在的那些往事真相。

自己的妻儿并非死在自己手上，自己也确实曾经双手沾满无辜者的鲜血。杀害与被杀害之后自己选择了遗忘，如今这一切都已被记起，这一切自己也能坦然面对。

“滚开吧，黑暗！”

在阿什雷的怒吼声中，那一幕熟悉的画面又回来了，儿子马尔科和妻子蒂亚出现在自己面前。蓝天白云之下，那棵大树的荫凉点点落在自己身上，阿什雷深情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他知道一切都和往日不同了。

“原谅我，我让你们觉得孤单了……”

蒂亚温柔地凝视着自己的丈夫：“你已经为我们尽力了，那是一段很短的时光，但是我们能和你在一起很开心……你给了我们最值得回忆的一份爱。”

“不要伤心，爸爸，我都没有哭，你看……”儿子马尔科也安慰父亲。

“我知道，但是这……”阿什雷有些犹豫。

蒂亚将自己的手指紧紧贴在阿什雷的嘴唇上，阻止他继续说下去：“记住了，不要被其他人的话语迷惑，你要相信自己。”

说完，妻子温柔地低头给了丈夫一个长长的吻。和煦的阳光洒落在阿什雷头顶，第一次真正让他觉得心中充满了柔和又温暖的力量。

“我爱你，阿什雷。”蒂亚带着马尔科微笑着凝视阿什雷，消失在虚空之中。

阿什雷仰头看向天际，那个声音似乎又回来了：“归来吧，阿什雷·雷奥特，你的故事还未完结……”

——是的，还有故事未完结，还有责任没有尽到。

再度睁开双眼的阿什雷已经看不到

即将升起的朝阳，也看不到雷阿蒙德的城市轮廓。无尽的黑暗之中，一个巨大的魔法阵将阿什雷困在中央，本应炸裂的基尔邓斯特漂浮在魔法阵外围，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吾为暗天使！”空中漂浮的“基尔邓斯特”低声嘶吼，一双黑色羽翼隐隐显现背后，双手之中没有任何武器，却闪烁着不断变幻的魔法光芒，“吾为雷阿蒙德的掌握者！”

阿什雷没有说话，只是干净利落地抽出自己的武器，对准了那个距离自己尚有一段距离的暗天使。

这是暗之力拥有者之间的对决。

再也没有犹豫，再也没有彷徨，更没有悔恨和痛苦。阿什雷终于明白了，自己之前的坚定和现在的坚定已经完全不同。

如今的自己，已经拥有了这世间除了执着正义之外最强大的力量。

那是爱，也是雷阿蒙德成为魔都的原因。

暗天使在空中漂浮，远远超过阿什雷所能触及的范围。阿什雷将刚才废弃不用的自动弓再次举起，瞄准那不断晃动的暗天使。

嗖嗖嗖几道细光，阿什雷明知射不中对方，却还是不动声色地持续用弩箭向暗天使攻击，为的是找出对方的弱点和缺陷。

暗天使再不像暗之基尔邓斯特那般容易解决，阿什雷的手中武器不仅无法射中，暗天使甚至还在闪避的同时发动了淡紫色的不知名魔法。

“来吧，快来领悟死亡与痛苦之真谛！”

一道魔法光芒自暗天使手中飞出，牢牢罩在阿什雷的头顶，瞬间渗入他体内。从未有过的剧痛让阿什雷手腕破天荒一抖，手中弩箭跌落在魔法阵上。

“这魔法能够直接侵蚀灵魂，慢慢享受吧！”

“你以为我会屈服么？”

剧痛之中，阿什雷抬头怒视暗天使，双眸之中没有丝毫的动摇。那道淡紫色光芒在阿什雷身体周围耸动了片刻，骤然消散在空中。

“你？！”暗天使骤见自己的魔法无效，心中大惊。

阿什雷笑了，这是他自进入魔都雷阿蒙德以来首次露出笑容。

“你永远不会懂得，什么是不屈的灵魂！”阿什雷站直身体，高声喊道，“你的灵魂肮脏又卑贱，只能沦为黑暗的工具，被它吞噬！”

“可笑，我让你知道什么是强大！”

恼怒的暗天使双手交替，发出道道光波射向魔法阵中央。阿什雷以迅疾灵逸的身姿



巧妙地闪避着，纵然如此仍有不少冲击尾扫到阿什雷，打出斑斑鲜血。

两人一个在魔法阵外，一个在魔法阵内，就这样互相僵持着。

暗天使知道自己不能给阿什雷机会，阿什雷也知道自己不能被暗天使击倒，必须等待机会。

在这魔法阵内，似乎连时光都停了下来。阿什雷不断抵抗着暗天使自魔法阵外射来的光波，脸上的表情始终未曾改变。

弩箭早就被阿什雷抛掉，他换上了自己最擅长的长刀。这把刀跟随阿什雷多年，曾经斩杀过无数生灵。阿什雷既然不必割舍过去，自然也不用放弃承载记忆的武器。

“人类，你的未来将在这里终结。”

暗天使连续的魔法冲击始终不能正中阿什雷身体，让本性依然是基尔邓斯特的它终于有了一丝急躁。

阿什雷眉头微微颤抖了一下，左手向背后慢慢摸去。

——这一切应该有个终结了。

“我来彻底解脱你吧！”

暗天使翱翔天际，又以极快的速度俯冲下来，双手宛如金属铸成，笔直抓向阿什雷心脏！

就是这一瞬间！

阿什雷瞬间爆发出体内的“暗之力”，刚才一直示弱的身躯陡然强壮了许多，伤痕隐隐淡去。“暗之力”配合VKP的杀人技巧，阿什雷觉得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因自己力量的提升而慢了下来。

暗天使的疾冲刚刚到达面前，阿什雷手中长刀已高高举起。

暗天使双手刺中阿什雷胸膛，阿什雷手中长刀奋力落下！

发觉自己被伏击，暗天使想要后退，却来不及了。

阿什雷的长刀反拿，勾住暗天使脖颈，另一手上锋利的长矛已带着武器积攒的精魂刺向暗天使。

即使不能杀死暗天使，也要让它成为不完全之死。阿什雷心中笃定无比，放开长刀飞身一脚，将暗天使踹落地面。

“没有下一个瞬间了。”

阿什雷冷静地自言自语，所携武器不断招呼在暗天使身上，让这暗之力源泉的拥有者竟毫无反击之力！

“你忘记了，我也拥有暗之力，我可以伤害到你。”

阿什雷干净利落地将手中的骑士剑一次又一次刺入暗天使的体内，仿佛那只是用来练习的一块石板，或者……一具雕像。

在雨点一般的武器伤害下，暗天使怒嚎一声，双手爆出一个巨大的魔法光球，轰然一声炸裂，将自己和阿什雷隔开来。

挣扎着从地面爬起的暗天使昂头看着阿什雷，缓缓再度飞向空中。只要到了魔法阵外，阿什雷就再也不能对自己如何了。

被魔法轰倒在地的阿什雷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轻声念了一句咒语。

四枚光球出现在暗天使周围，悄无声息地击中正在向上飞翔的暗天使。

“逃走，可不是堂堂骑士团长的行为……”

一跃而起的阿什雷将最后一件武器插入暗天使的后背，像是欣赏一件杰作一样看着暗天使自天空中缓缓落下。

“没有武器了？”阿什雷自言自语，“那么应该还有这个！”

坚硬的拳头砸在暗天使脸上，砸在精英意识的基尔邓斯特脸上。那种痛楚超过了任何武器穿透身体，也超过了任何魔法渗入灵魂。

坚强不屈的灵魂用拳头证明了自己的强大，将暗天使的希望彻底击溃。

“毁灭吧！堕落的灵魂！”

随着阿什雷愤怒的拳头不断挥出，身体内部不断颤抖的暗天使让阿什雷感觉到那股能量的巨大变化。

阿什雷开始缓步后退，远离这个被暗之力吞噬的敌人。

随着一阵阵微小的爆炸，粉红色光芒自暗天使基尔邓斯特体内不断射出，一阵阵让人眩晕的光芒充斥在视野之中。阿什雷知道那是能量在向周围游走，这一切都将走到尽头。

雷阿蒙德开始坍塌，暗天使开始自我毁灭。望着这一切，阿什雷心中一片平静，一个血红色的纹身在他赤裸的背后慢慢浮现。

那是……血涂之罪。

…………

——游走在城市之中的怪兽们慌乱地四处走动，不知该走向何方。

——神官战士们在城市的角落里也感觉到了毁灭的味道，泰格帮妮莎挡住了格里斯姆，让妮莎独自逃生：“老朋友，让我们一起走向毁灭吧！”

——西德尼在魔法阵中央翻了个身，微微笑了：“好样的，阿什雷。”

酒窖附近，搀扶着哈迪恩的莫罗丝和约舒亚已经逃出雷阿蒙德。只是哈迪恩似乎伤得过于厉害，已经没有力气再说话。

莫罗丝看着雷阿蒙德在地震中再度被毁灭，朝阳的光似乎就要慢慢来临了。忽然约舒亚的小手过来拉动莫罗丝，似乎是哈迪恩快不行了。

“不要啊，哈迪恩，都走到这里了，不要走呀！你留下来！”

仿佛是为了召唤哈迪恩即将离去的灵魂，从未开口说话的约舒亚开始哭喊着扑到哈迪恩的怀里。

“你终于说话了……”哈迪恩宽慰地看着自己照顾的西德尼胞弟，叹息道，“让你经历那种恐惧……真对不起……”

没有再说出任何话来，哈迪恩悄然闭上双眼，离开了这个世界。如同雷阿蒙德里所有人一样，他的身体在空中化成了灰烬，飘散无踪。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却无法阻止的约舒亚抱着莫罗丝大声哭泣起来，那哭声让莫罗丝心中也跟着惆怅无比。

遥望天际，似乎第一缕晨光已经来临。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莫罗丝想着这一天一夜之间发生的事，一时间百味交杂。不知道阿什雷如何了，不知道这件事将如何收场，也不知道这一切最终将走向何方……

尾声

一个星期后，公爵在行宫神秘身亡，阿什雷是头号嫌犯。通缉阿什雷的通缉令贴在城市的每个角落，王国里到处流传着VKP派人暗杀公爵的传闻。

没有人知道那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只有阿什雷自己知道，最后阿什雷

终于如愿成为得知真相的人。

被血涂之罪诅咒的一家人，终于没有让约舒亚继承血涂之罪，家族的罪孽在阿什雷身上彻底终结。

当年雷阿蒙德被失败的召唤仪式所毁，公爵以五千人陪葬的惨剧换回幼年西德尼的生命，他却因此失去四肢。契约的结果是公爵和西德尼共同被血涂之罪诅咒，父子的命运连为一体。自此本身具有梅伦坎普血脉的西德尼成为预言者，拥有了先知力量。公爵也因此拥有了被暗之力控制的雷阿蒙德，成为魔都的领袖。

如今公爵病重，西德尼想要挽救公爵的生命，妄图牺牲自己重新签订契约，让父亲获得重生。西德尼想到的签约者是自己的胞弟约舒亚，公爵却并不同意这种做法。

“雷阿蒙德牺牲了五千多人的生命，不能将这城市交给不法者，也不能让这诅咒永远继承给家族。”公爵说服了自己的儿子，“约舒亚是无辜的，我也并不指望不死，还是寻找合适的继承者吧。”

公爵府的事件本身是寻找继承者的开端，阿什雷自此跃入西德尼视线，成为西德尼心中理想的继承者。经过魔都的不断锤炼之后，西德尼认定阿什雷从灵魂到身体都是最适合继承血涂之罪的人，因此放心设计了让阿什雷继承血涂之罪的路径。

最终，阿什雷打败了被黑暗之力吞噬的基尔邓斯特，成为血涂之罪的新主人，拥有了一切先知力量。

尚未结束自己任务的西德尼在魔都崩坏的一个星期后，带着匕首前往公爵行宫。利用先知力量幻化成阿什雷的西德尼和公爵父子相认之后，共同赴死。只要自己死去，就能彻底阻断血涂之罪对家族的诅咒，这是为了约舒亚的未来着想，也是对雷阿蒙德二十五年前惨剧的赎罪。

所有人都看到是“阿什雷”进入了公爵行宫，公爵身死之后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阿什雷。

通过先知力量了解了一切的阿什雷对此并不在意。雷阿蒙德的事件终于得以圆满解决，阿什雷也解开了自己心中的郁结。再看这个世界的时候，阿什雷的眼中多了几分温和平静。

独自走在城市的街道上，阿什雷遥望墙上的通缉令，知道是该自己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因为公爵的死亡，城市里充满了各种巡逻者。阿什雷平静地幻化成凯尔·莫罗丝的模样，公然从公爵行宫附近走过。

也许真正的流浪才刚刚开始，也许一切宿命不过是一种巧合。

阿什雷凝望远方，心中想起妻子那临别一吻，快步朝前走去。

无论过去怎样，立足于过去走向未来，才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

黑夜之中，微暗的灯光仿佛一条无限绵长的路，伸向远方。

全文完

The End

ODIN SPHERE 奥丁领域

文／卡伦　编／暗星



格温多琳 Gwendolyn

北方大国拉格纳尼布尔的公主，魔王奥丁的二女。手持魔晶具——尼贝龙根之枪的她在战场上被敌人敬畏地称为“奥丁的魔女”，但生活中的格温多琳却是一个善良坚强的女孩。她非常尊敬自己的父亲，为了父亲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薇尔维特 Velvet

原瓦伦蒂亚王国的公主，当瓦伦蒂亚于一夜间神秘亡国后，她与哥哥英格维一同过上了隐居生活。虽然死去的母亲曾预言其将在诅咒中死亡，但薇尔维特依然决心勇敢面对自己的命运。她的魔晶具——芬利尔之链是瓦伦蒂亚王国留下的遗产。





奥斯瓦尔特 Oswald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冷酷战士，梅尔文亲王的养子。拥有魔晶具——诅咒之剑格拉姆的他在战场上有着“黑色剑士”的称号，而其实力之强在整块大陆上都鲜有匹敌者。虽然平日里总是沉默寡言，但奥斯瓦尔特其实有着一颗炙热的心。



奥丁

拉格纳尼布尔王国的国王，格温多琳和格丽赛达的父亲。冷酷的奥丁以其强大的魔法力和卓越的决断力闻名于世，“魔王”之名在整个大陆上如雷贯耳，而他也是最强魔晶具——雷神之锤巴罗尔的主人。



格丽赛达

格温多琳的姐姐，勇猛的她在每次战斗时都会身先士卒地冲在最前面，因此深受部下的拥护和信赖。在上次战斗中，她为了掩护部下撤退而在与奥斯瓦尔特的交战中使出了禁忌的力量，最后力尽而亡。



英格维

薇尔维特的双胞胎哥哥，为了达成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一直抱持着独善其身的思想。



梅尔文

林克菲尔德的亲王，阿珐莉亚女王的侄子，同时也是奥斯瓦尔特的养父。冷静且足智多谋的他一直深受女王和臣民的信赖。



乌尔佐

三贤者之一，铁达尼亚的宫廷魔法师，深受铁达尼亚王埃德蒙多的信赖。



布利甘

拉格纳尼布尔军的一员猛将，狂暴傲慢，嗜酒成性。

前情概要

自古以来，艾里昂大陆上就一直流传着灭世的预言：世界将因兽、炎、死之王、大釜、龙这五个灾祸而灭亡。

大陆最强国瓦伦蒂亚在能够将魔素制造成魔晶的结晶炉科尔德隆暴走事件中灭亡，而意图得到结晶炉的拉格纳尼布尔王国与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间的战争也自此开始。在经过了长达七年的纷争后，原瓦伦蒂亚王斯卡特里从死之国重返人间，破灭的乐曲也由此开始奏响。

被诅咒为兽人的铁达尼亚王国王子康尼琉斯，他的目的是令自己的身体复原，并与恋人薇尔维特重逢。

亡国的瓦伦蒂亚公主薇尔维特，她的梦想是解析出从死去的卡隆王那里得到的卷宗真相，打破自己将死的诅咒。

拉格纳尼布尔的公主格温多琳，她继承了死去的姐姐留下的尼贝龙根之枪，一心想得到父王奥丁的爱。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小公主梅赛德丝，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将会担负的重任，生活在即将结束的幸福与喜悦中。

持有魔剑格拉姆的黑色剑士奥斯瓦尔特，他没有任何梦想与希望，只是为了生存，为了义父梅尔文而战。但是，当与格温多琳初遇后，他的心中却萌生了异样的悸动。

那时没有人能够预想到，这五位少年少女会给整个艾里昂大陆带来多大的剧变……

第二章 破灭的序曲

第1节 格温多琳

艾里昂历2147年8月11日，为夺取安置在原瓦伦蒂亚首都赫尔斯堡遗址中的结晶炉科尔德隆，拉格纳尼布尔王奥丁率大军向驻扎在那里的妖精之国守军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猛烈进攻。

由于未曾想到拉格纳尼布尔会调动镇守在死之国边境以及东方的精锐部队，措手不及的妖精军在开战的前三天内遭受了沉重打击，十余个重要据点都落入敌方手中。但就在奥丁所率领的主力军离结晶炉只有五公里之遥时，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了。

妖精女王阿珐莉亚御驾亲征的消息大大鼓舞了林克菲尔德军的士气，而地龙贝利亚与黑色剑士奥斯瓦尔特这两大强援加入战场更是令战局得以彻底扭转。

在客座魔法顾问维尔多的魔法支援下，上古三龙之一的贝利亚轻而易举便消灭了女武神数千人之多，并直接导致了拉格纳尼布尔军的全面撤退。但与其相比，梅尔文亲王的养子——黑色剑士奥斯瓦尔特所取得的战绩更令全军欣喜若狂。

虽然在战事记录中，他杀死的敌军只有一人，但在妖精的心目中，这个人的分量却远远胜过数千数万名魔王军。

在此之前，那位手持圣枪，被称为“奥丁的魔女”的女武神曾令林克菲尔德军闻风丧胆，直接或间接死于她手下的将士更是不计其数。不过，从今以后他们再也不用为此担心了。

奥丁王的长女，深受国民爱戴的大公主格丽赛达战死沙场。

当这个消息传来时，整个拉格纳尼布尔都为之震动了。

在拉格纳尼布尔人心目中，身披紫色盔甲，高高飞舞于天空之上的这位女武神几乎如同军神一般，他们根本无法想象这样美丽的公主也会有败北的一刻，更无法想象自己会亲眼见证这场悲剧。

所以，当载着格丽赛达遗体的水晶棺被护送至王城时，整个尼比欧拉波利斯都笼罩在忧郁的气氛中。无数得知消息的市民默默守候在大道两旁，想要再看他们最喜爱敬重的女武神最后一眼。

英灵殿的大钟被敲响了，沉重的钟声回荡在王城上空，也一下下敲击着所有市民那颗悲伤的心。

当代表着女武神最高荣誉的第二十一声钟声平息时，水晶棺恰好被送进英灵殿中。随之紧紧关闭的大门，也彻底标志着格丽赛达与人世的诀别。

而与此同时，在王城最深处的大殿

中，命令所有近侍退下的奥丁正在听取小女儿格温多琳的战情报告。

“此次的强袭战，以最终的结果来看，我军的战绩并不理想……敌方意料之外的援军令原本处于胶着的战态逐渐演变成消耗战，这对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我军造成了沉重打击，尤其是女武神军队更是伤亡惨重，而身为将领的王姐……”

“格丽赛达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继续下面的报告吧。”

格温多琳沉默了片刻，继续说道：“……姐姐为了您英勇地奋战到最后一刻，而这柄长枪就是她当时交托给我的东西……”

奥丁注视着半跪在地上的格温多琳将尼贝龙根之枪高高举过头顶，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脸上似有些动容，但转瞬间又恢复至原本的沉稳肃穆。

“尼贝龙根之枪是我国为最英勇及光荣的战士而制成的魔晶具，从现在起，它就是你的专属武器，希望你能不辱没它的先代主人之名。”他顿了一下，说，“几天后将会再度展开对敌军的全面攻势，这次我会亲自率军征战于最前线。格丽赛达所率领的部队以后归你管辖，下去做好应战的准备吧。”

令奥丁有些意外的是，格温多琳仿佛没听到他最后那句话，没有起身告退，而是依然跪在地上低头一言不发。

“还有什么事吗？”他皱了皱眉头，问道。

格温多琳深吸了一口气，终于下定了决心。她昂起头来，正视着奥丁问道：“父王，王姐牺牲了，您就只有这样的表示吗？”

奥丁的脸色沉了下来，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目光凌厉地注视着自己的女儿。格温多琳被他盯得有些慌乱，不自觉地移开了目光。

“如果我说些什么，就能让格丽赛达重新回来吗？”

奥丁冷冷说道，而后从王座上站起身来，不再理会哑口无言的格温多琳，大踏步地向门外走去。

“我们可没有时间沉溺于悲伤中。”

抛下这句话后，奥丁消失在了门外。而重重关上的房门，以及刚才的那两句话也让格温多琳原本就已失落至极的心情一下子坠入了谷底。她紧咬下唇，死死盯着手中的尼贝龙根之枪，强忍着才没让泪水夺眶而出。

“公主殿下，您还好吗？”

一看到格温多琳从厅内出来，她的兽人侍女米丽丝连忙迎上前来，担心地问道。“刚才奥丁陛下似乎很生气的样子……”

“没什么，米丽丝。已经过去了。”格温多琳努力挤出一丝笑容，“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米丽丝下意识地向四周看了看，低声说：“是布利甘将军……”

一听到这个名字，格温多琳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这个身高三米的红胡子巨人是王国内力气最大的勇士，也是统率狂战士的最高将领。虽然嗜酒成性、狂傲不羁，但由于他在作战方面确实是一把好手，所以奥丁平时也对他的不法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这似乎反而助长了布利甘的嚣张气焰，近来甚至连国王都不怎么看在眼里了。

而更让格温多琳难以忍受的是，姐姐的牺牲可以说与这个男人有直接的关系。按照原本的作战计划，身处后方的布利甘应该率领他的狂战士于开战后不久投入战场，与格丽赛达的女武神军团组成地空混合部队，然后从侧面攻破妖精军的防御圈，以帮助奥丁王统率的主力军突破守护在结晶炉科尔德隆前的独角兽部队。但事实却是，直到格丽赛达的部队被围

困数天后，布利甘和他的狂战士才懒洋洋地从营地出发，还未遇到一名敌军便听到了宣告收兵的号角。

“那个家伙说什么了？”

“……将军似乎是喝醉了，正在女武神军营内发酒疯。他声称格丽赛达殿下的牺牲是咎由自取，是由于贪功冲得太靠前才会陷入了敌军的包围圈，与他毫无关系……”

“胡说！”格温多琳恨恨地骂了一声，“他以为自己能瞒得了谁！那个家伙不就是打算最后时刻再以救世主的身分登场成为英雄吗？整个拉格纳尼布尔都知道他究竟是哪种人，现在竟然还敢诽谤王姐！？”

“除了这个，还有……唔……”

看到米丽丝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格温多琳继续问道，“说吧，他还在那里说什么胡话？”

米丽丝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摇了摇头，“……是一些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公主殿下您……”

“我明白了。”格温多琳打断了女兽人的话，身体因为极度愤怒而微微颤抖着。

布利甘一直对格丽赛达的美色垂涎三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由于高傲的女武神总是对其敬而远之，这令巨人有些恼羞成怒，时不时就会口吐一些对格丽赛达不甚尊重的侮辱性言语，其粗俗程度足以令每个听到的人脸红。当那些话传到格丽赛达耳中时，女武神虽然对此也大为光火，但出于军内团结性的考虑，她最终并没有找布利甘麻烦，而是选择了漠然置之。

但现在格温多琳怎么也无法忍受了，她不敢相信在姐姐为国捐躯后，这个卑鄙的巨人不但没有丝毫悔意，竟然还在背后损人清誉。

“请等等，公主殿下！”

看到格温多琳大踏步走向女武神军营所在的方向时，米丽丝急忙喊道。“我之所以赶来告诉您这件事，就是希望您现在不要去那里啊！请您仔细想一下，格丽赛达殿下的牺牲已经在人民心目中罩上了一层乌云，如果此刻女武神军再与狂战士产生争执的话，那全军的士气都会大大受挫，国王陛下也肯定不会对此善罢甘休的！”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对王姐进行恶毒的毁谤？！”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

“一句古老的东方谚语。纷纷扬扬的雪花不会因乌鸦的鸣叫而改变它的洁白无暇，而无论经历狂风暴雨或是闪电雷鸣，天空的本质永远都会是那美丽的淡蓝色。”

沉默了半晌后，格温多琳轻轻叹息了一声。

“……我知道了。”她低声道，“一个小时内我不会去军营，希望那个家伙不要太得意忘形吧……”

在米丽丝离开后，格温多琳依然站在走廊中，良久一动不动。

她本来是准备前往女武神军营宣布父王的旨意，并提前做好战斗准备，但刚才的那场变故完全打乱了她的计划。

格温多琳站在原地，茫然地看着远方。

突然间，她发现自己已经无处可去了，这世间的一切都仿佛失去了意义。

早在格温多琳只有两岁时，她与格丽赛达的母亲便因重病去世，所以对于格温多琳来说，母亲的形象其实非常模糊。她只是记得身着蓝黑色低胸连衣裙的母亲最喜欢抱着她在花园中散步，以及母亲身上散发出的淡淡百合清香。

大概正是由于母亲早逝的缘故，格温多琳才会将所有的爱都集中到了父王身上。从格温多琳懂事时起，父王奥丁

就是她最尊敬也是最崇拜的人，从旁人那里听到的父王年轻时的那些英勇事迹总是令她浮想联翩、心驰神往。虽然对自己和姐姐一向非常严厉，甚至可以说有些苛刻，但格温多琳从来没有为此而对父王有过丝毫怨言。格温多琳很羡慕，甚至有些嫉妒姐姐，嫉妒她在10岁时就被公认为是王国中最强的女武神，从而被父王亲自赐予圣枪尼贝龙根；嫉妒她在战场上用兵如神，如此得到父王的信赖。

只有变得强大才有资格成为女武神，成为拉格纳尼布尔的战士。

只有变得更加强大才有能力保护父亲，无愧于“奥丁的女儿”的名号。

正是抱着这个坚定的信念，这十余年来，格温多琳才会不分寒冬酷暑苦练战斗技能，期盼有一天能得到父亲的认可，能与姐姐一样得到自己专属的魔晶具。可是，当如今这一刻终于真的到来时，她却迷惘了。

虽然刚才父王冷冷抛下的那两句话听起来很无情，可她能清楚地体会到深深蕴含在其中的痛楚与失落。在那一刻，她仿佛感到父王一下子苍老了很多。那一瞬间的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王者，而只是一位痛失爱女的父亲。可是，这却让格温多琳心中更加难受。因为即使是在现在，她也感觉不到父亲对自己有着一丝一毫的爱。

幼时如此，成为女武神时如此，初次参战时如此，现在，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父王……真的爱我吗？

我……该如此才能得到父王的爱呢？

难道说，只有……

“为了得到父亲的爱而战吗？”

突然，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从背后传入女孩耳中。

“什么人！”

格温多琳急忙回身，紧握尼贝龙根之枪护在胸前。但令她意外的是，面前竟然空空如也，没有发现一个人的身影。

可就在这时，那个声音再度在半空中响了起来。

“说啊，你是为了得到父亲的爱而战吗？”

格温多琳凝神望去，终于发现了声音的主人。那是一只飞舞在她前方上空不远处的蓝色小鸟，但透明的身体令它几乎与空气融为一体，如果不认真看的话很难发现它的存在。

“影法师？”

格温多琳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她幼时就在童话书中看过一个传说。在拉格纳尼布尔王国，每个人自从诞生起便有一个与其异体同心的存在，而那个存在便被称为“影法师”。影法师并不存在于这个位元中，所以只能以没有实体的透明形态出现。善良的影法师会针对同心者内心存在的种种弊端进行谆谆教导，引导她排除前进道路上的荆棘；而邪恶的影法师则会不断在同心者耳旁进行蛊惑，试图将隐藏在其内心深处的黑暗面挖掘并不断扩大，逐渐将同心者引至邪恶之路上。

狂战士的影法师一般会以银狼的形态出现，矮人的影法师是地鼠，而女武神的影法师便是蓝鸟。原本格温多琳一直以为影法师的存在只不过是个传说而已，但没想到如今它真的出现在了自己眼前。

“回答我，你是为了得到父亲的爱而战吗？”

清脆的鸟鸣将格温多琳从惊讶中唤回，她定了定神，看着闪耀着淡淡幽光的蓝鸟沉声道：“不是这样的，我是为了王国和自己的荣誉而战。无论在战场上遭遇了什么，哪怕身心消散于战场中，也是身为女武神必须面对的命运。”

蓝鸟发出了悦耳的笑声，她环绕着格温多琳在上空飞来飞去，扇动的双翼偶尔散发出点点光沫。

“在我面前无须试图掩饰你的内心，那只是你用来支撑自己的言语而已吧？”

它忽然停在格温多琳肩膀上，在其耳旁轻声说道："是不是想死呢？"

格温多琳闻言浑身剧烈一震，蓝鸟顺势再度飞向空中，随之而即的是银铃般的笑声。

"想死吗？想死吗？为了得到宠爱，为了得到你极度渴望的爱，是不是一心想要求死呢？是不是打定主意要在战场上如雪莲花一样绽放消散呢？"

"住口！"

格温多琳愤怒地大喊一声，举起尼贝龙根之枪就向蓝鸟刺去。但鸟儿却轻而易举地避了过去。

"不想承认吗？不要忘记，我是影法师，是你真正的心。"蓝鸟在半空中回舞盘旋着，模仿格温多琳的声音道，"有生以来从未曾得到名为爱的垂青，我真是太可怜了啊……"

"别再说了……"

格温多琳紧紧握着尼贝龙根之枪，带着哭腔低声哀求道。但影法师却丝毫没有理会，而是继续着自己的话语。

"即使你仿效姐姐将生命献回给父亲，他也只会如现在一样对你不屑一顾，真是个可怜的女孩，你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一点。"

"别说了……别说了……求你了……"银发的小公主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双膝一软跪倒在地，掩面抽泣起来。影法师刚才所说的正是她最害怕而又不想相信的事情，一言一语都重重敲击着她内心中最为脆弱的部分，"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

蓝鸟静静地注视着格温多琳，忽然轻轻叹了一口气，身影渐渐消失在了空气中。

沉浸在苦涩与悲伤中的格温多琳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依然跪在地上，一边低声抽泣一边喃喃自语着。

"如果……如果我为了被赋予的使命而牺牲自己，一定就能够得到父王的爱……一定……一定……"

第2节 康尼琉斯

残月浮空，星光闪闪。

微凉的夜风轻吹着郁郁葱葱的树林，以轻微的沙沙声在这安详的夜晚低语着。林间浓密的枝叶令月光只能间或地照射于地，就如同黑缎上的几缕白线。如若于此时侧耳倾听，仿佛可以听见树木花草的窃窃私语，听见小动物的缠绵呼吸。

但就在此时，突如其来的火把、呐喊及纷乱的脚步声却令森林中原本凝滞的黑夜轻轻地搅动了。

一个矮小的兽人拼命地奔跑在丛林间，而在其后面几百米处，近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对其穷追不舍。

"快停下，混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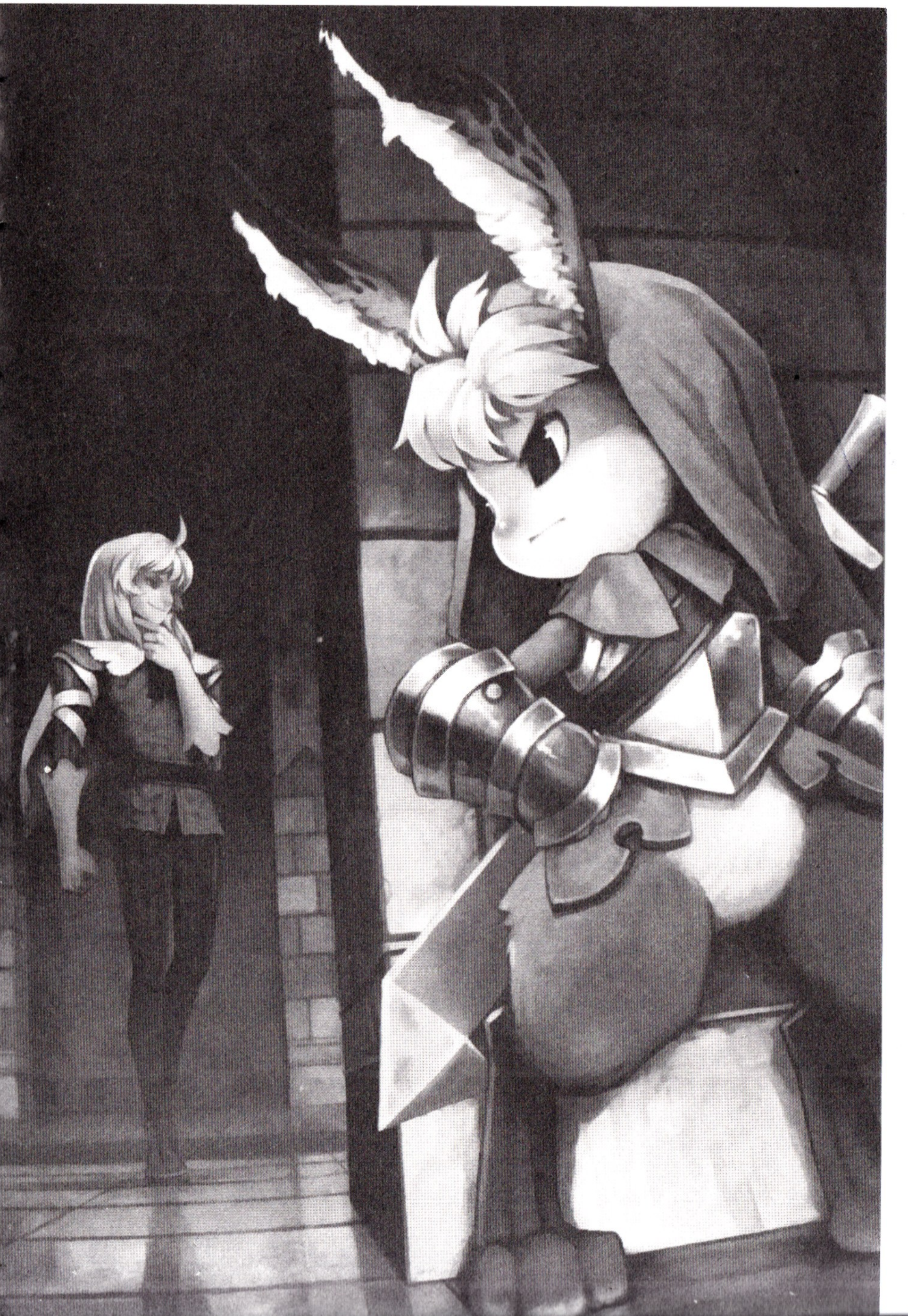
"抓住刺客！"

"你跑不掉了！"

身后的叫骂声不断传入兽人耳中，令他感到心烦意乱。他也曾想过先解决这些追兵再上路，但被派来的这些人他几乎都能叫出名字，而他也不认为自己可以自由控制手中这柄魔剑的力量，于是只有像只丧家犬一样抱头鼠窜。

"混账，为什么会这样！"他恨恨地骂了一句，

这个兽人正是铁达尼亚王国王子康尼琉斯，而追捕他的那些人，则是被其父王埃德蒙多派来的王宫卫队。



离开死之国后，康尼琉斯首先来到了拉格纳尼布尔王国的首都尼比欧拉波利斯。当他表明了自己的身分后，奥丁王满足了他的请求，派二女格温多琳护送其飞越海峡回到了故土。但当康尼琉斯一路返回铁达尼亚王城巴格伦后，却吃惊地从民众口中得知，王宫内竟然一直有着另外一个“自己”。

为了查清真相，康尼琉斯趁夜潜入王宫，而在大殿上，他亲眼看到了那个假冒他，与他长得竟然一模一样的“康尼琉斯王子”。

假王子主动提出，要如父王所愿与薇尔维特一刀两断，这令埃德蒙多王大喜过望，并准备立即迎娶奥丁王的长女格丽赛达前来铁达尼亚。但此时假王子却话锋一转，向国王提出作为交换条件，自己希望得到那种“王家代代相传的神秘力量”。

当埃德蒙多王听到这句话时脸色大变，慌忙用几句话将这个话题敷衍了过去。假王子似乎对国王的回答很不满意，随便说了几句便告退了，只留下埃德蒙多一个人在大殿内。康尼琉斯没有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连忙从隐蔽处现出身来，希望能向父王揭穿假王子的阴谋。

虽然现在身为兽人，但康尼琉斯有信心通过各种只有自己和父王知道的往事令他相信自己才是真正的王子。但是，事态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那柄剑……那柄剑……”埃德蒙多王一边后退一边用颤抖的手指着康尼琉斯从冥土神秘人那里得到的魔晶具，脸上流露出惊恐万分的神情，“不会错……那柄涂满了鲜血的诅咒之剑……卫兵！”他突然撕心裂肺地狂喊起来，“快、快来人啊！把这柄诅咒之剑给我扔出去，卫兵！卫兵！”

完全不明就里的康尼琉斯极力想要让父王相信自己才是真正的王子，但已陷入癫狂状态的埃德蒙多王却仿佛根本听不到他说话，只是拼命呼喊卫兵的名字。当听到王宫卫队急促赶来的脚步声时，康尼琉斯无奈之下只好选择逃离王宫，并一直被追击到了伊莉特森林中。

兽人矮小的身材在伊莉特森林中反而成了康尼琉斯的优势，在接连穿越了几道藤曼丛后，追兵的脚步声逐渐变得稀稀落落了。康尼琉斯躲在一颗参天巨树后，凝神感受着周围的一切响动，而在过了大概十分钟后，森林终于又恢复了夜晚的宁静。

当确定追兵都已离开后，康尼琉斯总算是长出了一口气。可当他从树后走出，正准备思考下一步该如何是好时，前方突然传来的冷笑声令他猛地停住了脚步，抬头望去。

在十几米远的一颗断树旁，那个假扮的“康尼琉斯王子”正倚在树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看着他，嘴角挂着一丝嘲弄的笑容。

“你究竟是什么人！”康尼琉斯一把将剑拔出，愤怒地问道，“为什么要假扮成我？我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你干的！”

“很有气势嘛。”假王子摊了摊手，“但我可不想这么轻易就告诉你啊。”

“那么，你要说话的对象就不是我，而是它了。”康尼琉斯将剑指向假王子，冷冷说道：“如果你认为自己有本事抵抗魔晶具的力量，那就不妨尝试一下。”

“哦？你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吗？”假王子微微一笑，看似漫不经心地从背后抽出一件武器。

当康尼琉斯借助月光看清武器的形状后，心中不由得一紧。那竟然是薇尔维特的芬利尔之链。

“怎么可能……混账，你把薇尔维特怎么了！”

“为什么要这么问呢，我亲爱的王

子。”假王子故作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您难道把我忘了吗？”

忽然，假王子身上闪耀出了白色的光芒，顷刻间就将其全身笼罩在内。康尼琉斯只能看到白光内的身影不断变幻着形状，给人一种极为诡异的感觉。而当几秒钟后白光散去时，出现在康尼琉斯面前的那个娇小的身影让他彻底惊呆了。

“……薇、薇尔维特？”

“没错，就是我啊，我亲爱的王子。”此时的假王子已经完全变成了薇尔维特的相貌，甚至连言谈举止也与康尼琉斯心目中的红衣女孩毫无分别。

“你怎么了，王子殿下？你的爱人就在你面前，为什么不像往日那样为我念诵一首浪漫的情诗呢？”

“薇尔维特”迈动着优雅的步伐，娇笑着向康尼琉斯慢慢走来。铁达尼亚的王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下意识地步步后退。

“王子，我最爱的王子啊。”红衣少女单手捂心，以哀怨的声调说道，“为什么要将这可怕的剑指向我呢？难道说你我的爱已经走到尽头了吗？还是说这美妙的爱恋令你发狂，让怀疑的沙尘迷惑了你的双眼？”

“闭嘴！”康尼琉斯大吼一声，举剑用力砍向面前的女孩，“不要妄想愚弄我，你这个冒牌货！”

感受到杀气的芬利尔之链仿佛有生命般急速上行，在魔剑距离自己的主人只有一尺远时将其牢牢缠住。

“不愧是铁达尼亚的王子，果然有几分魄力，即使面对的是恋人的面孔也能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看来我之前是小看你了。”红衣少女注视着被锁链缠绕仍微微颤动的魔剑提尔芬古，嘴角扬起一丝嘲讽的笑容。

说完这句话后，“薇尔维特”向后一跃，停留至不远处的树枝上，而白光也同时再度笼罩全身。当光芒于几秒钟后散去时，出现在树上的变成了一个身披棕色斗篷，吟游诗人打扮的英俊青年。看样子，这似乎就是他的真面目了。

“……你究竟是什么人？”康尼琉斯盯着他的眼睛问道，“你手中的锁链确实是芬利尔之链，但这件魔晶具本应只有薇尔维特才能使用，为什么你也能令其发挥作用？”

“很简单，因为我身上与她流淌着同样的血液。”青年哼了一声，“我的名字是英格维，薇尔维特应该向你提到过我吧？”

“英格维……薇尔维特的双胞胎哥哥？”康尼琉斯一怔，“那么，你为什么要将我诅咒为兽人？又为何要将我抛至死之国？”

英格维眉毛一挑，“死之国？我不知道那件事，不过在你身上施下诅咒的确实是我。”

“为什么要这么做！”

“很简单，因为我看不惯你。”英格维冷笑了一声，“死心吧，我不会将可爱的妹妹交给你的。这个诅咒是永久性的，你无法再度回复人类的形貌，所以，我劝你还是忘了薇尔维特比较好，反正你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了。

“你……！”

康尼琉斯气得浑身发抖，作势就要冲上前去。但此时的英格维反而收起了芬利尔之链，单手叉腰，一副悠闲自得的神态。

“来啊，杀了我吧，然后再用沾满了她兄弟鲜血的双手来拥抱她，是不是想起来就感到兴奋呢？”

看到康尼琉斯硬生生地停住了脚步，英格维嘴角扬起了残酷的微笑，“走吧，兽人。薇尔维特能够感受到我刚才使用了芬利尔之链，大概不久后就会来到这里。你希望让她看到你现在的相貌吗？或者说，变成这种样子的你认为还能够带给她幸福吗？”他顿了一下，扭头向斜后方望

去，自言自语道。"哟，这次来的蛮快嘛。"

当听到远方传来的熟悉的脚步声后，康尼琉斯咬咬牙，二话不说便转身向后方急奔而去。

暗夜下，一个矮小的身影在密林间一路狂奔着。康尼琉斯想要放声大喊，但嗓子却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任凭他如何努力，化作的也只是痛苦的呻吟。而英格维那得意的笑声此刻依然缠绕在他耳畔，就如同把把尖刀直刺进他的胸口。

突然，隐藏在草丛中的树根将康尼琉斯绊倒在地，他在地上滚了几圈，而后躺在地上，良久一动不动。

大概隔了两三分钟后，康尼琉斯方才翻过身来，落寞地向天空望去。夜空如墨漆黑一片，就如同此时他这颗彷徨无助的心。

自从出生以来，康尼琉斯从不知道挫折是什么。他是父王惟一的孩子，是注定要在未来成为铁达尼亚王的男人。国民因其俊美的外表、卓越的剑技而对他敬仰有加，无数女孩更是对其芳心暗许。但是现在，他却变成了一个被世人唾弃的兽人，被人冒名顶替，被父王派兵追杀，明知恋人就在不远处但却只能仓皇而逃，只能躲在这黑暗的丛林中，躺在烂泥地里可怜地仰望夜空。

"尊敬的王子殿下啊，您为何如此失落彷徨呢？"

忽然，一个苍老的声音传入了康尼琉斯耳中。

"谁！"康尼琉斯迅速起身，警惕地张望四周，但却没有看到一个人影。

"是我，乌尔佐，铁达尼亚的宫廷魔法师。"声音继续自半空传来，"由于国王陛下随时都有可能召见在下，请原谅我只能用声音的形式与您交流。"

当听到这个名字后，一身白袍，头顶蓝色魔法帽，平日里脸上总是挂着诡异笑容的老魔法师形象在康尼琉斯脑海中清晰了起来。

"魔法魔法……你们这些释放魔法的人都该被押到火刑架上！"康尼琉斯咬牙切齿地骂道，原本他就很讨厌这个神秘兮兮的魔法师，在被诅咒成这幅样子后更是对这些人深恶痛绝。

"我理解您现在的心情，请冷静一下。"乌尔佐显然没有为此生气，说，"我能够感受到您被施加的诅咒，但国王陛下现在正在气头上，根本就听不进我的劝说。以我的能力无法解除这个诅咒，不过，也许有人知道方法。"

"……谁？"

"居住在万年冰封之地的圣龙。"

"……预言之龙海因德尔？"

"没错。海因德尔被公认为是艾里昂大陆上学识最为渊博的生命，或者博学的她能解答您心中的疑惑。不过您也知道，人妄图与龙直接对话实在是太危险了，而在这个季节攀登温塔伯伦雪山也……"

"我会去的。"康尼琉斯打断了老魔法师的话语，"你确定海因德尔知道真相吗？"

"哈哈，这我可不敢断言，请您见谅。"

"有希望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康尼琉斯低声说道，"反正最糟糕的结果，也不过是我这空洞虚无的生命得到解脱罢了……"

说完这句话后，康尼琉斯没有再理会乌尔佐，扭头便向西南方走去。

第3节 梅尔文

“陛下，请您再仔细考虑一下，这关系到我国的生死存亡啊！”

“我意已决，梅尔文，不用再多说了。现在除了你的养子奥斯瓦尔特的魔剑外，我们还拥有了地龙贝利亚的协助，力量已足以对抗魔王。”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宫殿内，亲王梅尔文正在极力劝说着阿珐莉亚女王。在应梅尔文所求命令所有大臣退下后，大殿内就只剩下了这两位林克菲尔德的最高权力者。

“也许现在如此，但如果贝利亚或维尔多被击败呢？如果奥斯瓦尔特被魔剑……总之，我们必须要大规模生产魔晶具，非如此不足以取得完全的胜利。”梅尔文显得有些激动，声音都有些发颤了，“迪特雷之戒的下落我已经查到了，瓦伦蒂亚亡国后，少数国民虽然遭到诅咒变为了兽人，但他们却幸存了下来，并且在废都赫尔斯堡地下建立了藏身之所。根据情报显示，斯卡特里王的孙子与孙女也在其中，而迪特雷之戒就在他们手里。只要我们得到戒指，就可以令结晶炉重新运转起来了。”

“……梅尔文，你应该清楚这一提案可能造成的后果吧？”

“没错，大规模生产魔晶具势必要消耗森林中的魔素，也许会有一些族人因此而死。但与所得相比，这点损失根本微不足道啊！请您想想看，陛下，我们拥有这世界上惟一能将魔素凝结为魔晶的结晶炉，拥有这世界上最出色的矮人工匠。这绝非偶然，而是上天将统一艾里昂大陆的资格赐予了我们！只要我们拥有大量魔晶具，不但魔王军会变得不堪一击，甚至整个艾里昂大陆都将臣服于我们旗下。从今往后，妖精一族将不必只生存在这小小的森林岛国中，我们将会拥有全世界！”

阿珐莉亚惊讶地看着自己的侄子，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刚才听到的。

“……你疯了，梅尔文……”

“愚蠢的是你，我亲爱的阿姨！”梅尔文终于按捺不住，长久以来积于心中的怨气此刻忽然爆发了。“一直以来你都抱持着那种天真的想法，这才会让战争整整持续了七年。我们明明拥有魔晶炉，为什么要将其封印起来不加利用？你明明知道它是多么强大啊！”

“管好你的嘴，梅尔文亲王！”女王将手中的权杖用力敲向地面，严厉地说道，“虽然你是我的侄子，但也没有资格如此评判这个国家的女王！”

梅尔文打了个冷战，女王这句话令他头脑瞬间冷静了下来。他在心底暗骂了自己一声，急忙单膝跪地，恭敬地向阿珐莉亚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请原谅我的无礼，女王陛下，刚才的那些话纯粹是我一时头脑发昏才会说出来的。这段时间我考虑的事情太多了，我是如此的热爱这个国家和您，不仅仅是作为臣子，而且是作为您的家人，正因如此，我才会如此激动而直接地说出那些大逆不道的话语，恳请您对我施以惩戒。”

“……起来吧，梅尔文。”阿珐莉亚看着跪在地上将头深深垂下的侄子，轻轻叹了口气，说，“我明白你对胜利的渴望，但结晶炉实在是太危险了。如果运用不好的话，不仅我们妖精一族会受到致命打击，就连整个艾里昂大陆都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七年前瓦伦蒂亚的惨剧还

历历在目，难道你希望那令人悲伤的一幕再度重演吗？”

“臣不敢……”

“结晶炉是不应存在于世上的造物，正因为无法找到摧毁它的方法，也无法令其移动半步，所以这七年来我们才会在瓦伦蒂亚的废都设下重兵将其牢牢守护起来，甚至不惜为此与拉格纳尼布尔为敌。”妖精女王轻声说道，“如今我军已经渐渐将战局扭转了过来，即使没有魔晶具，我们也将取得最终的胜利。所以，不要再想魔晶炉的事情了，除了灾难，那个恶魔不会带来任何东西……”

“……臣明白了。”梅尔文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毕恭毕敬地低声答道。“不久之后军部的作战会议就会开始，请恕臣下要先行告退进行准备。”

阿珐莉亚点了点头，“这次战斗非常关键，我已经与元老院达成了共识，将再次亲征为军队鼓舞士气，具体的作战计划就由你来安排吧。”

“是。”梅尔文微微欠身，扭头向大殿外走去。刚转过身，他的脸色便立刻变得冷彻如冰，眼神中放射出难以捉摸的光芒。

“准备一下，明天我需要你再度展现魔剑的威力。”

亲王府邸内，坐在青蓝色座椅上的梅尔文正在对站在他身前不远处的奥斯瓦尔特下达指示，水晶杯中的红葡萄酒随着手指的晃动轻轻摇摆。

“上次战斗你干得很好，我都没想到你能如此轻易杀死奥丁的魔女。不过，这样一来敌军一定会对你的出现严阵以待，做好心理准备吧。”

“杀死那个女孩的不是我。”奥斯瓦尔特突然说道，“她是无法承受体内的重荷才会死去的。”

“没有任何区别。”梅尔文微微一笑，“如果不是与你交锋，魔女又怎么可能被迫使出超出自己限界的力量呢？人民需要英雄，而身为我的孩子的你符合一切条件。所以，关于魔女的死因就不要再对任何人提起了。”

奥斯瓦尔特沉默了。他低下头，目光四处游离，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好像是想问些什么，但却迟迟没有开口。

“有事吗？”梅尔文注意到了义子的异样，主动问道。

黑衣剑士犹豫了一下，在隔了几秒钟后，他好像下定了很大决心似的，抬头直视向梅尔文的眼睛。

“格拉姆究竟是什么？”

梅尔文身体微微一震，杯中的酒溅了几滴出来，沾湿了衣袖。

“我赐予你的武器，世界上最强的魔晶具……问这个干什么？”

他将酒杯放在桌上，尽量以平静的语调问道。看到养子一直低头沉默不语，梅尔文好像想到了些什么，皱着眉头继续问道：“是不是布罗姆和你说了些什么？”

奥斯瓦尔特的沉默证实了梅尔文的猜测，这也让优雅的妖精亲王眼中掠过了一道杀意。

“告诉我，布罗姆究竟说了些什么？是不是又在宣扬格拉姆的危险性？”

“……他很后悔自己制作了这把剑，并且说格拉姆是一把诅咒之剑，其主人必将迎来悲惨的结局……格拉姆的强大力量是以与死之女王签订契约而换来的，魔剑的主人迟早有一天会遭到那种力量的反噬，他们将失去肉体，灵魂永远孤独地游荡在尘世中，永世不得解脱。”说到这里，奥斯瓦尔特看了梅尔文一眼，低头继续说道：“还有……他让我不要太相信义父你……”

“哦～”梅尔文冷笑了一声，“那你是怎么认为的？”

“我信任义父，可是……”

“可是？”梅尔文的语气变得严厉了起来，“可是什么？”

沉默了半晌后，奥斯瓦尔特深吸了一口气，平静地对养父说道：“在上次战斗中，我看见了死神。”

“……”

“在以魔剑的力量结束了与魔女的战斗后，我看到了它。它手持镰刀漂浮在半空中，既不说话也没有做出任何举动，只是冷冷地监视着我，就好像飞翔在天空的猎鹰，随时等待着猎物露出破绽的那一刻。我清楚地感觉到，魔剑在那时与死神产生了共鸣，这件武器毫无疑问与死之国有关，您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梅尔文从座椅上站起身来，随手将酒杯拿起，缓步踱到奥斯瓦尔特身边，将酒杯递给了自己的养子。看到奥斯瓦尔特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后，他轻轻叹了口气，问：“你来到林克菲尔德多久了？”

“……十五年了。”

“是吗，竟然那么久了啊……”梅尔文淡淡一笑，“即使是在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将被人抛弃在荒野中的你抱起的那一幕。”

“……”

“奥斯瓦尔特，这十五年来我对你怎样？”

“很好……”

“这些年我有没有骗过你？”

“没有……”

“那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梅尔文拍了拍养子的肩膀，朗声说道，“你是我惟一的孩子，我怎么可能会害你呢？布罗姆说得没错，魔剑格拉姆的力量确实来自于死之女王奥迪特，但在制造中，我已经将这件武器的副作用降到了最低限度。所有的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变得足够强大，因此我才会将这把世界上最强的魔晶具交给你使用。死之女王与死神只能诱惑那些脆弱的人，但你不一样，你有着坚强的意志及誓不低头的信念，有足够的力量抗拒魔剑的反噬，布罗姆的那些话只是杞人忧天而已，你大可不必为此感到担心。最重要的是……你是否相信自己的父亲呢？”

“……除了你之外，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信任的人……”

梅尔文满意地点了点头，“好了，早点下去进行准备吧，我期待着你明天能取得令我骄傲的成绩。”

当奥斯瓦尔特离开亲王府后，梅尔文脸上立即沉了下来。他按下桌上的按钮，将自己的亲兵叫到了房间内。

“把布罗姆抓起来关进地牢，罪名是动乱军心。”

“可是……”亲兵犹豫了一下，“女王陛下刚刚才下令让布罗姆对我军武器进行最后的整备，现在把他关起来的话……”

“没关系，陛下那里我会去解释，你只要执行就可以了。”梅尔文淡淡说道。

亲兵点了点头，行礼后离开了房间。看着房门被再度紧紧关闭起来，梅尔文站起身，将红葡萄酒倒入水晶杯内，而后拿着酒杯走到窗边。他凝视着外面静谧的夜空，轻轻呷了一口酒，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喃喃自语着。

“明天……只要过了明天，一切都会好了……”

第4节

阿玆莉亚

阿玆莉亚静静坐在由千年古藤编成的王椅上，双目低垂，平静的脸庞上看不到一丝感情波动。

此时距离出击还有一刻钟，在这段时间内，她命令所有人离开大殿，独自一人留下进行最后的冥思及祈福。

据前线传来的情报，拉格纳尼布尔的魔王奥丁此次也将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出战。根据敌方派出的兵力、进军的方向、兵种配置更各方面来分析，奥丁很有可能是打算将这次进攻作为最后的决战。因此，阿玆莉亚才会不顾元老院的反对，坚持自己也要随军出征。

“伟大的奥路津啊，请保佑您的子民吧……”

阿玆莉亚嘴唇微动，在心中向传说中妖精的始祖——妖精之王奥路津默默进行着祈祷。

这场战争已经拖了整整七年，无数将士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对于一向爱好和平、温柔善良的阿玆莉亚来说，每一天都活在痛苦与自责中。她由衷期盼着战争能早日结束，也曾试图与拉格纳尼布尔进行和谈，但是，奥丁对结晶炉科尔德隆的渴望却堵住了和平之门的打开。由于两国实力相当，所以这七年来一直以结晶炉的放置之地——瓦伦蒂亚废都赫尔斯堡为主战场进行着拉锯战。不过，随着魔剑格拉姆以及地龙贝利亚的出现，战局已经渐渐向对林克菲尔德有利的方向开始转变，而奥丁的魔女——格丽赛达战死这件事在极大鼓舞了妖精军士气的同时，也令魔王军的士气低落至极点，如果一切能够按照作战计划进行，那……

就在此时，大殿外忽然响起的脚步声打断了阿玆莉亚的思绪。虽然那个脚步声非常轻微，仿佛来者刻意在掩饰自己的到来，但再微小的响动也无法逃过妖精女王的耳朵。阿玆莉亚微微颦眉，对于竟然有人敢违抗自己的旨意略感讶异。不过，当那熟悉的脚步声再度传入她耳中时，她的眉头也重新舒展了下来。

“梅赛德丝，别躲了，进来吧。”

静了几秒钟后，一个身着绿色薄衣，头顶百合花冠的金发小姑娘嘟着嘴从门外走了进来。

“真是的，我本来想吓您一跳呢。”

阿玆莉亚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想吓妈妈啊，恐怕你还要再过几年才行呢？”

这个看上去只有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就是阿玆莉亚的独女梅赛德丝，也就是下一任的妖精女王。虽然年方稚嫩，背后的薄翼还未充分长成，而且由于涉世未深显得有些过于单纯，但国民们都很喜爱这个天真可爱的小公主。

看到女儿一直撅着嘴，阿玆莉亚微笑着招招手将其叫了过来，并把她抱到自己腿上坐，这才让梅赛德丝脸上绽开了笑意。

“是外面的士兵放你进来的吗？”

“哪有。那些家伙一个劲地求我不要进来，所以我只好趁他们不备偷偷溜进来咯。”

“傻孩子，妈妈已经说过让他们不要放任何人进来了，不要让他们难做嘛。”

梅赛德丝吐吐舌头，自知理亏，也不再辩解什么了。隔了片刻后，她忽然转过身来搂住妈妈的脖子，腻声道：“妈妈，拜托你件事好不好？”

“又想要妈妈的精灵守望者了是不是？”

“……您怎么知道？”

“你都缠了我一个多月了，还能有什

么其他事情？”阿珐莉亚笑着刮了刮女儿的鼻子，“为什么这么想要魔弹弩，说来听听。”

“我也想去战场上帮助您嘛，所以必须要用精灵守望者修炼才行啊。”

“真是乖女儿……不过我可不能带你去和魔王战斗。你还太小了，现在正是学习各种知识的时期。我不希望你在连这场战争的意义都不清楚的情况下盲目地憧憬战场。”

“可是……”

梅赛德丝嘟囔着想要说些什么，但却一时找不到争辩的借口。看到女儿闷闷不乐的样子后，阿珐莉亚淡淡一笑，右手向上空伸出。在五彩斑斓的光芒消失后，女王专用的魔晶具——魔弹弩精灵守望者出现在了她的手上。

“拿着吧，梅赛德丝。”

“咦？”梅赛德丝一愣，意外地望向母亲，而阿珐莉亚也在笑吟吟地看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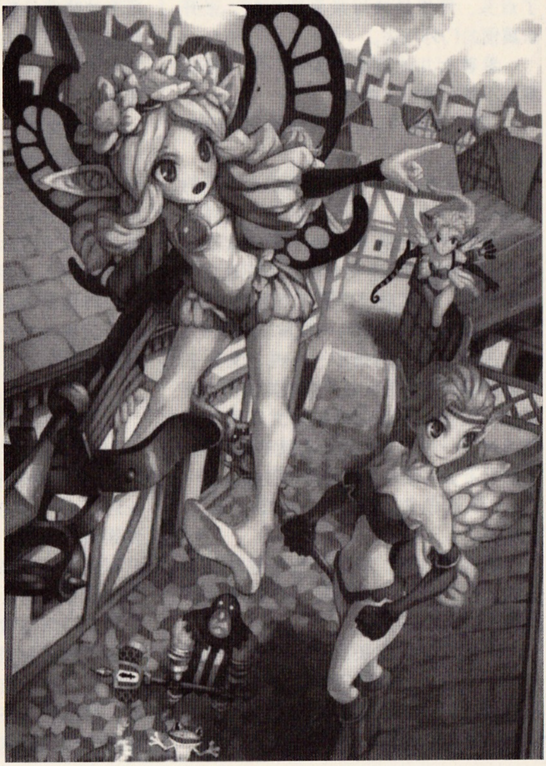
“别会错意了，我可没允许你上战场。不过，你也该到使用它的时候了。”妖精女王轻轻抚摸着女儿金色的长发，说道，“迟早有一天你会成为新的女王，必须要尽快成长起来才行。我不久后就将前往战场，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内，用精灵守望者保护国家的责任就交给你吧。”

梅赛德丝接过精灵守望者，眼中放射出惊喜的光芒。在长久的憧憬后，这还是她第一次亲手碰触这件妖精之国的镇国之宝。她能够感受到从魔弹弩上传来的力量，那种力量就如同清晨的太阳一般，如此的强大，又是如此的温暖祥和。

忽然，她好像想到了些什么，抬头不解地望向母亲。

“妈妈，您不是马上就要出征吗？那为什么要将精灵守望者交给我保管？万一……”

“如果身为女王的我要亲自拿着武器与敌人交战，那实际上已经意味着我军的败北了。时至于斯，战与不战又有什么区别呢？”阿珐莉亚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别担心了，梅尔文会率领他的精英部队



专门保护在我的身边。而如果真的遇到什么特殊情况，我自然会将魔弹弩重新召回自己手上的。”

说到这里，妖精女王再度举起了右手。此时梅赛德丝忽然觉得手中一轻，连忙低头望去，魔弹弩竟然不翼而飞了。她吃惊地抬头看向母亲，精灵守望者不知何时又回到了女王的右手上。

“现在不用担心了吧。”阿珐莉亚重新将魔弹弩交给女儿，“只要我能感应到精灵守望者的波动，就可以随时随地将其召唤至自己身旁。拿着吧，但要小心使用，这可不是玩具哦。”

“嗯，我知道了！”梅赛德丝用力点了点头，好像是怕母亲反悔似的，张开双翼便向门外飞去。

看着女儿的背影消失在门外，阿珐莉亚不禁笑着摇了摇头。

“真不知道那孩子能不能明白自己的立场……”

朝中诸事，最令阿珐莉亚放心不下的便是这个小女儿。她还太年轻了，对战争的残酷及自己将来可能承担的责任还完全没有自觉性。有时候阿珐莉亚也会不由得想到，如果自己哪天突然离开人世，梅赛德丝是否能够成为一位称职的女王。她本来希望自己的侄子——梅尔文亲王那时能够从旁辅佐女儿，帮助其尽快成长起来，但最近这段时间梅尔文却显得略微激进了一些，这令她也略微有些踌躇，不知是否该将修改早已写好的遗嘱。

“希望他真的只是一时昏了头了吧……”

她叹了口气，将这个念头暂时搁了下来。而在此时，代表着出击的号角声也终于在大殿外吹响了。

阿珐莉亚闭目长出了一口气，当再度睁开眼睛时，她已不再是刚才那个慈祥温柔的母亲，而重新回复至神圣不可侵犯的妖精女王。

在悠扬的号角声中，阿珐莉亚拿起代表着王权的紫檀杖，起身缓步向大殿外走去。

残阳如血。

以废都赫尔斯堡为主舞台，其周遭数百公里的荒漠此刻已彻底化为了修罗场。

厮杀呐喊声、兵戎交击声、劈刺砍击声、方阵前进的脚步声，数百万支弓箭的射击声，各种声音此起彼伏、震耳欲聋，重重敲击着在场数万将士的听觉神经。

狼烟滚滚，腥风阵阵。独角兽骑士、妖精、女武神、矮人、狂战士……拉格纳尼布尔王国与林克菲尔德所有的兵种，所有的精英尽数搏杀在一起，喷薄而出的鲜血染红了整片大地，喊杀声与惨叫声震彻天宇。无数利箭飞舞在空遮天蔽日，带血的宝剑战刀呼啸于风中。

毫无疑问，这是迄今为止最为惨烈的一次交锋，以往的任何战役都无法与其同日而语。七年来的漫长拉锯战令两国都已不堪重负，双方俱有破釜沉舟、毕其功于一役的念头。仅仅开战数个小时，便有近千人在战场上死于非命，双方布下的阵型就如同巨大的绞肉机一般，冷酷而沉稳地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送至死之国度。

“前线的情况怎么样了？”

阿珐莉亚遥望着远方阴沉的天空，问道。

“最新的战报来自于一刻钟前。敌军在近几个小时内已对西方战线发动了两波强烈的攻势，但都被守在那里的地龙贝利亚逼了回来。东南战线我军目前占有压倒性优势，顿贝利将军率领的独角兽第二师刚刚攻下克拉日朗高地，奥斯瓦尔特大人更是单枪匹马消灭了敌军三名将领。而西方战区的情况则略有些吃紧，虽然蒂娜将军与妮尔芬迪将军协力奋死作战，但依然没有抵挡住继承了尼

贝龙根之枪的魔王二女格温多琳的攻势。梅尔文大人率领的增援部队正火速行军，预计将于10分钟后抵达该战区。”

阿珐莉亚点了点头，示意报告完的女侍卫可以回列了，但忽然她好像想起了些什么，又将其叫了回来。

“有没有关于魔王的消息？”

“目前还没有。”侍卫迟疑了一下，似乎对这个问题也感到有些疑虑，“按照战前的情报，魔王会率领敌军主力出战，而其进攻方向则应该是结晶炉所在的东南战区。可直到现在，前方各战线还未传来与魔王有关的任何消息。”

“……我知道了，最新的战报一传来就立即向我汇报。”

当侍卫退下后，阿珐莉亚眉头紧皱，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中。

从这场战争打响的那一刻起，她就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她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按照奥丁的性格，如果他决定出击，就一定会率军出现在交锋最惨烈的战场上，就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梅尔文才会将最强的独角兽第二师与军中惟一有实力与奥丁抗衡的奥斯瓦尔特配置在东南战区。可是，现在奥丁却如同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般，在这浩大的战场上竟然听不到与其有关的丝毫消息，这点确实大大出乎阿珐莉亚的预料。

阿珐莉亚下意识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目前她所处的位置是全战场的侧后方，战火还远远没有蔓延至此，说是最安全的地方毫不为过。按照战前的部署，梅尔文亲王应该率领他的亲卫队保护女王，但由于西方战区的情况吃紧，因此在经过商议后，阿珐莉亚主动要求亲王率领主力部队前往前线支援，只留下几十名禁卫军留在此地。

虽然梅尔文看起来对此有些担心，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女王的命令。一方面根据现在的战局来看，敌军要想攻至此地就必须突破前方主力部队的种种封锁。而另一方面，即使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她也可以随时将精灵守望者召至此地。作为魔晶具的主人，阿珐莉亚对于自己的战力抱有充分信心。实际上，在奥斯瓦尔特得到魔剑之前，阿珐莉亚一直都被公认为是妖精之国的最强者。只不过身为女王，阿珐莉亚从来没有亲身参与战斗的缘故，才令敌军对她的实力不甚了解。

阿珐莉亚皱了皱眉头，那种难以名状的古怪感觉又一次出现了。她忽然感到心头一阵发慌，全身好像在瞬间被蚂蚁爬过一样，令她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而就在此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忽然从阿珐莉亚身后不远处传入了她的耳中。

“好久不见了，阿珐莉亚。”

妖精女王浑身剧烈一震。她太熟悉这个声音了，熟悉得让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阿珐莉亚急忙回身，而映入她眼中的，是正缓步向这边走来的高大男子的身影。

全身披挂的秘银盔甲在阳光下闪耀出银色的辉迹，蓝色的披风迎风吹起。头顶翼状金冠，身后生长着漆黑双翼的老者浑身上下散发出无比威严的王者之气，而扛于右肩的银色巨大流星锤更是震慑着在场每个妖精的心。

“奥丁？”阿珐莉亚难以置信地唤出了这个名字，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此时，在女王身旁担任守卫工作的几十名妖精及独角兽战士终于从震惊中猛醒了过来，他们急忙拔出武器挡在阿珐莉亚身前，如临大敌地死死盯着敌方君王。但奥丁仿佛根本不在意面前这些全副武装的战士，目光始终停留在阿珐莉亚脸上。

“自从你向魔炉伸出与外貌不符的欲望之手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有七年没

见过面了，你的美丽还是没有丝毫改变啊……”奥丁停住了脚步，以平静的语调说道：“但可惜的是，我不得不用自己的双手摘下那纯洁的白百合，也就是你的首级。”

“……回答我，奥丁，你是如何来到这里的？”阿珐莉亚问道，“为什么能够避开前方大军独自来到我的身前？”

“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为好。”奥丁沉声说道，“将对这个世界的美好回忆一起带到那个世界不是更合适吗？”

阿珐莉亚有些沉不住气了。自从奥丁出现的那一刻起，她就一直在试图召唤精灵守望者，但令她吃惊的是，自己竟然感受不到魔弹弩的气息，而放射出去的意念也仿佛被什么东西在半空中挡了下来，完全无法突破十米之遥，这种事情之前还从未发生过。

“怎么了，美丽的女王？为什么不将你那把看上去很华丽的弓拿出来呢？还是说……”奥丁脸色突然一变，“你已经认清自己的命运了？”

话音刚落，银色的巨锤便如流星般呼啸而出，呈一道直线直奔阿珐莉亚而去。挡在女王面前的数名独角兽战士躲闪不及，还未出声便被击个正着，精钢制成的盔甲连同血肉之躯俱在雷神之锤的惊人威力下被轰得粉身碎骨。

“保护女王！”

一名妖精大喊一声，搭弓就准备向奥丁射去。但就在箭刚刚离弦的那一瞬间，迎面而来的流星锤便令她当场毙命。

“别捣乱，小辈！”

奥丁低吼一声，右手一抬，雷神之锤自地面应声而起，径直飞回到他的右肩。

“结晶炉不属于妖精，既然你这么不情愿将它交给我，那就接受这苍光之眼的制裁吧！”

他一步步走向前方，沉重的脚步声令大地似乎都为之震颤，即使是坚实的地面也随着脚步的踩下纷纷龟裂。守护在女王身前的妖精和独角兽战士奋不顾身地冲向奥丁，但随即而起的却是四溅的鲜血、撕心裂肺的惨叫，以及飞散于空的残肢断臂。

他们是林克菲尔德最英勇的战士，非如此不可能被选作女王的亲卫队。可在这一刻，他们终于知道了这世间存在着穷尽一生都不可能企及万一的强大力量，而这，也化作了他们生命中最后的怨恨及记忆。

斗气与杀气自魔王体内喷薄而出，雷神之锤巴罗尔光芒四射。奥丁不紧不慢地大步走着，浑然无视迎面而来的腥风血雨。仅仅过了几十秒钟，站立在地上的就只剩下了他与阿珐莉亚，几十名妖精与独角兽战士尽数变为了死之国的亡魂。

阿珐莉亚从刚才起就一直站在原地望着这一切，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她并不打算选择战斗，在没有魔晶具的情况下，即使她再如何努力也无法抵御雷神之锤的力量。

她也没有选择逃离，不仅是因为机会渺茫，更因为身为妖精皇族的自尊无法容忍自己临阵脱逃。

当走到离阿珐莉亚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时，奥丁停下了脚步。

“以女王的身分将结晶炉赠予我，阿珐莉亚，如此你便可以赢得生存的权利。”

“绝无可能。”阿珐莉亚冷笑了一声，面无惧色地直视着对方的眼睛，“死心吧，奥丁。”

“……那么，进行你最后的祈祷吧。”

拉格纳尼布尔的君王沉声说道，持于右手的雷神之锤高高举起。

“永别了，美丽的女王。”

伴随着呼啸的风声及沉重的撞击声，阿珐莉亚整个身体在强大的冲击力下腾空而起，向后飞了十余米，而后重重摔

落在地上，再也无法站起。

在雷神之锤近身的那一瞬间，妖精女王下意识地将全身罩上了一层魔法防护罩。但原本能抵抗任何攻击的防护罩在魔晶具面前却与水泡毫无区别，巴罗尔毫不费力地将其打破，重重地击中了阿珐莉亚的腹部。

奥丁没有继续追击，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刚才那一击的威力。他凝视着倒在地上的阿珐莉亚，原本冷傲的脸上慢慢浮现出惋惜的神色。

“美丽的妖精女王啊，我理解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族人。但可惜的是，狭隘的理念蒙蔽了你的双眼，令你无法认清这个世界的真实。”

“……如果所谓的真实需要将结晶炉送至你手中……需要让你消耗魔素不断造出魔晶具，那我宁愿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阿珐莉亚惨然一笑，一缕鲜血自嘴角流出，“数千年来，妖精一直生活在森林中，我们与世无争，只希望能够平静地生活……但是，如果有人妄图将这种生活打破，那再爱好和平的生命也将无法容忍……奥丁啊，我的死并不意味着你将如愿以偿。这场战斗的胜利者是你，但向往自由的妖精永远不可能被你征服……”

“……那真是太遗憾了。”奥丁沉默了半晌后，慢慢摇了摇头，“如果你的族人真像你说的那样顽固的话，那恐怕他们就只有遭到灭族的命运了。”

阿珐莉亚忽然剧烈咳嗽了两声，她用手背擦了擦嘴角的血迹，眼前的一切逐渐变得模糊起来。但突然，她感到自己的头脑豁然开朗，刚才一直困惑着自己的种种问题似乎都找到了答案。

为什么奥丁可以知道自己所在的准确位置？

为什么他能躲过前方的重重封锁来至此地？

为什么此时守护自己的将士只有几十人？

为什么自己无法感应到精灵守望者的气息？

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人。但是直到现在，阿珐莉亚也不敢，或者说是不愿相信那个人竟然会对自己做出这样的事情。

她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身上的力量正在飞速离自己远去。雷神之锤的重击几乎破坏了她的五脏六腑，阿珐莉亚并未当场毙命已经是个奇迹。不过，她停留在这个世界的时间也没有多久了。

“大地啊，接受吧，吾魂归位之刻来临了……”

阿珐莉亚闭上眼睛，开始了妖精皇族临终前的归魂仪式。

“归魂之际，吾将吾名还至蔚蓝的苍穹……”（注1）

她喃喃自语着，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吾之名为阿珐莉亚，真名唤作菲姆柏薇特尔……严酷的寒冬啊，与我共同退去吧……”（注2）

在生命之火即将消失之际，最后出现于妖精女王脑海中的，是那个小小的金发女孩的身影。

她颤抖着伸出右手，竭力想要碰触女孩的脸庞。可是，那个身影却在朦胧中离她越来越远，最后连轮廓也变得模糊不清。

阿珐莉亚轻轻叹了口气，一滴泪水自眼角悄然滑落。

然后，她的右手无声地软软垂下，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就在阿珐莉亚呼吸停止的那一瞬间，她的身体忽然笼罩上了一层淡紫色的光芒。

奥丁站在不远处，无声地注视着眼前这一幕。每个妖精皇族临终时，都会将自己体内的魔素尽数散发出来，重新将

其还于这片大地，也就是所谓的“归魂”。妖精皇族的魔素纯度远远高于世间任何生命体，他们散发出的魔素将会自动归于林克菲尔德，于无形中令自己的直系亲人增加生命力量。

作为生死交战的双方，奥丁完全有理由给阿珐莉亚施以最后一击，阻止这种力量的传递。但是，身为王者的尊严，以及对敌手的尊敬却令他选择了默默注视着这一切。

紫色的光芒越来越亮，从外界已无法看清阿珐莉亚的轮廓。而在几秒钟后，当光芒的亮度几乎令人无法睁开眼睛时，它忽然间散开了。

凝聚在一起的光团化为数百数千个小小的光球，缓缓向天空四散飘去。

而先前阿珐莉亚所在的大地上，已经再也看不到任何她曾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痕迹。

生于大地，归于苍穹。

这就是，妖精一族的宿命……

同一时刻，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

年幼的小公主双膝一软，不自觉地跪在幻光花丛中，手中的精灵守望者也掉落于地。正在被她穷追不舍作为练习目标射击的青蛙没有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慌忙一路猛跳至远方的湖中。

梅赛德丝双手抱肩，身体由于突如其来的刺痛和难以忍受，急速交替的冷热感而剧烈颤抖着，额头上渗出了点点汗珠。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几秒钟前一切都还是好好的，为了更纯熟地掌握精灵守望者的运用方法，她一直在王宫旁的幻光森林中拿青蛙做练习。但就在一刹那间，她忽然感到眼前一黑，顿时天旋地转，紧接着便出现了上述的症状。

“……怎、怎么回事？”

梅赛德丝牙齿不住地打着冷战，而那种难受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她张口想要大声求救，可却发现自己却怎么也发不出一丝声响。

而就在小公主再也无法忍受，即将昏厥过去时，那些感觉突然间尽数消失了。

梅赛德丝捡起精灵守望者，站起身来，刚才这一切发生及消失的实在是太快了，她甚至一时怀疑自己是不是产生了幻觉。不知为何，她忽然觉得心中一片失落，感觉空荡荡的，就好像失去了什么宝贵的东西一样。

“好奇怪……”

她喃喃自语着，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了远方的天空。

“真的好奇怪……”

待续

注 1：妖精族自诞生以来便有两个名字，一为真名，乃诞生之时经神谕而赐予的名字，往往带有某种寓意。由于这种寓意可能对自己其他人造成影响，所以除了自己和父母外，没有人知道该妖精的真名究竟是什么；另外一个被唤为生名，也就是父母所起，该妖精在人生旅途中使用的名字。

注 2：菲姆柏薇特尔的原文是 Fimbulvetr，典自北欧神话，意译为终末之冬。在神界被颠覆前的三年时光中，大地一直都被冰雪覆盖，夏天始终没有到来，这也是诸神之黄昏来临的前兆。



逆転裁判4（最终回）

文／清雨

⊙前情概要

被怀疑毒杀了自己亲生父亲的绘濑真在法庭上突然因为阿拓奎宁中毒而昏迷不醒，她是畏罪自杀吗？王泥喜通过录像和卷宗了解到七年前让成步堂失去律师资格案件的来龙去脉；七年前失踪的或真敷扎克到底去了哪儿？是谁杀死了绘濑土武六？牙琉雾人为什么要杀死浦伏影郎？所有的疑问、困惑，在本回中都将为你一一解答。

登场人物介绍



王泥喜法介

在前往解开一切谜团的道路上，会有怎样的障碍在等待着我们的主人公呢？



成步堂龙一

他就像是老师一样一步一步引导着王泥喜，让所有的事件真相大白。



叶见垣正太郎

龌龊的外表不代表他内心也同样讨人厌，这位记者的活动范围似乎比我们想像得要大。



牙琉响也

最初的“因”必然带来最后的“果”，这位一向沉着冷静的检察官也要迎来让他几乎疯狂的考验了吗？



牙琉雾人

身在监狱里的前著名律师应该跟绘濑真一案毫无关联，但是实际上……



或真敷扎克

消失的扎克到底去了哪里，在干些什么？是等待还是躲藏？

第四话 逆转的继承者（下）

MANSON SYSTEM

七年前的那次审判是所有事情的开始。残留在“过去”的谜，带给“现代”的影响，这次由你亲手打消所有的疑惑。

杀死或真敷天斋的究竟是两名弟子中的哪一位？
从法庭消失的被告究竟去了哪里？
伪造的一页笔记的真相是什么？
被留下的少女将会怎样呢？

这是留在过去的四把“钥匙”。
同样，在七年后的现代也有四把钥匙。
当所有的谜都解开时。
你就能看到最后的审理。
在过去与现代交织的混乱时空中探索“谜题”。
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游戏”。

成步堂：我会指导你如何玩这个游戏。“出示伪造的证物”，意外的审判，以及发生“被告消失”这种最坏的结果之后，我究竟该怎么办呢？只要继续调查就能找到答案。另外还有一点必须在一开始就告诉你，就像王泥喜持有“手镯”一样，我自己也有特殊的“武器”——勾玉。这个东西到底会有怎样的力量呢，请你自己在调查过程中去确认吧。那么，我们开始。只要触碰面板就可以自由切换过去与现在两个时空，首先，让我们回到过去看看。也就是刚才的审判结束后不久的世界。下面请开始“游戏”。

七年前 成步堂法律事务所

成步堂：（那次噩梦般的审判留给我一个噩梦般的“结局”。虽然想要弃之不顾，不过最后还是没能狠下心。或许只有我才能收拾这个残局。反正还有的是时间，因为我的律师资格已经被律师协会的询问审议机关给剥夺了。）

（回放对奈奈伏的审判开始前美贯说“这是美贯的初次表演”时的情景）

成步堂：（那次审判结束之后，大约过了两个星期。我再一次见到了那个孩子。）美贯，你听我说。

美贯：……

成步堂：你爸爸他已经失踪两个星期了，你得好好考虑一下自己今后该怎么办啊。

美贯：……

成步堂：我已经调查过了，虽然很难

说出口……不过你好像已经无家可归了。

美贯：……

成步堂：那么，你暂时在我这住一段时间怎么样？你爸爸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回来了……（说老实话，我对这一点持怀疑态度……）

美贯：……

（可美贯一直低着头，一言不发）

成步堂：当然，选择权在美贯手上，如果不喜欢这里，你也可以到别处去。我大概调查了一下……

美贯：爸爸他说过，律师先生是可以相信的人。那么……可以让美贯成为你的家人吗？

成步堂：嗯……应该没什么问题。（怎么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美贯：爸爸！

成步堂：（这也太快了吧……）

美贯：那么美贯就不得不转到这附近的学校来了？对了，以前学校的食宿费有十个月没有交，拜托你了！爸爸！另外，这个事务所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怎么说呢，应该没什么生意上门了吧。

成步堂：啊？

美贯：而且爸爸也不再是律师了。不过不用担心！美贯会好好加油的！那我们干脆搞个新的事务所吧！“法律”什么的感觉太严肃了，而且这样的话美贯在学校就交不到朋友了……

成步堂：不要这么说啊，除了法律以外我什么也不懂。（不过也有人说我“对法律也是一知半解”）

美贯：但是，提起事务所一般人都会想到“文艺”这个词吧……

成步堂：“文艺”……难道是“文艺事务所”？不过我这里可没有什么演员啊。

美贯：不是有美贯在么！而且是专业的哦！

成步堂：你是……专业的？

美贯：是啊！再怎么说我也是或真敷扎克的女儿啊。

成步堂：啊？

美贯：哦，对了。现在应该是成步堂龙一的女儿。

成步堂：（才八岁就学会察言观色了么……）美贯，你刚刚说自己是“专业的魔术师”，那是什么意思啊？

美贯：是那个啊！你想看看吗？

成步堂：嗯，当然。这关系到事务所的未来啊。

美贯：好！下面就给你表演美贯的拿手好戏！

（美贯突然从背后变出一个比她还大的人偶，人偶拿起美贯的绅士帽戴在头上，向成步堂打招呼）

帽子先生：你好，我是帽子先生。

成步堂：哇！唔……吓死我了……

美贯：怎么样，不错吧。他叫“帽子先生”。

帽子先生：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不过我觉得还不错。

成步堂：的确……是个了不起的魔术。

美贯：真的？呵呵，太好了！

成步堂：（我以为心脏都要停止了……）另外，能给我说说你爸爸……或真敷扎克的事吗？

美贯：爸爸他很了不起哦！是或真敷一座的头号明星！

成步堂：（到底是指哪个“爸爸”啊……）的确，电视上经常看到他。

美贯：不过现在他已经失踪了，而且妈妈也不在身边……

（美贯突然情绪很低落的样子）

美贯：不过美贯是表演很精彩的魔术，而且还有个失业的好爸爸。所以没有问题！

成步堂：（第一次听说……妈妈？）可以谈谈你妈妈吗？

美贯：妈妈她很漂亮，就像是舞台上的天使一样。

成步堂：舞台？也就是说和你爸爸一起表演……

美贯：没错！总是和“扎克和巴郎”一起表演的！不过有一天突然不见了……妈妈因为一次魔术事故而失踪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后来爸爸给了我这个。

（美贯拿出一个金黄色的吊坠盒，里面是一名美貌女子的照片）

成步堂：这是……你妈妈？（好漂亮……）

美贯：妈妈的名字叫或真敷优海。

成步堂：（妈妈不见了，爸爸又从眼前失踪……真是可怜的孩子）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美贯。

美贯：因为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嘛，不用这么客气。对了，关于“成步堂文艺事务所”的事你决定了吗？

成步堂：那个啊……还没有演员啊。

美贯：不是有美贯和爸爸么。

成步堂：那也不……等一下，你怎么把我也算进去了！

美贯：你应该有什么特长吧。男孩子总该有那么一、两件擅长的事吧……

成步堂：我知道了……我会努力的！

美贯：嘿嘿，从明天开始就请加油了哦。

成步堂：（就这样，魔术师的“遗物”成步堂美贯成了我的家人。老实说，一开始我对此充满了疑惑。不过仔细回想一下，那时的我的确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打击，正是那个充满朝气的美贯帮我度过了人生的低谷。）

七年前
地方法院第二休息室

成步堂：好久没来过这里了。看到这些就会想起那天的事。

（成步堂想起了扎克从法庭逃脱的场景）

成步堂：（那天来到这里时还戴在我胸口的律师徽章现在已经没有了。如今已没有调查权的我到底该从哪里找突破口呢……）

？？？：那边那位先生！立刻双手抱头趴在地板上！

成步堂：什、什、什么啊！别突然吼那么大声好不好！

？？？：只有相关人员以外的人才能到这里来！

成步堂：呃……那不就成了“相关人员不能到这里来”了么……

？？？：哎！本官说话总是这样。所以才会被警署赶出来，钱包被偷，被朋友讨厌，被女朋友抛弃……

成步堂：呃……我以前见过你吗？大约两年前的某个案子中……

？？？：我不记得了！

成步堂：哎？

？？？：对本官来说所谓“案件”就是现在正在进行是东西！过去所有事情我都忘记了！

成步堂：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总之，你是法警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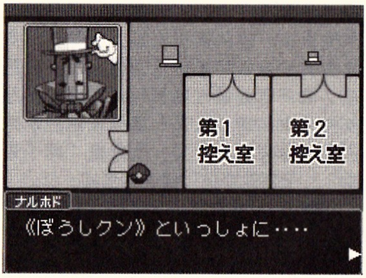
原灰：我是法警原灰奖！

成步堂：我虽然向法庭申请了见一见当时追踪魔术师的法警，但由于只是我个人的要求……

原灰：本官也参与了那次追捕！

成步堂：啊，真的么！能告诉我当时的详细情况吗？或真敷扎克究竟是怎么“消失”的？

原灰：没有问题！那是下午两点左右的事，法庭里突然骚动起来。我一



边纳闷一边准备把门打开看看，没想到“邦”的一声门突然被撞开了。一个壮硕的大叔忽然出现在我面前。本官就算再卑贱也是一名法警。于是我竭尽全力朝飞奔在走廊上的绅士帽追了过去！

成步堂：这张是法庭的平面图，也就是说……

（第七法庭平面图画有位于西面的法庭和东面的两个长方形休息室。法庭的大门是朝东面开的，而两个挨在一起的休息室的门则是朝北面开的。中间的走廊呈“L”形，出了法庭的大门朝北走，转过一个弯后才能看见休息室的门）

原灰：我当时一个人守在第七法庭的大门口。他出了大门之便向北面跑，我赶紧追了上去，转过弯之后本官看到他跑进了位于走廊尽头的第二休息室。于是我也朝那里追去。我不会记错的，就是第二休息室！

成步堂：也就是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屋子吗？（根本没有地方可躲嘛……）

原灰：本官当时根本不相信，魔术师居然从那个房间里消失了！而且完全消失了！一点痕迹都没有！

成步堂：怎么可能……

原灰：本官因为这件事吃尽了苦头……真是没办法啊！

成步堂：不过，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消失”，怎么想也不太可能啊……你们仔细搜查这间休息室了吗？

原灰：当然搜查了。

成步堂：嗯？（刚才是怎么了？总觉得原灰先生肯定隐瞒了什么……）你确定当时没看错吗？

原灰：不会错的！他戴着一顶红色的绅士帽，身上还有披风！

成步堂：（看来的确是扎克先生……）

原灰：那时的本官刚刚开始崭新的人生……

成步堂：从那时到现相隔没多长时间，我觉得你应该还记得些什么。关于魔术师消失的……“机关”。

原灰：唔……

（突然出现的几条锁链把原灰紧紧包围了起来，而且被两把大锁锁住）

成步堂：（果然来了，心锁！只有用勾玉来解开他心中隐藏的秘密！就让勾玉来了结这一切吧！）原灰先生，可以告诉我你的秘密吗？

原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成步堂：你对这件事一定还有什么疑虑吧。或真敷扎克先生“究竟是怎么消失的”？

原灰：没有！本官对那种事完全没有猜测……

成步堂：那你为什么动摇？

原灰：那是因为本官当时在场……还有……那个……总之！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小的孩子能做什么啊！

成步堂：你刚才说什么？

原灰：哎！本官什么都没有说！

成步堂：你这样不是欲盖弥彰么。当时有谁这个房间里？

原灰：本官不打算对此发表意见。

成步堂：（不说也没用，扎克先生的共犯只可能是一个人……）是奈奈伏美贯小姐吧。

原灰：啊！你说什么呢，我、我、我不认识。

成步堂：真的？你不会是在说谎吧。法警可不能说谎哦。

原灰：本官……啊！

（心锁破了一个）

原灰：那天本官的确见过这个女孩。但我是不可能看错的。那么小的女孩子怎么可能变成身高两米的魔术师啊！

成步堂：（会有那么高明的魔术么，扎克先生……）的确，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小女孩错看成或真敷扎克先生，如果搞错，就一定是受了某种“机关”的蒙骗。而女孩使用的机关就是……人偶“帽子先生”！

原灰：这、这、这……这是什么？

成步堂：帽子先生，这是那个女孩的拿手好戏。这附近有家叫“美啤酒吧”的小店，她有时会在那里表演。你去过吗？

原灰：原来如此……那原来不是梦。

成步堂：什么？

原灰：那天晚上在舞台上见到的东西果然不是梦……原来真的有“帽子先生”啊！

（第二个心锁也被解开，所有心锁解开完毕）

原灰：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或真敷扎克逃出法庭后，我立刻跟着他跑进了这个房间……

（原灰开始回忆：他当时跟着扎克来到这个房间，可里面除了可爱的美贯以外并没有第二个人。原灰搜遍了整个小屋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成步堂：看来美贯果然是扎克先生的“共犯”……

原灰：我也不相信……那件事发生一周之后，我在经过一家酒吧时偶然看到了那场表演。

成步堂：就是“帽子先生”么。

原灰：当时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知道现在还是觉得那件事就像一场梦一样。也就是说当时消失的并不是“魔术师”，而是“帽子先生”。呜呜呜……

成步堂：那天发生的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你看见扎克跑出法庭，于是追了上去。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当时第二休息室门口还有一个人，就是和帽子先生在一起的美贯小姐。于是，扎克先生转过弯之后趁你还没追上来，就跑进了离转弯处最近的第一休息室。而原灰先生你在转过弯那一瞬间看到的是跑进第二休息室的美贯，也就是“帽子先生”。于是你追进了错误的房间。

原灰：本官转过弯之后的确只有“一瞬间”看到了……或真敷扎克的披风。嗯……实在是非常感谢你！本官充满疑惑和困扰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成步堂：实在很抱歉，没想到那件事给你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原灰：我……我感到很光荣！本官经常给别人道歉，不过接受别人的道歉这还是第一次！我会以此为契机争取重回警察队伍的！

成步堂：嗯，加油。那我先走了。

成步堂：（“魔术师在法院内神秘消失”这一谜题终于被我解开了，但魔术师还是没有出现……而我足足等了七年才与他再次相遇。）

现代
俄罗斯餐馆波尔哈奇

（成步堂和牙琉雾人吃完晚饭之后，雾人便离开了。不一会儿有两个陌生人来找成步堂，直截了当地说明要跟他玩牌。）

成步堂：（作为成步堂文艺事务所的第二号艺人，我平常的工作就是弹钢琴。不过我还有另一项工作，那就是玩梭哈。这究竟是怎么开始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那家店里的那个人是最强的”，“从来就没有输过”之类的传闻还是引来了不少人找我玩牌。这里是西餐馆，所以我们不赌钱。不过还

是有很多人带着钱来到这里。换个角度想，这对开店的大叔来讲也不见得是件坏事。）

成步堂：那我们现在就去吧，有一间小屋是专门用来玩牌的。

？？？：也就是“流氓小屋”吧。不过，在那之前……

成步堂：什么事？

影郎：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是浦伏影郎。

叶见垣：啊，对了！我是名叫叶见垣的新闻贩子。

成步堂：我是……

影郎：你这样太失礼了吧，成步堂龙一。

成步堂：哎？

影郎：作自我介绍时要看着对方的眼睛，你还没想起我是谁吗？

成步堂：我们之前在哪里见过么……（啊！）

（成步堂想起了扎克消失时的情景）

成步堂：难道说……怎么可能！你是……或真敷扎克！

扎克：真是遗憾啊，成步堂先生。这奇迹般的“复活”魔术的观众只有你一个人。

成步堂：（就像是在做噩梦一样……或真敷扎克！你这个把我整个人生全部搅乱的人！）

扎克：喂！那边那个人！

雅香：是、是……

扎克：我们马上要开始玩牌，你去准备一下。

雅香：那我现在就去准备“流氓的房间”。

成步堂：你真的是那个……扎克先生吗？

扎克：我现在的名字是“浦伏影郎”。

成步堂：已经过了多少年了啊，好像是六年？

扎克：还有三天满七年。给你添麻烦了……

成步堂：啊……的确。

扎克：那个……美贯她，还好吗？

成步堂：她很好。实在很抱歉，她现在还在工作。

扎克：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我之所以来见你，是想跟你玩一把梭哈。

成步堂：梭哈？（这双眼睛……他是认真的。）

扎克：我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输”。不管使用怎样的手段，我一定要赢你。

成步堂：（哎呀，对于“胜负”这么执着，真是危险的男人）

扎克：在打牌之前，有些话想跟你说。我想你也不是完全无话可说吧。

成步堂：七年前我们不是比试了一场么。

扎克：是啊，你也不是泛泛之辈，真是吓了我一跳。

（成步堂回忆起七年前和扎克玩牌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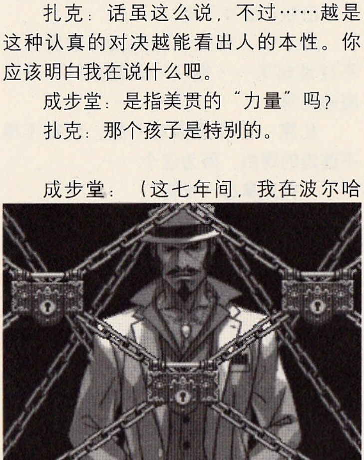
成步堂：你居然用梭哈来挑选律师。

扎克：话虽这么说，不过……越是这种认真的对决越能看出人的本性。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吧。

成步堂：是指美贯的“力量”吗？

扎克：那个孩子是特别的。

成步堂：（这七年间，我在波尔哈



奇一次也没有输过。每当有重要的对决时，那个孩子就会给我暗示。“爸爸，这个人拿到好牌了”，“就是现在，早些分出胜负比较好”之类的）

成步堂：那种“力量”到底是怎么回事？

扎克：“解读”人的反应和想法是魔术的基础。但美贯的力量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以前说过，那是曾击败我的对手的东西。

成步堂：或真敷天斋……

扎克：那个时候，我明白你所说的“力量”……

成步堂：听你的口气，它好像跟或真敷的“血统”有关系……

扎克：血统……不好意思，那跟件事没有关系。

（心锁再次出现）

扎克：对现在的你来说，那根本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情报。

成步堂：（这就是或真敷一座的秘密么……）

扎克：对了，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已经十五岁了吧。

成步堂：还是以你为目标在努力。不过说起来……你从一开始就打算从法庭逃走吗？

扎克：实在是很对不起。我有不得不逃走的理由，因为这个……

（扎克拿出一张纸）

成步堂：啊！这是……

扎克：“权利转让文件”。你看见这里的签名了吧。

成步堂：权利……转让？这是或真敷天斋的签名。上面写的是“将我所有魔术的组成、演出、表演权转让给以下人士。”接受人的名字是——或真敷扎克

扎克：事情就是这样。

成步堂：这页纸，难道是……

扎克：没错，你还记得那本笔记吗？

成步堂：哼，不可能忘记的。就是那篇被撕掉的书页让我失去了律师资格。

扎克：这是真正被撕掉的部分。是那天晚上，天斋交给我的。

成步堂：真希望七年前就拿到这个。

扎克：对不起。那个时候，光是从法庭逃走就费了我好大劲。不过我来并不是专程给你道歉的。或真敷天斋的魔术一直受到严格的管理，只有拿到转让文件的人才能进行魔术演出。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继承这一切。我想……

成步堂：把这一切都转让给那你的女儿，对吧。

扎克：没错，这才是我冒险来见你的真正理由。叶见垣先生。

（叶见垣拿出一只红色的信封，上面印有或真敷一座的标志）

扎克：这是将我继承的“权利”转移给美贯的文件。可以请你以证人的身分在这里签个名吗？

成步堂：但、但是……我已经不是律师了。没有公正人资格的人就算签了名也……

叶见垣：我好像有公证人资格。

成步堂：你……

叶见垣：有时是戴着公证人眼镜的新闻贩子，有时是戴着记者眼镜的公证人。如果取下眼镜就看不清人生的道路。

扎克：那么，拜托你签个名。这是我来这里的第一个目的。

成步堂：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现在才出现了。是因为从那时开始已经“七年”了吗？

扎克：没错……法律有明文规定“失踪七年的人，则认定他‘死亡’”，也就是说，从世上消失七年之后，这个人作为“生者”的权利就全部失去了。当然包括财产在内。所以我才准备好文件重新出现，在“七年”到来之前。这也可以说是

我的“遗产”吧。

成步堂：但就算没有文件，财产也会自动转到美贯头上啊。

扎克：在这种情况下不行。

成步堂：“这种情况”？

扎克：我的确是从或真敷天斋那里得到了“表演权”，但那是在没有人的“密室”里进行的。天斋生前曾经提到过的继承人有两个，分别是我和巴郎，没有我女儿的名字。

成步堂：所以你才特意准备了这份文件……

扎克：叶见垣先生是我在失踪前就认识的好朋友，你可以信任他。

成步堂：我查过美贯的事，她好像无处可去。

扎克：没错。

成步堂：（平常这个时候都会理所当然地提到“母亲”吧……没办法，把那个拿出来）这是美贯小姐的母亲吧？

扎克：呃！为什么这个会在你……

成步堂：是美贯给我的。她说妈妈“不见了”……

扎克：那你就那样理解吧。

成步堂：哎？

扎克：“不见了”，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能说。

成步堂：（为什么不告诉我……）

叶见垣：根据我掌握的材料，美贯的妈妈是或真敷天斋的独生女。

成步堂：什么！这是真的么！扎克先生！

扎克：叶见垣！不要多嘴！

叶见垣：啊！难道说……我是个坏人么……

扎克：谈话到此为止，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快开始吧，成步堂。

成步堂：开始什么？

扎克：当然是最后的梭哈了！

成步堂：“最后的”？什么意思？

扎克：我这次出现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把文件交给美贯。之后我会再次回到“黑暗”之中去。

成步堂：你不打算见见美贯吗？

扎克：还是不要见面的好。七年前我输给了你，而我决不允许“失败”。这一生，输给天斋一个人就足够了。对了，刚刚在餐馆门口看见一个人熟人。好像叫……牙琉。

成步堂：你是指雾人吗？你认识他？

扎克：就算认识吧。好了么，成步堂，赶快开始比试吧，

成步堂：（或真敷的“力量”，看来还需要一些线索。可能还得去见一下那个记者。另外，比赛开始前，扎克的脑海中充满了一个人的名字，而那个人现在已经在监狱的单人房里，他的名字是……为什么或真敷扎克会知道这个名字呢？）

现代
中央监狱 13号单人房

牙琉：真是稀客，你居然亲自造访我这个狭小的城郭。

成步堂：牙琉……

（成步堂回忆起牙琉在法庭上对成步堂“复仇”的指责）

牙琉：看来你精神不错，成步堂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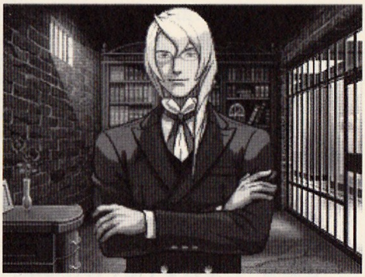
成步堂：你也一样。

牙琉：人生对你我来说还真是一件不可预测的事啊。你当年没想到自己会失去律师资格吧。

成步堂：你也应该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浦伏影郎，这是你杀害的那个人的名字。但你知道他本来的身分吗？

牙琉：本来身分？

成步堂：或真敷扎克，是那件案子的被告。



牙琉：啊，我想起来了。他就是或真敷扎克？别开玩笑了。

成步堂：别想逃避。我可不认为这些都是偶然。

牙琉：所以我刚才说“人生还真是不可预测”，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吧。

成步堂：虽然你被叛了刑，但“杀人动机”却一直都不甚明了。我突然对这件事很感兴趣。

牙琉：你已经不是律师了。调查这种事有什么意义吗？我是杀害“浦伏影郎”的坏人，仅此而已。

成步堂：（不对。我必须要知道，杀害他的理由……）没有人会莫名其妙地把瓶子往别人头上砸，请告诉我你的理由。

牙琉：你还真是纠缠不休啊。

成步堂：我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我想起在“对决”那天，或真敷扎克提到过你的名字，之后他就被你杀死了。我是来找你求助的。你一定对当时的事还有印象。

（成步堂想起自己打电话给牙琉的情景）

成步堂：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杀死浦伏影郎……不对！是或真敷扎克！

牙琉：嗯……

（一种成步堂从未见过的复杂心锁将牙琉的内心包得严严实实）

成步堂：（这、这是什么！从没见过这样的心锁……黑暗、绝望、冰冷……能够解除这种东西么……）

牙琉：你怎么了？成步堂？

成步堂：没、没什么。

牙琉：做事不要太勉强了，人生其实是很愉快的。

（牙琉拿出一支“手掌型”的指甲油开始涂抹）

成步堂：（牙琉这混蛋，居然涂起指甲油来了……）

牙琉：你是不在想“明明是男人，居然涂指甲油”？

成步堂：你一向很注重外表。

牙琉：指甲不美丽的人，其生活方式也肯定有问题……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不过我并没有打算改变。

成步堂：的确，这个瓶子闪闪亮亮的，很漂亮。

牙琉：因为这是水晶的嘛。看你这么喜欢，给你一个。

成步堂：（总觉得在哪见过……没有线索了，走吧）

七年前
土武六工作室

成步堂：好久不见，“画家”绘濑土武六先生……

土武六：我、我没有做什么违反法律的事……

成步堂：我也不是为了追究那些陈年旧事才来找你的。可以问你几句话吗？

土武六：你有那个权利。那天我在法庭上引起了那么大的骚动，可你只是静静地注视着我……那一刻让我深深地记住了你。因为我早已习惯了那些非难的目光。成步堂龙一先生，只要是我能回答的问题，我一定言无不尽。

成步堂：嗯……你好像是……画

家？一进这间房子就能感觉到。

土武六：真是不好意思……我的作品还从来没有卖出去过。如果只有我一个人也就算了，但是……

成步堂：因为女儿么……

土武六：她母亲丢下我们自己走了，我不想给那孩子留下悲惨的回忆，所以……开始了那种工作。

成步堂：制作“赝品”吗？

土武六：请不要这样看着我。我也知道，拿到这来的画有一半以上都是赃物，而且也清楚他们究竟将我复制之后的作品拿去干什么……

成步堂：嗯……不过你的“作品”好像不只是画吧？

土武六：我说了你可能不相信……“那个”是我第一次接受绘画以外的委托。

成步堂：什么？

土武六：但我没有想到那是谋杀案的证物……我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

成步堂：那你为什么要接受委托！

土武六：因为酬金实在太高了……

成步堂：（看起来他好像竭尽全力想要从“过去”中挣脱出来……）

土武六：说句老实话，我想要快些忘掉这件事。因为那件东西害了你。

成步堂：很遗憾，这样是行不通的。（无论如何也要让他想起来……）你应该不会忘了自己的“作品”吧。

（成步堂拿出那篇书页）

土武六：唔……

成步堂：你或许可以说自己只是制作了一份“复制品”，但正是这件东西打乱了一个无辜者的整个人生。当然，我自己也有责任，所以我一定要知道，而你也一定要说出来。

土武六：果然逃不了么……

成步堂：那么，告诉我吧。

土武六：那是之前从没做过的工作……

成步堂：那的确称不上是“画”。

土武六：不是这样的。在那之前，我只是复制东西……某一天，我从委托人那里拿到像是笔记的一页“样本”，那大概是委托人捏造的印刷体文章。

成步堂：是让你参照“真品”的笔迹写下捏造的内容？

土武六：没、没错……

成步堂：那么……委托人是谁？是谁把这个工作交给你的？

土武六：我在法庭上已经说了，我不知道……

成步堂：你真的不知道？这么奇怪的“伪造”。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好好调查一下委托人。

土武六：真的、真的不知道……我自己也没见过……

（这里也有心锁……）

成步堂：看来关于这个作品你也有什么秘密……

土武六：唔……

成步堂：从你的话里我大概也能猜到。当我提到“委托人”这个话题时，你说“我自己也没见过”……这时心锁出现了。也就是说！是除了你以外的“其他人”去见了委托人。而那个人就是……这件“作品”真正的作者。

土武六：说得像模像样……不过你的推理我一点也不明白。

（心锁碎了一个）

成步堂：只要结论正确就行了。

土武六：结论？

成步堂：真正的作者并不是你。

土武六：不、不要胡说！你在说什么啊！那的确是我的作品！而且这里是我的工作室，其他任何人都……

成步堂：没错，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赝品画家”不是你的话，剩下的答案似乎不是很难找……真正的“赝品

画家”就是你的女儿绘濑真。

土武六：这太愚蠢了！我女儿她才只有十二岁！你这种毫无根据的推理，我实在很难接受！

成步堂：（尽管矢口否认，但态度明显已经动摇了。果然没错！）工作室里只有你和你女儿两个人，如果你不是“赝品画家”，那么真正的画家只可能是你女儿！很简单的推理。

土武六：呃……

（心锁解除成功）

土武六：你是怎么知道的？平常人根本猜不到……的确，这是我女儿真的作品。尽管只有十二岁，但确实称得上是个天才。她只是在工作室里看我画画，就自己记下了画法。这种工作所必需的测量仪器和分析工具现在完全成了那孩子的玩具。

成步堂：总之，这页东西是真制作的。难道委托人也是……

土武六：实际上他来过这个工作室一次。不过他把脸遮住了，而且没有跟我说话。

成步堂：也就是说，他只跟你女儿谈过话？

土武六：他对我说“我只跟制作者本人谈”。

成步堂：（看来那个小女孩就是找到委托人的线索！还是先问问土武六先生吧）土武六先生，拜托你一件事。

土武六：你是想问我女儿的事吗？

成步堂：是的。可以吗？

土武六：我女儿她……不太擅长跟人说话。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人……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那位委托人。

成步堂：什么！

土武六：虽然两人谈话的时候我不在工作室，不过事后看见那孩子在笑。这种事还是第一次发生。

成步堂：总之……请让我问问她。

土武六：我明白了……

真：……

成步堂：（果然，什么话都不说。怎么办呢……）哎？这张邮票为什么用小相框装起来了？上面是……或真敷一座？

（邮票上有或真敷一座的合影，巴郎和扎克分站两边，中间是美贯的母亲优海）

土武六：这是文化厅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而发行的纪念邮票。当时他们相当受欢迎。

成步堂：（不过那件事之后，这一切辉煌都烟消云散了……）

土武六：那还是真小时候的事，我带她去看了一次魔术表演。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很喜欢或真敷一座，只要电视上有他们的节目，真一定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们加油。

成步堂：原来是这样。这张邮票应该很难买吧。

土武六：不知道她在哪里捡的。

成步堂：真小姐，请你看看这个。

（拿出邮票给她看）

真：这是我的邮票……

成步堂：（终于说话了！果然这个是突破口！哎，该怎么说呢……）

（成步堂极力说一座的好话，从真那里得到了不少情报。包括前几天她去了或真敷一座纪念馆，还有那张邮票的来历……）

（真拿出一个红色的信封）

真：爸爸他不知道，我就是从这里面拿到的邮票。

成步堂：（这封信……）是谁寄给你爸爸的呢？

真：是那个人寄来的。因为跟他说话时候提到过我喜欢或真敷一座。但没想到他给了我这么好的礼物！



成步堂：（也就是说，邮票是委托人寄来的。）真，平常你最喜欢做什么呢？

真：最喜欢在这里画画，讨厌到外面去。

成步堂：为什么不喜欢出去呢？

真：因为……外面有坏人……

成步堂：就算有坏人，但总的来说还是好人多啊。

土武六：实际上，在真小的时候曾经被拐卖过……

成步堂：拐卖？

土武六：从那以后，就几乎没有出过这个家门。

成步堂：原来如此……哎？好奇怪啊，她刚才不是说“前几天跟爸爸一起去了或真敷纪念馆”吗？

土武六：是那孩子死缠着要去……我也吓了一跳。那种事到现在为止只出现过一次。

真：因为他教了我咒语。

成步堂：咒语？

真：无论如何都要到外面去的时候就用那个……

土武六：好像那个委托人给了她什么东西。但他没有跟我说起这件事。

真：爸爸！那件事是秘密！

成步堂：（委托人？看来得好好问问）那个交给你这件工作的委托人……你和他见了面，还谈过话吧？

真：……

成步堂：他教给你什么咒语？

真：不能说……

成步堂：哎？为什么？

真：说出来效果就会消失，那个人是这么说的。

成步堂：但我真的很想知道。

真：……

（心锁出现）

成步堂：（果然，没办法了，心锁……）看来你很相信那位委托人嘛。

真：……

成步堂：就只是因为他给了你这张邮票吗？

真：不是。因为那个人帮我解决了烦恼。“如果不想出去就不要勉强自己”，但如果是无论如何也要出去的时候，用“咒语”就好了。

成步堂：“咒语”，那个人到底给了你什么啊？

真：……

（真开始咬自己的指甲，这是她紧张时必定会有的行为。）

成步堂：（如果我猜得没错，应该是这个……）他给你的东西应该是这个吧？

（成步堂拿出在牙琉监狱得到的指甲油瓶子）

真：啊！

（心锁破碎一个）

成步堂：我想我已经知道了给你瓶子的人，你的委托人就是——牙琉雾人，他是一名律师。

真：我、我跟他约好了……跟谁也不能说……如果我不遵守约定，咒语的效果就会消失。

（心锁解除成功）

成步堂：（已经找到答案了……）那，我先走了。

土武六：真的很对不起……

成步堂：这句话，请你对我的委托人或真敷扎克说吧。

真：那个……我做了坏事了吗？

成步堂：为什么这么想？

真：因为叔叔的眼睛，充满了悲伤。

成步堂：嗯……下次来的时候，我一定会笑嘻嘻的。到那个时候，真小姐，你也要笑嘻嘻的哦。

真：嗯，好。

成步堂：再见，请多保重。

成步堂：（我后来回想起跟幼小的“赝品画家”相遇的情景时，发现自己在那天看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场面。但是，当我注意到这一点时，已经太迟了、太迟了……）

七年前 拘留所会面室

（巴郎与成步堂隔着一面特殊的玻璃相对而立）

巴郎：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景象。

成步堂：什么？

巴郎：隔着这面玻璃墙壁的两个人……本应该对调位置不是么！捏造证据的你自由自在，而无辜的我却被关在这里！你们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杀了师父，我总有一天会恢复自由的。外面还有广阔的舞台在等着我。另外，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呢。算了，我正好觉得有些无聊。你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

成步堂：（那些谜题的答案，能不能在这里找到呢……）你对你师兄是怎么看的？

巴郎：呵呵，不愧是扎克，居然能从那种地方逃走。不过，他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杀死或真敷天斋的就是或真敷扎克”这个事实。

成步堂：（舆论的确会这么认为……）

巴郎：总之，我的拘留期限快到了，得开始准备回家。既然师兄已经失踪，那么天斋的所有魔术都将由在下——或真敷巴郎继承。

成步堂：（这是怎么回事？）

巴郎：从这个意义上讲，那次判决对我巴郎来说可是一次最好的宣传。

成步堂：不过请不要忘了，你的嫌疑还没有完全消除。不管怎么说，你也收到了那封或真敷天斋寄出的“威胁信”。

巴郎：就算是这样，不过遵守命令的好像是或真敷扎克啊。请不要再问我“朝哪里开的枪”之类的问题了，既然师兄他已经失踪，这些讨论就完全没有意义。

成步堂：我想问的是其他事情。

巴郎：哦？

成步堂：很简单，天斋究竟拿什么机关来威胁你？

巴郎：什么“机关”？哈哈哈，原来你不知道啊。

成步堂：什么？

巴郎：魔术师是不会把自己的机关公布出来的。

（四把心锁出现）

成步堂：（看来他不打算老老实实交代……）

巴郎：观众是不能上舞台的，只要坐



在观众席里好好盯着聚光灯就足够了。

成步堂："终结自己的性命"，就算天斋已时日无多，他也应该明白这是在要求"谋杀"。

巴郎：我师父就是个这么乱来的人。

成步堂：结果他真的被杀死了。能够成为杀人理由的"弱点"，就一定是与"生命"相关联的东西。你是一个生活在大规模"表演"中的人，那一定是伴随着"危险"的生活。

巴郎：我们都不要拐弯抹角了。你说我们的"表演"有危险？那么就拿出证据来。

成步堂：这个东西，没有人会认为它不危险吧？

（成步堂拿出表演用的手枪）

巴郎：这是……我们的……

成步堂：特别设计的手枪，可以装填一发实弹。

巴郎：别开玩笑了！我们魔术师可不是杀人狂！

成步堂：我可没这么说过，只是有这种可能性。比如"事故"之类的……

（第一把心锁破碎）

巴郎："扎克和巴郎的快速射击"，那是很久以前就被禁止的表演。

成步堂："禁止"的理由是因为太过危险吗？

巴郎：没错。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成步堂：很简单，就是"已经发生了事故"。

巴郎：呃！呵呵，不愧是喜欢"捏造"的人。但只有这把手枪，你又能证明什么？

成步堂：在舞台表演时，你们射出的子弹是不是曾经夺去了某人的生命？

巴郎：对魔术师来说没有"是不是"这种猜测。你最好明确指出来我们到底枪杀了谁！

成步堂：（总算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接下来只要揭穿他的真面目就行了）因为事故而牺牲的人……就是她吧。

（拿出美贯给成步堂的吊坠盒，里面有美贯母亲——优海的照片）

巴郎：这、这是……

成步堂：或真敷扎克的妻子，美贯的母亲，应该是叫优海吧。

巴郎：怎么可能！

（第二把心锁破碎）

巴郎：但这到底是为什么！你凭什么断定是她被我们"击中"了？

成步堂：（还不打算招么……）优海小姐被击中的几率比任何人都高，证据就是这张纪念邮票。上面印得很清楚，中间这位就是优海小姐吧。

巴郎：呃！

成步堂：美贯的母亲好像是"失踪"了，但她到底怎么样了呢？

巴郎：我……我……我不知道！

（第三把心锁破碎）

巴郎：看你的眼睛……似乎还有话想说？你难道还有证据吗？

成步堂：优海小姐的事故之所以成为你绝对的弱点，就是因为……优海小姐本身，没错吧。

巴郎：什么意思？

成步堂：因为她既是或真敷扎克的妻子、美贯的母亲，也是或真敷天斋的独生女！

巴郎：呃！

成步堂：你在舞台上失手杀死了师父的宝贝女儿……这就是你绝对的弱点！

巴郎：唔……那、那是……不应有的事故！

（心锁解除成功）

成步堂：现在可以告诉我了么，师父的"威胁"究竟是什么？

巴郎：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成步堂：是指或真敷一座吗？

巴郎：天才魔术师或真敷天斋和他

的独生女，以及他的两名弟子。

成步堂：感觉这样的组合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巴郎：虽然不喜欢被误解。不过的确出事了……但那真的只是个意外。“扎克和巴郎”的拿手好戏，子弹会穿过助手优海的身体——将舞台上的道具击碎。那是充满速度感和挑战性的表演。有一天在练习加入了新要素的节目时，发生了那场悲剧。我们至今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的子弹夺去了她的性命。优海从此失踪，扎克失去了妻子，美贯失去了母亲，天斋失去了独生女……

成步堂：这跟“威胁”有什么关系吗？

巴郎：这大概就是或真敷一座的“阴影”。

成步堂：天斋为什么要隐瞒事故？那可是他的独生女啊……

巴郎：因为那段时间对或真敷一座来说相当重要……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其他的理由。为了能顺利完成从“天斋”到“扎克和巴郎”的时代转换，我们可以牺牲一切。优海的死也是其中之一……不过，就算她的生命已经消失，她的“存在”却没有被抹消……

成步堂：什么意思？

巴郎：这件事总有一天会让师兄、我变得无法忤逆天斋，只能在他手下为了他个人继续表演。

成步堂：原来如此……似乎的确是没办法的事。（果然不是普通的关系……）美贯她知不知道这些……

巴郎：我们当然不会告诉她“可能是父亲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就算我现在想起那次事故依然会感到很抱歉。说起来……

成步堂：什么？

巴郎：那次事故之后，有个人一直找我们打听情况。

成步堂：是记者吗？

巴郎：他自称是“新闻铺”。以采访为名缠着一座不放。

成步堂：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巴郎：嗯……忘了。不过经过几次采访，他跟扎克好像成了朋友。不过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人。

成步堂：原来如此。

巴郎：虽然想不起名字……不过他是个带着很重薄荷味的人，而且有时会突然大笑。

成步堂：我明白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成步堂：或真敷一座之间原来有这么深的“内幕”，我的任务似乎就是保护美贯不受这种“内幕”的侵害。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巴郎所说的那个“新闻铺”是谁。但“现在”的我大概能猜到，带着强烈薄荷味的笑脸……那是连接或真敷扎克与“人世间”最后的“线”。找个时候去拜访他吧。

现代
土武六工作室

叶见垣：哎呀！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成步堂先生么。

成步堂：你还记得我？

叶见垣：当然了！那天晚上在波尔哈奇见过你嘛。

成步堂：你在这里做什么？主任土武六被毒杀了，他女儿真小姐也……

叶见垣：我知道我知道。怎么说呢，感觉有些“后悔”。如果能早点来到这里，或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吧。

成步堂：你一直在跟踪报道这件案子吗？

叶见垣：因为不管怎么说或真敷扎克先生也是我的朋友嘛。

成步堂：扎克在波尔哈奇时也是这

么说的。

叶见垣：我跟他很合得来。他是有些……不对，相当……不对，非常粗暴的男人。我在那天晚上采访土武六先生时明白了一件事。

成步堂：什么？

叶见垣：土武六先生好像在这七年间一直被某人监视着。

成步堂：“被监视”……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罪责而产生了幻觉吗？

叶见垣：不。绝对不是“神经过敏”。

成步堂：为什么这么说？

叶见垣：实际上我也有这种感觉。我在追查这次案件的过程中，一直有人盯着我！

成步堂：果然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罪责而产生了幻觉。

叶见垣：我有什么“罪责”啊！

成步堂：（“被监视”，这一点的确很可疑……）你确定自己被监视了吗？

叶见垣：当然了！那绝对不是我乱说！正是因为这个，或真敷扎克才会刚一和我接触就被杀掉了！

成步堂：什么！

叶见垣：从法庭消失的这七年间，他没有跟任何人联系。后来因为“剩余时间”不多了，所以才准备了这份文件，并且和我联络。

成步堂：之后他就……死了。

叶见垣：你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说不定，连你自己也是哦！

成步堂：（我，我自己？不太可能吧……先问问他扎克先生的事）你跟或真敷扎克很熟吗？

叶见垣：认识他是从那件事开始的……

成步堂：“或真敷天斋枪杀案”吗？

叶见垣：不，比那还要早得多。一般人都不知道。

成步堂：难道是……快速射击节目的“事故”？

叶见垣：啊！原来你知道啊！

成步堂：巴郎先生口中“缠人的记者”指的就是你吧。

叶见垣：实际上我跟或真敷天斋的交情也还不错，当然，他女儿优海小姐也知道这一点。

成步堂：原来是这样……

叶见垣：优海小姐是突然不见的，但天斋关于这件事什么都没跟我说。不过我还是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内幕。所以我专门去采访了优海的丈夫。当时整个或真敷一座都弥漫着怪异的气氛，师徒之间的关系或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发生改变的，大概是因为优海小姐的关系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随着采访的进行，我跟扎克先生成了好朋友。期间我总共挨了他五拳！最后我们终于变得无话不谈了。

成步堂：那么巴郎先生呢？

叶见垣：我想这七年间他一直在等待吧。

成步堂：等待？

叶见垣：当然是等着重返舞台啊。“让天斋的魔术复活”，这曾经是他无法实现的梦想。

成步堂：是因为这份转让文件中“表演权”的关系吧。

叶见垣：如果没有正式的文件，或真敷巴郎和或真敷扎克都有可能继承天斋的遗产。

成步堂：所以巴郎先生一直在等待扎克先生的“法律死亡”吧。

叶见垣：应该就是这样。现在他终于等到这一时刻了。

成步堂：他好像正在“县立国际日之丸环形体育场”准备演出。

叶见垣：但如果拿出这份转让文件……就可以马上中止演出。感觉他真可怜啊，在遗产继承上输给了师兄，而

且连爱情也是……

成步堂："爱情也是"？

叶见垣：难道你想像不出来么？两个徒弟和师傅的独生女……这就所谓的"三角关系"啊。"一座"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家族成员之间的感情就像个漩涡一样绞在一起。

成步堂：优海小姐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生下美贯，然后去世的么。（还是再问清楚一些比较好……）叶见垣先生，请问你认识这个吊坠盒里的人么？

叶见垣：当然，我毕竟是吃了扎克五拳的人。这位是他的妻子。

成步堂：能详细跟我说说有关她的事么？

叶见垣：嗯……好吧。虽然优海和扎克结婚后生下了美贯，但那是她第二次结婚。

成步堂：第二次？（以前从来没听说过……）

叶见垣：她原来的丈夫好像也是个演员，在一次表演中丢掉了性命。好像那时她们结婚才不到一年。

成步堂：这样啊……

叶见垣：她是个很漂亮的人，我现在还带着她的照片。

（叶见垣拿出一张优海的生活照，上面的女子的确很漂亮，手腕上的两只手镯散发着金黄色的光芒……）

叶见垣：美贯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她。虽然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但我认为有你做她的家人，美贯现在一定过得很幸福。

成步堂：哎？为什么？

叶见垣：因为我想起……优海还生了一个孩子。

成步堂：什么！但我听说美贯是"独生女"啊！

叶见垣：是优海小姐跟前她夫生的孩子。

成步堂：前夫？就是那个死在舞台上的第一个丈夫？

叶见垣：没错，好像是这样。因为那孩子的双亲都已经去世，所以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成步堂：（优海小姐的另一个孩子……）这张照片可以借给我吗？

叶见垣：嗯，没问题。我偶尔还是很大方的。事情好像越来越复杂了。

成步堂：没关系，我只是想把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好。

叶见垣：天斋先生一定能从你这句话里看出什么来。

成步堂：天斋先生？什么意思？

叶见垣：难道你没有从美贯身上发现吗？或真敷的"力量"。天斋也一样。还有优海小姐也是。

成步堂：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是"或真敷"一族专有的吗？

叶见垣：我从天斋那里听说过，和优海小姐结婚扎克先生虽然也有一双好"眼睛"，但还是敌不过或真敷的眼睛。扎克先生现在已经死了，或许世上已没有人知道那个答案了。

成步堂：（伴随着我的到来，整件事开始显现出它原本的姿态。从让或真敷一座成员之间产生裂痕的事件开始，最后以那个"力量"结束……我必须再去见一见那个人，是他架起了或真敷天斋、或真敷优海与下一个时代之间的桥梁……或真敷扎克。）

现代
俄罗斯餐馆波尔哈奇

（成步堂再次来到这个场景，眼前的扎克仍然被包围在重重的锁链中，三把心锁就像三名卫士一般守卫着他的心）

成步堂：（关于或真敷的秘密，我

必须要再问一问这个人）我很在意她的“力量”，那种能看穿人心的力量。第一次见到时吓了我一大跳。

扎克：惊奇之后……你就利用它来赢得胜利是吧。

成步堂：为什么美贯会拥有它？

扎克：……

成步堂：我猜美贯的力量是从“她”那里继承过来的吧？从那孩子的母亲，或真敷优海那里。

扎克：我不想谈这些！

成步堂：优海小姐好像是“失踪”了……但你为什么不想提起她呢？你们三人曾经是家喻户晓的“团队”，但还有一段谁也不知道的故事。优海小姐是在练习中被你和或真敷巴郎开枪击中去世的……

扎克：那是事故！而且也不是我干的！我是不可能会击中优海的！

成步堂：巴郎先生也说了同样的话。就像或真敷天斋的案子一样。

扎克：混蛋！

（心锁破碎了一个）

扎克：我很喜欢优海的眼睛。虽然害怕我的心都会被她看穿，但那目光之中却饱含着温柔。她死了，或真敷天斋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成步堂：那么继承那种力量的就只有美贯了？

扎克：……

成步堂：扎克先生？

扎克：不要问我，我不知道。

成步堂：（就算我没有那种力量也能看出来……）除了美贯，应该还有一个继承了“力量”的人吧？

扎克：混、混蛋！你怎么会知道那种事！

成步堂：的确……如果没有“奇迹”，我是不可能有机会知道的。但那“奇迹”的确发生了……我知道另一个拥有“力量”的人。就是他！（拿出王泥喜的照片）

扎克：这、这个青年……

成步堂：他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好像是个很奇怪的姓。

扎克：他到底是谁啊？

成步堂：我去一个朋友的法律事务所作客时偶然见到的。

扎克：嗯……呵呵，那又怎么样？律师先生？

成步堂：……

扎克：突然拿张小孩的照片给我看……

成步堂：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但是这个青年跟优海小姐一定是有联系的。

扎克：“联系”？

成步堂：如果看了这个，我想你也无法否认。两人最大的共同点就在于……手镯！

扎克：什么意思？

成步堂：实际上……我知道优海小姐之前结过一次婚。

扎克：你、你为什么会知道！

成步堂：结婚不到一年，她丈夫就去世了。

扎克：嗯……他是个旅行演员，在或真敷一座的表演中客串时认识了优海。之后他俩就结婚了，优海也暂时离开了或真敷一座。你是说她在那段时间生下了孩子？

成步堂：这张是叶见垣先生给我的照片。看到它首先映入眼帘的除了魅力的优海小姐外，还有这个造型很独特的手镯。

扎克：这好像是或真敷家的传家宝。

成步堂：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青年戴着和照片上一模一样的手镯。

扎克：什么！看来果然是这样……

成步堂：你想起什么了么？

扎克：优海的这张照片是我在她离

开或真敷一座之前照的，而她回来的时候，手镯就只剩下一个了。

成步堂：一个？也就是说……

扎克：只可能是给了这个青年！

（两把心锁一起破裂，心锁解除成功）

成步堂：现在可以告诉我或真敷一座的秘密了吗？

扎克：嗯……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究竟是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但或真敷一家的确可以遗传“那个”。

成步堂：到底是什么啊？

扎克：我只听她……就是优海提起过一次。她说那种力量的本质是可以对人的“紧张”有反应。对面的人即使只有一点点这种情绪，不管怎么隐藏都可以感知得到。

成步堂：是“可以看见”吗？

扎克：最奇妙的是如果不使用某件道具，她本人根本察觉不到自己可以“感知”对手的紧张这件事……

成步堂：“道具”，也就是……

扎克：没错，就是这个手镯。

成步堂：（第一次见到这个时就感觉它一定有什么深意，但这件手镯到底有什么力量啊……）

扎克：好了吧，我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已经告诉你了。

成步堂：也就是说，美贯和那个青年……

扎克：啊，应该是兄妹吧。所以兄长也理所当然地拥有“力量”。

成步堂：美贯多了个哥哥……以后会怎么样啊。

扎克：另外，那个手镯好像是用特殊金属制作的，会随着体温变化而细微伸缩。

成步堂：随着体温变化……

扎克：是这样。所以平常手镯的内径大小跟佩戴者手腕的粗细是完全一致的。

成步堂：这跟“力量”有什么关系吗？

扎克：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吧。那种力量的本质是可以感受到他人的“紧张”，让“紧张”传达到自己身上，之后肌肉会产生微妙的反应。这个过程是自己察觉不到的。如果戴着手镯，佩戴者就可以感觉到肌肉的微小变化。因为平时手镯是紧贴着手腕的。

成步堂：也就是说，手镯有反应就表示对手开始紧张了。

扎克：应该就是这样。

成步堂：但即便如此，也不可能了解到对手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吧。

扎克：再更进一步的事情，我想我也能明白。就只是单纯的“视力”问题。

成步堂：视力？（就这么简单？）

扎克：只要集中精力，我们也能发现很多平时注意不到的事。比如从表情的“瞬间变化”中读出其深意。

成步堂：什么！

扎克：这也算是一部分魔术的秘密。因为我们必须时刻掌握观众的内心感受。

成步堂：那么你的结论是……或真敷一族的视力都很好？

扎克：这种说法一点意义都没有。应该是“视力”和不可或缺的“集中力”。

成步堂：我可没有这种感觉……

扎克：当然，要想保持这种集中力是很困难的。但如果有东西可以告诉你集中的“时机”……

成步堂：啊！就是这个手镯……

扎克：没错。

成步堂：但、但是，美贯并没有戴着这个啊。

扎克：你是指玩牌时吧？只要知道了“应该集中的时机”，就算不戴手镯也没关系。大概美贯自己也没有察觉到吧……我所知道的“或真敷”就这么多。

成步堂：非常感谢。

扎克：如果那位青年的手镯是真

的，当有一天用到那个时，或许可以唤醒那种力量。

成步堂：我记下了。那么，我们开始玩牌吧。

扎克：嗯。既然说到这里了，最后再告诉一些东西，是关于那天晚上的事。

成步堂：那天晚上？

扎克：就是我师傅或真敷天斋去世的那天晚上。

成步堂：嗯？

扎克：两把手枪，两封威胁信，那是天斋的“测试”。师傅他到了晚年把我们折磨得很惨，但我当时并没有杀他，而是朝小丑人偶的额头开了枪。

（扎克回忆的场景：他当时朝人偶开了枪，于是天斋便把转让文件给了扎克。）

（回忆完）

成步堂：或许天斋老师一开始就想把魔术传给你吧。所以给你的指定时间才比巴郎要早。

扎克：事实究竟如何，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巴郎那家伙，现在在干什么？

成步堂：在等待着你的“死亡”。如果就这样经过“七年”，表演权就是他的了。

扎克：没错……如果我再次出现，他的梦就该碎了……真是的，比我想像的还要麻烦。看来还必须得“处理后事”。

成步堂：（当天晚上，或真敷扎克就以异国男子的“浦伏影郎”身分被杀死了，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留下的最后一件东西，就是这篇“自白书”……他对我说“要好好使用”。当然，他没有杀任何人。这或许是他在面对老搭档或真敷巴郎时符合自己身分的“说辞”。）

（自白书内容，“各位相关人士：我承认七年前杀害或真敷天斋的就是我或真敷扎克。由于我从法庭逃走，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实在是对不起。借由这封自白书我想表达我的歉意以及告诉各位事情的真相。或真敷扎克”）

现代
日之丸环形体育场

巴郎：这不是成步堂先生么，好久不见。

成步堂：好久不见。

巴郎：从那时算起已经七年了么……真没想的还能再见到你。

成步堂：因为有些事想问你，所以过来了。

巴郎：这七年对我来说绝不是一段开心的日子。

成步堂：是因为不能表演天斋先生的节目吗？

巴郎：请你不要搞错了！我巴郎的技艺是“货真价实”的，其实真正阻碍我前进的是师兄。七年前，他从法庭上“精彩”地逃走，我以为这样一来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

成步堂：“或真敷扎克杀害师傅，为了逃避法律的严惩而畏罪潜逃”，七年前你就是这么说的。

巴郎：没想到你还记得。但是很遗憾，事情没有我想像得那么简单。因为这样一来，我巴郎自身的“嫌疑”也不能消除了！你相信么！有些媒体居然写的是“师兄扎克为了包庇我而消失”！

成步堂：但那也是因为你们没有把天斋先生的“死”说清楚啊。我今天就是为了搞清楚这件事才来的。

巴郎：……

（心锁出现）

成步堂：（又来了……）

巴郎：观众是不能上舞台的，只要坐在观众席里好好盯着聚光灯就足够了。

成步堂：（怎么觉得这句台词在七

年前听过……）

巴郎：现在你问什么都没用。

成步堂：我也算是这个事件的相关人员，我有权知道一切。

巴郎：这七年间，我一直在忍耐。虽然有些晚，不过我终于迎来了属于我的时代！或真敷一座的所有奇迹，现在全都归我所有。

成步堂：（虽然觉得对不起他，不过现在得到答案才是最重要的，用威力最强的炸弹先让他闭嘴吧）巴郎先生，只要有这个东西在，你大概很难表演“奇迹”。

（成步堂拿出表演权利转让文件）

巴郎：这是什么？上面有或真敷一座的标志……

成步堂：看来应该早点把这个拿出来。因为没想到你这么早就开始准备“复活”了。

巴郎：嗯？这是……

成步堂：它指示了天斋先生“奇迹”表演权的拥有者。

巴郎：怎、怎么可能！或真敷……扎克！说什么转让给“我的女儿”……

成步堂：也就是奈奈伏美贯，现在是我的女儿。

巴郎：不可能！扎克不是已经失踪了么！

成步堂：这份文件是真的，扎克先生还活着。公正人和我都可以证明。

巴郎：哇！

（一个心锁破碎）

巴郎：为、为什么！命运为什么总是玩弄我！我的人生为什么非得被死者操纵！

成步堂：我想应该不只你一个人是这样。

巴郎：枪杀天斋的……一定是扎克！一定是他！就因为扎克逃走了，我的魔术师人生才会被锁入黑暗之中！

成步堂：“杀害或真敷天斋的是或真敷扎克”，这要能证明这件事，你就得救了。是这样的吧？

巴郎：没错！就是这样！

成步堂：那么现在应该还不算太迟，只要有能证明这件事的证据就行了。这篇或真敷扎克写的“自白书”应该就是你希望得到的东西。

巴郎：什么！

成步堂：他承认是他杀害了或真敷天斋。这下你放心了吧。

巴郎：我是一个魔术师，我的工作就是骗人，就是欺骗观众，让他们看见瞬间的美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把自己也当成了观众，不停地欺骗自己……

（心锁解除成功）

巴郎：你应该清楚，这些所谓的自白全是骗人的。

成步堂：是的。我认为或真敷扎克先生没有杀过任何人。

巴郎：“这样的话事情就很简单”……你是这么想的吧？收到威胁信的总共有两个人，如果一个是无辜的……那么剩下那个就是凶手。

成步堂：没错。

巴郎：包庇了曾经的舞台搭档之后再躲起来……哈哈哈！真是高尚的品格啊！

成步堂：是你朝或真敷天斋先生的额头开的枪吧？

巴郎：如果是的话又怎么样？把我送到警察那去？你想怎么样都行，因为我已经没有遗憾了。

成步堂：……

巴郎：我自己没什么能力，但是很想得到师傅那些魔术的表演权……那时的我，大概是被魔术的恶魔迷惑了吧……

成步堂：（果然，杀死天斋的就是或真敷巴郎……）

巴郎：呵……呵呵呵……哈哈哈！很遗憾，枪杀师傅的并不是我！

成步堂：什么！不、不是你？难道说……

巴郎：收到威胁信的的确只有我和扎克两个人。但是，还有一个人有机会开枪，他才是真正的凶手。这下你应该明白了吧？

成步堂：（杀死天斋先生的既不是扎克也不是巴郎……而是现场的另一个人？）难道说……难道说是……

巴郎：没错，是或真敷天斋本人。

成步堂：天斋他是……自杀的？可这是为什么啊？

巴郎：那天晚上我到达病房时，天斋他还活着。当时他好像是睡着了……我……我没有朝他开枪。就在我转身想要离开病房时，老人把我叫住了。

成步堂：你跟他谈话了吗？

巴郎：是的，所以我知道天斋把表演权交给了或真敷扎克。

成步堂：原来是这样……看来我不得不向你道歉。我认为“杀死天斋先生的只可能是你”。

巴郎：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成步堂：哎？

巴郎：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所犯的罪比杀人还要严重。我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威胁信有两封。师兄他藏不住事，很容易就能问出来。我当时就明白了师傅的计划。“到底由谁来终结自己的性命”……不过我没想到连表演权都牵扯其中。实话告诉你吧，我其实是打算朝天斋开枪的。而且……计划将“杀人罪”嫁祸给师兄。

成步堂：什么！

巴郎：那天晚上我准备好“某件东西”之后，朝天斋的病房走去。

成步堂：那是……

巴郎：当然是输液的药液，以前探病的时候顺便调查过。如果扎克没有开枪，就由我来完成致命一击！之后再使用药液“改变天斋的死亡时间”，将杀人罪嫁祸给扎克。这就是我当初的计划。

成步堂：原来是这样……

巴郎：但我最终没能下得了手……之后，天斋便叫住了我。

（巴郎开始回忆与天斋谈话的场景）

天斋：虽然有些对不起你，不过我还是决定将表演权交给扎克。你还不具备汇聚观众的力量。如果可能的话，请你尽力协助他……

（回忆结束）

巴郎：离开病房后，我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因为刚才的打击让我根本动不了。就在那时，我听到了枪声。

成步堂：是或真敷天斋自杀了吗？

巴郎：然后我鬼使神差地回去将现场伪装成是扎克杀死的他。当时我以为这样一来表演权就是我的了……我从天斋手中取出手枪，将指纹擦掉，之后把带来的药液用注射器装进药液袋里。

成步堂：之后，事情就按你的设想展开，扎克先生被怀疑杀死了或真敷天斋……

巴郎：“按你的设想”……实际上还是跟我的设想有些出入……

成步堂：你能亲口告诉我这些事，我很高兴。

巴郎：应该致谢的是我。失去一切之后……我终于下定了决心。就算师兄消失，我的“罪”也不会消失。只要我的“罪”不消失，其他所有的一切都会从我身边溜走。包括同伴、表演权、还有魔术。我已经失去了太多东西。

成步堂：我明白了。

巴郎：我曾经一位自己到目前为止的人生，都是“被死者操纵着”……但现在看来好像不是这样的。因为或真敷扎克还活着。

成步堂：（准确地说，他也已经不在了……）

巴郎：大概活着的不只是他一个人……

成步堂：什么意思？

巴郎：现在仔细想一想……我、不对，是我们一眼都没有见过，就已经结束了……就是她的“遗体”。

成步堂：她？

巴郎：也可能是我太多心了。请你忘了我刚才的话。如果有一天我能再见到师兄或真敷扎克，我想我会跟他道歉的。今天能和你谈话真是太好了。谢谢。

成步堂：（或真敷扎克……“浦伏影郎”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在法庭上揭开的一小部分真相后面，还有无尽的“内幕”，从这里又衍生出了新的事件。为了消除“黑暗”，我必须再去见一次那个男人……）

现代
中央监狱 13号单人房

（牙琉并不再监舍里，成步堂找个理由把看守骗走后，开始了他的搜查）

成步堂：（有件事我无论如何也要调查一下）没错，就是这个黄色信封。果然是绘濑土武六先生寄来的……这就是土武六先生写的最后一封信，有件事我一定要确认。在这之后我的调查就结束了。

（在黄色信封的邮票上检测出了阿托奎宁）

成步堂：把毒药送进绘濑土武六先生口中的使者果然就是这枚邮票！不会错的！他最后一封信果然寄给了牙琉雾人！

（信的内容，“果然如你所说，有记者来采访我。好像是来调查那件事的。我以自己的性命起誓，绝对不会透露跟你有关的任何情报。所以，请你解除施加在我女儿身上的‘魔法’。事情结果我会改天向你报告。绘濑土武六”）

成步堂：这是……终于得到了“决定性的证据”！

牙琉：啊，是单人房的小偷吗？

成步堂：牙琉！

牙琉：我还不知道你有这种兴趣。

成步堂：牙琉，我有事想问你。

牙琉：很遗憾，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

成步堂：绘濑真小姐的判决现在还没有下达。你明白吗？牙琉。

牙琉：虽然至今都没有发现过中了那种毒还能生还的人，不过我从心底希望她痊愈。

成步堂：那我先走了。

牙琉：等一下，成步堂。

成步堂：什么事？

牙琉：可以把这封黄色的信放下吗？这可是我私人的东西。

成步堂：啊，对不起，我疏忽了。

牙琉：不用客气。

成步堂：这样一来，所有的线索都已经找齐了。这是我用七年时间准备的东西。这个漫长的故事终于迎来了结束的一刻。下面就要开始最后的审判了，只有你能找出“真相”。

成步堂：欢迎来到法庭。经过七年的时间，现在一切都将得到公正的审判。希望大家判断的地方只有非常简单的一点，被告绘濑真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开庭时间快到了，你准备好了吗？

有什么东西
要在我心中苏醒
在遥远过去丢失的重要东西
一点点地……

10月9日上午10点
地方法院 第三法庭

法官：现在开始对绘濑真毒杀绘濑土武六一案的审理。

王泥喜：辩方准备完毕。

牙琉：检方，OK。

法官：牙琉检察官，被告绘濑真的身体怎么样了？

牙琉：阿托奎宁急性中毒，根据医生的说法……随时有可能死亡。所以今天被告没有到庭。

美贯：哎！连本人都不在就对她进行审判，真小姐太可怜了！

王泥喜：的确。（一定有非得这么做的理由吧。审理如果延期，被告死了该怎么办……）

牙琉：不下达判决的审判只会给人带来不幸。我看了与本案相关的各种资料自后，得出这个结论。虽然很对不起被告，不过……

王泥喜：（没错，真小姐要是突然去世审判就会中止，我绝不会让那种事发生的！有关案件的所有“内幕”，成步堂先生已经全部告诉我了。我一定要帮真小姐得到“无罪判决”！）

法官：那么牙琉检察官，请你开始陈述案情。

牙琉：检方主张没有任何改变。绘濑真毒发晕倒的理由只有一个，“她认罪了”。

王泥喜：反对！但真小姐中的毒是阿托奎宁啊！和杀害绘濑土武六的毒药一模一样……

牙琉：所以我才说她“认罪”了啊。正因为她就是凶手，所以持有阿托奎宁。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弄到的东西。

法官：嗯……的确如此。

牙琉：所以根本没有必要继续审理了，法庭应该可以在今天之内下达判决。

法官：你有什么意见？辩护人。

王泥喜：辩方认为绘濑真小姐也是“受害者”之一！

牙琉：那么请你拿出证据来证明这件事。她是在审理过程中突然昏倒的，请问“凶手”要怎样下毒？而且……是“谁”下的毒？

法官：检方的要求很合理。

王泥喜：（有两个问题，“怎么做”和“是谁”……先从“怎么做”入手）我想先提示凶手让绘濑真小姐中毒的方法。就是这瓶东西。

法官：啊，好漂亮的瓶子啊。

牙琉：这是指甲油吧。哎？

王泥喜：怎么了？

牙琉：啊，不，没什么。

法官：是将毒药装进这个瓶子然后喝下去吗？

王泥喜：就像牙琉检察官所说的，这是一个指甲油瓶子。请大家好好想一想，绘濑真在作证言的时候……会因为紧张而不由自主地咬手指头。也就是说真小姐在失去冷静的时候有咬手指头的习惯。

法官：要手指……啊！

王泥喜：牙琉检察官。你调查过被告的手指甲吗？

牙琉：那、那个……

法官：法警！立刻去调查！辩护人王泥喜！难道你知道……将毒药装进这个瓶子的人？

王泥喜：是的。

法官：那么请问，下毒谋害被告绘濑真的到底是谁？

王泥喜：就是牙琉雾人！

法官：什、什么……

牙琉：反对！你到底打算干什么啊？大哥……他怎么可能作出那种事……你应该知道得最清楚！

法官：的确……不管怎么说，牙琉雾人目前正在服刑啊。

王泥喜：我知道，不过……但这并不等于他不能作案。

牙琉：什么？

王泥喜：他是“何时”将毒装进那个瓶子的？可能是昨天，可能是一个月前、一年前？都不是。真正的时间应该更靠前才对。

法官：但、但是……牙琉雾人并没有毒杀少女的理由啊！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嘛！

王泥喜：请您看看牙琉检察官的脸。

（牙琉响也带着无比惊异的表情用右手肘撑在检察官席上，豆大的汗珠不停从他脸上滴落下来）

王泥喜：看来作为弟弟的牙琉检察官可不认为这件事“不可能”啊。

法官：嗯……怎么样？牙琉检察官。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我就不得不将正在服刑的牙琉雾人以特别证人的身分传唤到法庭来。

牙琉：好吧。我知道这个案子里隐藏着肉眼不可见的“黑暗”。而且我自己也差点被那“黑暗”所吞噬。OK，我接受辩方的申请。请牙琉雾人上庭！

（牙琉雾人不一会儿便被带到了，脸上仍是一副处变不惊的表情）

雾人：好久不见，法官大人。请问今天特意将我这个孤独单人房的住客叫来有什么事？

王泥喜：我想你应该明白。牙琉……老师。

雾人：啊，这不是王泥喜么，看来你一直很努力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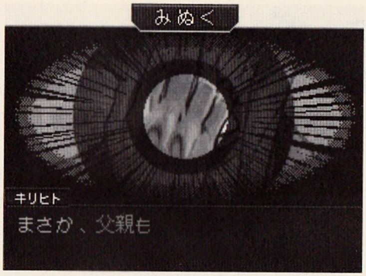
王泥喜：（唔……还是有老师的架子……）嗯。请问你还记得这个指甲油瓶子么？

雾人：这不是“雅利娅得嫒”的指甲油么。我也很喜欢用。这好像是……去世的被告使用的东西吧。

王泥喜：真小姐还没死呢！

雾人：那么……你拿出这个瓶子想证明什么？我虽然很欣赏被告选择“雅利娅得嫒”的品味……

王泥喜：我怀疑就是这瓶指甲油将毒药送进了真小姐口中！



雾人：你是指阿托奎宁吧。

法官：看来你对这个案子很了解嘛。

雾人：就算我身在监狱，但还是可以收到各种各样的情报。

法官：总之要按照法庭程序来审理。牙琉雾人，请你作出证言。

雾人：什么证言？

法官：现在辩方指控你涉嫌毒杀了本案的被告绘濑真……请你对此作出证言。

雾人：就算拿着同样的瓶子也不能说我就是凶手啊。我这半年来一直呆在监狱的单人房里，根本不可能下毒。被告和她父亲中了同样的毒而死……这只能证明一件事。就像检方主张的那样，被告毒杀了父亲，然后自我了断。你不会认为她父亲也是我杀的吧？

法官：的确……我也认为辩方的主张实在有些说不通。

雾人：那是当然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我跟绘濑父女根本就没有接触过。

法官：下面请辩方开始询问。

王泥喜：（老师……牙琉雾人……想要用阿托奎宁杀害绘濑父女！问题是“什么时候”才有可能作案？而且作案的理由是……）毒杀绘濑土武六先生的就是你。

雾人：呵呵，看来你也学会了成步堂那套虚张声势的把戏。

王泥喜：那又怎么样，我刚才看得很清楚。你说到“父亲也是”这句证词的时候，在不经意注入力量的手背上浮

现了“恶魔”……

雾人：之后呢？如果真如你所说……那又怎么样，难道紧张的证人全都是有罪的？还是你想说绘濑土武六先生也涂了指甲油？

王泥喜：很遗憾。要将毒药送入他口中，不一定非得用指甲油。

雾人：呵呵，没想到听见你说这种话。绘濑土武六被杀那天是10月6日，那时候我不是在中央监狱的单人房里么？没有比这更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了。

王泥喜：我找到了。只要使用“这个”，就有可能达成那件“谋杀”。杀害土武六先生的……就是这枚纪念邮票！你不会不知道这件东西吧。

雾人：……

王泥喜：死者在被害当晚写了一封信，之后我们从这枚邮票上检测出了阿托奎宁。

雾人：你的意思是……这枚邮票就是凶器？

王泥喜：没错，而且这枚邮票……就是在证人你的单人房里发现的！

雾人：唔……

王泥喜：以上是我的询问，法官大人。

法官：这枚邮票背后有毒物反应吗？

王泥喜：绘濑土武六先生被杀之后，成步堂龙一曾经到这位证人的牢房里去过。

美贯：爸爸？

王泥喜：这件证物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发现的。是你让土武六先生写信给你的！也就是这样杀害了他！

响也：什么！

雾人：哎呀……检察官先生的脑子里好像一片空白啊。王泥喜，请你好好想想目击者叶见垣先生的证词，他明明提到“在抽屉里找邮票”，也就是说土武六先生并没有刻意想要使用这枚有毒的邮票。

王泥喜：什么意思？

雾人：这是一枚纪念邮票，所以才会放进相框里收好。当晚他之所以会使用这枚邮票完全出于偶然。

法官：原来是这样……

雾人：身在牢房的我怎么可能拥有操纵“偶然”的力量呢？

法官：的确，案发当晚证人并不知道死者是否会使用那枚邮票。也就是说“谋杀”指控不能成立。

王泥喜：什么！

雾人：我很失望啊，响也。你身为一名检察官居然连这么简单的漏洞都看不出来……

响也：唔……

王泥喜：（的确，在监狱里的牙琉是无法预料土武六是否会使用那枚邮票的……）

雾人：辩方的虚张声势现在看来不攻自破了。

响也：“辩方的虚张声势”？我可不赞成这一点，大哥。

雾人：响也？

响也：说老实话，我很想相信你。但是，想用“虚张声势”来逃避罪责的可不是辩方……而正是你啊，大哥！

法官：什、什么意思啊！牙琉检察官！

响也：凸额头。你原本主张“杀害绘濑土武六的是这枚邮票上的毒药”对吧。而对此大哥的反驳是“我没办法知道死者‘什么时候’会使用邮票”。

法官：没错！因此使用邮票进行“谋杀”是不可能的……

响也：为什么非得是“谋杀”呢？就算“偶然”不是也可以吗？只要土武六被邮票杀死就行了。我是这么认为的。

王泥喜：“偶然”……

响也：你偷换了概念想要逃过一劫，这不是“虚张声势”又是什么！

雾人：你到底在模仿谁啊？响也？

响也：我想把这个问题原封不动地还给你，大哥。

雾人：哼……我只是用最简单的方

法让辩方闭嘴而已。没办法……那我就从正面反驳吧。王泥喜律师。

王泥喜：什么？

雾人：你现在指控我杀害了绘濑土武六。那请问你，我为什么一定要杀死他？

王泥喜：（有件事很奇怪啊……如果有胜算的话，老师一定会在一开始就提起“动机”这个话题……认真想想……一定是有什么漏洞！说不定我手上就有能指出动机的证物！）我会拿出证物证明的。只要想想他把邮票寄给死者的理由，就能明白证人牙琉雾人的杀人动机。

法官：那么理由是……

王泥喜：当然就是“赝品”！七年以前，绘濑土武六第一次接到捏造证据的委托，当时他制作的就是这个。

（王泥喜拿出让成步堂蒙羞的那页假笔记）

法官：嗯……我还记得这个。好像是或真敷天斋的一页笔记……

雾人：成步堂龙一律师就是因为这个才会被剥夺律师资格。这是当时的“证据”，真不吉利。

王泥喜：这件证物的确是假，但我们并没有证据证明是成步堂先生委托他制作的！

响也：反对！负责那个案件的就是成步堂龙一，除了这位被“胜利”蒙蔽了双眼的律师之外，还有谁会想到要去伪造证据？

王泥喜：对了……大家应该还记得这封委托书吧。

（王泥喜拿出那只红色的信封）

法官：这是在昨天审理时用过的信件，是委托人寄给死者绘濑土武六的。

王泥喜：“信封里的邮票”，指的就是这张剧毒纪念邮票。绘濑土武六先生直到几天前才死去。但是……凶器在七年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委托死者制作“赝品”的这个人相当谨慎，为了抹消自己与“捏造”有关的所有证据而想要杀人灭口……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将或真敷一座的纪念邮票当作凶器寄了过去。没想到绘濑真小姐因为相当喜欢或真敷一座，所以悄悄把邮票拿了出来自己收藏。就因为这样凶手的“定时炸弹”才没有爆炸。而那枚邮票则被装在相框里……度过了七年的时光。

响也：凸额头。你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吗？

王泥喜：……

响也：捏造笔记的人将邮票抹上毒药……而这件证物是七年前由成步堂龙一在法庭上拿出来的。也就是说，企图杀害绘濑土武六的人就变成了……成步堂龙一！

王泥喜：反对！很遗憾，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响也：什么意思？

王泥喜：我在调查这个案件的资料时发现了一件事。七年前，在“那次”开庭之前不久，一个神秘人经美贯之手将伪证交给了成步堂先生。另外还有一件事。成步堂龙一是在开庭前一天才接受的委托，根本就不可能有找人伪造证物的时间！

响也：前一天……

王泥喜：那么……究竟是谁呢？奈奈伏影郎原本的律师是……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多费口舌了，那个人就是你！牙琉雾人！

法官：你还有什么话说！证人！

雾人：我还是先否认吧。

王泥喜：反对！只要稍稍调查一下就知道了，牙琉律师。

雾人：的确如此，“不调查一下就不会明白”，王泥喜。法庭登记律师是在审理的前一天，也就是说法院没有留下记录。而如果你要以成步堂龙一的证词为证据，这恐怕很困难。

响也：真的……真的没有证据么，凸额头？

王泥喜：嗯？

响也：证据！七年前……这个男人，牙琉雾人委托他人制作伪证的证据！

雾人：响也……

响也：拜托了！请把这件事说清楚！我不想再带着疑问站在检察官席上了！

王泥喜：（牙琉检察官怎么会这么痛苦！在他心中有“黑暗”正在蔓延……如果要驱除这些暗影，就一定得拿出证据来！证明牙琉雾人与绘濑土武六有联系的证据！）我可以拿出证据！

雾人：哼……真是愚蠢啊。连论证都无法进行的事，居然可以拿出证据……

响也：反对！是……真的吗？王泥喜法介……

王泥喜：没错。

响也：既然你这么说了……凸额头，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王泥喜：就是这封黄色的信件可以证明这一点！

雾人：这张纸片是不能作为证物的。

王泥喜：什么意思？

雾人：因为你根本就不应该持有这件东西。

法官：辩护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雾人：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

法官：什么事，证人？

雾人：我想起来了，成步堂趁我不在的时候跑到我的单人牢房里，说是想跟我见见面。而当我回去的时候看见他手上拿着我的信，他当然不会蠢到放过这个偷看的机会。

法官：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泥喜：成步堂先生去牙琉雾人单人牢房探视的情况，都被他头上的小型摄像头拍了下来。

雾人：什么……

王泥喜：包括这封“私人信件”的内容！

雾人：呃……反、反正这种东西是不能作为证据的。那个没有任何特权的人，就算拍下什么东西也完全没有法律效力……况且，摄影的人是因伪造证据罪而被剥夺资格的“前律师”。所以法官大人，请你宣判。

法官：嗯……看来我不能认同辩方的观点。法庭只认可真实存在的“证物”。我们似乎绕了一个大圈子……由于辩方的“立证”毫无根据，因此现在不得不终止对牙琉雾人的询问。

响也：反对！

法官：牙琉检察官？

响也：我好像也遇到了年轻人经常会有的烦恼，不过这种事果然不太适合我。在这七年间，我心里一直记挂着一件事。现在终于可以把它说出来了！

雾人：响也，你现在的思维相当混乱。不应该乱说话。

响也：你是为了我说这句话，还是为了大哥你自己呢？

雾人：你好好想想自己辛苦构筑起来的东西……身为检察官的名声，还有在世间的“人气”，说不定都会消失哦。

响也：我……从来都没有忘记。七年前的那次审判。王泥喜，你没感觉到“不自然”吗？

法官：不自然……

王泥喜：的确……那实在是太凑巧了。成步堂先生刚一拿出这件伪证，你就把濑土武六先生带到了法庭。简直就像是……

响也：简直就像是……什么？

王泥喜：唔……（到目前为止我一次都没有想过……但坦率地讲，答案只有一个！）那简直就像是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成步堂先生会拿出那件证据一样。

法官：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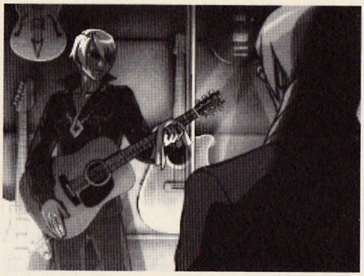
响也：没错，我的确知道。按正常程序审理的话，成步堂一定会出示那件证物。

雾人：不要再说了，响也。

响也：而告诉我这些的……不正是你么！大哥！

王泥喜：什么！

响也：审判开始前一天的夜里，你……



（牙琉响也开始回忆当时的情景：庭审前一天晚上，雾人找到响也，告诉他成步堂有可能会使用假证的事，而且将“某个证人”的资料交给了他……）

响也：当时觉得真不可思议，“为什么大哥连这些都知道”。

王泥喜：牙琉检察官……

响也：回答我！大哥！那本应是我们两兄弟“对决”的法庭！我第一次出庭想要堂堂正正得赢得胜利！所以我才提前将死者的遗物借出来，还给你看过了所有的资料！

王泥喜：其中当然包括天斋的笔记。

雾人：……

法官：证人，你怎么了？

雾人：哎呀……响也，看来我要让你失望了。你太过注重细节，从而忽略了对整体的把握。

王泥喜：没有看到大局的其实是你吧。

雾人：……

响也：事到如今已经没必要再隐藏了，那次审判的背后究竟有什么内幕……

雾人：好啊，反正我当初的目的已经全部达到了。现在回过头再看看，感觉也不错。

美贯：王泥喜……

王泥喜：看来终于到揭开所有“内幕”的时候了。我们能做的事，已经全都做完了。

雾人：七年前，那次开庭的前一天，我应委托人或真敷扎克的邀请到拘留所去，和他玩了一把梭哈。

（扎克和牙琉雾人玩梭哈的情景）

两张

一张

开牌吧

到此为止，你输了，牙琉

一直以来，辛苦你了

（回忆结束）

雾人：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原因。但不管怎么说，我因为输了梭哈而失去了当他辩护律师的资格……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其他理由。

王泥喜：（扎克先生看重的不是胜负，而是隐藏在扑克背后的“牙琉雾人”）

雾人：我始终不能理解，成步堂龙一……不过是个靠虚张声势和狗屎运来获取胜利的二流律师罢了！他居然把我换掉之后去找那种半调子的人为自己辩护！就凭这一点，那个男人就该死。

王泥喜：请等一下！那么你果然是委托人……

雾人：我可什么都没承认哦。总之……没理由放过让那些我蒙羞的人吧。或真敷扎克和成步堂龙一遭到了应有的“报应”……

王泥喜：你为了自己的“胜利”委托土武六先生伪造证据。但被取消辩护资格的你却将那页纸当作“陷阱”来使用！

响也：还故意将虚假的“情报”告诉我，之久你就将捏造的证物交给了那个人。

雾人：想像是自由的。总之，所有事情都按我的预想实现了。可以说，我完美地成功了。

响也：呵呵呵……真是悲哀的杰作。

法官：牙琉检察官？

响也：“完美”？你在说什么啊，大哥。自欺欺人也得有个限度啊。

雾人：你什么意思？响也……

响也：那次审判的结果你还记得吗？

法官：因为被告突然“消失”，所以最后没能下达判决……

响也：我现在才明白，你在这七年里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雾人：什么？

王泥喜：你害怕“伪造证物”一事败露让你名声扫地。所以在这七年里，你一直在监视着案件的所有相关人员！叶见垣记者曾经谈起过绘濑父女、他自己、还有成步堂先生等人从七年前开始就一直被人监视，所以或真敷扎克先生一露面就被杀死了。

法官：请、请等一下！或真敷扎克曾经露过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消失了七年的他……竟然还活着！

王泥喜：（终于……终于到这个时刻了，消失了七年的或真敷扎克，就是美贯的亲生父亲！）大家应该还记得，半年前牙琉雾人杀死了一位“不明身分的旅行者”。那位死者就是或真敷扎克！

法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辩护人，你能说明一下吗？

王泥喜：全部都是七年前，魔术师或真敷天斋的死引起的。涉嫌杀害或真敷天斋的被告或真敷扎克，如果能帮他洗脱罪名，必定可以名声大噪。带着这种想法的牙琉雾人选择了“不可原谅的手段”，那就是捏造“证物”。

法官：委托绘濑土武六先生，是吗？

王泥喜：准确地说，是土武六先生的女儿真小姐。你在委托她捏造证物的同时已经想好了“后着”。

法官：“后着”？

响也：当然是指“杀人灭口”。

王泥喜：于是你开始计划毒杀赝品画家。

牙琉：阿托奎宁……就是为了这个而准备的，还有那枚纪念邮票。

王泥喜：那也是土武六先生的幸运之处，这让那颗炸弹当时并没有爆发。

雾人：……

王泥喜：但是，凶手设置的炸弹并不只有这一个。

响也：雅利娅得媛的指甲油……

王泥喜：在委托她伪造证据的时候你就注意到，真小姐在紧张时有咬手指头的习惯。指甲油，对她来说是“咒语”，说不定也是个“保险”。

法官：保险？

王泥喜：只要真小姐像这样平静地生活，危险就不会接近她。但是……

响也：如果让她陷入某种紧张的状态……指甲油就会把毒药送进她口中！

王泥喜：经过七年之后，两个“定时炸弹”同时起爆了。

雾人：然后呢？可以让我回监狱了吗？站在这里很累啊。

王泥喜：你在说什么啊！你听我们说话了么！

雾人：听了。不过一点根据都没有，就像童话一样。

王泥喜：什么……

雾人：响也，你应该明白吧。

响也：检方没有证据能证明“杀死绘濑土武六的阿托奎宁和你有关联”。

王泥喜：反对！但你的确在波尔哈奇杀死了或真敷扎克！除了“灭口”以外没有其他可能性！

雾人：我杀害的人可不是那个名字。请你仔细读一读调查文件。死者应该是不明身分的旅行者，名字叫浦伏影郎。

王泥喜：反对！那你为什么要杀死他！

雾人：无可奉告。在这个法庭上受审的不应该是我。被告的名字叫绘濑真，嫌疑是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对我的审判早在半年前就已经结束了。

法官：嗯……我们的确偏离审理的初衷太多了。正像证人提出的，本法庭今天……必须要对绘濑真毒杀自己父亲一案进行审理。对证人牙琉雾人的指控，如果没有证据……就不能证明绘濑真的“无辜”。



王泥喜：反对！但是在成步堂先生花了七年时间搜集的资料基础上……

雾人：反对！你还不明白么。就算这瓶指甲油里真有毒药，但让她陷入紧张状态的到底是谁啊？

王泥喜：什、什么……

雾人：好像不是我吧……将剧毒送入她口中的，不就是你么？在法庭上证据就是一切，事情就这么简单。

法官：辩护人……王泥喜律师。你作为新人已经算干得不错了。此外，我也向你的协助者——成步堂龙一的执着表示敬意。

雾人：但是，如果没有直接的证据，这一切便没有意义。是这样的吧？响也。

响也：虽然很遗憾……不过在这之前的审判的确就像你所说的那样，大哥。

雾人：嗯……什么意思？

响也：大哥，被关进监狱的你可能不知道，今天的审理正作为新制度的“试验”而受到全国关注。

王泥喜：这样啊……（完全忘记了……）是“审判员制度”！

雾人：审判员？

法官：一直以来被法律专家封锁的法庭，正在试着让一般市民的智慧也参与进来。

雾人：一般市民？智慧？开什么玩笑？每一天都过得浑浑噩噩，连有条理地思考也做不到……那些愚蠢的人究竟能干成什么事？

法官：一般市民至少还有“良知”。

雾人：别发傻了！我的对手只有法律！我可没功夫理会那些无聊的人！

王泥喜：这个法庭上的一切情况，都会通过摄像机作实况转播。

雾人：呃……

王泥喜：顺带一提，负责所有事务的就是成步堂龙一先生。

雾人：成、成步堂……

（雾人一拳砸在证人席的栏杆上）

雾人：原来，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

（牙琉雾人突然间发出一声绝望的大吼。平静之后，原本梳理得一丝不苟的浅金色头发散乱得遮住了他那张狰狞的面孔，现在的雾人无论外表还是内心都已变成了“恶魔”的姿态）

雾人：我不承认！我不承认！我不承认这种审判！法律……法律就是绝对的存在！对此一无所知的愚蠢市民现在居然要来污染这个神圣的法庭……

响也：已经……结束了，大哥。

雾人：响、响也！

响也：法律是“绝对”？你真的这样想？

雾人：什、什么……

响也：那么，钻法律空子的你又是什么？法律并不是绝对的，它本身就有好几个矛盾的地方。

法官：法律是祖先们经过漫长历史凝结的智慧结晶，是经过无数经验和失败磨砺的“宝物”。我们继承了它，站在这个时代中面向未来。而人的“行为”却在不断地变化。

王泥喜：（我一句话也插不上……果然是因为经验不足啊。但我总有一天会成为与这“变化”战斗的战士！）

法官：审理到此结束。本庭对画家绘濑土武六被杀一案的审理，从对被告绘濑真的询问开始，但在过程中又卷入了其他多个案件，现在终于能看到“结果”。本庭下达的判决，将会由你来“判断”。各

位审判员，被告绘濑真是否杀死了她的父亲绘濑土武六，请作出判断。

同一天 中午12点48分
审判员室

关于本案的审理至此全部结束，剩下的就只有判决。被告绘濑真目前在重病看护室接受治疗。

10月9日，下午2点14分，第一次由审判员们下达的判决结果出来了，全员一致“无罪”。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作为特别证人被传唤到庭的前律师牙琉雾人突然放声大笑起来。他那病态的笑声顽固地回响在法庭之中……

判决下达一昼夜之后，10月10日，早上8点30分，在重病看护室里的绘濑真奇迹般得脱离了危险期，在昏迷42个小时之后醒了过来。

10月10日 上午10点12分
引田诊所

王泥喜：真小姐！太好了，我、我……

美贯：不要哭啊王泥喜！不过美贯真的很高兴，你那么努力。不过想起真小姐，美贯心里就……

王泥喜：美贯！不要哭啊！啊，对不起。我们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

（真突然笑眯眯的）

王泥喜：真、真小姐……

真：真是谢谢你，多亏有你在，王泥喜。

王泥喜：对不起，因为我在法庭上责问真小姐，这才让你……那个，不小心咬指甲的。

真：不，应该道歉的是我。把自己关在那间小屋里，把幸福交给什么咒语。

王泥喜：真小姐……

真：看到大家我终于明白了，最重要的是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

王泥喜：（那种剧毒在真小姐心中似乎反而起到了某种解毒的作用……）

美贯：美贯一直都相信你！所以王泥喜才会为了真小姐的“未来”而努力！

真：我不会忘记你们的。那个……另一位律师先生呢？

美贯：哦！你是指爸爸！不过，他已经不是律师了。

真：都是我的错，你父亲才会……

美贯：不会！请你不要这样想……

真：没关系，我已经不会再逃避了。希望有一天能好好向他道歉。

王泥喜：成步堂先生听到这个一定会很高兴的。

真：谢谢你前几天一直照顾我。

美贯：说起来……那个不会弹钢琴的爸爸跑哪去了呢？你知道吗，王泥喜？

王泥喜：那个……他说是要去见某个人。

美贯：嗯……到底是谁啊。啊！一定是美贯的新妈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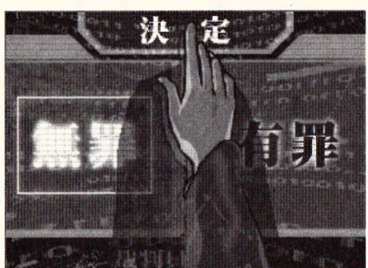
王泥喜：（想什么呢……）

真：呵呵呵。啊，对了。

美贯：什么事？

真：能再让我看看“帽子先生”吗？

美贯：虽然不是很棒的魔术，不



过……下面给大家表演“帽子先生”！

帽子先生：大家好，我是帽子先生。

王泥喜：我比较想看“内裤戏法”。

美贯：不许说什么“内裤戏法”！

成步堂：你已经想起来了么……

？？？：成步堂先生，这也是你的计划之一吗？

成步堂：什么意思？

？？？：我丧失记忆，以“拉米洛”的身份活着。你其实已经注意到我本来的身分了吧？

成步堂：你多心了。恢复记忆对你来说究竟是幸福还是……

？？？：肯定是幸福。

成步堂：……

？？？：而且，我以前一直认为自己是孤身一人……没想到我有两个那么可爱的孩子。真是太好了……这也都多亏了你。他们俩还什么都不知道吧？

成步堂：是的。既不知道你还活着，也不知道他们原来是兄妹。

？？？：我总有一天会去见他们的。在那之前……

成步堂：我会负起责任，好好照顾他俩的。那两人就像是我生存的全部意义一样。虽然偶尔会给我添麻烦。另



外，那个手镯……

？？？：哎？

成步堂：这七年间，我在追查这个事件的过程中解开了不少谜团，但这个手镯是最不可思议的。半年前，我在牙琉雾人的事务所见到他时……之后是你。我目击了你们两人命运交叉的那一瞬间，那真是奇妙的体验。

？？？：记忆恢复后，我真的从心底感受到“活着，真好”。

成步堂：对了，今天早上绘濑真小姐恢复意识了，她也和你想的一样。

？？？：真是不可思议。虽然有人因为悲惨的凶案而失去了生命，但也有人奇迹般地获救……

成步堂：我倒觉得只要一个人的生存还有价值，就不会简简单单死掉。



王泥喜：我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消失的希望，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虽然我的力量还很微弱，但只要能看到那些恢复希望的人们开心的笑脸，我今后一定会坚持在这条道路走下去。我带着这样的想法，开始了今天的发声练习。

反对！

END

生化危机 自由之路

BIOHAZARD to the Liber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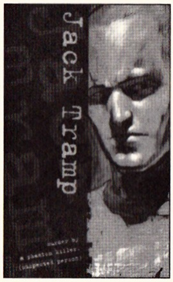
文/木村睡莲　译/夜蓝

人物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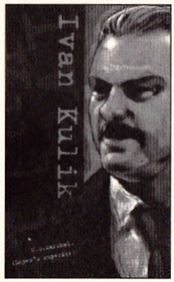
BIOHAZARD to the Liber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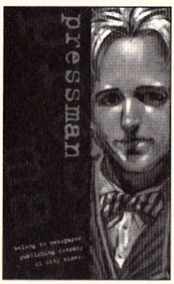
何塞·洛佩斯
Jose Lopez
联邦警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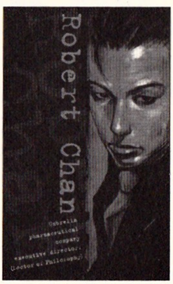
杰克·特兰普
Jack Tramp
连环杀人犯
（嫌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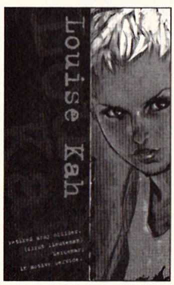
伊万·库里克
Ivan Kulik
联邦警官
（洛佩斯的搭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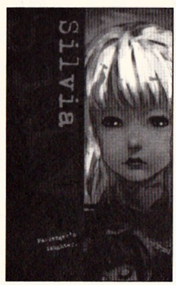
新闻记者
pressman
隶属于《都市时报》出版公司



罗伯特·陈
Robert Chan
安布雷拉制药公司的行政主管
（哲学博士）



露易丝·卡
Louise Kah
退役军人（中尉）
雇佣兵



西尔维亚
Silvia
乘客的女儿

前情概要：在英国伦敦发生了连环妇女谋杀案，美国联邦警官洛佩斯与库里克二人为了押送嫌疑犯杰克·特兰普回到纽约，搭乘上了拥有最新科技的客轮——自由号。就在这艘船上，由陈博士研制出来的C病毒也正在等待着最合适的寄宿主。连环杀手、联邦警官、新闻记者、雇佣兵、身患绝症的小女孩……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目的，所有的欲望都交织在了一起。

突然出现的海军打破了船上的平静，新闻记者伺机枪杀了警官库里克，并将C病毒注射进自己体内并成功变成完成体，自由号彻底化为屠戮战场。幸存下来的洛佩斯与杰克准备登上潜艇寻求救援，那么他们两个的命运又会如何呢？是否还有其他幸存者？要如何才能打败完成体？到底谁会笑到最后？所有问题的答案即将解开……

16 罐头

洛佩斯从来没有在军队服过役，所以他对海军可以说是一无所知，首先摆在他眼前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进入到潜艇当中”。在潜艇两侧的船体上有十二个排成两列的舱口，洛佩斯急忙走过去想要寻找把手。可那是携带了核弹头SLBM（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口，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找到什么把手之类的东西。正当洛佩斯束手无策的时候，杰克在船桥的侧面发现了一个舱口。不知是“密码破译者”的经验，还是某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总之杰克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在前，洛佩斯在后，两个人钻进了潜水艇的船舱里。

进来之后，两个人交换了位置，变成洛佩斯在前面开路，首先迎接他的是死一般的寂静。可能是对方没有时间来迎接自己吧，完全没有之前想像的那些士兵们列队迎接的欢迎仪式，而且舱里静得让人感受不到一丝活人的气息。*难道这里也已经受到了袭击？*这种想法忽然让洛佩斯感到有些恐怖，他开始后悔自己站到前面，可是却并没有打算与杰克换回来。虽然身后除了杰克之外没有其他人，但洛佩斯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自己胆怯的一面。

即使这样，恐惧依然存在。洛佩斯想要打破这种沉默，他知道这就是导致恐惧的原因之一。

“喂，有人吗？”

在空无一人的潜艇里，只有他的声音回响着，本想呼唤士兵的洛佩斯被自己发出的声音吓得浑身不停地打寒战。等了一会儿，没有人回答他。这下有点儿不妙，离开自由号来到这里恐怕是个错误的决定。可是当洛佩斯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已经来到这里了。

走着走着，洛佩斯二人发现了一个房间。好像是间食堂，在并列摆放的桌子上放着刚吃了一口的炸面圈，上面还涂了一层厚厚的覆盆子果酱。闻上去的确是美国的味道，洛佩斯走过去拿起来看了看，那些红色的东西并不是果酱，而是大量的人血。

“妈的！”

洛佩斯大声叫骂着，将手中的炸面圈狠狠扔在地上。他看了看手表，马上就到黎明时分了，以炸面圈作为早餐，这的确是美国人的习惯。如果可能的话，自己在出示警徽之后，也许对方会邀请自己共进早餐。可是现在炸面圈的主人只留下了一个牙印和大量的鲜血，不知去什么地方

了。恐怕……最坏的情况就是……

想到这里，洛佩斯真的有些后悔了，可是既然已经来了，他就没打算回去。因为在这个时候无论是前进还是后退，其风险都是一样的。如果就这样走下去，一个士兵都没有看到的话，那么至少也要拿到一些武器才行。

洛佩斯在心中打定主意，转身对杰克说道："喂，杰克……你，有些害怕了吧？"

杰克没有回答。这时洛佩斯的目光停留在食堂出口处的那些篮球杂志上，在他的眼里这些杂志也散发着浓浓的美国味道。

他接着向杰克问道："你是尼克斯队的球迷吧，你知道他们这个赛季的成绩吗？"

杰克还是没有回答，洛佩斯突然停下脚步，有些恼怒地说道："喂，咱们俩说说话好吗？刚才在自由号上也是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你在看到那些堆积如山的尸体时不是吐了吗？那才像是个正常人，也让我感到很安心。可是现在你怎么又变成那个精神不正常的混蛋了？"

洛佩斯的声音在潜艇里回荡着，实际上他并不是想和杰克进行一场友好的谈话，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谈话才能减轻心中的恐惧。

于是杰克摇了摇头，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已经……好久没看比赛了，因为……我离开纽约很长时间了。"

这种突然而又普通的回答，实在让洛佩斯搞不清楚这是在回答哪个问题，所以在一瞬间感到有些迷惑。不过随即他就明白了，然后从鼻子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并笑了笑。洛佩斯觉得在这种时候多亏了杰克，那种紧张感才能稍微得到缓解。

"你说的是尼克斯队吧？对，是的……我刚才问过你的。不好意思，你说过曾经和恋人一起去看的比赛，她是叫西尔维亚吧？"

杰克的脑海中闪过恋人西尔维亚的脸庞，而洛佩斯也想起来本应在自由号上的小西尔维亚。

"西尔维亚她……怎么样了？"

洛佩斯的问题稍微有些含糊，不知道他指的是哪个西尔维亚。杰克一边想着自己的恋人，一边回答说："不知道，她到底怎么了，我还没有回想起来。"

"拿到武器之后，我们就返回自由号，一定要把西尔维亚救出来。"洛佩斯心中挂念着小西尔维亚，于是急忙和杰克向前走去。

不一会儿，在通道的拐角处，两个人同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那是他们强迫自己忘记的血腥味。洛佩斯再次紧张起来，他小心翼翼地转过拐角，刚才自由号后部甲板上的那幕景象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这时，洛佩斯也不禁想要呕吐，心想如果刚才在食堂没有看到那些沾满了鲜血的炸面圈就好了。他猛然间一抬头，发现武器库就在自己的眼前。可能是潜艇上的众人发现怪物入侵，于是都想进入武器库，可惜他们的这一行动被怪物察觉，于是先下手将他们全部杀害了。从现场来看，好像一个人都没能进入武器库。二人小心地避开众人的尸体，向着武器库走去。在血泊中，他们每迈出一步，那种黏稠滑腻的触感就会从脚底传达至大脑。

洛佩斯紧皱着眉头，小心说道："可恶，我的鞋……可是很贵的。真的，是名牌啊。不过也没办法……"

说着，他们终于来到了门前，洛佩斯握住中间的门把手，用力地转动起来。随即，那扇厚重的大门慢慢地打开了，里

面的空气一下子迎面吹来。

洛佩斯此时感到无比地安心，只要进到这里面就没问题了，将这扇坚固的门一关，里面就成了一个密闭的铁皮罐头。即便是怪物来了，也无法轻易打开吧……想到这里，洛佩斯一闪身进入了武器库，回头冲着还在通道上的杰克用力地招手，说："想什么呢？快点进来啊！"

杰克有些反应迟钝地走了进来，洛佩斯看他进来之后，马上把门关了起来。

"真是，难道你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有多么危急吗？"说完，洛佩斯转动内侧的把手，将门紧紧地锁上。好，这样就可以松口气了。等一会儿拿到武器之后，就可以彻底离开这里了。洛佩斯转过身，开始环顾这个房间里的环境。

下一个瞬间，一个没有想到的东西闯进了他的视线，他的心脏像是被人用力地握住一样，一瞬间收缩起来。被挤压出来的血液直接导致血压上升，从而压迫到脑细胞，让他感到头晕。大脑仿佛失去了所有机能，取而代之的是运动神经本能地将双手抬了起来，并将贝雷塔握在手中。枪口瞄准的目标是在阴暗中浮现出的人影，那个人当然不是杰克，也不是自己，如果是那个记者的话……这不就成了作茧自缚吗？妈的！这次可真的是弄砸了！在离开自由号来到这里的路上，他们有无数种选择，而洛佩斯却选了这个最差的。

这时，那个人影也摇摇晃晃地向他们走了过来。洛佩斯仔细看了看，对方手中拿着海军用的步枪，枪口正对着自己这边。是幸存的士兵吗？洛佩斯再仔细一看，他终于认出了那个人。

当确定了对方的身分之后，洛佩斯大声喊道："露易丝·卡！"

认出了洛佩斯的卡中尉将手中的枪口对准了地板，洛佩斯也松了一口气，全身紧张的肌肉松驰下来，他刚想将手中的贝雷塔放下的时候，突然又恢复了刚才的姿势，大声喊道："放下你的武器！"

卡中尉并没有听他的，只是哼笑了一声。

"你们这些人永远都只会遵照规章制度来办事，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所要面对的敌人超乎想像地强大。"

"那么说，真的是……那个记者？"

"那个东西已经不能称之为'记者'了，我最后看到它的时候是一个巨大的肉块。对了，它还杀害了你的同事，简直就是个怪物，等你抓住它之后可以以谋杀罪起诉它。"

洛佩斯慢慢地放下手枪，然后将贝雷塔收进枪套，为了刚才自己的胆怯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他好像为了给自己开脱似的小声说道："这样啊，那么下次再看到那个家伙的话，就能够一目了然了。只要不是人类的样子，我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

卡中尉转身来到身后的大型保管箱前，开始仔细地查看保管箱的构造。

"你在这里干什么？"洛佩斯问道。

卡中尉冷冷地回答道："你们的想法和我一样吧？想要对付那个家伙，强力的武器是十分必要的。可是这种保管箱用的是刻度盘式的锁，现在却没有人知道密码。"

突然杰克走上前去，推开站在那里的卡中尉，然后把耳朵贴紧保管箱，开始转动门上的刻度盘。只见杰克不停地左右转动着刻度盘，洛佩斯和卡中尉只是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

"有没有细一点儿的东西……"

刚好在地板上有一截铁丝，洛佩斯一弯腰将铁丝捡起来递给了杰克。杰克挽起衣袖，灵巧地将手中的铁丝一弯，插入

了刻度盘旁边的锁孔里。他轻轻地转动了一下铁丝，于是一声令人愉悦的金属声过后，门被打开了。

卡中尉皱了下眉头，向洛佩斯问道："我的电脑也是被……他到底是什么人，不是杀人犯吗？"

"虽然他本人已经否认曾杀过人，不过我也不太了解。"

洛佩斯走过去一看，只见保管箱里面存放了大量的武器，其中还包括许多重型武器。这些武器几乎都是美国制造的，这时洛佩斯才觉得自己平时所要缴纳的高额税金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他拿了一把装有榴弹发射器的M16以及各种手榴弹，然后向卡中尉问道："露易丝·卡，你打算怎么办？我们现在准备回到自由号，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卡中尉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犹豫，洛佩斯都看在眼里。

"正如你所说的，现在的情况发生了改变。那个新闻记者变成了怪物，而我站在个人的角度也想要杀了那个家伙，我一定要为同事报仇。当然，在这种时候如果你这种有经验的人能来帮忙的话……还是说，你心中有抵触情绪，不想对好不容易成功的实验品下手呢？"

卡中尉想起了陈的脸，他如今已经不在人世，所以即便完成体活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了。而且让完成体活下去，恐怕它只会不停地进行杀戮，那样的话可能连自己也会命悬一线，此时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好，我加入你们。"

卡中尉说完，在保管库中也拿了一把和洛佩斯同样装备的步枪。

"好，既然已经决定了，就快点离开这里吧。尽量多拿一些武器回到自由号上。"

两个人拿过旁边的空包，开始往里面装武器以及弹药。看着身边默默行动的卡中尉，洛佩斯不经意地说道："你的手法很纯熟嘛！露易丝·卡，你果然是雇佣兵吧？"

"我只说一遍，今后不要称呼我的全名。"

"那我应该称呼你什么呢，卡小姐？还是说你已经结婚了？如果是那样，我失礼了，也许应该称呼你为卡夫人。莫非你真的已经结婚了？"洛佩斯轻轻地摇着头，微笑着说。

"别胡说，我只是讨厌自己的姓氏而已。"

"卡是北欧的姓氏，但是你的皮肤有些黑，所以作为欧洲人来看，你的父母中有一方应该带有非洲血统。"

突然，卡中尉的动作停了下来，她那锐利的眼神狠狠地刺向洛佩斯，而洛佩斯也发现了她的眼神，同样停了下来，摊开了双手。

"有什么好生气的？喂，我是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在芝加哥，像你这样的家伙多得很，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我也出生在拥有西班牙血统的波多黎各移民家庭。而正是由于这些人聚在一起才组成我们的社会，这是美国的常识。"

卡中尉在脑海中想着，这是美国的常识吗……对她来说这些人经常都是神经迟钝的家伙，回忆起人生的过往，名字以及肤色都是她所不愿触及的东西。也因此，她从小就不属于父母的任何一方，卡中尉在童年时期就是在孤独中度过的。对于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她来说，军队无疑是消除这种不满的最佳机构了，于是卡中尉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军队。但是命运是充满了讽刺的，退伍后，虽然拥有强健肉体以及过人技术的她成为了安布雷拉的雇佣兵，可是在那里却存在着更为严格的

等级制度。高高在上的雇主将这些雇佣兵视为虫豸一般，完全不把他们当人来对待。但是在那些人当中，陈是一个例外，他与其他的雇主不同，对卡中尉也十分和善。现在想起来，在卡中尉的人生中，陈是惟一平等对待她的人。恐怕在讲究高贵血统的统治集团中，陈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与卡中尉有些同病相怜吧。至少在卡中尉的眼里，他是那么地平易近人，又是那么温柔多情。

卡中尉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陈的脸庞。

洛佩斯在一旁默默地盯着她，说道："知道了，是我不好。那么露易丝，这样称呼你就没问题了吧？"

卡中尉这才回过神来，可是随即她又回想起陈曾经深情款款地称呼自己露易丝，于是哼了一声，将装满了武器的袋子扛在肩上，站了起来。

"不行，这个称呼太亲密了，你还是像原来那样叫我吧。"

说完，一扭头离开了保管箱，洛佩斯哑然地看着她的背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感觉自己被人耍了，十分恼火。洛佩斯咂了咂嘴，不服输地扛起两袋武器，站了起来。可他的力气果然还是敌不过卡中尉，洛佩斯摇摇晃晃地站不稳脚跟，装满了武器的袋子又掉落在地上。

在他们两个谈话的时候，杰克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呆呆地站在旁边。卡中尉看到他这个样子，想了想，将手里的步枪递了过去，可是被洛佩斯拦了下来。卡中尉看了看他，洛佩斯摇头说道："不好意思，只有这个是不行的，不能把武器给这个家伙。"

说着，洛佩斯接过了卡中尉递过来的步枪，轻轻地放到地板上，然后用双手拎起掉落在地上的袋子。

"说到底只有咱们两个去对付那个家伙，没问题吧……露易丝·卡？"

卡中尉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杰克也跟在他们的身后，三人准备从这个房间里出去。洛佩斯还是用刚刚进来的方法，轻轻地将门打开一道缝隙，然后从缝隙中窥视外面的走廊。

在门的外面站着一个人！洛佩斯的眼睛不断地上下打量着对方，可是由于太近了，洛佩斯产生了一种正在看镜子的幻觉。那是一个怪物，但是与卡中尉刚才所说的怪物的样子有些相距甚远。之前的那个记者如今还保持一定的人型，就站在居洛佩斯大概五十厘米的地方，默默地看着他。

卡中尉凝神一看，这和她之前在自由号的仓库中所看到的怪物明显不一样了。比起之前有小型直升机一半大小的身体来说，它现在的样子的确有些偏小，而且还恢复了人型。惟一与人类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些乳白色的黏稠液体覆盖在它身体的表面，从缝隙间露出来的好像皮肤一样的外皮是白浊并呈现出半透明状，甚至能够看到肌肉以及包裹在肌肉上的血管。如果脸的部分不是透明的话，整体轮廓和之前的记者还是比较相似的。但是包括头发在内的所有体毛都不见了，虽然体型变得小了一些，不过与之前比起来还是不错的，看来将那些多余部分的肉体去掉之后就是完成之后的肉体了。卡中尉想起陈传送过来的资料，它和之前安布雷拉公司制造出来的怪物不一样，能够瞬间适应环境，并可以变化成任何形态，而且这一切都是它的本能。这就是C病毒最大的特征，这种由本能所筛选出来的样子就是完成体的究极形态。这的的确确就是陈所追求的目标——完成体。



洛佩斯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个怪物，随即反应过来，想要将打开的门关上。可是突然，完成体抬起手来，用手掌抓住门的边缘，以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将门推开。

洛佩斯急忙把手里的袋子放在地板上，然后将背在身后的步枪抓在手里。完成体的手也在一瞬间做出了反应，变成了一把锋利的匕首。还没等洛佩斯的枪口对准它，怪物的手以快得看不见的速度轻轻一挥。步枪的枪身部分闪过一串火花，之后便断成两截，前面的那部分掉在了地板上。洛佩斯感到四肢无力，一下子跌坐在地板上，然后开始向后退去，完成体则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

于是在完成体的身后与出口之间闪出了一个缝隙，洛佩斯对卡中尉大声喊道：“快跑！带上杰克！”

卡中尉没有任何犹豫，抓着杰克拘禁服的长袖子便向着门口跑去。

完成体看了看她，当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从它站着的位置轻轻地挥了挥手。于是挂在卡中尉肩上的袋子和步枪就被切断，一起掉在了地板上。卡中尉的身上一点儿伤都没有，在这种距离下，而且又是金属的枪身，却在它轻轻的一挥下便断成两截，可见它的爪子有多么大的力量。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的卡中尉此时看到了完成体的脸，它的嘴角好像在微微上翘，看上去像是在微笑。卡中尉觉得实在是难以置信，如果那真的是笑容的话，则证明在它的大脑中除了本能之外，其他部分的机能也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也许它会以自我意志来展开行动。刚才它只是为了卸下我的武器，故意没有杀我……这是在享受杀戮的快感。想到这里，卡中尉不禁觉得从心底升起一股强烈的寒意。

这时，在完成体和卡中尉之间，响起了洛佩斯的声音。

“喂，英国混蛋！”

完成体又将目光转回到洛佩斯身上，只见洛佩斯坐在地上，手中拿着那把卡中尉本想递给杰克的步枪。

“你的对手是作为美国人的我，以及我手中这个美国制造出来的家伙！”

已经瞄准了目标的步枪毫不留情地连续喷射出火焰，完成体用双手护住自己的脸，身体竟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任凭洛佩斯射击。

趁着这个机会，卡中尉连忙拉住杰克逃出房间，远远地离开了武器库。不一会儿，从门缝中露出的光芒消失，枪声也停了下来，潜艇内又陷入了寂静当中。

17 寂静

无论再怎么用力地扣动扳机，手中的步枪也不会射出子弹了。大量的硝烟与火药味充斥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洛佩斯眯起了眼睛，在前面能够模模糊糊地看见完成体的身体。整个弹夹里的子弹全都打在了它的身上，就算对方是个怪物，也肯定会受到创伤。如果顺利的话，也许还会被直接击毙。如果那样的话，这件事就算搞定了，之后出去寻找杰克，恢复之前的职务。想到这里，洛佩斯慢慢站起身来，静静地等着弥漫在眼前的硝烟散去。

突然，烟雾被水平分割开来。洛佩斯本能地向后跳去，飘荡在胸前的名牌领带一下子就被削断了。从被分开的烟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完成体完好地站在那里，并伸出了一只手向洛佩斯挥来。它的身上有无数子弹留下的痕迹，但是表面有一层硬化的鳞片将洛佩斯的努力化为无形，将子弹挡在了体外。洛佩斯感到一丝绝望，手中的枪也滑落在地板上。

完成体挥出的手臂没有丝毫停滞，顺势便展开了进攻，只见它的手腕不停地左右挥舞，向洛佩斯逼近。而洛佩斯为了避开它那锋利的手掌，只能左躲右闪地向后退。这就像是篮球比赛一样，甚至连步伐都很像，在大学时代自己还很擅长做这个呢。洛佩斯一边灵巧地避开完成体的进攻一边回忆起了大学时代的事情。仔细一看对方的进攻实际上是很简单的，突然在他的脑海中闪现出一个对策。于是洛佩斯从腰间取下一个手榴弹，用手指勾住引信，然后手臂向前伸做出想要递给完成体的样子。他想要将手榴弹传给眼前的完成体，趁它接住的时候从对方的身边晃过去，直奔出口。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策略，在大学的时候，这是个百试不爽的基本动作，洛佩斯此时的眼睛里仿佛已经看到胜利就在前方。

可是手榴弹却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在洛佩斯的手里轻轻地震了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反射性地缩回手，感觉从手指传来一阵疼痛感。低头一看却发现自己的手中拿着一个奇怪的东西，那是一个差不多能插进两根手指的指环，而且在指环上还有一截又细又短的铁棍在不停地摇晃。洛佩斯抬头一看，站在他对面的完成体此时也对扎在它手上的一个圆柱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洛佩斯再一次将视线转移到手中的那个指环上，没错，那个指环实际上就是被拔下来的手榴弹引信，而完成体手中拿着的正是那个没有了引信的手榴弹。

洛佩斯连忙从完成体的身边跑了过去，而此时的完成体还是莫名奇妙地看着手中的物体。洛佩斯刚刚跑到武器库的门口，从背后就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他的身体一下子被翻滚的气浪震飞了出去，沿着走廊摔倒在十几米开外的地方。爆炸

所发出的声音一瞬间就夺走了洛佩斯的听力，不过万幸的是他的意识还算清醒。洛佩斯想要爬起来回头确认一下武器库的情况，可是从身体各处传来的疼痛感使得他根本无法动弹。

就在这时，一道光从洛佩斯的头顶掠过，径直消失在走廊的深处，紧接着又是一道，再跟着一道……他随即就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残留在武器库中的其他弹药被刚才的爆炸引爆了。洛佩斯感到留在这里实在有些危险，于是勉强活动了一下手脚，就这样匍匐着离开那里。他扭头看了看那些在进入武器库之前所看到的士兵尸体，心想自己如果再不走的话，大概下场也会和他们一样吧。想到这，他下意识地加快了手脚的动作。终于洛佩斯成功地来到了拐角处，勉强扶着墙壁站起身来，他觉得身体所依靠的墙壁都好像在发抖，整个走廊看上去也是摇摇晃晃的。虽然耳朵暂时失去了听力，但是他仍然知道这都是由武器库中炸药的爆炸所导致的。

洛佩斯知道现在并不是休息的时候，他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几个小时之后……不，实际上也就是几十分钟之后，对于他来说却觉得经过了好长时间。不停地向前走着，一路上的风景却一成不变。已经走了多长时间了，手表的指针在最后一次确认之后大概又过了很久吧。洛佩斯的手中紧紧握着自己惟一的武器——贝雷塔，他不知道出口在哪里，只是在潜艇里四处走着。

周围死一般地寂静，仿佛刚才在与完成体搏斗的最后一刻所发出的爆炸声根本就不曾存在过。可是巨大的冲击声此刻还在他的耳朵里回响，时刻提醒着他刚刚走出了死亡的阴影。

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在向大脑传递着疼痛的信号，幸运的是洛佩斯所选择的不是碎片式手榴弹，而是一枚燃烧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四处飞散的弹片就不会只是让他感觉疼痛这么简单了。但不管怎么说，疼痛总是不幸的。右腿上的旧伤也就算了，最严重的应该是背部，洛佩斯停下脚步，试图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背部的伤势。他只能看到自己的上衣被火烧坏了，于是又扭过头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声地喊道："这要多少美元啊，不，要多少英镑啊！这可不是那些乡巴佬穿的阿玛尼！这可是萨维尔·罗（译者注：'阿玛尼'是高级时装品牌；而'萨维尔·罗'则指的是全球高级定制西服的圣地Savile Row）啊！好不容易才挤出一点儿时间让裁缝给我做了件西装，这是我去伦敦惟一的纪念品，就这么被那个该死的英国怪物给毁了！"

激动过后，洛佩斯想要冷静一下，于是从口袋中掏出一把梳子开始慢慢梳理头发。虽然坚固的潜艇还不会沉没，但是武器库的爆炸实在有些强烈，潜艇中的管道都被震裂了，从里面滴滴答答地流出了水，洛佩斯只好趟着水继续向前走。

"就像电影一样，可如果是电影的话，最强的敌人总是最后才登场……游戏什么的更是这样，现实果然是残酷的。"

不一会儿，洛佩斯来到一个宽敞的房间，那里是用来存放核弹头导弹的仓库。在房间中央立着二十四根圆锥形的导弹，在导弹上还记有编号。洛佩斯走到一枚导弹的近前，仔细察看导弹的底部，只见控制板的盖子已经被打开了，从那里伸出两条导线，和一个摆放在桌子上的小箱子连接在一起。那个箱子大概有一台小型无线电般大小，上面也有一个拉杆天线。洛佩斯仔细一看，原来那个小箱子是一台真正的无线电，只不过是经过了改造而

已。在无线电的表面还贴有一个标签，那不是海军的装备，因为在标签上印有和卡中尉手臂上的刺青相同的图案。难道说她在去武器库之前曾经来过这里吗？这个箱子说不定就是一个能够无线遥控导弹发射并引爆的装置。洛佩斯在心里暗暗地想着，然后没有碰触任何东西就离开了那个房间。

“真是的，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啊，露易丝·卡？”

洛佩斯回到走廊，选了另一条路开始前进。他低头看了看手表，此时太阳应该已经完全升起来了。快点回到自由号，一定要向卡中尉问清楚关于那个箱子的事情。在那场爆炸中，那个怪物也不会活下来的，那样的话如果不快点让卡中尉解除那个装置，到最后也许会酿成大祸。对了，既然怪物已经死了，那么我就可以再次执行原来的任务了，一定要将杰克安全遣送回国……还有，西尔维亚不会有事吧？洛佩斯在走廊中边想边走。

又走了一会儿，洛佩斯终于发现了一个能够通往潜艇外部的脚手架，他抬头仰望，在头顶好像隐约有一个舱门。他急忙攀上脚手架，来到顶端推开舱门，将身子探出了潜艇。

虽然洛佩斯想像着一定会有温暖的阳光来迎接自己，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光明，可现实却是周围一片阴沉，强风夹杂着大颗的雨滴打在他的身上。他所在的位置是潜艇的尾部，洛佩斯回过头望向船身，巨浪和大雨已经将船体覆盖，看上去就像是潜艇已经开始下沉。潜水艇引领着自由号，一起闯进了航线前方的暴风雨之中。

洛佩斯爬出潜艇，转回身将舱门关好，在风雨中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刚刚梳理好的头发此时又被狂风吹乱，可是他已无暇顾及。在湿滑的潜艇表面，一个不小心就有落水的危险。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落海的话，几乎就没有再次爬上来的可能了。不一会儿，他终于看到了连接在潜艇与自由号之间的那条舷梯。只要走过那个就能回到自由号了，洛佩斯加快脚步，好不容易抓住了舷梯的前端。虽然舷梯在狂风中左右摇摆，不过看上去还不会掉进大海中。在这种恶劣情况下稍感安心的洛佩斯刚刚登上舷梯，从他的背后就传来了一声巨响。洛佩斯回头一看，全身被烧焦的完成体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刚才的那声巨响，是完成体从瞭望台顶端跳下来时落地的声音。下落时的冲击力和狂风将它身体表面已经炭化了的鳞片剥落下来，露出了下面另一层崭新的鳞片。在那场爆炸中，完成体活了下来。此时，洛佩斯的脑海中只有两个字——“绝望”。

完成体随即便向着洛佩斯靠了过来，洛佩斯一边向后退去一边慢慢地在舷梯上前进。这时完成体伸出一只手，用它那锋利的爪子指了指自由号。洛佩斯没有明白它这一动作的意图，于是盯着完成体。而完成体也盯着洛佩斯，嘴角微微地上翘，然后俯下身体一下就抓住了支撑着舷梯的支柱，另一只手张开了五指。洛佩斯终于明白它的意思了——这是场游戏。接下来完成体会慢慢地将每一根手指收回，当收回最后一根手指，整只手变成拳头的时候，它会切断两根支柱，舷梯就会掉落海中，自己如果能在这段时间内率先回到自由号就算赢。这个游戏的规则还真是简单明快。虽然如果可能的话，洛佩斯根本就不想参加这种可怕的游戏，但是目前来看他根本没有选择余地。完成体也察觉出对方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于是点了点头，晃动了一下大拇指。

洛佩斯急忙转过身面对自由号，开

始攀登舷梯。只有五根手指，对方究竟会用什么样的速度来计算时间呢，此时的洛佩斯根本没有时间回头去确认，不过他知道肯定是非常短的时间。自从大学时代，发生了那场决定自己命运的事故以来，洛佩斯即便是在训练中也没有以全力奔跑过，而现在他却使尽了浑身的力气，冒着旧伤复发的危险用力跑着。洛佩斯觉得迎面吹来的风就像是对方球队的防守队员一样在阻止他前进，比赛时的场景又浮现在脑海中。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投篮得分，不然的话就要退场，而休息区就是脚下广阔的大西洋。由于小时候在芝加哥本地的密歇根湖溺过水，所以自己非常惧怕水，洛佩斯在心里想着。

这时，完成体缩回了自己的小手指，随即它的双手便化拳为掌，在一瞬间挥舞着双手切断了两根支柱。与此同时，洛佩斯也用力一踩舷梯，猛地向上跳去。由于兴奋而分泌出的肾上腺激素与身体中的血液混合在一起，让他觉得时间好像变慢了。他甚至能感觉到在自己的脚下，舷梯在慢慢地下落。*还差一点就能抓住自由号甲板的边缘了，*飞吧！就在喊出这句话的瞬间，他的身体突然失去了上升的动力，伸出的手并没有抓到甲板的边缘，随即洛佩斯的身体便开始自由下落。向下望去，在暴风中翻涌着波涛的大海像是正在向他招手。再也看不到了，再也看不到芝加哥公牛队的比赛了，此时在洛佩斯的脑海中只有这么一个念头。

已经完全放弃了的洛佩斯突然感到从自己的手腕传来了某种压力，然后以手腕为支点，他的身体在空中划出了一条弧线，又重重地撞击在自由号的船体边缘。比起身体上的疼痛感，洛佩斯更想知道自己是被什么所救，他仰起脸首先看到了一双从拘禁服中伸出来的手，原来是杰克将身体探出甲板死死地抓住了他。

洛佩斯咳嗽了几声，然后对杰克喊道：“你在这儿干什么？露易丝·卡怎么样了？”

“她在寻找逃出这里的办法，我……我看到你掉了下去，所以就……”

洛佩斯回过头望向潜水艇，完成体也在潜艇上看着他，然后面向自由号开始慢慢地向后退。它想助跑，然后跳到自由号上来，洛佩斯一下子就看穿了它的意图，连忙对杰克说：“喂，杰克！快点跑！找个地方藏起来！”

“等……等一下，我马上就把你拉上来……”

杰克用力地向上拉他，可是被雨水打湿了的袖子抵消了一部分力量，洛佩斯的手又向下滑落几厘米。

“那家伙来啦！快放手！”

杰克并没有回应他，只是咬着牙拼命地想要把洛佩斯救上来。

“你是白痴吗？你救了我，等待你的是死刑台！我就是要把你送上死刑台的死神！这是我的职务！对我来说，你和那个怪物没有什么区别！”

“我……我没有杀人！”

“好了，我知道！”

已经到达极限了，洛佩斯的手腕从杰克手中滑落，完成体也停下脚步，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幕。极速下落的洛佩斯看着越来越远的杰克，大声喊叫着。可是强劲的暴风掩盖了一切声音，杰克没有听到他所说的话，可是却一直盯着洛佩斯的嘴巴。不一会儿洛佩斯变成了一个黑点，掉进了大海中。

杰克望着海面，努力地搜寻洛佩斯的身影，可是汹涌的浪涛打在船体上激起白色的浪花，根本什么也看不清楚。杰克抬头一看，站在潜水艇上的完成体正在对

自己微笑，此时他的眼中只有那张笑脸。

杰克感到一阵不同寻常的恐惧，于是急忙站起身来离开了船体边缘。被雨水打湿的拘禁服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仿佛在阻止他前行的脚步，而杰克却无心顾及这些事情，只是拼命地迈开双腿向前走。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走到了船体另一侧。杰克终于停下了脚步，一边大口地喘息一边看着眼前阴霾的海面。与另一侧在探照灯照射下的海面不同，这边的海面十分黑暗，勉强能够看到海水的波动，除此之外便一无所有。现在该怎么办？杰克无处可去，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这时，他感到后背一股强烈的撞击，不知是什么人狠狠地推了杰克一下，于是他一下子翻过围栏掉了下去。

18 去处

满眼是炫目的光芒，还没等眼睛适应过来，人们的欢呼声已经快要将耳膜刺穿了。那是杰克曾经去过的篮球比赛的现场——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在他的眼前尼克斯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而且他此刻就坐在场边，近得似乎一伸手就能碰到那些球星手中的篮球。杰克摇了摇头，在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刚才自己还在自由号上。杰克知道这并不是什么昨日回忆的重现，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在特等席上观看过比赛。所以这根本不可能是现实，自己应该掉进了大海。就算从怪物的手里侥幸逃脱出来，也不可能像这样悠哉悠哉地来观看比赛，不管怎样申诉自己没有杀人的事实，也不会有人相信的，真正的犯人不会被抓住，因为那个新闻记者已经变成了怪物……结果就像洛佩斯所说的那样，等待自己的只有死刑台。但是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呢？杰克的脑海中一片混乱。

这时更加热烈的欢呼声在体育馆内响起，杰克停止思考，抬起头专心观看比赛。两队的比分咬得很紧，最后一个球将决定尼克斯队的命运，距离终场只有十几秒钟了，全场的观众都在期盼奇迹的出现，杰克也不禁咽了下口水。

下一个瞬间，奇迹发生了。一个身材并不高大的球员在没有任何人盯防的情况下接过队友的传球，然后高高跃起。观众们全都屏住呼吸，只见篮球从那名队员的手中飞出，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稳稳地掉进篮筐。

全场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观众席变成了欢乐的海洋，观众和运动员们都分别抱在一起，尽情分享胜利的喜悦。杰克也兴奋地站起身来，和那些选手们互相击掌以示祝贺。投进最后一球的那名球员向杰克走来，对他大声地喊着什么，看他的嘴型好像和洛佩斯落海之前喊的话是一样的。

“西尔维亚……就拜托给你了。”

杰克终于明白，这一切不过是空想的产物，换句话说这就是一场梦。站在他面前的正是洛佩斯本人，接着走过来打招呼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女性——正是以前的恋人西尔维亚。

杰克剧烈地喘息着，然后睁开了眼睛。他坐起身四处环顾，原来周围就是大海。自己此时正坐在一个奇怪的透明帐篷下，准确地说那是一个正漂浮在海上的紧急救生艇。杰克应该是从自由号上被人推落海中的时候，掉进了这里，然后撞在甲板上失去了知觉。在他醒来之前做了一个梦，仔细想想自从在伦敦被捕以来，每次闭上眼睛都会回想起之前的记忆，这还是第一次做梦。

杰克仔细观察了一下这艘小型救生

艇，在船上堆积了很多器材。虽然他也不清楚具体都是做什么用的，但是他认识其中的一台机器，那是一个全球定位导航系统，不仅可以利用卫星确定自己的位置，还可以输入坐标让救生艇自动航行到预定目的地。在帐篷上还有几块太阳能电路板，即使船上所配备的蓄电池耗光了，也可以确保电力的供应。与传统意义上的救生艇不同，这艘小船并不是仅仅漂浮在海上等待救援，而是被设计成在小范围内可以自由移动，这是自由号所配备的拥有最先进科技的救生艇。

这艘船好像从自己掉进来之后就开始运行，此时已经离开自由号船体有很长一段距离了。但究竟是谁把自己推到这里来，然后开船的呢？不一会儿，杰克就找到了答案，卡中尉此时正站在他的面前。看到他醒过来，卡中尉说道："刚才我的确是有点粗暴，不好意思，你没受伤吧？"

杰克点了点头，问道："为什么，你要把我推下来？"

卡中尉将抱在怀里的箱子放在地上，开始摆弄起来。"刚才我准备好了小船之后想要去叫你，但是看到怪物站在潜艇上。幸好你逃跑的方向和我放下救生艇的方向十分接近，当时根本没有跟你解释的时间了，所以就……"

"为什么要救我？"

"因为像你这样的人还是有用的，你不是杀人犯，而且很擅长破译密码，打开金库也难不倒你吧？"卡中尉微微一笑。

杰克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说道："我们现在要去哪儿，你有目标吗？"

卡中尉摇了摇头，说："至少要离自由号远一点儿。"

说完，她将手里的箱子通上电，在启动的液晶画面中输入了几个数字，然后按下了一个红色的按钮。"三十分钟之后，潜水艇中装备了核弹头的导弹就会自动引爆，自由号也会消失。"

画面中的计时器开始倒数，杰克被吓得瞪大了双眼。

"在你们来武器库之前，我已经将导弹上的小型无线电做了一些改造。"卡中尉指着画面中的数字说，"当变成零的时候，这个小箱子就会发射信号控制导弹引爆，那个家伙就会被炸得灰飞烟灭。当然，在大西洋上就会发生一次核弹爆破，卫星会捕捉到这一幕，接着美国军队就会展开调查，那样的话这艘救生艇也会被发现的。然后，我们就得救了。"

默默地听着卡中尉的解释，杰克的脑海中闪过西尔维亚和洛佩斯的脸庞，耳边再次回响起洛佩斯最后说的那句话。

杰克大喊道："不行！我要回自由号！"

卡中尉不明所以地看着他说："你说什么？"

"那艘船上也许还有其他的幸存者！虽然只是个小孩子，不过只要她还活着，我就一定要救她出来！"

"白痴，那里已经没有人了，就算有人，现在也已经被那个怪物杀了。"

杰克环顾四周，看到一个装着信号弹的箱子。他急忙打开盖子从里面拿出一个信号弹，对准了卡中尉。

"那么，我们去确认一下，快点返回自由号！"

卡中尉苦笑道："你以为用那个东西威胁我，我就会害怕吗？不好意思，根本没用，那东西毫无杀伤力。"

杰克又将信号弹指向卡中尉手边的箱子，"至少能破坏掉这个东西吧？"

二人四目相交，杰克狠狠地盯着

卡中尉。

卡中尉皱着眉头重新输入了几个数字。

“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就会起爆。在这段时间里你去确认生存者，如果没有找到的话，就再回到这里。”

杰克静静地点了点头。

随即小船改变了航向，在暴风雨中向着自由号返航。

就在这个时候，在自由号的瞭望台里发生了变化。一台显示着潜水艇船体的屏幕不停地发出了警报声，在画面中潜艇的船身被大浪所吞没，在海中上下大幅摇动。一直固定在船身上的橙色坐标跟不上它的动作，于是慢慢地消失了，在显示器上出现一行警告文字——“坐标消失，自动导航系统解除。航线恢复到初期默认值。”

不一会儿，警报消失了，在屏幕上重新显示出美国东海岸的地图以及一列新的文字——“初期设定。目的地：纽约、曼哈顿岛。”

潜水艇随即离开了自由号，慢慢向大西洋底沉去。

19 消失

她平时总是孤单一人，朋友也只有莉莉——那个是连样子都记不清的已经去世的妈妈亲手给她做的。由于从出生起就生病，所以不能和同龄的孩子们去外面玩，父亲为了治好她的病整日埋头工作，这让她更加孤独。但是自从乘上这艘船开始，每一天都是那么开心。父亲每天都陪在她的身边，在船上还可以和那些船员们，以及有趣的何塞叔叔一起玩。西尔维亚觉得这是她长这么大为止过得最开心的一段日子。

可是现在，久违了的孤独又一次降临了，西尔维亚独自坐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父亲没有和她在一起，而且他已经离开房间很长时间了。当潜水艇浮上水面的时候，房间外一阵骚动，父亲出门去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马上就回来，你乖乖地在这里等着吧。”

西尔维亚十分听话地一直在房间里等着父亲回来，可是现在她再也坐不住了。风声从门外呼啸而过，西尔维亚打定主意，然后从床上站起身来，抱起莉莉将门打开。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虽然感到有些害怕，可她还是一边在心里安慰自己“有莉莉陪在身边就不会有事的”，一边向前走着。只要走一会儿，也许就会看到船员或者何塞叔叔了吧，最好的情况就是能够看到爸爸。当然她并不知道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惨剧，船员也好，洛佩斯也好，甚至是她的爸爸都已经不在了。

不一会儿，她走出休息区，来到了船侧的甲板。此时越过围栏能够看到远处的暴风，西尔维亚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可怕的大海，她呆呆地看着，所有的注意力全都被大海所吸引。这时，在她的身后出现了一个人影，西尔维亚并没有注意到，她只是默默地看着大海。一个湿漉漉的东西碰到了她的肩膀，吓得西尔维亚大声尖叫起来，头也不回地就开始跑。

“西、西尔维亚，等……等一下。”

那是一个她没有听过的声音，但确实是人类所发出的。西尔维亚停下脚步，慢慢回过头来，原来刚刚返回到自由号上的杰克就站在她的身后。身上穿着的拘禁服长袖还在不停地往下滴着水。

西尔维亚问道：“叔叔，你是谁？我从来没见过你！”

“不，我曾经见过你……”这时杰克突然想起来，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自

己还戴着那个面具。“联邦警官……那个，我就在他的身后……”

“啊，你是何塞叔叔的朋友！”西尔维亚也回想起来，“你的病，好了么？”

她指着杰克的脸说道，在她的印象里原本戴在杰克脸上的面具就是某种病症。杰克意味深长地回答道：“啊，已经完全好了。”

“何塞叔叔呢？他怎么没跟你在一起？”

杰克又回想起洛佩斯跌入大海中时的那张脸。

“其实就是何塞叔叔让我来接你的，西尔维亚，我们一起走吧。”

“可是，爸爸他……”

“爸爸和何塞叔叔在一起。”

“真的吗？”

“啊，当然是真的，我可以发誓。”

这当然是谎言，但是杰克在撒了谎之后随即就用发誓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直到刚才为止自己还是一个杀人犯，是一个已经放弃了人生的人，遇到眼前的这种情况又能对什么发誓呢？虽然对将来抱有希望是件好事，可是周围的人依然将自己视为杀人犯。即便发了誓，最终也会被死刑台上的药物注射所抹消，结果誓言也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虽然杰克在心里这么想着，可是他知道现在没有时间去计较这些事了，最重要的是赶快从这里逃出去。

于是杰克挽起袖子，向西尔维亚伸出手：“好了，西尔维亚，大家还在等着我们呢。”

西尔维亚将自己的小手放到杰克的手中，杰克突然想起最后和他牵手的那个人，那是一个与眼前这个女孩有着相同名字的女人。

西尔维亚向杰克问道：“叔叔，你叫什么名字？”

“杰克……杰克·特兰普。”

“哦，是杰克叔叔。你好杰克叔叔，这是莉莉。”

“哦，是莉莉啊。”

杰克看了看她怀里的小娃娃，西尔维亚还故意晃动了一下娃娃的脑袋。

不一会儿，卡中尉出现在两个人的眼前，杰克说道：“哦，我找到她了！咱们快点回救生艇上吧。”

卡中尉没有回答，呆呆地站在那里，手扶着围栏眺望大海。杰克来到她的身旁，也顺着她的视线望去，可是却什么也没看到，满眼都是灰蒙蒙的大海。

“潜水艇……不见了。”卡中尉小声地嘟哝着，“看到那个怪物了吗？”

面对她的问题，杰克默默地摇了摇头。

“小心点，那个家伙也许就在这艘船上移动，不，应该说很有可能就在这里。”

“没错……”

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说道。卡中尉看了看四周，一个人都没有，于是对杰克说：“你说什么？”

杰克摇了摇头，就在这时他发现卡中尉身后的墙壁产生了某种变化。镶嵌在墙壁中的某块木材表面开始晃动起来，随即木材的纹理发生了改变。杰克急忙对卡中尉大喊道：“你的后面！”

还没等卡中尉转回身，从那块木材中生出一个粗壮的树枝，一下子扎进了她的身体中。那并不是什么树枝，从前端开始慢慢地显现出本体——一只乳白色锋利而又巨大的爪子。不一会儿，那块木材也恢复了本来的颜色，完成体出

现在他们的面前。

“不是怪物……这是开膛手原本所应有的姿态。”

声音从完成体的口中发出，卡中尉已经被它的爪子刺穿，脸上流露出惊恐的表情。眼前的这个生物，果然将人类的大脑完全保留了下来，准确地说应该是人类大脑所支配的究极细胞组织。安布雷拉至今为止从未取得成功的伟业，如今在这里终于诞生了。

内脏发出了悲鸣，血液不断地在体内翻涌，卡中尉吐出了一口鲜血，然后用细微地声音对杰克说道：“快、快跑……”

完成体看着她，动了动鼻子，好像在闻着什么，然后发出了一声冷笑。“女性鲜血的味道，虽然好久都没有闻到了，果然鲜血还是女人的好啊。你知道吗，杰克？女人的血和男人是不一样的，没有Y染色体所以才会更加甜美……这是我的经验告诉我的。”

虽然它在开玩笑，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杰克紧紧地抱着被吓得发抖的西尔维亚，他自己的膝盖也在不停地颤抖。

“我说了……快跑……”卡中尉用尽力气再一次提醒杰克。然后抬起膝盖，抽出藏在脚边的小型匕首，用力地刺入完成体的手腕中。完成体看着她，好像根本没有感到一丝疼痛。

“那是匕首吗？”

完成体将刺在卡中尉身体中的手抬了起来，悬在空中的卡中尉不停地蹬腿，试图寻找一个着力点。

“这才是匕首。”

完成体说完，它身上的鳞片全都立了起来，好像变成了垂直的尖刀，然后一把将卡中尉紧紧抱在怀里。卡中尉发出了悲惨的叫声，并吐出了大口的鲜血。完成体十分享受地听着她喊叫，就好像是在倾听一首喜欢的乐曲。

随即卡中尉的眼神变得空洞起来，发出了最后的遗言：“罗伯特……”

杰克没等她咽下最后一口气，便抱着西尔维亚逃走了。完成体并没有追赶他们，它只是紧紧地抱着已经死去的卡中尉，像是在跳舞一样挪动着双脚，脸上浮现出一副恍惚的表情。

20 最后的遗言

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当杰克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抱着西尔维亚回到了自己原来的那间船舱。杰克觉得自己的脑子变得极其混乱，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自己又该怎么做。没有任何的武器，而卡中尉也已经死了。究竟要如何才能打倒那只怪物呢，杰克一点儿主意都没有。

稍微冷静了一会儿之后，杰克开始在房间里四处巡视。库里克的尸体此时仍然躺在地板上，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惟一不同的是被洛佩斯打晕的那名士兵不见了，大概他醒过来之后拿着步枪离开屋子了吧。之后到底是寻找他们，还是回到同伴之间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恐怕现在也已经被怪物杀害了。因为比起在房间里待着，外面的世界更加危险。这时杰克的目光被放在床上的库里克的配枪——格洛克所吸引，他急忙拿起手枪，可是却发现弹夹不见了，随后就回想起来洛佩斯之前捡起手枪后将弹夹拔出去了，那个弹夹此时恐怕已经和洛佩斯一起沉到大西洋底了。可是杰克为了让自己感到安心，还是将格洛克紧紧地握在手中。

“喂，这个人死了吗？”

杰克回过头，看到坐在另一张床上的西尔维亚正用手指着库里克。他这才想起来刚才光顾着害怕了，忘了身边还有一个西尔维亚。杰克担心吓到她，于是说道："啊，没有，他只是受伤晕过去了。"

可是西尔维亚却说："我知道你在撒谎。我并不害怕，你不用撒谎，因为西尔维亚也快要死了。"

杰克一脸惊讶的表情看着她，"你指的是会被那个怪物杀死吗？"

西尔维亚摇了摇头，回答说："西尔维亚生病了，虽然爸爸告诉我会治好的，可是我知道他在骗我。但我却不敢让爸爸知道，因为他为了治好我的病而拼命地工作，好可怜……"

杰克在一旁认真地听她说着。

"刚才被怪物偷袭的那个姐姐，她也已经死了吧？虽然你说爸爸和何塞叔叔都在等着我们，可是爸爸一定也被怪物杀害了。那么何塞叔叔呢？"

杰克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只能沉默着低下了头。

"果然是在撒谎……请不要再骗我了，因为西尔维亚根本不怕死。"

眼前的这个孩子，这么小就已经看透了生死，杰克开始认真地思考着西尔维亚所说的话。仔细想想的话，自己不也是处在相同的立场上吗？虽然是被冤枉的，可是死亡确实在等待着自己。虽然有些讽刺，大概这艘船上最后幸存的两个人就是自己与这个小女孩，可是即便活下来也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那么现在也就根本不害怕什么怪物之类的东西了，反正结局都是死，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就在杰克得出这个结论的同时，西尔维亚说道："但是……"

杰克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问道："但是什么？"

"我绝对不要死在那个怪物的手里！"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一样泼在杰克的头上，他的脑海中一瞬间变成了空白，随即反问道："为、为什么？你不是说不怕死吗？"

西尔维亚摇了摇头，"那个，西尔维亚的妈妈也是病死的，爸爸说过妈妈的病是神决定的，所以没有办法。可是爸爸也曾经告诉我，妈妈的最后遗言是她不想离开爸爸和西尔维亚独自去天堂……所以我觉得妈妈是不想死的。西尔维亚也不想死，但是神决定的事情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妈妈死后就去了天堂。如果我想如果我也是病死的，那么一定能去天堂和妈妈相见。神就是这么决定的，所以我并不惧怕死亡。但是那个怪物却不是神，它也不能代替神，所以我不要死在它的手里。直到神做出决定的那一天为止，西尔维亚一定要活下去！绝对要活下去！"

这些话将杰克脑海中想要放弃的想法一扫而光。接着在不知道什么东西的驱使下，杰克做出了一个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动作，他下意识地拉动了手中格洛克的套筒，于是从枪膛里掉出来一个东西，是一颗子弹！这颗子弹在灯光的照耀下发出光芒，连同弹头部分一起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一颗，只有一颗！虽然之前洛佩斯曾经将弹夹抽出来清点过子弹数量，不过当时他可能有点儿激动，犯了一个平时不会犯的错误，因为格洛克是自动手枪，所以每次开枪之后都会自动装填一颗子弹，而洛佩斯恰巧忽视了这一点。这颗子弹是洛佩斯的礼物，杰克在心里想着。不，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洛佩斯应该不会犯下这种低级错误。如果奇迹是存在的话，那么就在这里。仅仅一颗子弹就让杰克兴

奋起来，虽然知道无法凭借这颗子弹来打倒完成体，但是某种无法言表的东西还是点燃了他内心的希望。

杰克站起身，拉住了西尔维亚的手。

“西尔维亚，我们走。”

西尔维亚听后被吓了一跳。

“我们要去哪儿？”

“就像你所说的，直到神做出裁决的那一天，我们一定要活下去。”

21 神的裁决之日

杰克首先让西尔维亚乘上卡中尉所准备的那艘救生艇，然后在全球定位导航系统的控制面板上随意输入了一个坐标，让这艘小船能够远离自由号，然后他离开了救生艇。虽然在广阔的大海上，只有在特定的范围内才能发射出求救信号，可是又不能让她留在自由号上。杰克将所有能找得到的食物都放进了救生艇，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会被经过的船只或者飞机发现。虽然这完全就是一场有勇无谋的赌博，可是目前的情况却让人别无选择。

在分别之际，西尔维亚好像明白了对方的用意，她一言不发地听从杰克的指示，可是眼睛却始终盯着他，好像要说些什么。西尔维亚坐在渐渐远去的小船上，目光依然看着留在甲板上的杰克，一直到他的身影消失不见。杰克也站在甲板上默默注视着西尔维亚和救生艇。恐怕这次就是永别了，虽然在浩瀚的大西洋上发现一只小船简直如同奇迹，但他还是希望西尔维亚能够得救。杰克在内心中也在盼望奇迹的降临，在他的心目中西尔维亚就是赋予自己勇气的女神。使得原本只是个恶棍的自己，能够鼓起勇气去做一个真正的人。在至今为止的人生中，杰克受到两个西尔维亚的影响而获得了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机会。虽然第一次失败了，但是这次却有些不同。因为这次，就在今天，也许就是神将会做出裁决之日。杰克紧紧地握住了手中的格洛克。

接着，杰克回到船舱里，拿起了卡中尉的笔记本电脑。不管怎么说，他也不是傻瓜，不会用一颗子弹去与完成体发生正面冲突。在回到船舱的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寻找其他还能够使用的武器，可是散落地放在地板上的步枪都被完成体切成了两半。但是杰克却并不担心，因为他知道那个准备周到的卡中尉除了启动核弹之外，肯定还有其他的保险措施。虽然无法保证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杰克却有着充足的自信。他将电脑抱在怀里，走出了船舱，然后朝着瞭望台走去。

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杰克竟然没有遇到完成体。他觉得这简直就是个奇迹，也许命运的天平正在向他的这边倾斜。不一会儿，杰克来到了瞭望台，然后小心地将笔记本电脑放在一个平坦的地方，随后打开了电源开关。

虽然有假冒的“财富”程序作为保险，杰克还是不费吹灰之力就破解开了，然后直接进入电脑的操作界面。在瞭望台里的地板上，到处堆积着被完成体杀害的士兵尸体，不知是已经习惯了，还是刻意地不去注意那些东西，杰克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电脑的屏幕。不一会儿，一个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文件名是“陈氏工业设计，军事用兵器”，杰克谨慎地点开了那个文件。紧接着在画面中显现出来的是陈氏工业历代开发出来的兵器以及军事设施的设计文档。其中从地雷、小型枪械到战车、导弹设施等一应俱全，看上去就像是一部军事武装的百科全书，随后杰克在浏览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令他十分感兴趣的东西。应该可以使用这个，不，如果用这

个的话打败怪物可是绰绰有余，果然奇迹是存在的。杰克的心中一阵窃喜。

这个武器的代号是“罗伯特”——和卡中尉最后的遗言是一样的。难道她想告诉我这个吗？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了。接着杰克认真地思考了一番，然后便展开了行动，他首先从控制台中引出一根连接线，将笔记本电脑和控制台连接在一起。随即电脑的显示屏上显现出另一个管理用的欢迎界面，杰克在心里默默祈祷着敲下了按键。

画面中出现了一堆熟悉的文字列，难道又是假冒的“财富”程序？杰克用同样的方式输入了密码。于是文字列发生了改变，排列成不同的样式。杰克皱了皱眉，这是真正的“财富”程序——一种极其复杂的加密程序，能够有效地起到保密作用。杰克并没有表现出一丝慌乱，他只是默默地盯着画面上的这些文字列，嘴里念念有词地不知在嘀咕些什么，听上去好像在计算数字。普通人是不可能靠默算来解开这个程序的，但杰克可是被称为“密码破译者”，这世上根本没有他打不开的锁，他那惊人的注意力和计算能力将一切不可能都化为了可能。在发挥实力的时候，他总是想着从出生后就一直围绕在身边的黑暗，觉得自己好像在一片黑暗的海洋中不停地向着光明世界游着。突然在他的脑海中闪过一丝光亮，杰克闭上了嘴巴，屏住呼吸小心地敲击着键盘。

杰克完美地将“财富”解开了，并且只用了短短几分钟时间。画面中显示出一行字——“罗伯特正在启动中”，电脑通过控制台发出了启动卫星通信用天线的信号，于是被安装在自由号瞭望台屋顶上的天线开始运作起来。不一会儿，杰克便听到了令他欣喜若狂的马达转动声。这时，他才送了一口气，露出了微笑的表情，这是他登上自由号之后第一次微笑。

22 罗伯特

80年代正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冷战时期，“罗伯特”是在那个时候由陈氏工业小组设计的。它的名字是用陈氏工业社长的儿子的名字命名的，在刚刚降生不久，它就乘坐着火箭被送到了现在所处的地方。正式的名字是“罗伯特Ⅱ·大西洋”——这个名字代表了它是一个改良型并负责大西洋地区。它还有很多伙伴，负责太平洋地区的“太平洋”，负责苏联地区的“欧亚”是个很有名的家伙，所以甚至被改良成“罗伯特Ⅳ”。它们所拥有的武器也都不尽相同，有的是高性能监视器，有的是攻击用导弹，有的是核弹头导弹，总之样式十分齐全。而大西洋所拥有的是一个巨大的圆锥形筒状物，前端还镶嵌了许多作为装饰品的小块工业用红宝石。如果地面上的人觉得悲伤，它就会从那里流出超高温的光之泪，虽然这是作为攻击深海中潜艇的一个计划，不过至今它一次都没有哭过。因为当时所有的“罗伯特”所有者也不是同一个人，所以大家都没有什么机会来展现自己的实力。但是到了现代，一些拿不出巨额运行费用的国家相继抛弃了它们，就这样作为没有威胁的东西被丢弃了，还有一些的管理权转让给了其他国家。“大西洋”被美利坚合众国的战略空军买了下来，随即又被转让给了国防部，最后受到军费紧缩的影响又回到了它的故乡——陈氏工业，再然后随着陈氏工业被安布雷拉公司吞并，它又成了安布雷拉的财产。

对潜艇用激光攻击卫星“罗伯特Ⅱ·大西洋”就这样飘浮在大西洋上空的静止轨道中，它一边俯视着脚下蔚蓝的大

海，一边忍受着百年孤寂。它以为这份孤独会永远持续下去，可是突然，罗伯特的耳边听到了令人怀念的陈氏工业管理信号。于是它在接收到信号的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然后立即启动了所有机能并等待下一步指示。好不容易从孤独中解脱出来的罗伯特此时显得意气风发，圆锥的前端闪耀着红色光芒的红宝石之眼，牢牢地盯住了大西洋上的一点。

23 一点

通信是畅通无阻的，所以通过这台笔记本电脑就能够操控罗伯特。杰克开始再次敲打键盘，他按照文件中操作指南上面的命令开始逐条输入，由于卫星能够自动进行细微调整，所以即便是没有专门知识的他也可以轻松操作。可是本应该顺利完成的设定，却在最后关头出现了问题。罗伯特装备了超高性能的热感应装置，甚至能捕捉到潜艇在深海中所散发出来的热量，一旦被捕捉到之后它会自动追踪攻击对象，直到对方被毁灭为止。可是虽说它的设计就是专门为了应付宇宙空间这种严酷的环境，但是罗伯特的热感应装置从没有接受过检修维护，它的状态远比想像中的差。别说深海，就是此时漂浮在海面上的自由号它都无法捕捉。另外，这次的暴风雨所生成的积云也是原因之一。不管杰克怎么敲击键盘，画面上只有一行字——“无法锁定攻击目标”。

没办法，杰克只能自己设定大西洋上的一个点作为攻击坐标，然后手动输入到卫星中。这样一来，自由号就一定要在激光照射的时间经过指定的场所才行。于是杰克按照操作指南上的说明改变了攻击模式，为了确定攻击坐标他抬起头四处寻找能够确认自由号航线的东西。

杰克的目光落在了管理自由号航线电脑的显示屏上，这是他才发现船是在自动航行。仔细想想，现在船上已经空无一人，可是杰克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显示屏上显示出来的是美国西海岸的地图和一列文字——“纽约·曼哈顿岛”，这让杰克突然回想起纽约的街道。那是他出生的故乡，在去伦敦之前从来未曾离开过的城市。至今为止人生中的喜怒哀乐，全都凝缩在这座城市里，这里还是与恋人西尔维亚邂逅的地方。西尔维亚她现在还好吧？她还住在这座城市里吧……杰克迄今为止还没有回想起与西尔维亚是如何分别的，所以也无法想像出她的近况。取而代之，他的脑海中闪过了另一种预想，如果自己没有打败完成体自由号就这样抵达纽约的话，那座城市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杰克看了看地板上的那些看不出人型的肉块，即便是海军也变成了这个样子，应该不会有人能够利用普通的武器打败拥有不死身的完成体。那该怎么办，难道将核弹投向曼哈顿吗？所有的预想都变成了最坏的结果，在杰克的脑海中一闪即逝。

杰克用力地摇了摇头，看着眼前的显示器，现在可不是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目前必须解决的只有确认自由号的航线而已。杰克看到显示屏旁边有一个旋钮，然后伸出手轻轻一转，于是显示出来的地图以自由号目前的位置为中心被扩大了。*原来如此，这样就没问题了*，杰克在心里说道。忽明忽暗的游标旁边显示出精确坐标和其他很多情报，他在控制台的键盘上输入了“一小时后”的命令。随即在航线图上出现了另一个游标，同样显示出了船体坐标和其他情报。杰克凝视着那个坐标，开始在头脑中进行计算。即便是确定了大西洋上的一点，如果不进一步确定自由号广阔甲板上的一点，那么就毫无意

义。到时，不仅自由号要在从天而降的激光正下方，完成体也必须在甲板上的固定一点才行。杰克凭借着平时在开金库时所锻炼出来的目测能力，以及自己在船上走动时的记忆，迅速在脑海中寻找合适的坐标。不一会儿，他再次从黑暗中发现了一道光芒，于是他转过身在笔记本电脑上输入了一个坐标，就在他按下最后一个按键的同时，罗伯特也做出了回应。

“攻击坐标已设定，请输入攻击预定时间。”

杰克再次望向四周。

“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计算时间的……”

这时他看到地板上有一只船员的手臂，那只手臂并没有什么奇怪，重要的是上面戴着一块手表，那是一块完全防水的电子表。杰克走过去，把手表从那只断臂上摘了下来，戴在了自己的手腕上。杰克将电子表调整成倒计时模式，输入了一个小时，他在笔记本电脑上也输入了同样的时间，然后同时按下电子表的按钮和电脑的按键，于是两个计时器同时从一个小时开始倒数。

一个小时。在一个小时里，一切都将结束。杰克也考虑过自己可能无法打败完成体，可是就算自己成功地幸存下来，结局也会像洛佩斯说的那样，到达纽约的同时就会被逮捕，最后只有死刑台在等着自己。讽刺的是，虽然自己是被冤枉的，可还是会被当成杀人犯来对待，而此时自己却为了拯救纽约的市民将要和怪物展开殊死搏斗。杰克想到这里，轻轻地哼笑了一声。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和完成体的最终一战。

杰克紧紧握着格洛克，将手高高举过头顶，然后狠狠地砸向笔记本电脑。手中坚硬的格洛克枪柄一下子将键盘砸坏了，再也无法操作。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其他人就……虽然船上已经没有其他人，只剩下一个完成体，但是谁也无法改变罗伯特的设定，自己也无法反悔。这样很好，真的很好。杰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呼出来，然后默默地走出瞭望台。即使他赢了这一战，也应该不会被报道出来……可是他却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甚至没有一丝的迟疑，就像是圣经中记载的殉教者一样，走进了恶魔所居住的森林。他从来没有想像过，自己有一天会由纽约的恶棍变成一个虔诚的殉教者。

杰克离开之后，瞭望台里变得出奇地安静，笔记本的液晶画面上显示出罗伯特的信息。

“距离攻击预定时间，还有……”

时间正一分一秒地倒数，这时瞭望台中的一部分景象开始发生了变化。那部分场景变成了影子，影子又变成了人型，最后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正是完成体。完成体使用拟态的能力从很早之前就潜入了瞭望台，杰克所有的行动都没能逃过它的眼睛，他之所以一直都没有遇到完成体也并非是运气好。

完成体盯着罗伯特的倒计时画面，嘴角微微地上翘，露出了无畏的笑容。

“杰克，你是最棒的。能遇到你真是太好了，我现在打心眼儿里这么觉得。”

此时，杰克正在船上到处走着，为了能在一个小时内把完成体引到预先设定好的坐标上。

24 殉教者

手表上的数字在逐渐地减少，虽然已经在船上搜索了三十多分钟，可是杰克还是没有遇到完成体，他此时有些急躁。难道怪物已经不在这艘船上了吗？难道说

它舍弃了这艘船，游到最近的大陆上去了？虽然陆地离这里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可是对于拥有超人般肺活量的完成体来说，只要花上一点时间也许真的能游过去。杰克一边想，一边遥望着大海。

可能是暴风雨已经过去，海面此时已经平稳下来，天气也在逐渐好转，看上去再等一会儿太阳就会从海平面升起来。杰克知道，再过几十分钟后，自己的命运即将面临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岔路口。

不一会儿，杰克来到了船体后部的甲板，这时在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是完成体！它就站在泳池边，杰克一下子感到有些紧张，随即冷静下来看了看手表。只剩下十分钟左右了，如果是在其他地方发现完成体的话，这点时间实在太短，想要将它引诱到预定地点也肯定极为困难。可是在这里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因为完成体正巧就站在杰克预先设定的地点，如果这都不是奇迹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世上就没有奇迹了，杰克想到这，心中感到一阵窃喜。还有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只要它一直站在那里就可以了。之后将从天空降下一道光束，将完成体的身体烧焦。一切都将结束。对此时的杰克来说，这十分钟实在是太漫长了，他为了不被完成体发现，悄悄地潜伏在甲板的拐角处，静静地等着时间流逝。

突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完成体发出了声音："杰克，你在这儿吧？出来让我看看你。"

杰克一惊，觉得后背升起一股寒意，心脏开始剧烈跳动。

完成体用鼻子向四周闻了闻，说道："我闻到了你的气味，还有被海水浸湿了的拘禁服的气味。我得到这个身体之后，嗅觉变得异常灵敏。喂，你害怕了吗？现在又混杂了些汗水的味道，是冷汗吗？"

一滴汗水从杰克的脸颊滑过，虽然还无法确定完成体说的是否是事实，但是可以确定对方肯定是发现了他。

"你不过来的话，我就要过去了。"

不好！杰克想到。现在绝对不能让完成体离开预定地点。杰克连忙走到船体后部的甲板，来到完成体的面前。眼下情况紧急，没有时间去想新的对策。总之，无论如何也要让完成体留在目前的位置。

完成体望着杰克出来的方向。

"哦，你在啊。"

杰克又低头看了一眼手表。还有几分钟了，拜托，千万要待在原地别动。他在心里默默地对完成体说道。

完成体看到杰克的这一行为，于是问道："你赶时间吗？"

杰克没有回答，只是盯着完成体。

"杰克，说点什么吧。虽然有些无聊，可是这艘船上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咱们来说点什么吧。"

对于杰克而言，这正是争取时间的好机会，于是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完成体笑了，那张笑脸果然是人类才能做出的表情。

"实际上我还是觉得苦恼，虽然已经得到了如此优秀的肉体，可是头脑却没有得到改变。既不聪明，也不愚钝。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和你在这里，像一个人类那样进行对话……算了，反正我已经变成了我想要变成的东西。杰克，你呢？你想要变成什么？英雄，还是殉教者？"

虽然杰克知道完成体说的话另有所指，但还是对它所说的"像人类那样"感到厌恶。暂且不说外形，在变成怪物之前作为开膛手的那段时期，他的行为就已经不能说是人类所应有的了。杰克并没有回答完成体所提出的问题，因为他不想和眼

前的这个怪物进行一场所谓的“像人类那样”的对话。

于是，完成体向杰克迈出了一步，说道：“别不说话，快回答我！”

它的这个动作让杰克感到着急，于是为了完成体停下脚步，急忙说道：“我、我只是想变成正常的，和大家一样的普通人类！从很久以前，从刚出生开始我就这样想。”

这句话的确是杰克的本意，在与恋人西尔维亚相遇之时，还有和小西尔维亚相遇之时，他都得到了改变自己人生以及命运的机会。在这些机会面前，他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能够成为一名普通人。

完成体发出了嘲讽般的笑声。

“你不是有着优秀的头脑吗，有那种头脑的话什么事都能办到吧？事到如今你期待的并不是什么变成普通人类，对吧……密码破译者。你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我在亲眼目睹了你的表演之后也被吓到了。不仅解开了真正的‘财富’程序，甚至连精确到小数点之后的坐标也在瞬间计算出来。可惜即便我现在就站在自由号甲板的指定位置，你也不会知道最终的结局。”

杰克觉得此时的头脑中一片混乱，这个怪物到底在说什么？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一下子出现一连串的疑问，让他找不到答案。

杰克再一次下意识地看了下手表，于是完成体冷冷地说道：“你很赶时间吗？不要急，马上就要到一个小时了吧，从你刚才的态度，我就能看出来。”

完成体张开双臂，仰望天空。

“也就是说，是这里吧？站在这里就可以了吗？”

杰克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无比，好像身体中的血液停止了流动，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仿佛被冻住了一般。完成体虽然面冲着天空，可是目光却没有离开杰克，看到对方一副被吓坏了的模样，它露出了可怕的笑容。此时杰克终于明白，自己设下的圈套早已经被完成体看穿了。

杰克转身就跑，完成体则不紧不慢地跟在他的身后。

杰克脑海中一片空白，他本能地察觉到了危险，下意识地迈动双腿离开了后部的甲板。不知不觉中，他来到了船体侧面，发现在那里还有几只救生艇，这些船都用带锁的绞盘固定在自由号上，于是杰克按下了绞盘的控制开关。电源接通了，表示“停止”的红灯亮起，杰克仔细一看，控制板上有红色和绿色两个按钮，随即他便用拳头敲击写有“启动”字样的绿色按钮。绿色的指示灯亮起之后，绞盘慢慢地放出绳索，救生艇被缓缓放下。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放到大海中，杰克此时只能站在一旁看着机械自动运行，于是他趁着这短暂的时间开始思考目前的形势。*我现在在干什么？是在逃跑吗？*这时戴在他手腕上的电子表发出了响声——这声音是在告诉杰克时间到了。杰克连忙回过头，后部甲板上的风景确实发生了变化。与想像中有些不同，阴云密布的天空像是被撕裂了一般，一道光幕从天而将，在几秒的时间里将对面的景色全都笼罩住。四周一片寂静，这景象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看上去就像是海上的极光，短短数秒却让杰克觉得如同永恒般漫长。将一切都燃烧殆尽的激光交织成光的艺术，却是杰克至今为止看到过的最美的景象。但是相对的，极为丑恶的东西也在那里。背着光，空气由于炙热的影响开始发生扭曲，映照出完成体的身影。它，正在慢慢靠近杰克。

激光照射刚刚完毕，便响起了船体

断裂的轰鸣声，自由号的后部甲板被一分为二，切断面沉入了海中。

船体开始慢慢地倾斜，杰克连忙抓住旁边的一跟柱子。

“杰克！”

完成体在呼喊他的名字，随着甲板的角度逐渐增加，杰克望向下方，只见完成体的脚下生出无数的吸盘，牢牢地吸附在地板上，一点一点地向着他走来。

“真是酷极了，你打算用那么可怕的东西来烧死我吗？”

完成体一边高兴地笑着一边朝杰克走去，“这次该我了。”

说完，完成体举起手臂向杰克刺去。它的手臂前端此时已经变成了类似镰刀一样的东西，杰克见状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唾沫。

绝望向站在原地的杰克袭来，突然，本应该降下救生艇的绞盘发出了一个奇怪的声音，控制板上又亮起了红灯。杰克连忙望向绞盘，由于船体倾斜，绞盘无法保持水平状态，于是锁被卡住了。绞盘停了下来，救生艇也无法落到海面，只能在半空中飘来荡去。

杰克无处可去，他在心里想着，奇迹果然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的，那种东西只不过是幻想罢了。命运也是无法改变的，每个人都只能遵从命运的安排活下去。恶棍也只能像恶棍那样，到最后得到恶棍所应有的下场。杰克此时已经有了死的觉悟，他又想起了自己想要过普通人生活的心愿，让自己这样一个恶棍产生这种想法的契机是西尔维亚……真的要感谢这两位有着相同名字的女性。接着，与这两个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一下子又闪现在杰克的脑海中。突然，在这些画面中，一个与这些毫无关联的银色物体散发出了炫目的光芒。拉动手枪的套筒，从枪膛中滑落出来的那个闪着光芒的物体，残留下来的惟一一颗子弹……虽然这只是脑海中的画面，可是杰克却像是真的看到了一般。

杰克一下子反应过来，甲板此时变得更加倾斜，他紧紧地抱住那根柱子，随即将拘禁服长长的袖子缠在柱子上。库里克的爱枪——格洛克被握在杰克的手里，它与已经忘记它存在的主人终于再次相会。

25 奇迹

“罗伯特”此时早已筋疲力尽。

激光照射原本只是一瞬间而已，可是实际上却持续了十多秒种，直接耗光了“他”的所有电力。所以这次攻击的效果并不是点，而是在宇宙空间里描绘出一条线，仿佛将大西洋都给烧焦了。没办法，由于“他”常年被闲置在宇宙空间中，管理激光照射的晶体电路板早在数年前就发生了故障。失去了安全装置的罗伯特由于长时间发射出超高温的激光，身体已经变得滚烫，这些蓄积的热量向各处蔓延。他体内的陀螺仪也发生了变形，此时开始逐渐地脱离轨道。最大的问题还是罗伯特搭载武器的电力供给源，由于激光武器需要强大的能量，所以罗伯特身上搭载的是一款小型原子炉。刚才的热量一下子将炉内的冷却液烧干，原子炉的核心已经濒临熔毁的状态了。虽然相关的警报是在罗伯特的体内进行处理，可是“他”自身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应，而且在显示屏前没有管理者监控。

不一会儿罗伯特便脱离了预定轨道，“他”的炉心也到达了临界状态。在无法传播声音的宇宙空间里，只是放出耀眼的光芒，罗伯特在引发了一场小规模核爆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26 光

爆炸只是瞬间在空中发出耀眼的光芒，杰克没弄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

眼前最重要的是将枪口瞄准逼近眼前的完成体，船体倾斜得更加剧烈，甚至连站立都变得十分困难。杰克将空荡荡的拘禁服衣袖牢牢地绑在柱子上，而完成体却丝毫没有受到船体倾斜的影响，正慢慢地向杰克靠近。

杰克紧紧握住格洛克，瞄准了越靠越近的完成体。完成体看到他这个样子，于是大喊道："杰克！你的脑袋不是挺聪明的吗！你不会以为用那种武器就能打赢我吧！"

杰克回答道："这是你给我的手枪，所以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完成体笑了，说："杰克！你是最棒的！能遇到你真是太好了。"

突然，船体一阵剧烈的摇晃，倾斜的角度又增加了。杰克脚下一滑，身体摔在了地板上。幸好拘禁服的袖子还缠在柱子上，他没有进一步滑下去，格洛克也被牢牢地握在手里。完成体将另一只手也变成了镰刀，狠狠地插进了木制地板中，然后它就这样两手交替着插在地板上，开始向上移动。

杰克连忙调整姿势，将枪口重新对准完成体。刚一瞄准，他便准备扣动扳机，与完成体决一胜负。他已经不再对奇迹抱有希望，正如完成体所说的那样，杰克并不认为会仅凭一颗子弹就能打败它。但是他只有这么一种进攻方式，又不想就这样放弃。为什么？在这个谁也看不到的地方，谁也无法知道他的动机。而且，杰克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驱使自己这样做，到现在他终于明白了——那就是对自己一直以来的愤怒。在投币保管箱中出生，作为一个恶棍成长，他的人生一直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让他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段随波逐流的人生中，杰克第一次有了反抗的想法。虽然恋人西尔维亚给过他机会，可是他却将这一切当成是命运，并以此作为借口。此时他第一次决定要和这样的自己说再见，现在的他已经不再相信奇迹和命运，他所相信的只有一样东西——自己。他从出生以来第一次如此相信自己，第一次产生了自我的意识。

这样的杰克，理所当然地没有看到奇迹的光芒。他甚至都没有发现绞盘的控制面板上，不知什么时候那盏警示灯已经灭了。即便是注意到这些事情，杰克大概也不会明白这些都预示着奇迹之光已经降落到人间了。虽然这些征兆就发生在他的眼前，可是杰克的注意力始终都集中在完成体身上。

这时，完成体的动作停了下来，好像刺入地板的镰刀拔不出来了。完成体摇了摇刀刃的部分，又增加了几分力度，想要拔出来。就在下一个瞬间，发生了异变。虽然它的手拔了出来，可是前面的部分却依然插在地板中。完成体……不，就连看到这一幕的杰克也大吃了一惊。完成体的手腕从肘部断裂了，露出了丑陋的断面。就这样，它失去了平衡，只剩下一只镰刀在支撑着，它的身体已经接近于垂直状态。看上去和杰克的姿势一模一样。

"怎么会这样！这究极的肉体……奇迹的身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应该已经得到奇迹了啊！"完成体狂躁地怒吼着。

这时，完成体身体各部位的皮肤组织也发生了干裂，乳白色的鳞片像是枯叶一般飘落，露出了下面的肌肉，最后甚至

连这些肌肉也承受不了重力的吸引，开始纷纷剥落。

如果卡中尉还活着并看到这一幕的话，她大概就会将引发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告诉杰克。真正原因就是“罗伯特”所引发的核爆中所散发出来的“电磁波”，与爆炸所产生的光芒一起，电磁波以光速降落到自由号周边一带。因此受到电磁波的影响，包括绞盘在内的电子精密仪器都无法工作，这是由于其内部的晶体管芯片等基本零件受到冲击被破坏了。毫无例外的，在完成体中负责控制遗传因子的重要机器绿光——遗传因子般大小的半导体、纳米处理器等系统也都受到了严重损毁。由于处理器失去了机能从而无法发出命令信号，红光——病毒部分遵从其原本所拥有的生理机能，开始吞噬宿主的组织。

一瞬间，强悍无比的完成体的肉体就发生了变化。身体如同气球一样快速膨胀起来，好像只要被针扎一下就会爆炸。

此时，它还冲着杰克大喊道：“我得到了奇迹！我改变了命运！”

杰克却十分冷静，他冷静地握住格洛克，准确地瞄准完成体的眉心。头脑中忽然浮现出当完成体还是人类时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杰克，我现在就要改变命运。

于是像是回应它的这句话似的，杰克对完成体说：“你错了，命运现在才开始改变！”

扣动扳机，仅剩下的那颗子弹在枪膛里受到撞击，随着火药的爆炸一同分解。套筒自动后退，弹壳被弹出枪外，弹头在枪膛中高速移动，一下子飞出枪口。子弹不停地在空中旋转，将周围的空气划破，直直地前进。然后再次没入黑暗之中——在完成体的眉间着陆。

气球被子弹穿破，完成体的肉体一下子爆裂开来，肉块四处飞散。最后只剩下刺在地板中的镰刀刀刃部分。

杰克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整个过程，然后看了看从枪口升腾起来的烟雾。结束了——此时的脑海中只有这样的话。无论是什么理由导致完成体变成那副样子，如今对杰克来说都无所谓了。如果这是奇迹的话，那么奇迹是真正存在的。杰克此时并没有考虑接下来的事情，实际上他已经没有办法从这里逃出去了，好像也没有那个必要，总之一切都结束了。

他仰起头，看了看周围，暴风雨终于过去了，美丽的阳光从云层间射出耀眼的光辉。杰克在逐渐下沉的甲板上，眺望着洒落海面的阳光。这时他的视线变得模糊起来，恍惚中好像出现了一张曾经见过的女人的脸。那是一张美得如同女神一般的脸——好像是在纽约见到过的，大概是每天都会见面的西尔维亚的脸吧。杰克觉得他很熟悉这张脸，于是他静静地闭上了双眼，在心里回想着这张脸。就这样什么都不做，被阳光所拥抱，像是睡着了一般，杰克闭上了眼睛。

不一会儿，杰克的身体与自由号一起，沉入了浩瀚的大西洋中。

27 女神

杰克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所以他无法理解家庭的概念，他也觉得自己恐怕一辈子都无法理解。可是，那一天突然就降临了。

“我好像有孩子了！”

当西尔维亚告诉他的时候，杰克的感情没有丝毫的波动。既不感到高兴，也不感到悲伤，他没有说出口，只不过有点儿感到困惑而已。虽然杰克没有家庭观念，但是他知道有了孩子就意味着需要花

钱。有了孩子，自己又不想离开西尔维亚，这样的话包括孩子在内，与西尔维亚生活在一起就需要更多的钱。与西尔维亚邂逅之后，杰克只有一份普通的工作，每月的工资实在是少得可怜。他需要很大一笔钱。

于是杰克通过一位关系比较好的老朋友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被称为“账簿先生”。他通过某种渠道得到了工作委托，而这项工作需要杰克的能力。工作内容并不是什么十分了不起的东西，虽然杰克也曾想像过应该是打开金库大门之类的活，可是他所接到的任务只不过是篡改银行的管理记录而已。人如其名的账簿先生，恐怕目标银行就是这个男人的工作单位，他也是被称为“某种渠道”的第三方所雇用的，想要偷金库中的现金或者证券之类的东西吧。杰克需要做的只是按照客户的要求，通过电脑来修改账目而已，并且据说“某种渠道”还为他准备了丰厚的报酬。风险小，又不用自己直接动手，杰克轻易地接下了这份工作。

可是齿轮就是从这时开始疯狂转动起来的，那个男人并不是银行的职员，而是政府的公务员，所谓的目标银行则是美利坚合众国拥有的联邦储备银行。而且这个男人准备夺取的是数十块金砖，金额是杰克所无法想像的。当然，金砖被取出之后几天后，篡改的记录就被发现了，可是那个男人在被捕之前就因交通事故死了，金砖的去向也就无人知晓。

结果杰克没有拿到自己的报酬，反而被政府所追查，于是在老朋友的帮助下他离开了纽约，去英国暂避一段时间。还没有和西尔维亚告别，杰克就登上了飞往英国的飞机。虽然在伦敦他一直潜伏在朋友指定的地点，可是那间便宜的公寓已经住了一个女人。随着日子一天天地流逝，他对西尔维亚的思念与日俱增，杰克想要告诉她自己还爱着她。可是在这件案子了结之前，他只能忍耐。

之后，杰克就被卷进了新闻记者所引发的另一件案子之中。

“我会等着你回来……”

杰克回想起西尔维亚说的最后一句话，当时他只不过是要去家附近的一个地方。可是西尔维亚却只在那天对他这样说道，虽然不知道她是否已经觉察到自己的动向，可是那句话——我会等着你回来——*是的，她现在应该还在纽约，也许还在等着我回去。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的儿子，不，也许是女儿，总之一定已经出生了。太好了，果然还是应该打败怪物，我救了我的家人们。*杰克第一次意识到了家人，打败了怪物就意味着拯救了拥有自己血脉的孩子，他感到无比高兴。于是逐渐睁开了紧闭着的双眼。

杰克发现自己在一间船舱里。这里是天堂吗？难道说自己在一艘去往天堂或者地狱的船上？无论如何，自己肯定是在一艘船上，杰克想着。

不一会儿，门开了，走进来一个身穿半袖白色上衣的男性天使。天使看到杰克之后忽然吃了一惊，紧接着便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不一会儿，杰克就听到从门外传来两个人谈话的声音。

“真、真的！开膛手醒过来啦！”

“已经马上就要到港口了！怎么还不能自己处理？”

“可是，可是，那可是开膛手杰克啊，就躺在那里！”

“不是把他绑在床上了吗？难道你以为他会用牙齿咬断绳子吗！你那是电影看多了！”

杰克看了看自己身下的这张床，果

然身体被好几根绳子绑得结结实实。杰克终于明白，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天堂，刚才的那个男人也不是什么天使。那名年轻男子带着一位好像上司之类的男人返回到房间，那个人穿着一身制服，杰克看到他胸前的刺绣。

"U.S.COAST GUARD"

原来这是海岸警备队的船，杰克知道自己还活着。

男子的前胸还戴着一个金属徽章，上面的图案是一根权杖，旁边还缠绕着两条蛇，应该是负责医疗的人员。

男子转身对那个年轻人说道："这里交给我了，你去瞭望台，通知队长开膛手已经醒了。"

年轻男子连忙转身跑出了房间，穿制服的男子轻轻地叹了口气。然后从胸前的口袋中掏出一个小手电，靠近杰克，然后扒开杰克的眼睑用灯光照射他的眼球。杰克受不了刺眼的灯光，于是扭开头拒绝对方。

男子收起手电，笑了笑。

"原来如此，还有意识。"

"为、为什么，我还活着？"

"你问为什么……不是你自己把袖子绑在柱子上的嘛，然后就可以漂流在海上了啊。"

的确是那个时候，杰克将袖子绑在柱子上，可那是为了避免从甲板上滑落到海里。再说支撑整艘轮船的支柱应该是钢铁结构的啊，怎么会变成能够浮在海上的木头柱子了呢？这让杰克百思不得其解，可是又无论如何都回想不起来当时的情况。

男子继续说道："在大西洋上好像出现了惊人的异常情况，于是海军奉命开始调查。随后侦察机发现了沉没在大西洋中的客轮，以及漂流在海上的你，后来就将你送到了巡洋舰上。接着他们就知道了你开膛手的身分，于是就要将你引渡回国。可是巡洋舰还要在附近的海域进行调查工作，所以你又被送到了我们这艘船上。"

"女孩子……"杰克突然想起什么事情，大声说道。

"什么？"

"有没有发现一个小女孩？"

"小女……啊，你是不是说那个乘坐救生艇的小孩啊？后来求救信号被接收到了，和你一样平安地获救，她已经搭乘其他的船只先行送回国了。"

杰克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比起自己得救他更在意西尔维亚。杰克想要感谢，不是感谢海军，不是感谢海岸警备队，更不是感谢神明。如果这真的是奇迹的话，他肯定要感谢神。可是真正应该感谢的，是为了守护她而牺牲的洛佩斯和卡中尉。也正是因为他们，自己才会在最后关头振作起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幸存下来的自己将会被如何对待，从眼前的这个男人称呼自己为"开膛手"就能看出个大概。可是作为一个人来说，只要想想自己拯救了两个西尔维亚，自己那没见过面的孩子，还有纽约……虽然这件事谁也不会知晓，可是杰克心中却有一种无比的充实感。即使自己再也看不到妻子西尔维亚和孩子，可仅仅是他们还活着这样的事实就让他感到满足。

"总之我们暂停了正在执行的任务，为了你一个人要特地回国一趟。船马上就要进港了，稍后会将你转交给正式的负责机构。那么我要去准备一下，所以失陪了。直到上岸为止，就请你在这里睡一会儿吧，可千万不要逃跑。"

男子哼笑了一声，转身就要走出房间。

杰克抓住机会最后问道："我们回到哪里了？"

"你应该回到的地方，美利坚合众国。"

男子用手指了指房间里惟一的舷窗，然后走了出去。杰克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在自由号上最后看到的那个女性正从窗户外面看着自己。原来如此，看上去像是女神的那个人原来不是西尔维亚，而是真正的女神。那的确是一张熟悉的脸，杰克想到，随后他满面微笑地看着她。

自由女神像一如平常那样站在那里，向着平安无事的三百万纽约市民送上了她那永恒不变的笑容。

28 真正的奇迹

港口里聚集了一大群人。

那些人几乎都是渔夫和他们的家人，人群中还有一个本地的警察。这个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港口城市，因为一艘在暴风雨中捕鱼平安归来的渔船而变得沸腾起来。

这些敢于在暴风雨中出海的船员们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船的储藏库里装满了新鲜的金枪鱼，可以说这次他们是满载而归，即便之后的日子不再出海也足够他们生活的了。从船上走下来的勇士让聚集在港口的人们兴奋得不停欢呼，并抱以热烈的掌声，还有些人激动得抱住了他们。

这时，那名警官穿过人群来到了船长身边，说道："船长，欢迎回家！"

"啊，是巡警先生啊。多亏了大家为我们祈祷，这真是一场奇迹啊！"

"是啊，对了，你在无线电中提到的那名男子呢？"

"巴西人吗？"

"对，就是那个家伙。你们是在暴风雨中偶然捡到他的吗？"

船长用力地摇了摇头，说："不是的，他是被我们的网勾住了，和金枪鱼一起被捞上来的。"

于是船长指着渔船，巡警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只见一名明显不是渔夫的男人从船上走了下来，正是洛佩斯。他还活着，可是他的那头黑发此时变得凌乱无比，手臂上还胡乱地缠着绷带，大概是被捕捞金枪鱼的网给扎伤了。满脸疲惫的神情，仿佛随时都会倒下的样子。

警官走向洛佩斯。

"你会说英语吗？"

洛佩斯用虚弱的眼神看了看这位警官，说道："我会说。"

警官放心地拍了拍胸口。

"很好，我一会儿就和移民局联系，你不用担心。虽然我不太了解你的国家——巴西，但是美国是个很好的国家。"

于是洛佩斯用尽全身力气，小声地对警官说道："U.S.MARSHAL，何塞·洛佩斯。美国人。巴西什么的我也不太了解，我虽然拥有葡萄牙的血统，但是我的确是出生在芝加哥，并且是公牛队的球迷，我在那艘渔船上已经跟他们说过很多次了。"

警官哼笑了一声。

"不要跟我撒谎，我在无线电中已经听你说过了，并且和华盛顿取得了联系。政府的工作人员会穿那种破破烂烂的衣服吗？还有，美国也根本没有一个名叫'公牛'的棒球队。如果你还是嘴硬的话，就请出示你的警徽。"

说着，警官将自己胸前的警徽摘了下来，冲着洛佩斯一晃。

洛佩斯垂着头说道："那东西现在

应该已经沉到大西洋底的什么地方了。”

这时两辆漆黑的商用车开进了港口，从车上下来几个虎背熊腰的壮汉，这些男人当然不是渔夫，他们下来之后便四处张望。接着从车上又下来一位长者，他分开众人来到洛佩斯近前。

“那位警官，麻烦你让人群稍微向后退一下。”满脸皱纹的长者对警官说道。

警官一脸怀疑的神情看着眼前的这位老者，说道：“你们是什么人？”

老者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警徽，递到他的面前。那个警徽和洛佩斯丢失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设计，是属于联邦警官的东西。

这时，洛佩斯向那老者说道：“头儿，我活着回来了。”

“让开膛手跑了？”

“那家伙……自由号怎么样了？”

“沉了。有两名幸存者。其中一个是杰克·特兰普。先前已经乘坐海岸警备队的巡逻船抵达纽约了，我已经让其他人去接手此事。”

“另外一个呢？”

“好像是一个小女孩乘坐救生艇被发现了，总之是平安无事。”

是西尔维亚，杰克果然遵守了我们的约定，洛佩斯在心里想到。然后用最后的力气露出了一个笑脸。

那名警官呆呆地看着洛佩斯，说：“原来你不是偷渡客啊？”

被称为“头儿”的那名老者回答道：“不好意思，他是我的手下。”

随即又对洛佩斯说道：“平时就跟你们说过了，这种情况下应该首先出示警徽。”

洛佩斯再次低下了头。

不一会儿，洛佩斯被同事们围了起来，向着商用车走去。

“我想整理一下头发……”洛佩斯小声地说道，“头儿，上车之后，您能借我点儿定型啫喱水之类的东西吗？我想整理下头发，那帮家伙连点儿发油都没有。”洛佩斯指着那些渔夫们说着。“一看就知道是条破船，真是的。在暴风雨中我晕得厉害，船上竟然连晕船药都没有。我说让他们借我条手绢吧，他们竟然告诉我说用袖子擦……可恶，为什么杰克就能遇上巡逻船，我就只能被人像鱼一样捞上来。”

说完，洛佩斯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还装着一块手绢。

“这个袋子是他们用来装鱼饵的，总算是有个能用的东西。”

被称为“头儿”的男人看了看洛佩斯手中的塑料袋说道：“你自己不是带着手绢吗？”

“这东西可不能用，这是证据。回到华盛顿之后再仔细调查吧。”

那正是刚刚搭乘自由号不久，洛佩斯从记者那里强行“借”来的手绢。直到现在，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个时候记者会那么慌张了。洛佩斯已经注意到手绢上的一些血迹，如果没猜错的话，DNA的鉴定结果一定和某位被害人相一致。那样的话……洛佩斯透过塑料袋，若有所思地看着那块手绢。

用这个惟一的证据，就能够证明杰克是被人冤枉的，可即便是这样也只能洗清他在英国所犯下的罪，杰克在美国也惹了一堆麻烦。恐怕要等到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之后他才能真正地恢复自由之身。但是洛佩斯手中的证据，无论如何都是杰克的希望。换句话说，这也算是洛佩斯对遵守约定保护了西尔维亚的杰克的一种感谢吧。不知为什么洛佩斯总是觉得在不久的

将来，一定会和杰克在什么地方再次相会的，也许就是篮球比赛的赛场，恐怕是和公牛队的最终决赛……等一下，对手是尼克斯队？那就不可能了，公牛队是最强的，尼克斯想要成为其对手恐怕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洛佩斯暂停了对未来的想像，将塑料袋放回了口袋，取而代之地拿出了一把小梳子，想着快点回到车上整理头发。

29 几十年之后的事情

这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在那次事件之后，杰克和洛佩斯到底怎么样了，大家都不太了解。即使调查以前的报纸或者公务员的档案，也都无法知晓他们之后的人生。如果说其中惟一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那就是联邦储备银行的案子了，好像在几个月之后杰克被无罪释放了。之所以说“好像”，那是因为那件事并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在记录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政府管理银行的事件，大概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还有相关责任人的干预。回国之后，杰克的才能到底有没有被政府所用，关于这件事，如果杰克一生都保持沉默的话恐怕就只能是一个的无解之谜了。当然这些事情都算不上是奇迹，只不过是正常的世事罢了。

可以说整件事情的结局都在可以想像的范围之内，能够改变人生命运的奇迹并不会频繁地发生，而且对于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们来说，恐怕能够拥有平凡的人生才是幸福的。

但是关于小西尔维亚则要另当别论，她的病症没有恶化，直到几十年之后她依然活着。至于原因，谁也说不清楚，也许她会继续活下去，十年、二十年……这是奇迹吗？不，我们还不能肯定。因为他们从故事开始所遭遇到的事情，所看到的事情，都是通过自己自身的努力而衍生出的结果，而并不需要什么神的帮助。

那么说，所谓奇迹果然是幻想的产物吗？

在几十年前，洛佩斯在自由号上就曾说过。

“我只有一点不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神是存在的。只不过他的时间并不是那么充裕而已，所以也就不会轻易发生奇迹，虽然我一次也没有膜拜过他。但重要的是，如果轻易地就出现奇迹，那么这个奇迹也就不值得去珍惜了。所以为了确保神的尊严，奇迹只是偶尔才会出现。”

30 故事的开始

自由号所引起的骚动不久之后就归于平静了，纽约·曼哈顿岛此时正下着小雨，一名撑着红白相间图案雨伞的男人就站在雨中。而面前的大楼就是有着和他手中雨伞相同标志的安布雷拉制药公司纽约支部。

不一会儿，从大门里走出一个穿着白衣的女性，手里拖着一个带滑轮的旅行包。旁边的警卫看到这个女人连忙走上前帮她推动厚重的旋转门，女人走出门后来到了那个撑着伞的男人面前，深深地呼出一口气。然后她将挂在胸前的安布雷拉公司的出入证摘了下来。

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塑料卡片，插进了旅行包盖子上的读卡器中。只见旁边显示电子锁状态的小灯从红色变成了绿色。

“绿灯……”

女人抬起头，由于室内与室外的温差导致眼镜蒙上了一层雾气，她却浑然不顾地看着男子，笑着说：“我好想你啊，

博士。”

“不要叫我博士，叫我罗伯特就可以了。”

这个男子就是本应在大西洋上驾驶着私人飞机，随后被不明国籍飞机击坠而死的罗伯特·陈。虽然那架私人飞机的确是被击坠了，可是陈却根本没有搭乘。

陈将旅行包的盖子打开一个角，从缝隙中向包内看去。装在包里面的是十几块纯金的金砖，每一块上面都有联邦储备银行的记号。看过之后，罗伯特将包锁好，对那女子说道：“辛苦你啦，费了很大的劲儿吧。”

“没有，账簿先生已经死了，在支付报酬之前。因为我给他吃了一些我们研发出来的药物……”

“可怕的女人，他又哪里惹到你了……”陈笑着说道。

“从开始我就打算这么做了，因为绝对不能让他牵扯到我们，这样一来就不怕那些警察找上咱们了。不过说起来，只有一件事让我放心不下……”

“是什么，你说说看。”

“啊，就是那个账簿先生雇用的男人下落不明。他好像是负责篡改账目的人，一些圈内人都称呼他为‘密码破译者’……”

“你不是连那个男人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吗？那样的话他跟咱们就没关系，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关系。一个小人物，就不用管了。反正咱们已经拿到金子了。”

陈敲了敲旅行包。

“是啊。”白衣女人笑了笑，“不过博士，那么多钱，你到底要做什么用啊？”

“不要叫我博士，叫我罗伯特。只要有了这些钱，即使不使用安布雷拉的设备，我也能制作出‘绿光’。因为那个东西就是我设计出来的，最重要的设计图也被我储存在这里。”罗伯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地下渠道在商品化之前将C病毒流入市场，狠狠地大赚一笔。紧接着就是复活陈氏工业，顺利的话，我们还可以收购安布雷拉制药。”

陈的手指着眼前大楼上的安布雷拉制药公司的标志。

女人笑了，可是随即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似的，担心地问道：“红光怎么办呢？所有的样本都被公司扣押了，那个东西我可不会设计。虽然这么说有点儿失礼，但是病毒部分就连博士你也无能为力吧？”

突然，陈的目光向两把匕首一样射向那个女人，看得她一惊，不禁打了个冷颤。

不一会儿，陈又露出一张笑脸，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对方的脸颊。

“叫我罗伯特。”

这时女人才露出放心的表情。

“你不用担心，都在我这里呢。”陈缩回手臂，指了指自己被“红光”感染了的身体。“好了，不管怎么说，这个计划已经完成一半了。”

这个“一半”指的可不是自由号的事情，陈从现在开始终于要实行剩下的一半计划了，所以才会站在这里。

故事到了现在，只不过刚刚开始。

完



宿命传说
苍黑的思念

原著/矢岛さら 译/子云

人物介绍



塞伊喀鲁特王国客座剑士，剑术高强，因神之眼被盗而开始在全世界追查其下落。



出身于塞伊喀鲁特王国克雷斯塔镇的透镜猎人，守财奴，实际上是里昂的亲生姐姐，休格的女儿。



菲兹喀鲁特利尼村出身，因与露蒂一起在王国遗迹内偷窃宝物而被里昂抓住。



露蒂的搭档，失去了过去的记忆，同样因偷窃王国的宝物而被抓获。



史特雷兰兹神殿的祭司，为了承担起解开神之眼封印的责任而加入了队伍。



水上城公国希坦领主的三公子，自称“浪子乔尼”，性格玩世不恭。



露蒂的守护者，冷静而温柔的大姐姐。从露蒂出生起便一直和她在一起，关系如同亲姐妹一般。



菲莉娅的守护者，性格温和的老者，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出出色的指挥才能，非常值得信赖。



诺伊舒达特斗技场冠军，全身肌肉发达的壮汉，性格豪放，喜欢菲莉娅，对她一见钟情。



里昂的守护者，性格有些软弱而自卑。与里昂在一起后，改变了很多，并对他非常忠心。



斯坦的守护者，正义感很强。平时总是以一副长辈的身分训斥斯坦，但有时比他更热血。

伊蕾娜



奥伯隆公司菲兹喀鲁特分公司负责人，休格家管家伦勃朗的女儿，一直致力于诺伊舒达特的建设工作。

巴提斯塔

史特雷兰兹神殿祭司，曾是菲莉娅尊敬的前辈，与克雷巴姆一同抢走了神之眼。

克雷巴姆

史特雷兰兹神殿大祭司，抢走了保存在神殿中的神之眼，并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破坏活动。

前情提要

性格孤僻的里昂·马格那斯生活得并不幸福，亲生父亲休格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他，而休格与长得很像他亲生母亲的女仆——玛丽安之间暧昧不清的关系，更是让他痛苦不堪。在一次抓捕盗窃王国遗迹的罪犯时，里昂见到了他的亲生姐姐——露蒂·凯特雷特，及其搭档斯坦·艾露隆和玛丽·艾吉恩特。就在三人即将被判决时，史特雷兰兹神殿传来消息，曾引发天地战争的神之眼被盗。休格利用自己在国王面前的发言权，成功让斯坦等人前往神殿进行调查工作，而负责监视他们的正是里昂。到达神殿后，一行人解救了被石化的少女菲莉娅，并得知抢走神之眼的是神殿大祭司克雷巴姆。为了夺回神之眼，里昂等人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追查……

第三章

前往卡尔巴雷依斯的船驶离了港口。里昂把自己关在船舱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他坐在床上，翻开了随身携带的书籍。船身缓缓地摇摆着，向大海驶去，里昂的身体也随之轻轻靠在了床头上。突然之间，离港前休格和伦勃朗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刚才他们好像说了很多……）

无非是下个商务会议的事，想到这里，里昂并没有太在意。船身的摇摆渐渐有了节奏，里昂的意识也慢慢脱离书本，变得恍惚起来。

（嗯，这种感觉真像是在荡秋千……）

里昂想起了后院里那有些古旧的秋千。那双温暖的手轻轻推在他小小的背脊上，一次又一次……

（再高一点儿，玛丽安……）

天空突然变得很近，突然又离得很遥远。

（玛丽安……我想到更远的地方去，我想变得更坚强……）

“哇哈哈哈哈哈……”

突然一阵刺耳的笑声从船舱外传来，里昂猛地睁开了眼睛。那是露蒂的声音，她大概又因为什么芝麻绿豆大的事兴奋了起来。

（她也许比我更清楚地把握着自己吧……）

虽然守财并不是什么好事，但她却总是那么单纯而开朗，不遮掩自己。相比之下，里昂却觉得他只能不停地更换假面具。

“我到底是谁？”

『什么？』夏露狄耶不解地问道。

“真的要一直这样吗？……”

『少爷？』

“除此之外，我无能为力……”

『少爷？在说梦话？』

“呜……”

里昂用手捂住了嘴，突然胃里如翻江倒海一般难受。

斯坦等人正聚在食堂里时，里昂走了进来。

“里昂，你脸色很难看。”斯坦看着里昂，说道。

“没什么，口渴而已。”

就在所有人都到齐后，狄穆罗斯开口了：『我有个建议。』

『敌人手中有神之眼，所以咱们也必须想办法增强战斗力。』

夏露狄耶接过亚托怀特的话：『其实在这片海域里还隐藏着一把守护者。』

准确来说，是沉入卡尔巴雷依斯海底的运输船中，有一把名为克雷门提的守护者。

『少爷，咱们把它回收吧。』

“嗯……好吧。”里昂点点头，脸色依然惨白。

『全员上甲板。』狄穆罗斯命令道。

“等等。里昂，给你水，喝了之后再走吧。”斯坦拿着一个装满水的大杯子，走到里昂面前。

（之前是安慰菲莉娅，现在又轮到我了么。这家伙真爱管闲事。）

“……”

“总该说声谢谢吧？”虽然露蒂这样说，但里昂依然一言不发，只是把水喝了下去。

（真舒服……）

晕船总算得到了一些缓解。

甲板上，狄穆罗斯大声喊道：『各位，面向大海举起守护者！』

玛丽和菲莉娅静静地观望着，里昂、露蒂和斯坦举起手，三把守护者搭在了一起。接着，刀身闪耀着光芒，就像被深不可测的海底吸引一样，光芒照射进了湛蓝的水面之中。海风猛地吹起，停留在船帆上的海鸟一哄而散。远方，卷着白色泡沫的巨浪呼啸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船扑来。船如一片树叶被巨浪卷动，里昂紧紧抓着护栏，一动不动地盯着出现在海里的青黑色巨龙。

“哇！这是什么怪物？”

『不要大惊小怪的，这是海龙，和飞行龙差不多的交通工具。』

海龙伸长脖子，脸朝船靠近过来。它的双眼闪着蓝光，锋利的牙齿裸露在外。

“菲莉娅，你跟我们一起去。如果让你跑了可是很麻烦的。”

就在里昂催促时，菲莉娅突然疑惑地开了口：“嗯？刚才好像有人在叫我……”

“快走！”

“嗯，好的。”

菲莉娅跟着里昂走进了海龙。当五人都上去后，海龙又没入了大海之中。船上，只剩下几个震惊不已的船员抛下了铁锚。

谁也无法确定到底下潜了多深。里昂忍受着耳朵里的嗡嗡声，终于感受到了猛烈的冲撞。

『这里是运输船内部，克雷门提应该就被放在里面。』

『这艘船叫拉第斯罗，曾经载过勇者。』

狄穆罗斯和夏露狄耶向众人解释道。

“菲莉娅，你就在这里等着，谁也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里昂，没问题吧？”

“……”里昂并没有回答，只是背对着斯坦等人，朝海龙的出口走去。

（在这个地方菲莉娅不可能逃跑。哼，我可不是因为你刚才给我水喝才答应的。）

“各位，多加小心。”斯坦等人离开后，菲莉娅突然感到一阵空虚。走到拉第斯罗的入口，她低下头，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第四把守护者……）

她一直致力于古代文明的研究，当然不可能没听说过守护者。而且就在刚才，她还亲眼目睹了其中的三把。

（如果我也能参加战斗……一定会尽全力夺回神之眼的……）

——菲莉娅……菲莉娅……

她猛地抬起头来。

（刚才在船上我也听到这个声音了！）

那是一个有些嘶哑的老人的声音。

“谁在叫我？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面，快来，菲莉娅。

（拉第斯罗里面……）

菲莉娅循着声音，朝深处走去。巨大的运输船内部已经变成了一座庞杂的海底都市，但就在菲莉娅即将迷路时，那个声音总会出现，并指引她前进。

——快了……马上就到了，菲莉娅，快来吧……

突然，眼前变得豁然开朗。

“菲莉娅？”斯坦大叫起来。

“各位……”菲莉娅看着在海龙上分别的斯坦等人，不禁大吃一惊。“抱歉，我没有老老实实地等着……我的脑海里一直都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我，跟着那个声音就来到这里了。”

“声音？难道是克雷门提？”

菲莉娅沿着斯坦的视线望去，一把古旧的剑正剑柄朝下地放着。

『正是我。』

“就是这个声音！呼唤我的人就是你吧！”

『你希望得到我，你一心想变得更坚强，所以才能听到我的声音。我可以给你力量，怎么样，菲莉娅·菲莉斯？』

“我……”

一瞬间，里昂感到菲莉娅的视线停留在了自己的身上。

“我无论如何都要从大祭司……不，从克雷巴姆手上夺回神之眼！这是我的义务，因为是我解开的封印。”菲莉娅小心地握住克雷门提的剑柄，将其高高举了起来，“我要和你一起战斗。克雷门提，请把你的力量借给我！”

“不错嘛，菲莉娅。”斯坦兴奋地祝贺道，露蒂和玛丽也高兴得拍着手。

“里昂，再次恳请你，请让我也参加到战斗中来。”

看着低下头的菲莉娅，里昂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别扯我的后腿”。

“是！谢谢你，里昂！”菲莉娅笑得如绽放的花朵一般，里昂却迅速背过了身去。

乘坐海龙回到船上后，里昂等人经由卡尔巴雷依斯港来到了查利克镇，目的是前往奥伯隆公司设立在这里的卡尔巴雷依斯分公司。

酷热让人不想再做任何多余的动作。虽然里昂向路人询问分公司的位置，但却没有人愿意告诉他。而且不仅如此，在得知他们是外乡人之后，更有人立刻避开了。终于找到分公司所在地时，一行人早已大汗淋漓。

“你来了，里昂。”出来迎接他们的是分公司的负责人巴鲁克，“遇到麻烦了吧，卡尔巴雷依斯人对外乡人很不友好。”他一边哈哈哈地笑着，一边让人拿来了冰凉的饮料。

卡尔巴雷依斯人的祖先是天地战争时的战败者，因此他们倍受欺压，现在这个地方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巴鲁克便设立了基金。

“休格先生联系我了，说你们正在寻找神之眼之类的东西。”里昂等人才刚刚喘过一口气，巴鲁克便直接切入了正题，“我已经尽力了，但还是没有得到什么情报。你们先在这里待几天，说不定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他顿了顿，又仔细打量着那些来访者，“……不过可真是难得啊。”

“什么难得？”斯坦问。

“里昂能和同龄人相处得这么好真是难得一见。我在达利尔杰伊特见到他时都是一个人的。”

“原来是这样啊。”斯坦开朗地笑着，“我们都是同伴，相处得当然很好。是吧，里昂？”

没等斯坦把话说完，里昂便向巴鲁克发难道：“别胡说！我和这帮家伙相处得一点儿也不好。”

“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因为是命令，我也没办法。原本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斯坦被狠狠地盯着，一句话也接不上来，只能伤心地叹口气："里昂……"

看着他失落的样子，里昂变得更加苛刻："什么同伴，什么相处得好，真让人反胃。听好了，我再说一次，我……"斯坦显得更伤心。但里昂却极力想否定被别人当成同伴时的那种兴奋心情，他并不打算收回自己的话："我最讨厌你这种懒懒散散、油腔滑调、恬不知耻的家伙。"

"……"斯坦抬起头来。里昂正用一种很强硬的眼神盯着他，但很快那眼神便软化下来。

里昂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独自走了出去。强烈的阳光晃得他睁不开眼，接着他看到一个坐在院子里水井旁的男人站起身，朝他走来。

"你是不是在找东西？"

（情报贩子？）

里昂毫不客气地打量着眼前这个衣着朴素的人："……想要多少钱？"

男人"嘿嘿嘿"地露出了谦卑的笑容。

"去卡尔比欧拉了？是怎么一回事？"露蒂问道。为了寻找突然离开的里昂，一行人向巴鲁克辞行后，找到了这里。

『据情报贩子说，有一伙神殿的人比咱们早一步到达了港口，他们搬了个很大的行李，往首都方向去了。』夏露狄耶解释道。

"啊。"菲莉娅像是想起了什么，"卡尔比欧拉应该有神殿的支部。"

『神之眼很有可能被运到那里去了。』克雷门提接着说。

"快出发吧，里昂。"斯坦就像忘了刚刚发生的不愉快一样催促起里昂。

不知为什么，里昂总觉得有些心慌意乱，只是随口应了声"啊"。

阳光似乎变得更加耀眼了……

卡尔比欧拉的史特雷兰兹神殿并不难找，但里昂却并没有考虑过之后该怎么做。虽然克雷巴姆在里面的可能性很高，可是直接冲进去的话实在是太鲁莽了。

"不如咱们这么办吧。"菲莉娅提议，"我先假扮成信徒进去，然后在后门等着，到了晚上咱们再里应外合。"

信徒住在神殿里并不稀奇。

"但这是在……"菲莉娅看着里昂，"这是在里昂信任我的情况下才能够实行的计策……"

"里昂！"露蒂用食指指着他，"你是不是又怀疑菲莉娅会逃跑了？她可是克雷门提的主人。"

"我什么都没说。"

"啊，是吗，那就好。"露蒂笑着，同意了菲莉娅的提议。

在里昂的内心深处，他很惊讶于自己竟然在露蒂提醒前没有怀疑菲莉娅。

（我真是太幼稚了……难道是被那个乡巴佬传染了？）

在旅店略微休息之后，里昂等人朝神殿走去。虽然是夜晚，但空气依然潮湿闷热得几乎令人窒息。绕到后门，斯坦轻轻敲了敲门，接着门便打开了。

“我正等着呢。各位，快进来吧。”菲莉娅将同伴们招呼进去并确认全员到齐后，点亮了灯火。

『里面情况如何？』狄穆罗斯问道。

“我装成信徒混进来之后，并没有看到克雷巴姆等人。不过这里和塞伊喀鲁特的神殿一样，也有大圣堂，内部结构很相似，说不定能到地下去。”

里昂等人决定去调查大圣堂。白天菲莉娅已经把神殿的情况摸清楚了，夜晚只凭着一盏灯便把众人带到了那里。推开一扇厚重的门之后，祭坛和用于礼拜的长椅在月光下隐约可见。

“我去看看。”菲莉娅独自走向亚坦摩尼女神像前，开始调查祭坛里侧，“就是这里。”

“哇！地板怎么……”斯坦猛地往后跳去，刚刚在他脚下的地板向水平方向移动开来，一条通往地下的密道出现在众人面前。

“基本结构果然是相同的。”

里昂一边往台阶下走去，一边思索着神殿的结构问题。

（地下应当也有为安放神之眼而建造的底座。）

为防万一，也许每个神殿中都建造了安放神之眼的底座。那么神之眼究竟会不会……它就在这里……

“啊……”斯坦和露蒂同时停下脚步，屏住了呼吸。

在纵深房间的最深处，能看到青白色的光芒正在闪耀。光芒镶嵌在球体周围，球体中央悬浮着一个不断旋转的多面体。

（这就是空中都市的动力源，曾引发战争的神之眼么……）

里昂注视着巨大的球体，脸被光芒映成了青白色。一直盯着它，仿佛就要被吸进去了一样。

“真漂亮。”玛丽不禁感叹道。

与此同时，菲莉娅的身体突然僵硬了：“克雷巴姆！”

站在阴影中的男人同时也发现了菲莉娅等人：“你们是什么人？从哪儿进来的？菲莉娅！”

“克雷巴姆！不要再继续了！”

听到菲莉娅伤心的声音，克雷巴姆却只是扭曲地笑了笑：“哼，你以为你在和谁说话？翅膀硬了啊，菲莉娅！”

突然里昂拔出夏露狄耶，闪过菲莉娅的身边，站在了众人的前面：“你已经无路可逃了，做好心理准备吧。”

“守护者！”克雷巴姆将视线停留在夏露狄耶上，接着又抬起头来，“你就是里昂·马格那斯？原来如此……我全都明白了。”

“你说什么？”

就在里昂困惑不解时，斯坦走到了他的身边：“想让怪物在全世界横行……我们不会让你得逞的！快交出神之眼！”

“……让怪物横行？哼哼，哈哈哈哈哈！”克雷巴姆诡异地大笑起来，“这主意不错啊，反正神之眼就在我手上。”

『斯坦，小心！他要召唤怪物！』狄穆罗斯大声喊道。

但克雷巴姆却抢先一步举起了双手：“我想怎样就能怎样，因为无尽的力量掌握在我的手中！出来吧，蛇怪！”

令人生厌的沙沙沙的摩擦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几只被硬鳞片覆盖的大爬虫怪物将里昂等人包围了。

“啊！把我石化的就是这种怪物！”

菲莉娅指着那些怪物，同时狄穆罗斯也已出鞘，魔神剑的冲击波准确无误地命中了面前的蛇怪。

“小心！它们会石化！”玛丽用大斧挡住了另一只蛇怪发出的石化弹，同时提醒同伴们注意，接着露蒂用亚托怀特解决了突然出现在斯坦面前的一只。里昂本打算尽量拖住克雷巴姆，但蛇怪却神出鬼没，根本无法确定石化弹会从什么地方出现，他只得转移了注意力。菲莉娅开始咏唱起魔法：“不可原谅！愿神之圣裁降临于邪恶灵魂之上！Sacred Blame！”菲莉娅飘浮在空中，圣光从她摊开的双手之间涌起，又倾泻而下，蛇怪发出怪异的叫声，便倒在了地上。

“菲莉娅，很厉害嘛！”露蒂搭话道。

“啊……”斯坦突然显得很慌张，“神、神之眼……消失了？”

底座上，只剩下一片阴影。

（糟了！）

里昂瞪大眼睛，仔细寻找着克雷巴姆的身影，但却什么也找不到。

“看来在咱们战斗时，克雷巴姆把神之眼拿走了。”露蒂不甘心地咬紧了嘴唇。

“克雷巴姆，给我记住了！”里昂转过身，准备回到大圣堂。

“等等！还是大家一起去吧。一个人的话太危险了。”

听到斯坦的话，里昂停下脚步，转向斯坦：“还想把我当同伴？我说过那很让人反胃了吧。”

“可是大家要齐心协力……啊！”斯坦突然瞪大了眼睛，一只蛇怪正在里昂身后蠢蠢欲动，“里昂，危险！”

里昂的肩膀被斯坦死死地抓住，接着整个人被他扑倒在地，怪物的腹部从眼前一晃而过。

“呀，斯坦！”伴随着露蒂叫声的，是石化弹射出的声音，里昂则被猛地推开了。

“你……”

斯坦代替里昂被石化弹击中，身体慢慢变成了石头：“我……我没事，快去追……克雷巴姆……”斯坦看着里昂，痛苦地呻吟着，很快声音便消失了。

“斯坦！不要啊！”菲莉娅立刻跑了过去，里昂摇晃着站起身来，朝楼梯走去。

（怎么会有这种白痴！）

“等等！斯坦救了你，你反倒想弃他于不顾？”露蒂追上里昂，不满地训斥起他。就在这时，怪物的脚步声又出现了。

“露蒂，快来帮忙！又来了一批！”

“必须赶快救出神官！”

玛丽和菲莉娅把露蒂喊了回去，她们根本不清楚克雷巴姆究竟召唤了多少怪物。

“亚托怀特，克雷门提，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里昂说完，便从一片混乱的神官之间穿过，朝外面跑去。

『少爷，你要去哪儿？怪物还……』

“回查利克。”

『什么！』夏露狄耶不禁大吃一惊，『这么晚还要走回查利克？……你在想什么啊？难道是被斯坦所救而慌乱了？』

“不可能！”里昂停下了脚步。

（确实，还从来没有人像刚才那样救过我……但跟那个没什么关系，只是因为怪物会无休无止地出现！）

如同地震一般的声音就是在这一刻传来的。

“里昂？是里昂吗？”

里昂在黑暗中打量着站在自己对面的人，惊讶得心跳几乎都快要停止了：“巴鲁克……”

“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呢？听说你们离开查利克后，我很担心，于是就带着佣兵部队追了上来。”

“太好了……能帮帮我么？”

地震一般的声音正是佣兵部队的脚步声。巴鲁克看着里昂，用力点了点头：“当然，我就是为帮助你和你的同伴才赶来的。”

『真是不可思议，今天得到了不少帮助啊。』夏露狄耶自言自语似的小声嘀咕着。

直到第二天早上，神殿里几乎堆满了怪物的尸体。巴鲁克的佣兵部队把怪物杀得一干二净，现在正忙着搬运尸体。里昂坐在树荫下，躲避着强烈的日晒，露蒂正和玛丽一起捡透镜。

“里昂……”

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里昂抬起头来，看到的是斯坦开朗的笑容：“终于醒了？解除石化以后你一直在睡觉吧。”

斯坦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听菲莉娅说了，是你救了大家吧，谢谢啦，里昂。"

"哼，所以说，你们只会扯后腿。本来只要让巴鲁克帮忙，就能抓住克雷巴姆。"里昂站起来，转过身背对着斯坦，"看来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了，真是麻烦。"里昂又回过头，看着斯坦，"听好，下次再遇到克雷巴姆，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了。一定要让他见识见识咱们的实力。明白了？"

"里昂……"斯坦兴奋起来，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里昂立刻避开了他的视线，接着他看到的是收集情报归来的巴鲁克："巴鲁克！知道克雷巴姆去哪儿了么？"

"嗯。"巴鲁克擦擦汗，"有人看到运送类似巨大透镜的怪物往诺伊舒达特方向去了。"

"诺伊舒达特……"里昂想起那边是菲兹喀鲁特分公司所在地，负责人是伊蕾娜，休格家的管家伦勃朗的女儿，他当然认识。

"巴鲁克，船只的调配就交给你了。"

"明白。"

听完两人的对话，斯坦朝同伴们大声喊叫起来："各位！准备出发啦！"

海面风平浪静，根本看不到怪物的踪影。

（神之眼真的往诺伊舒达特方向去了么……）

里昂独自站在甲板上吹着海风，晕船的状况好了很多。

（这么说，斯坦就是出身于菲兹喀鲁特的乡下。）

——谢谢啦，里昂。

脑海中突然回响起斯坦的声音。

（其实应该说谢谢的人是我。为什么那家伙总能那么坦诚，那么和善……）

"啊，里昂。"是菲莉娅的声音。

"怎么了？"

"有件事忘了告诉你。"菲莉娅站在里昂身边，"从塞伊喀鲁特神殿和克雷巴姆一起抢走神之眼的还有一个叫做巴提斯塔的人，但在卡尔比欧拉并没有见到他。"

"你很在意吗？"

"嗯……他是个很好的前辈。但这么说的话，克雷巴姆也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他的身边总是聚集着很多神官……哎？"菲莉娅歪头看着里昂的侧脸，有些担心起来，"里昂，你的脸色不太好看。"

"没事。"

"放心吧，我会努力的，一定要夺回神之眼。"菲莉娅举起纤细的手臂，紧紧握着拳，然后微笑着回到了船舱里。

『她变得坚强了。』夏露狄耶感叹道，『都是克雷门提的功劳吧。』

“不……”出现在里昂脑海中的是当菲莉娅失落时，安慰她的斯坦。她大概也是被斯坦感染了吧。就算是白痴，他大概也是个坚定的白痴吧，里昂的嘴角浮现出了一丝嘲讽的笑容。

到达诺伊舒达特后感慨最深的人是菲莉娅：“真漂亮！有这么多崭新华丽的建筑啊。”

“奥伯隆公司在这里投资，所以最近发展得很快。”露蒂解释道。

“同样是菲兹喀鲁特，但和利尼完全不同。”斯坦十分吃惊。在路过开满了樱花的广场时，他更是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四处环视幸福地坐在长椅上的人们。

“别磨蹭了，先去伊蕾娜家，然后再休息。”里昂一边快步走在整洁的石板路上，一边催促着众人。

（任何事都不可能一眼就看到全部。这座城市在他们看来只有和平繁荣，也是没办法的。）

奥伯隆公司召开商务会议时，里昂曾无意间听到过关于这座城市的情况。诺伊舒达特是一座新兴城市，但外来富豪和当地居民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两者的关系也不怎么融洽。大多数倍受欺压的居民便将在斗技场观看比赛当成了乐趣。

“哎呀？”露蒂突然停下了脚步，“玛丽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街道很开阔，她应该不会迷路。就在众人猜测时，玛丽的身影出现了。

“你跑哪儿去了？”

“冰淇淋店。”

“什么嘛，吃得那么高兴……”

“很好吃的。”玛丽幸福地用舌头舔了舔手中的冰淇淋。

“快走吧。”里昂很无奈，难道这个女人不怕被电击么？

伊蕾娜·伦勃朗不在家。

“小姐有事出去了，不过知道里昂·马格那斯少爷大驾光临后，一定会立刻回来的。”出来迎接里昂等人的女仆说完，便将他们带进了会客室。

这间会客室似乎也用于商务会谈，靠墙的柜子里摆满了奥伯隆公司的商品，从透镜加工品到奥伯隆饮料C应有尽有。

“喂……那个叫伊蕾娜的人也太慢了吧，都让咱们等这么长时间了。”看着柜子里的商品打发时间的露蒂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说道，“玛丽，冰淇淋店在什么地方？我要去买。”

“就在刚才那个广场的中间，我也去。”

两人刚从沙发上站起来，斯坦便快要流出口水了：“我也去！我还没吃过冰淇淋呢，一定又凉又甜，很好吃吧？”菲莉娅也加入到了购买冰淇淋的大军中，剩下的就只有里昂了。斯坦看看他，继续问道：“里昂去吗？”

“我要等伊蕾娜回来。”

“……也对啊。那我们就帮你买回来吧。”

里昂摇摇头，表示不需要：“我对甜食没兴趣……不过，你们要是非得给我买的话，吃一点儿也无所谓。”

“好吧，那等我们回来！”斯坦等人唧唧喳喳地走出了会客室。

（又凉又甜的冰淇淋啊。）

里昂翘起二郎腿，轻声笑了起来。但过了很久，斯坦等人也没有回来。就在他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女仆端着热茶走了进来。

“来给您换一杯茶，请慢用……抱歉让您久等了。”

“真是的，伊蕾娜到底去哪儿了？”

里昂的不满让女仆有些不知所措：“那个……其实……小姐现在应该正在西边的空地分发食物。这座城市里的穷人很多，所以小姐希望至少能让孩子们吃饱。”

“她从哪条路回来？”

“广场旁的那条路……”

“知道了。”

这样一来就省事多了，应该不会和谁走散。里昂在战战兢兢的女仆目送下，离开了伊蕾娜家。

走近广场时，里昂觉得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也许是因为身处他乡异地，满眼见到的全是陌生人吧。但很快，里昂就明白了那些人并不是来赏花的。

“那是……”

巨大的影子在石板路上晃动着。

『怎么了，少爷？』

“是怪物。”

广场上不断传来惊叫声，斯坦等人一定是在和怪物战斗，所以才一直没有回来。

（斯坦！）

里昂紧紧握着夏露狄耶，朝广场跑去。

“啊！”

一棵粗壮的樱花树倒在地上，砸坏了喷泉，受伤的人就浸在了水中。广场边缘，一个小摊位被毁得面目全非，只有从残破的招牌上还能看出“淇淋”几个字。

“斯坦！你在哪儿？”里昂大声呼喊着，突然瓦砾之间传来一阵哭声，听上去像小孩的声音。“有人吗？没事吧！”他探身望去，目光正和一个年轻女性碰在一起。

“伊蕾娜！”

“里昂？”

里昂惊讶地发现，伊蕾娜正蹲在地上，手中搂着几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握着早已化掉的冰淇淋，身体不停地颤抖着。

“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我带孩子们来买冰淇淋，突然有怪物来袭击，周围变得一片混乱……”

“快躲开！”

“哇啊！”

里昂迅速用右手推开伊蕾娜，然后打倒了她斜后方的怪物。

“哎呀，吓了我一跳……好了，别哭啦，没事了。”伊蕾娜抱着孩子们，又将视线转向里昂，“这么说起来，刚才你是不是说起斯坦了？难道就是那个金发的……”

“嗯。”里昂觉得，伊蕾娜可能在附近见过他，“那帮家伙去哪儿了？”

“去斗技场了。”

“斗技场？”

伊蕾娜站起身，轻轻抚摸着抓着她裙子的孩子们。

“敲钟汉来了，他还说了伊蕾娜姐姐的坏话。”一个少女向里昂解释道，虽然身上的衣服很破旧，但看上去却很聪明。她身边的男孩也不服输似的抬起头看着里昂：“敲钟汉喜欢戴眼镜的姐姐，所以他们去决斗了！”

“……完全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那个敲钟汉到底是什么人？伊蕾娜，能不能说得简单一些？”里昂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一边催促道。

“麦迪·敲钟汉是斗技场的冠军，在这座城市里……他就是英雄。这里的不少菲兹喀鲁特人都对塞伊喀鲁特和奥伯隆公司很不友好，他对我也很敌视。刚才他遇到我，就对我发了些牢骚。”虽说奥伯隆公司的投资是为了菲兹喀鲁特的发展，但敲钟汉就像其他贫困阶层的人一样不相信这些。“接着和你一起来的那个戴眼镜的……”

“是菲莉娅·菲莉斯么？”

“对对，原来她叫菲莉娅啊。敲钟汉好像很喜欢她，结果就误认为她是斯坦的女朋友……”

“真无聊。”里昂跳到了广场上。

（他们都去斗技场了？到底要干什么啊！亏得狄穆罗斯还跟着他们！）

斗技场并不难找，里昂在入口处交了些钱后，就坐在了观众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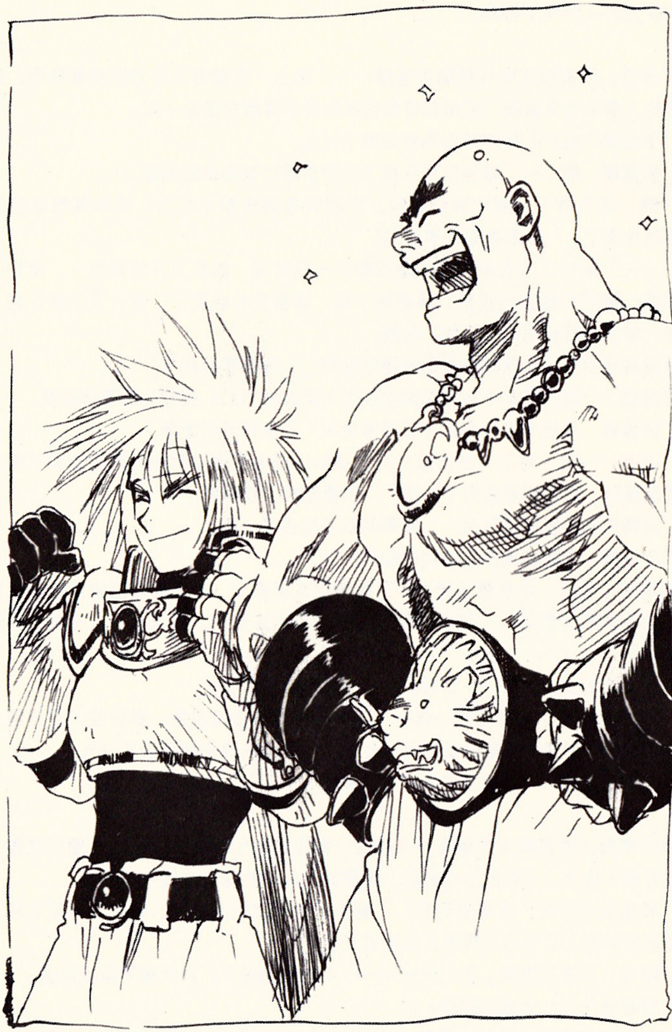
“麦迪！麦迪！”

在观众们的欢呼声中，还夹杂着从最前排传出的里昂大叫的声音：“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比赛似乎已经结束，在圆形的赛场中，斯坦和一个赤裸上身的壮汉——他大概就是麦迪·敲钟汉——正一边笑一边握着手。敲钟汉锃亮的光头上长着一对浓密的眉毛，脖子上挂着金灿灿的装饰物，腰间缠着冠军腰带，上面刻着的浮雕狮子好像马上就要从里面窜出来一样咆哮着。大概是每天都进行锻炼，壮汉的全身都隆起了肌肉。

“哇！哦！”观众的呼声此起彼伏。

“咦？里昂？”注意到里昂的斯坦急忙跑了过去，而且不知为什



么，敲钟汉也和他在一起。刚才应该是在握手言和，两人之间看不出一点儿记恨的样子。

“抱、抱歉！你的冰……”

“那东西无所谓。快和露蒂她们一起回来，怪物袭击城市了！”

“什么，怪物！在哪儿？”敲钟汉用他那肌肉隆起的手腕按住斯坦的肩膀，然后

把闪闪发光的头伸向了里昂。

“各位！请按顺序到斗技场中避难！”广场上，伊蕾娜正努力维持着秩序。虽然在避难的人群中也有富豪，但她却将他们和贫民平等地安排在一起。

“伊蕾娜小姐？”斯坦惊讶地朝她跑了过去。

“伊蕾娜，你……”敲钟汉用手指了指伊蕾娜已被血染红的腿。

“啊，这个啊……刚才里昂走后，怪物就来袭击孩子们了。我本来想赶走怪物的，不过失策了。”她忍着痛，笑了笑。

“……”敲钟汉看着伊蕾娜的腿沉默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开朗起来，“受伤了就要去休息！剩下的就交给我吧！菲莉娅小姐，请看我的表现！”他一下子就扎进了怪物群里，菲莉娅困惑地用手托住了脸颊。

『这些怪物应该也是被克雷巴姆操纵的吧？』狄穆罗斯问道。

『没错，一般的怪物不会有组织地袭击人类的城市。』克雷门提表示同意。

“伊蕾娜，最近有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里昂问伊蕾娜。

“没有……哦，对了，我出来之前，接到过报告说港口附近的海域出现了来历不明的武装舰队，这些都是他们干的吧？”伊蕾娜咬了咬嘴唇。

“克雷巴姆带领的舰队么？”露蒂将双手抱在了一起。

“伊蕾娜，借我们奥伯隆公司的船用一下。”

“喂喂，等等！我也要一起去！”敲钟汉又回来了，里昂看着这家伙徒手打倒怪物，心中不禁有些惊讶。“我们的城市必须由我们来保护。伊蕾娜一直在努力，我也不能输！”

“……敲钟汉，你……”伊蕾娜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别擅作主张，谁说让你一起……”里昂的话还没有说完，斯坦等人便已经向港口方向跑去，其中最为惹眼的便是那个壮汉。里昂也只得无奈地叹了口气。

（又多了个怪人……希望不要有什么麻烦……）

停泊在海上的舰队大约拥有十几艘船，察觉到奥伯隆公司的船后，便以威慑为目的一齐开始了攻击。无数的水柱溅起，里昂等人所乘的船在波涛中摇摆着。

“要来就都来吧！我奉陪到底！”看来喜欢菲莉娅是真的，敲钟汉总是在她面前夸张地挤眉弄眼，让旁边的露蒂无奈地苦笑起来。

『斯坦，只进攻旗舰，我们没时间一个个地仔细搜寻。』狄穆罗斯提醒道。

“旗舰是什么？你指哪艘船？”

“当然是那艘最大的了，等船靠近后就冲上去。”里昂无视东张西望的斯坦，对船员下达了命令。由于船身剧烈地摇晃着，他的脸色变得惨白。

很快，全速前进的船便靠近了敌人的旗舰。在近距离内观察，那简直就像是一座小型堡垒。但那军旗却不怎么讨人喜欢，上面是手绘的骷髅标记。从胡乱堆放得到处

都是的武器来判断，这似乎是一艘海盗船。

『磨磨蹭蹭的话援军很快就会赶到的，咱们的目标只有敌将一个人。』

按照狄穆罗斯的指示，斯坦立刻将绳子抛向旗舰，冲上去之后又把同伴们拉了上来。船员们发现里昂等人后，一股脑都冲了上去。

“杂兵就交给我吧！解决他们之后就去追你们！”

“哇啊啊！”

“放、放开我！”

敲钟汉一手抓起一个敌人，把他们扔进了海里。

“谢谢了！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冲进去！”玛丽挥动着大斧，朝船舱跑去，跟在她身后的是斯坦、露蒂和菲莉娅，里昂负责断后。

『快点儿，斯坦！』

“我知道！”斯坦拼命打倒不断出现的敌人，在船舱深处发现了一扇门。“看来就是这里了……”虽然他试图打开，但里面似乎上了锁，门纹丝不动。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近了。

“都躲开都躲开！我来开门！”是敲钟汉。他气势逼人地冲到门前，以一记左勾拳打掉了门锁，接着又是一记上勾拳，钢铁制成的门腾空而起。“喂！你就是头吧！”

“真厉害……”斯坦一边赞叹不已，一边走了进去，“嗯？不是克雷巴姆……”一个男性正待在房间的角落里，但他根本不是在卡尔比欧拉见过的克雷巴姆。

“巴提斯塔！”菲莉娅大声叫出了对方的名字，“他就是和克雷巴姆一起抢走神之眼的祭司。巴提斯塔，克雷巴姆在什么地方？”

巴提斯塔并没有回答菲莉娅的问题：“菲莉娅……你终于追来了，变成石像难道不好么？”

男人的脸上露出一丝狡诈的微笑，敲钟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石像？你竟然对纯洁的菲莉娅做这种事！我绝饶不了你！”斯坦等人眼见着他那剽悍的身体在狭小的房间中敏捷地移动着，然后迅速抓住了巴提斯塔的衣领，将其扔在了床上。

“……把我变成石像的不是巴提斯塔。”菲莉娅小声嘀咕着。

“也没什么不好的，反正都是一丘之貉。”玛丽笑道。

“回到地面之后再好好审问他。克雷巴姆的所在地、武装舰队的真面目，要问的东西还有好多，最好让他做好心理准备。”里昂用敏锐的眼神看着那个倒霉的祭司。

在通往伊蕾娜家的石板路上，露蒂慢慢地跟在里昂等人的身后。

（伊蕾娜为了消除贫富分化而不断努力着，虽然她很了不起……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理想往往比现实美好得多。）

就在这一刻，露蒂突然觉得不断从怪物的尸体上捡拾透镜、塞进包囊里的自己有些可耻。

“这东西简直！……”她把一颗透镜摔在了石板路上，但很快“后悔”这两个字

便侵袭了她的头脑，“真是太浪费了！”

露蒂抱怨的时候，一个男人朝她走了过来，看起来应该是当地的居民。

“你们就是在海上战斗的那些人？”

“嗯，是啊。”

男人的手臂受了伤，他正用另一只手捂着伤口。“当时武装舰队中的一艘船靠港了，但没多久便又离开了。你们听说过没有？”

“没有，谢谢你告诉我们。”露蒂有些同情地看着那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向他道过谢之后，又捡起了刚刚扔到地上的透镜，重新放回到包囊里。

斯坦、玛丽和菲莉娅都聚集在伊蕾娜家的会客室里，里昂正在听他们说从离开伊蕾娜家后发生的事情。

“露蒂，你可真慢。”不知为什么，玛丽显得有些伤心。

“嗯？巴提斯塔呢？不会是跑了吧……”露蒂环视着房间。

里昂回答道：“把他关在二楼了，装着电击头饰，所以用不着担心。”

“啊！用的是玛丽的头饰吧。”露蒂终于注意到玛丽的头饰不见了。

“我很喜欢那个头饰的……”玛丽一副不舍的样子。

“各位，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请到餐厅来吧。”就在众人谈话时，腿上缠着绷带的伊蕾娜走了进来。

“哦，这么说起来我都饿了，走吧，玛丽。”

“嗯。”

露蒂和玛丽一前一后地先离开了。

“我没什么食欲。”菲莉娅心神不宁地坐在沙发上，还在担心她的前辈，不过在斯坦的催促下，她也站起身来。

“对了，里昂。”伊蕾娜对依然坐在沙发上的里昂说道，“虽然挑在这个时候可能不太合适，不过趁着我还没忘，把这个给你吧，而且最近都没有商务会议了。”

“什么？”

伊蕾娜掏出了一个折得很整齐的女士手绢：“这是你家的女仆……是叫玛丽安吧？之前她借给我的，能帮我还给她么？我都快忘了，如果方便的话就拜托你了。”说着，伊蕾娜把手绢递了过去，“虽然她说不用还了，不过这上面绣了标记，总觉得我拿着不合适。那就拜托你啦。”

“……嗯，知道了。”

伊蕾娜又补了句“拜托了”，就离开了会客室。屋子里只剩下里昂一个人，他不安地看着手中的手绢。那是一块镶嵌着蕾丝花边的白色手绢，正如伊蕾娜所说，边上绣着珊瑚色的字——M。这应该是心灵手巧的玛丽安自己绣上去的。

（玛丽安……）

心里突然感到一阵不安，达利尔杰伊特现在竟然离自己那么遥远。里昂尽力让自己保持冷静，脑海里只想着夺回神之眼的事。他们现在正身处菲兹喀鲁特，而且根本

无法保证能平安回去，一切都直接与史特雷兰兹神殿祭司的口供相关联。

（我还要到哪里去呢……下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玛丽安……）

“真是倔强，快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哼，我什么都不知道。”

里昂按下了遥控器上的按钮。

“哇啊啊！”巴提斯塔被电击倒在地上。

“你这家伙！”里昂越发急躁，举起手中的夏露狄耶便朝他刺去。

一直惊慌失措的菲莉娅突然走上前，试图保护巴提斯塔：“里昂，请不要再……”

与此同时，听到巴提斯塔惨叫声的斯坦等人也匆匆忙忙跑上了楼梯。

“里昂！你在干什么！”

“审问而已。”听到斯坦的责问，里昂只是背过了身，“我只做了该做的。”

“巴提斯塔，求你，告诉我们克雷巴姆到底在什么地方吧。不然的话……”菲莉娅用近乎祈祷的表情恳求道。

“菲莉娅，你这个垃圾竟然对我下命令？你真是变得不得了啦……不过看在以前的交情上，我就告诉你一件有意思的事吧。”巴提斯塔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从地上坐起来，然后一边忍着头痛一边继续说道，“我们做到这一步，可不只是想破坏城市。”

“啊。”露蒂用手捂住了嘴，“这么说起来武装舰队中的一艘好像是……”

『难道说克雷巴姆在那艘船上？』狄穆罗斯恍然大悟。

“这就叫做神不知鬼不觉。你们现在才发现，已经太迟了！”

里昂又一次按下了按钮。

“啊啊啊！”

“里昂！不要太过分了！”

面对斯坦的再次责备，里昂只是耸了耸肩，然后丢下了房间的钥匙：“……明天继续审问。把钥匙保管好，我要睡了。”

里昂说完便离开了。而一行人发现巴提斯塔·迪埃格逃跑，已经是第二天早上的事情了。

第四章

“去水上城公国了么。”里昂低头看着海里的波浪，低声念叨着。

（最近果然是无法回到达利尔杰伊特了。）

“喂，里昂。”斯坦横穿甲板，朝里昂走来，“怎么了？脸色又那么难看……”

“没事。”为防止晕船，里昂并没有吃早饭，所以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但那种难受的感觉是无法摆脱的。

“是吗，那就好。不过说起来，今天早上还真是吓了我一大跳，你竟然故意放走巴提斯塔，真不愧是里昂。”

“……没什么，只是放长线钓大鱼而已，这样能尽快找到神之眼。”前一天夜晚，里昂故意打开了关押巴提斯塔的门。不出所料，他果然连夜逃走，并在港口偷了一艘船。根据头饰所发出的信号，巴提斯塔应当是逃往水上城公国了。

“我说里昂，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啊？怎、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里昂突然感到一阵脸红心跳。

“我觉得伊蕾娜小姐很不错，等我注意到时，发现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她。”

“……你喜欢那种类型？”里昂靠在甲板的护栏上，看着眺望大海的斯坦。

（这么说起来，在港口分别的时候，他们两个好像说了些什么……不过听不清楚。）

里昂等人离开时，麦迪·敲钟汉也赶到了，并大声感叹与菲莉娅的分离。

“哎呀，真向往真挚的爱情。”斯坦小声嘀咕道。

（真挚的爱情……）

里昂觉得，自己对玛丽安的感情与斯坦和敲钟汉的那种感觉是不同的。玛丽安也很在乎里昂，但那感觉究竟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他就无法确定了。而且就连里昂自己也没办法说出他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在他心里，有一种不可取代的思念、焦虑以及伤感。

“斯坦！里昂！”露蒂等人出现了，船长也和她们在一起。

“准备放小船。”

由希坦、莫里乌以及多凯组成的联合国家水上城公国实行的是锁国体制。特别是与塞伊喀鲁特的关系很不好，如果看到里昂等人乘坐的是奥伯隆公司的船，也许就会发动攻击，而且将船完璧归赵是与伊蕾娜约好的。虽然小船的摇摆让里昂觉得头晕目眩，但他明白，这种时候除了忍耐，别无他法。

船顺着海潮流动的方向前进，里昂等人比预想的更早靠港。但这种小船毕竟无法和大船相比，即使下了船，里昂依然觉得身体轻飘飘的，仿佛一切都在晃动。

（我再也不会坐这种小船了！）

他在心中恶狠狠地立下了誓言。

“这里就是希坦啊，建筑物可真是奇怪。”刚走进城里，斯坦就惊讶地抬起头看着鸟居和房屋上的瓦片。

“那我和玛丽去探听情报。”露蒂说道，“你们在附近躲起来。”

两人离开后，里昂、斯坦和菲莉娅三人朝着竖在桥边的旗帜的阴影处走去。

“这里应该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是啊。”菲莉娅和斯坦相视点了点头。

一对中年男女一边聊着天一边走过，看样子应该是当地居民。他们的穿着很特别，腰间还系着带子，女性服装的下摆一直拖到了地面。

“听说迪贝利斯武装镇压了这里？”

“莫里乌港被封锁了。不过咱们的生意也因此好起来了。”女人耸了耸肩。

“迪贝利斯那家伙竟然从外国找来了参谋。”

“嗯，我听说了，好像是叫克雷什么的家伙。”

“难道是克雷巴姆！”

斯坦不禁喊出了声，狄穆罗斯立刻警告他：『你就不能不出声么！』

“听说咱们的三公子去莫里乌了……”

“可能只是去玩吧？那个人是个不可救药的浪子。”

“以前可是个很英明的人啊。”

那两个人的声音渐渐远去了。

“看来克雷巴姆不在这里，只能去莫里乌了。”斯坦把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但是怎么去？港口被封锁，就不能乘船了。”

听完菲莉娅的话，里昂开始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两位男性和一位女性，你们就是赶来帮忙的人么？”男人压低了声音说道。

“啊？”斯坦傻傻地看着他。

“请快跟我到莫里乌吧，我和少主也已经联系好了。”

“请问，是不是弄错……”

“正是我们。”里昂打断了斯坦的话，“我们就是赶来帮忙的人，有什么办法能到莫里乌么？”

“请从海底洞窟走。那么我先告辞了。”男人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情报，便小心翼翼地离开了。

取而代之的是，露蒂和玛丽满脸得意地回来了：“我们得到了天大的情报！克雷巴姆似乎是在莫里乌。”

『已经知道了。』狄穆罗斯很干脆地说道。

“哦？那，莫里乌已经被武装镇压了。”

“嗯，也听说了。”斯坦接着说。

“那、那少主你们知道吗？现在他就在莫里乌……”

“我们知道。”菲莉娅带着歉意看着露蒂。

露蒂挑起了一边的眉毛：“……玛丽，我现在有一种想大声骂人的冲动。”

“我陪你一起骂。”玛丽点点头。

“请安静。”菲莉娅把食指放在了嘴唇上。

穿过希坦南部的洞窟后，便是莫里乌了。幸运的是，水上公国士兵的搜查并没有深入到海底洞窟中。

“这里的感觉和希坦很相似。”露蒂一边说，一边环视着周围。的确，无论是房屋的建筑样式，还是来来往往的行人所穿着的服装，以及高高竖起的发髻，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为了收集克雷巴姆的情报，里昂一行人决定在城里转转。

“那个……关于帮忙的事……”菲莉娅望着里昂的背影问道。她还一直惦记着那件事，真正赶来帮忙的人可能就在希坦的某个地方等着。

但回答她的却是克雷门提：“只能暂时不管他们了，不然咱们也是束手无策。”

“唉……”

“等等，你们说的帮忙是怎么回事？”露蒂插了一句话。听菲莉娅解释完，她又一边扳着手指头，一边兴奋起来：“太棒了！这样一来又能弄到一份钱了，再加上休格那边的，就是两份了。”

“露蒂，你可真是的……”菲莉娅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细微的弹奏声。

“什么声音？”

“去看看吧。”斯坦等人相互对视了一下，便朝着音乐的方向走去。

“风儿啊，如果愿望能实现，请聆听我的话语。没错，请传达给故乡的她。”唱歌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男子，他手中正弹着琵琶。装饰着羽毛的大帽子下，披散着顺滑的金发。年轻男子长得很英俊，穿着也十分考究。歌唱完之后，围在他身边的人一齐鼓起掌来。

“刚才您欣赏的是乔尼No.3《守护者的叙事诗》，非常感谢！”

“哦，唱得真不错！No.3的话，应该还有其他的吧？”斯坦激动地和叫乔尼的人搭起话来。

“想听么？非常欢迎点歌。”

“那这样的话……”

里昂瞪着斯坦，嘀咕着：“老实点儿，白痴。”

夏露狄耶突然插了一句话：『那个人是……』

“夏露，你认识他？”里昂惊讶地问道。一瞬间，他感到人群中飘动着一股紧张的气氛，戴着斗笠的莫里乌士兵走了过来。

“迪贝利斯大王陛下有令！全员到港口集合！”士兵说完，便立刻离开了。

“是迪贝利斯……咱们也去看看吧。”斯坦混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说道。

“嗯，说不定克雷巴姆本人也在。”露蒂也点点头。里昂依然惦记着夏露狄耶的话，他四下张望着，想找到乔尼，可他已经消失在人群中。

“有请大王陛下！”莫里乌士兵的声音回荡着。港口设立了演讲台，几乎连正下方都挤满了人。但在里昂看来，没有一个人是开心的。

迪贝利斯很快出现在演讲台上，长长的白发以及蓄起的胡须让人感到一种威严。

“有什么了不起的。”露蒂冷冷地说道。

大王开始他的演讲：“莫里乌的人民，用不了多久，用不了多久水上城公国便会完成一统了！那时我们的夙愿便可以实现了！打倒敌国塞伊喀鲁特及其属国菲兹喀鲁特！”

斯坦气愤地皱起了眉头。大王瞪大了眼睛，仔细环视着人群，但突然，他的目光停了下来："那个黑发男人！"

里昂发觉他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后，不禁大吃一惊："是在说我么？"

周围的莫里乌人如同潮水一般退去了，结果迪贝利斯更清楚地看到了里昂："你手中的剑是怎么回事！那不是我国的宝物吗！"

"你说什么？"里昂紧紧地握着夏露狄耶的剑柄。

"我听克雷巴姆说过，你就是里昂·马格那斯吧！竟然如此胆大包天地跑到我国领土上，你的运气也就到此为止了！"

"不好！"露蒂一边大叫，一边看着周围，莫里乌士兵已经开始行动了。

"把他们抓起来！"

"大家快跑！"配合着斯坦的声音，里昂等人迅速离开了港口，朝城里跑去。但由于没有当地向导，他们根本不知道哪里才是安全的地方。

就在一行人困惑时，刚刚自称乔尼的人从阴影里招了招手："快跟我来，快点儿！马上就要追来了！"虽然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但士兵的脚步声却越来越近，里昂等人只得跟在乔尼的身后。

不知转过了多少个街角，男人终于停下了脚步，眼前是一户民房。

"你们快躲起来。"

里昂等人冲进屋里，关上了拉门。不一会儿，乔尼也进来了，并把门牢牢地反锁起来。"没事了，他们已经走了。你们可以好好歇一会儿了。"穿过铺着地板的走廊，他将里昂等人带到了一间小屋里。地上铺着由草编成的垫子，挂画旁边的椅子上还坐着一个形状奇特铠甲。里昂等人就在屋子中央的大桌子前围坐了下来。

"得救了。请问，你究竟是……"斯坦问道。

"爱与梦的猎人，浪子乔尼就是我。"

"真可疑。"露蒂嘀咕道。

乔尼坐得不再那么正式，又劝斯坦等人也放松下来。"从迪贝利斯的话来看，你们应当是外国人吧。那么……是不是来帮忙的？"他淡淡地笑了笑。

"你就是希坦的少主吧？"菲莉娅似乎已经知道了真相。

"说得没错。不过……来帮忙的不是三个人么……"乔尼小声嘀咕着，然后把目光转移到里昂身上，"算了，也好。还有，刚才的剑是怎么回事？"

"嗯。"里昂平静地将夏露狄耶放在了桌子上。

"正如迪贝利斯所说，这把剑原本确实是水上城公国的东西。"乔尼淡淡地说道，并没有表现出有多么怀念。"希坦家族……也就是我的祖先发现了这把剑，之后便一直作为宝物供奉着。不过很久以前就被人偷走了。"

露蒂用一种猜疑的目光看着里昂。

"不是我干的！别用那种眼神看我。夏……这把剑现在是我的，就算让我还我也不会答应的。"里昂一下子拿回了夏露狄耶。

“无所谓，反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我又不擅长用剑。”乔尼挥了挥手，以示这件事到此为止。接着他便进入了正题：“那么，各位听好，我并不打算和迪贝利斯作对，到这里来也只是偶然。就算他进攻希坦，该担心的也是祖国的那些人。我只想随心所欲地过日子。”从他那玩世不恭的语气里，完全感觉不到一丝王族的威严。

里昂打断他，又改变了话题：“你知不知道一个叫克雷巴姆的男人？”

“当然。”乔尼梳理了一下头发，然后点点头，“现在他在多凯，也就是迪贝利斯的祖国。”

“能从这里过去么？”

“不太可能，那里的海上警戒比莫里乌还严格。如果是菲特的黑十字舰队也许还可以突破……”

“菲特？”

斯坦的话音刚落，一个男人便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少主，大事不好！菲特少爷要被处决了！是那个叫巴提斯塔的新任官员宣布的！”

听到巴提斯塔的名字后，斯坦等人相互交换了眼神。

“哎呀呀，可真是个血腥的消息啊。不过现在我什么忙也帮不了。

“少主！你要弃菲特少爷于不顾吗？他不是你的朋友么！这种时候你应该伸出援手！”

“啊？”乔尼摇摇头，显得有些不爽，“我只是个浪子。对我还抱有什么期望是你的事，但强加给我可不太好。”

“少主！”

男人正准备去追乔尼时，里昂叫住了他：“喂，把事情详细说一遍。我们是来帮忙的人，你应该听说了吧？”

“是、是的。”男人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仔仔细细地讲了出来，“莫里乌前领主的儿子菲特少爷被监禁在城里，两年前和他结婚的莉雅娜小姐也被关在一起。唉……这样下去的话……”一边说着，他还一边无可奈何地惦记着乔尼。

“不好了！”又一个人喘着粗气跑了进来，从服装来判断，他应该是船员。“少主一个人去莫里乌城了！”

“怎么回事？”男人不禁愕然，因为他竟然没有察觉到乔尼从一开始就打算那么做。

“快去追乔尼！”斯坦猛地站起来，脚已经坐得有些发麻，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嗯，只要对方是巴提斯塔，咱们就不能坐视不理。”菲莉娅也跟着站了起来。

“各位，拜托了！请一定要帮帮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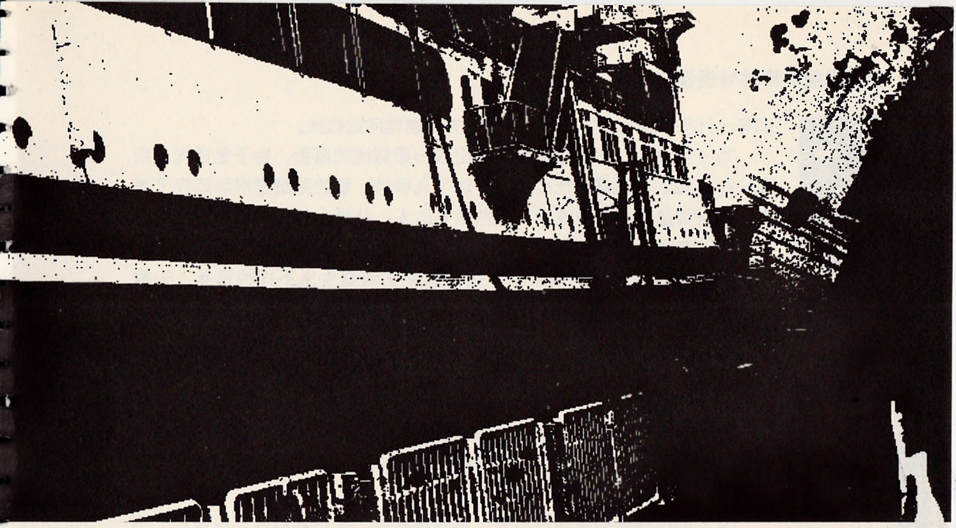
听到男人的哀求，里昂摆起架子，随便应付了句“好吧”。

（乔尼倒是无所谓，关键是那个叫菲特的男人……黑十字舰队应该有利用价值。）

如果没有其他前往多凯的方法，那么现在更应该把他们救出来。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



辉胜号怪谈

——《死魂曲2》官方外传小说

译／夜蓝

第一话 警告

矢仓市子／辉胜号／舷梯口／—31:20:44

——整件事是由一个奇怪的警告开始的。

渡轮出发前的最后广播在催促着乘客们快些登船。

在舷梯口前，矢仓市子紧紧地抱着装满了土特产的纸袋。

终于赶上了，她轻轻地呼出一口气。

由于专心挑选这些带给家人们的特产，当发现的时候已经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气喘吁吁地跑到搭船的栈桥，汗水与潮湿的海风沾湿了她身上的水手服。

“伦子也真是的，明明让她上船前喊我一声的……”

她在心里埋怨着弃自己于不顾而独自登船的朋友，然后打起精神，仰望着舷梯口，迈出右脚踏上金属舷梯。

可是与右脚的动作截然相反的是，市子的身体突然间向后面倒去。

她觉得从手上传来一阵疼痛感，市子微微皱了下眉，回头看去。原



来有一只手狠狠地抓住了自己的手，并使劲地向后拉扯。

市子回过头，在视线的角落里出现一团朦胧的黑影。由于是逆光，所以一时间辨认不出那是什么东西。过了几秒钟，她的眼睛慢慢地适应了强光，原来那是一个浑身缠满了黑色烂布的人。从矮小的体型上来看应该是个女人，但是由于头部被黑布盖住了，所以看不到对方的脸。

在盛夏强烈阳光的照射下，这团黑影仿佛滋生出不祥的预兆，一瞬间让人有种不真实感，但从那团破布中伸出来抓住市子的手却是异常地白皙。

“不……不要……上去……”那女人用细不可闻的声音不停地重复着。

看着眼前这个诡异的女人，市子仿佛被钉住了一样无法动弹。那女人慢慢地抬起头，市子透过破布的缝隙看到了她的眼睛。二人四目相交，市子觉得这一幕有些似曾相识。

女人的视线随即便闪过市子，望向辉胜号，在她耳边轻声说道：“不要搭乘这艘船。”

市子觉得一阵眩晕，双腿有些无力，她猛地甩开那女人的手，头也不回地跑上了舷梯。

那女人如同诅咒一般的话语从她身后断断续续地传来：“不要去……圆轮……破碎……倾斜……搭乘……”

“矢仓，你没事吧？”

市子终于回过神来。

环顾四周，原来自己正身处在渡轮的食堂里，从自助餐的队列中返回到桌前的中岛一郎盯着市子的脸。在周围，她的同学们正在一边吃着晚餐一边天南海北地聊着天。

“啊，嗯，我没事。”市子急忙回答道，随即将面前的咖喱饭送进自己的嘴里。

关于上船之前发生的那件事，她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如果大家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那么现在作为一个趣闻可能会引起其他人的兴趣，随后就会被不知不觉地遗忘。为什么自己会遇上这种令人反感的事情呢？难道是只有自己触碰到了一些不应触碰的禁忌吗？这种不祥的念头让市子感到有些不安。

“矢仓，刚才你在做白日梦吗？”坐在市子对面的中岛放下托盘说道。

“哎？讨厌……才没有呢。”

即便现在没有镜子，市子也知道自己的脸一定变得通红。一年前从关西转学来的中岛和本地的男生不太一样，他的身上好像有一种成熟的感

觉。只要在中岛面前，市子就会变得坐立不安。

此时中岛并没有在意市子的态度，只是默默地将汤匙放入口中。“你有些无精打采啊，可能是因为最后的活动结束了的缘故吧。”

市子等一行人是龟石野中学网球部的成员，在县大会比赛之后搭乘渡轮返回学校的所在地。虽然他们能够打进县大会就已经是个奇迹了，不过在县级的比赛中竟然又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所以大家才会如此兴奋。尽管县大会结束了，不过还有一场名为“升学考试”的比赛还在等待着他们，此时大家都好像忘掉了现实，沉浸在比赛之后的兴奋中。

“咦？伦子呢？”市子看着自己身边的空位说道。

“刚才好像是晕船，所以和渡边老师一起去医务室了。”

“啊……对了，伦子从前就一直晕车晕船的。”

伦子盘子里的食物几乎原封不动地放着。

“那个样子一看就知道啦……啊，你不会也有些不舒服吧？”

“不，我没事的！只不过是稍微有些走神而已。”市子急忙摇了摇头，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那是什么表情啊，看上去好傻啊。”

这是网球部最后的回忆了，可千万不要受到那个奇怪女人的影响——而且再加上思春期所特有的洁癖，市子很担心中岛会误会自己是一个性格阴暗的人。

“好！我要再来一盘！”市子拿着空盘子作势就要站起身来，正在这时，一个不常听见的字眼传入了她的耳朵中。

——尸体。

一瞬间，市子的动作停了下来。

“……所以说，我真的看到了！真正的尸体！”

环顾四周，坐在旁边一桌的同学们正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

“今天这艘客轮不是停过一次吗，那就是为了把尸体弄上来啊！”

“是我最先发现的！是个女人的尸体！”

“不过很快就绑上了绳子，不知被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一会儿，咱们大家在客轮上展开探险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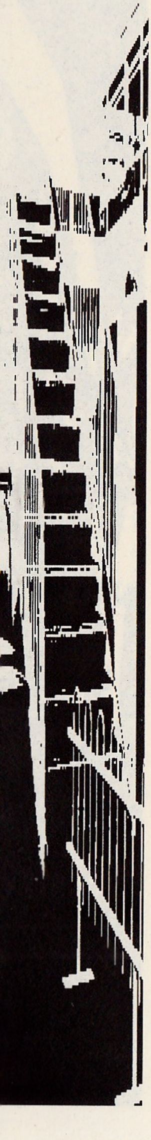
“喂，大家都在吃饭呢，你们却在这里一个劲儿地说尸体尸体的，恶心不恶心啊？啊……”

“喂，嘘……”

这时大家发现周围一些带着小孩的父母，还有几对年轻夫妇都在冷冷地看着他们，大家伙不约而同地闭上了嘴。

——尸体。





市子的心里，那份一直想要遗忘的不安却渐渐地扩散开来，令她挥之不去，并伴随着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

市子躺在二等客舱的床上，熄灯时间刚过，屋子里便被黑暗所笼罩。

同学们都已沉沉睡去，发出了有规律的呼吸声，伴随着客轮的马达声微微作响。

市子默默地思考着，到底是什么东西令自己坐立不安。

她拿起放在枕边的手镯，那是和好友伦子一起买的，市子选的是朱石，伦子选的是碧石。

虽然这只不过是仿造的便宜货，但对市子而言却是无可替代的宝贝。这种年龄的少女总会对同性的朋友产生一丝憧憬和执着，而市子对伦子就是这样一种心态。伦子不管是对老师，还是对其他异性都能够直接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她对于同年级却还稍微有些稚嫩的市子来说完全就是偶像。

——要永远都成为好朋友哦！

这样的誓言，两个人不知道说了多少遍。

想到这里，她有些担心伦子，于是起身看了看伦子的床铺，但是伦子的床铺上从晚餐时开始就空无一人。

大概伦子在天亮之前是不会回来的吧？

市子放弃了等待伦子回来的念头，用毯子蒙住脑袋准备入睡，可是困意却始终没有降临。这时她忽然回想起一年级参加社团活动时的场景，那时只是反复而单调地捡球，市子认真地数着掉落在地上的网球，一个、两个、三个……

数着数着，困意终于来了。

这时在耳边却响起了衣服的摩擦声，她以为是伦子回来了，于是瞪大了双眼四处巡视着，可伦子的床铺却依然是空着的。

市子强迫自己闭上眼睛，心中闪过一丝不安的情绪。

在漆黑的阴影中仿佛潜伏着什么东西，甚至能够感受到从黑暗中投射过来的某种视线。

再睁开眼睛已经是黎明时分了。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市子这才松了一口气。

虽然整个上午，昨夜残留下来的不安一直在她记忆的深处不停地蠕动着，但是吃过午饭之后，尽情洒落在甲板上的夏日阳光轻易地将市子心中的恐惧一扫而光。

明媚的夏日阳光。

从海上吹来沁人心脾的海风。

——今天晚上就能平安抵达港口了。

只要回到家，再回想起昨晚自己害怕成那个样子，一定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吧。虽然的确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但完全就像是常见的怪谈一样缺乏真实感。

“市子，看这边。”

一个同学拿着电视广告中出现过的一次性相机正在冲着自己挥手。

“茄——子！”

她随即摆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满面笑容地回应着对方。

想得太多了吧——市子在心里想着。

过了中午，还是没有看到伦子的身影，市子决定去医务室看看。船舱上下总共分为六层，出人意料地宽敞。

走下楼梯，眼前是一条阴暗的走廊，从走廊的深处传来了男性船员的声音。

“可恶，昨晚巡逻的时候还没事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总之等到了港口马上就……”

“所以说我根本就不想把那种恶心的东西弄到船上来……虽然很普通……”

“喂……”

一名船员发现了市子，于是示意其他人都安静下来。一种紧张的气氛弥漫在众人之间，市子不想节外生枝，于是加快脚步从那些船员的身边走了过去。

——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东西？

她感觉那些船员的目光一直在盯着自己的背影。

——有种不好的预感。

那些本应该消失了的不安情绪又开始逐渐蚕食市子的内心，脑海中那种不祥的预感开始膨胀，渐渐充斥了她身体的每个角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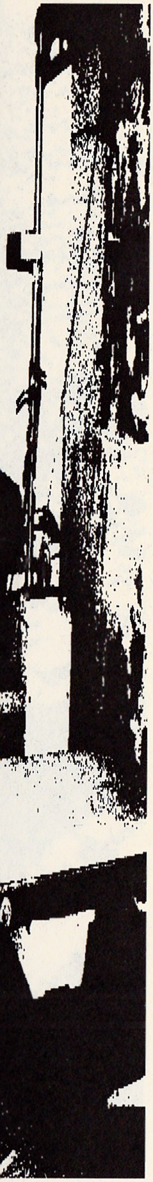
走过长长的走廊，又转过一个拐角。市子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她仔细看了一下周围，只见走廊尽头的一扇门上写着“医务室”。

随着她走近医务室，那股异臭愈加地强烈，好像是一堆鱼类的内脏发出的腐臭。

好不容易来到门前，市子战战兢兢地握住了门把手，从门里传来了拖拽什么重物的声音。市子觉得周围的温度很低，她的身体开始止不住地发抖，那并不是因为寒冷。她的脑海中响起了尖厉的警报声，心跳也变得更加剧烈。

市子小心地向着门里喊道：“伦子？我是市子啊，你在这里吗？”

——没人回答。



虽然这时她想要马上离开这里，但是身体的动作却与意志相反，像是一个傀儡玩偶一般被人操纵着扭动门把手，打开了那扇门。

一股浓烈的恶臭向市子袭来，随即映入市子眼帘的是散乱地放在床铺上的白色床单。

——伦子并不在那里。

在床铺旁边，站着一个女人，她的全身都裹着医疗用的白毛毯。湿淋淋的头发紧紧地贴在脸上，无法分辨她面对着哪个方向。但是缠在她身上的毛毯却剧烈地膨胀着，从毛毯的下摆处露出了白色的脚，那种白就好像是从出生之后便没有被阳光照射一般的深海生物的白……

在那两脚之间，突然又露出来另外两只脚，还有一只破旧的皮鞋掉在地板上。

——那是顾问渡边老师的皮鞋。

大家总是和老师开玩笑说“最好还是换一双吧”，老师听后总是一边不好意思地挠头一边笑。这时房间里突然响起了一种胶质的东西在排水沟里流动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是水泵抽水的声音。

老师的双脚一边不停地痉挛一边被慢慢地吸进毛毯的内侧，那个女人的腹部也开始不断地膨胀。站在那里的女人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生物一样，剧烈地蠕动着身体，不停地吸取着养分。

这时，老师的双腿好像弹簧玩具一般猛地弹起，女人缠在身上的毛毯也滑落在地板上。露出来的是女人的裸体，她那如同白蜡一般的皮肤上覆盖着一层粘液，就像是粘土塑造出来的一样，从她的下腹部长出了老师的两条腿，而且老师的脸就融合在女人的胸部……

老师的脸随着那些白色肉块的震颤而不停地扭曲着，那张脸上满是痛苦与恐怖的表情，但却无法阻止自己的脸与那女人的身体融合在一起。最后只剩下一对眼珠从女人的腹部滑落下来。

女人的腋下膨胀出一个类似肉瘤的东西，不一会儿就爆裂开来，从肉体的裂缝中伸出了老师的右手。那只手好像要抓住什么东西一样，胡乱地向四周挥舞着。那女人的苍白皮肤一边颤抖着一边向着裂缝处汇聚，老师的手感受到女人身体的这一变化，于是拼命地用指甲向前抓着，可是不一会儿就无力地垂了下来。

市子用双手紧紧地捂着自己的嘴巴，可无法克制的惨叫声还是从手指的缝隙间传了出来。

那个女人缓缓地转向市子。

“不要搭乘这艘船。”

在市子渐渐模糊的意识中，这句奇怪的警告又浮现了出来。



第一话解读

矢仓市子/辉胜号/舷梯口/—31:20:44

在《死魂曲2》中走向悲惨命运的少女——矢仓市子。《辉胜号怪谈》的第一话就是描写她与好友伦子如何葬送了普通的学生生活并被卷入“异世界”的，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的“楔子”部分。

在《死魂曲2》的故事中，三个年代（1976年、1986年、2005年）的人物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从而使情节得到发展。相对于游戏正篇故事来说，带有“外传”性质的《辉胜号怪谈》描写的是客轮上矢仓市子与木船伦子的事情，这段情节基本上属于“1986年的故事”。从整体上来说，由于整个故事要成为一种“循环结构（即开头与结尾相连）”，所以各位读者要特别留意这个开篇（详细的解释请参照第四话解读）。

第一话的开头，一个神秘的女人向想要登上辉胜号的矢仓市子发出了警告，在这里暂时称呼这个女人为“分裂体B”。虽然一般情况下人们将栖息在虚无世界中的母胎（译者注：所谓“母胎”就是曾经被光所追赶，从而逃到虚无世界中的一群“先住者”，它们在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都失去了各自的外在形态，最终融合成一个意识体）送到这个世界中的东西称呼为“鸠”，但原本“鸠”是从母胎中分裂出来的生命体（在游戏中，分裂体A=加奈江）。也就是说“鸠=分裂体”，但这个时期的鸠是作为双胞胎被分裂出来的，所以为了和另一个鸠相区别（也就是分裂体B'），我们暂时这么称呼它（另外，关于分裂体B为什么要警告市子的来龙去脉，会在第四话解读中提到）。在食堂，市子的同学们所议论纷纷的“辉胜号打捞上来的尸体（实际上是两具）”，而这两具尸体就是分裂体B和分裂体B'。

无视分裂体B的警告而登上辉胜号的矢仓市子因为没有看到好朋友木船伦子，所以十分担心对方。实际上伦子和同学——中岛一郎之间发生了关系，并早已怀有身孕。由于在乘船时身体不适，所以被带到了医务室。在搭乘上辉胜号的1986年8月1日晚，因为担心没有回来的伦子而辗转难眠的市子在船舱里给伦子写了一封信，即档案中“水



手服型的信”。另一方面，对怀孕的征兆感到害怕的伦子在那一天也给中岛写了一封信（即“心型的信”），约对方在船内秘密相会，二人秘密相会的场景全都被“客轮上的摄像机”拍摄了下来。在同一画面中还闪过一个白色人影，这个人影就是分裂体B'。它在作为溺水的尸体被辉胜号打捞上来之后，再次展开了活动，于是偶然被摄像机拍摄到。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虽然分裂体B以及分裂体B'是作为“鸠”被送到这个世界来的生命体，但还没有充分适应陆地上的环境，于是它们在夜见岛海域漂流的时候被辉胜号打捞上来。虽然刚登船的时候它们还是两具活动能力十分低下的“溺水尸体”，但在发挥出作为“鸠”的强韧能力之后便再次展开了活动。可是最先觉醒的那个（即分裂体B'）由于在海中受到了堕慧儿（译者注：所谓“堕慧儿”是受到虚无世界中母胎意识的影响，尸灵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海底汇聚而成的东西）的影响发生了变异，开始吸收它所遇到的人类（它变异成了“暴走鸠”）。虽然它这么做的目的是“修复自我的肉体”，但从表现方式上来看十分接近“破坏并暴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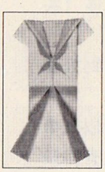
乘船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日午后，还没有看到伦子的市子来到了船上的医务室，在那里目击了暴走鸠（分裂体B'）吸收网球部顾问老师渡边智之的那一瞬间（渡边老师之所以会出现在医务室，是由于医生发现了“伦子怀孕”这一事实，所以急忙将他召唤到医务室）。就在医生与渡边老师谈话之际，暴走鸠发动了攻击（这时本应该在医务室的木船伦子已经成功逃跑了）。由于目击了“怪物”吞噬了渡边老师这一惊悚的场面，市子失去了意识。于是从这一刻开始，辉胜号彻底化为了人间炼狱。

“不要搭乘这艘船。”

分裂体B在警告市子时所说的台词“不要搭乘这艘船。”。实际上2005年在日本真实发生的JR西日本·福知山线列车出轨事故中，一位幸免于难的女性乘客事后回忆说曾有一个神秘的老太婆在乘车前警告她说“不要搭乘这趟列车”。

一次性相机

在辉胜号甲板上，市子的同学拿的就是这款一次性相机。虽然现在全部都是数码相机，但是为了凸显出“1986年”的时代感，所以才使用了这样一个设定。



水手服型的信

这封信是市子写给好朋友伦子的，内容都是对伦子身体状况的担心与慰问。对市子来说是绝对想不到“伦子怀孕”这种事情的，此时的她还以为伦子只不过是晕船而已。



第二话 异变

中岛一郎／辉胜号／左舷甲板／—7:39:33

——就如同魔比斯环一样，日常就是非日常的反转而已。

夕阳映在海面上，闪耀着炫目的光芒。

中岛一郎眯着眼睛凝视着夕阳的余辉。

他站在客轮的左舷甲板，双手扶着铁围栏眺望海面。与眼前绚丽的自然风光相反的是，中岛的内心中充斥着阴郁的烦恼，这个难题足以让14岁的他感到束手无策。

他将手伸进裤子的口袋里，指尖碰到的那张信纸提醒他这个烦恼是的的确确存在着的。

——这件事实在是棘手。

昨天晚饭的时候，因为身体不适而被送到医务室伦子，趁着周围人不注意的时候递过来一封信。

等到深夜，确认同学们都已经熟睡之后，中岛一个人偷偷地溜出了寝室。在昏暗的紧急出口指示灯的映照下，伦子抱着膝盖在等着中岛，她的脸色十分苍白，心中有千言万语却怎么也张不开嘴。看到她这幅样子，中岛也感到有些不安，但也只能耐心地等着伦子开口。当伦子将整件事挑明的时候，他感到一股强大的冲击，甚至无法掩饰内心中强烈的动摇。即使他能够以漠然的态度来面对这一切，可是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一年前，他转学到龟石野中学，相对于言行中带有大都市风格的中岛而言，他的同学们看上去都显得有些土气。由于父母突然离婚而不得不转学的中岛，完全放弃了融入新环境的想法。

某天放学后，一个同班的女生站在了正准备回家的中岛面前。

“中岛君，加入网球部吧。听说你在之前的学校也是网球部的成员。”

面对眼前这个想要强行让自己加入社团的女生的态度，中岛有着强烈的逆反心理。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不要随便替别人做决定。”

怎知这个女生对他的反应并没有吃惊，只是一个劲儿地劝说他加入网球部。虽然中岛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有些烦，但是在这个女生连续几天不折不挠的劝说之下，他也只好举手投降。

在向社团的老师提交了入团申请书后，那个女生再一次出现在他面前。“我真的好高兴哦，我很期待看到中岛君打网球的样子……”

说完，这个女生带着羞涩的微笑走了，中岛痴痴地看着她的背影，直到消失在远处。因为这件事，伦子在中岛心中的印象十分深刻。

中岛长叹了一声，伦子的哭声在他的脑海中萦绕着。

——怎么办……中岛君，怎么办……我、我害怕……

进入高中、进入大学，以及未来无限的可能性都在一瞬间消失不见了。心爱的伦子如今却剥夺了本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父亲，以及由于儿子的背叛而叹息的母亲的脸浮现在中岛的眼前。

——你问我怎么办……我又怎么知道啊……

各种想法在脑海中纠缠着，中岛紧紧握住了眼前的围栏，由于用力过猛，手指的关节都失去了血色。好像如果不这样，他就会被面前这浩瀚无际的大海所吞噬。

小小的雨点打在中岛的脸上，海风让他觉得有些冷，不知不觉中周围暗了下来。中岛抬头一看，天空此时已是阴云密布，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雨。

中岛环顾四周，发现此时的左舷甲板上只剩下自己一人。可能是其他乘客察觉到要下雨，已经回到船舱里去了吧？

刚才还风平浪静的大海此时却已经开始猛烈地卷起了大浪，船身随着海浪上下颠簸，即使紧紧抓着围栏也有被甩进大海的危险，天气的急剧变化让中岛感到一种不协调感，正在这时客轮上的广播中响起了紧急警报。

中岛急忙转身走向甲板另一侧的门，就在他刚刚触碰到门把手的时候，突然一个大浪打在船身上，船体一阵剧烈的摇晃。甲板此时已经被巨浪打湿，根本没有可以用来支撑身体的地方。中岛勉强用单手扶住墙壁，回过头来看到那扇厚重的铁门向自己袭来，眼看无法闪躲，他只好尽量将身体贴紧墙壁，那扇门重重地打在他的脑后。中岛只觉得眼前一黑，视线变得模糊起来。

中岛的意识被吸进了深深的黑暗之中。

再次睁开眼睛，周围一片漆黑，看不到一颗星星。暴雨已经停了下来，船体也不再剧烈摇晃。

中岛摸了摸被打得生疼的脑袋，迷迷糊糊地站起身来。

——我晕了多长时间？

看了看戴在左手的手表，指针停在了下午4点44分。他把头探出围栏，隐约能够看到船体下面好像有一块黝黑的东西。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强忍着头部的疼痛，中岛踉踉跄跄地走进了船舱里。

船舱里好像是断电了，只有几盏紧急出口指示灯散发出微微的光亮，平时一直运转的引擎此时也停了下来，周围一片死寂。

在这突如其来的黑暗与寂静中，中岛本能地感到一种恐惧。这时他看到在通往二楼的楼梯上好像有一块白色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中年妇女。

——客轮的乘客？

那名中年妇女坐在楼梯上，背靠着墙壁，身体在很不自然地抖动着，不时还隐约地发出呜咽声。

中岛刚一靠近，那个女人的上半身便像是弹簧玩具一样转过来，吓得他差点忘记了呼吸。女人瞪着大大的眼睛，双眼里充满了血丝。

“女儿啊，对我们夫妇来说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宝贝啊。我老公想要保护女儿啊，好混乱啊……大家……都四散奔逃了，我……我不怕，那个女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女人一边说着意义不明的话，一边从嘴角流出大量的白沫。

这场面让中岛感到恶心，马上闪过女人的身边，一口气跑上了二楼。可那个女人还在冲着刚才中岛所在的位置，一个人喋喋不休地说着。

终于来到了二楼的客房通道，可是中岛一路走来，除了刚才在楼梯间遇到的那个精神错乱的女人之外，其他一个人也没看到。

本应该聚集了大量观光客的船舱内此时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中岛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安，他的心脏如同清晨的闹钟一般剧烈地跳动。将自己包围的黑暗，竟然带有一种黏稠的质感侵袭过来。

——可能是发生了某种灾难，大家都去其他地方避难了吧。

中岛自顾自地说着，小心翼翼地在走廊里摸索。

不管怎样，先找到一个认识的人再说吧。

走廊的深处，二等客舱的门开着。从半掩着的门里，好像有什么人在摇晃着脑袋向中岛这边看着。中岛从口袋中掏出登船之前在土特产商店里买的微型手电筒，打开开关，向着那个人影照射过去。

中岛的同学——稻田和男的脸从黑暗中闪现出来，他以一种不安的姿





势从门中探出上半身。看到他这幅样子，中岛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不过心里还是松了一口气。

“稻田，你在干什么？为什么停船了？大家都去哪儿了？”

面对中岛的问题，稻田嘴巴张得大大的，虽然拼命地想要说些什么，可怎么也说不出来。突然中岛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腐臭，这股气味是从稻田的身后——二等舱里面传出来的。

中岛下意识地堵住鼻子，伸手拉开了那扇门，他看到在稻田的身后好像有一个全裸的女人。

——那场景就像是恶作剧一样。

稻田的上半身像是从那个女人的肚子里长出来的，下半身则完全与她的肚子融合在一起，两个人身体相连接的地方覆盖了一层白色肉块。而且从那个女人身体的其他部位，还凸出许多类似人类手、脚以及头部的肉块，这些肉块在不停地蠕动着。

中岛觉得四肢无力，手中的手电筒也掉在地上。稻田张开双臂，努力地想要从女人的肚子里爬出来，可越是挣扎他的身体越是被更多的肉块所吸附。

中岛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幕，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眼前的这一切仿佛慢镜头一般。被蠕动的肉块所包裹的稻田，向他伸出了手寻求帮助。

——中岛，救我！

他好像听到稻田这样说。

一瞬间，中岛反应过来，连忙跑过去抓住稻田的手，然后用尽全身的力气向后拽，一阵肉块被撕裂的声音过后，中岛顺势坐在了地上。飞溅起一股类似白色油脂的东西，中岛反射性地眨了下眼睛。他的手里的确紧紧握着稻田的双臂——可是，只有双臂而已，没有身体部分。断臂处的肉丝如同糖稀一样，从里面流淌出粘稠的白色肉汁。

中岛声嘶力竭地尖叫起来——那叫声几乎不像是人类发出的声音。

那个女人的脸上浮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表情，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又抬头看了看中岛。

此时中岛也透过那女人湿漉漉的头发看到了她的脸，那是一张非常精致的面孔，仿佛透明一般的白皙肌肤，乌黑的眼珠，红色花瓣一般的嘴唇。湿润唇角微微上翘，那女人露出了笑容，那是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笑容。女人伸出了她那如同白色软体动物一般的手，慢慢地碰到了中岛的脸颊。

如果不快点逃跑的话——虽然中岛心里这样想着，但是身体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跑不掉了。

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铃声仿佛划破了周围的空气。一瞬间，那个女人的指尖停了下来——中岛并没有错过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他猛地站起身来，用尽全身力气跑了出去。穿过长长的走廊，跳下楼，推开船舱的大门……眼中所看到的所有景象都好像扭曲了。中岛觉得那个女人会追他到天涯海角，所以像疯了一样拼命奔跑。

中岛用身体撞开眼前的那扇门后，终于累得停下了脚步，他感觉到了潮湿的海风，原来这里是船体前部的甲板。当然，这里既没有乘客也没有船员，甲板的周围只有如同淤泥一般的黑暗以及浩瀚的大海。在确认身后并没有东西追来之后，中岛瘫坐在甲板上，他的肺发出了哀嚎，脑袋如同被刀子割开一样疼痛不堪，随即用双手撑在地上，同时胃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地被吐了出来。他的全身不停地颤抖，直到将胃里的东西吐完，此时中岛的脸上沾满了眼泪、鼻涕以及呕吐物。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大家都被怪物……被怪物吃掉了吗……"

刚才从门缝中所看到的二等舱里，地上到处散乱地放着学生制服与水手服。

"伦子也……"

中岛自言自语地小声说道，随即便抱着头呆坐在原地。中岛的内心已经被无法反抗的疲劳与绝望所充斥，对于这个仅仅14岁的少年来说，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超越了他所能理解的范畴，中岛已然接近极限了。

偶尔，从船舱里还会传来几声惨叫，甚至还能听到恐怖的笑声，然后就又沉寂下来。中岛抱着膝盖凝视着阴暗的天空与大海……可是他的眼神却空洞无比，视线也无比地散乱。

不知过了多久——至少中岛觉得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知从哪儿传来一阵难以察觉的尖叫声，这声音让中岛的意识清醒过来。

——这个声音……

中岛站起身来，抬头向船体上部望去，透过巨大的玻璃窗能够看到有一个穿着水手服的身影。

——不会错的，那一定是伦子。

中岛觉得自己全身的血液一下子都涌到了脑袋上，血管剧烈地跳动着，身体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燃烧，他开始朝着驾驶室跑去。

踏上狭窄阴暗的楼梯，中岛跳进驾驶室，房间正中是一个操控台，正前方则是一扇巨大的玻璃窗，伦子正躺在地板上。在伦子的身旁，一个白色的人影——那个从腹部伸出白色肉块触手的女性异形，正在慢慢地向伦子靠近。

"伦子！"中岛拼命喊道。

中岛蜷缩起上身，低下头狠狠地朝着女人的身体撞去，那女人却异常





敏捷地将他反弹回去。中岛的身体横着飞了出去，重重地撞在玻璃窗上，然后狠狠地跌落在地面。

中岛的视线有些模糊，嘴里涌上血腥味，他伸手摸了摸脑袋，手上却沾满了黏稠的液体。由于身体分泌出大量的肾上腺激素，中岛并没有感觉到疼痛，只是身体有些麻痹，不能随心所欲地活动。

那个女人对中岛根本没有一丝兴趣，再次向伦子走去。

——不行，我一定要保护伦子……

好像是呼应中岛悲痛的叫声，他的脑海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

——用光线！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这样的声音，仿佛直接传达到中岛的脑海中，他还是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感觉。好像被什么人的意志操纵着，中岛的身体开始活动起来。他拿起放在窗边的信号灯，对准了那个女性异形，按下开关，灯的前端放射出了刺眼的光线。在光环中，女人那白色的身体拼命地向后仰去。

“啊啊啊啊啊……”驾驶室内回响起痛苦的咆哮声。

女人为了寻求黑暗的庇护，硬生生地躲过信号灯发出的光，这时从她的身体中冒出了一股白色烟雾。随后她便跳到了驾驶室门外的黑暗之中，中岛听见一声肉块摔落在楼梯上的声音。

在心中涌现出“我保护了伦子”这种兴奋感的同时，中岛感觉到身体中另一个人的意志也随之消失了，他就这样微微地闭上了眼睛。

——模糊的视线渐渐恢复了。

虽然还有些意识不清，中岛还是拼命地寻找着伦子的身影，在不远处，伦子还保持着同一个姿势躺在那里。虽然她还没有恢复意识，不过她的身体表面来看并没有受伤。中岛深情地注视着伦子，他感到脑海的深处有一股热浪，滚烫的泪水喷涌而出，滑过了脸颊。仿佛脑海中与心中所堆积的情感都融化在这热泪中，一同流了出来。

——伦子，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一定要保护你，永远、永远都要和你在一起。

中岛用尽全身的力气爬向伦子的身边，他觉得身体变得沉重无比……

在被泪水模糊了的视线中，他甚至能够看到伦子的眼皮轻微地震颤着，中岛觉得自己是打心眼里喜欢伦子的。

伦子睁开了眼睛……

可是她的眼神里竟然浮现出一丝惊愕，随后脸色变得十分苍白。

中岛无法理解她眼神中所包含的意义，他朝着拼命向后闪躲的伦子伸出了手。

身体好沉啊——中岛心里想着。

第二话解读

中岛一郎/辉胜号/左舷甲板/-7:39:33

被辉胜号打捞上来的两具尸体终于展开了行动。在第二话中围绕着一对中学生情侣，对已经化作人间炼狱的辉胜号上所发生的事情做了详细的描写。

从关西来的转校生——中岛一郎。这个身上带着一种大都会感觉，稍微有些早熟的大男孩就是第二话的主角。虽然他与同年级的同学——木船伦子偷偷地相爱了，但当他于1986年8月2日站在辉胜号左舷甲板上凝视着大海的时候，其内心是十分慌乱的。就在前一天晚上，他的女朋友伦子约他见面（“心型的信件”），在见面时中岛得知了一件“极其不安的事情”“对市子都不曾说起的事情”——伦子怀孕了。

父母离婚导致他不得不转学，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伦子是他心中惟一的支柱，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却觉得：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成为了“如今却剥夺了本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的存在。虽然这种想法会让人觉得他有些过于自私，但是对于一个年仅14岁的中学生来说，也许这才是正常的。

就在中岛胡思乱想的这段时间里，辉胜号遭遇了一场事故。天气急剧恶化，导致船触礁了。实际上就在这个时候，一群看上去“黝黑的块状物体”登上了辉胜号，这些东西就是在第一话解读中提到的“堕慧儿”。

正如前文所述，察觉到栖息在虚无世界中的母胎向这个现实世界放出了“鸩”（即分裂体B和分裂体B'），所以堕慧儿们也开始了行动。原本是暗人（译者注：所谓暗人是暗灵与人类尸体融合后所产生的一种变态生命体。而暗灵则是从母胎中分裂出来的异形体，它们是失去形态的陆地原本的支配者。）原始形态的“古之者”与堕慧儿原始形态的“潜入海底者”，它们本来是同样的“旧先住民”。由于堕慧儿梦想着总有一天“能够回归到栖息在虚无世界中的母胎”，所以这个时候也都从深海里浮了上来，从而开始攻击辉胜号。

顺带一提，在中岛失去意识之前，曾经听到过“广播中响起了紧急警报”，在这里所发生的“紧急情况”虽然一般都认为是“与谜之物体（堕慧儿）的冲突”，但也有可能是在通知大家关于“谜之女（分裂体B'）在船上袭击乘客”的事情。

之后恢复了意识的中岛重新回到了船舱里，遇到了一个可怕的中年女性（这名中年妇女在第三话中还从分裂体B'的腰间露出了她的脸，而且发出了尖厉的笑声），接着就看到了失去双手渐渐被蚕食的同学稻田和男……

后来被暴走鸩追赶的中岛被一阵铃声所搭救，实际上这阵警铃是矢仓市子启动的。在第三话中矢仓市子下意识地触动了警铃的开关，

无意中救了中岛一命。

然后中岛来到了船体前方的甲板，他在那里看到了身处驾驶室内的伦子的身影。在看到暴走鸠正在追赶伦子之后，中岛的心中突然萌生出“保护伦子”的念头。最后在内心中说出了“我绝不放弃，我一定要保护你”这样的内心独白。

对于伦子意外怀孕这件事，觉得对方“剥夺了原本属于自己美好未来”的中岛，在这里完全改变了。这到底是因为爱情的力量呢，还是他在船舱里看到太多的尸体后被刺激从而发生的转变呢？中岛敢于直接挑战拥有压倒性力量以及速度的暴走鸠，在与其对抗的过程中还得到了分裂体B的帮助，最终成功地击退了暴走鸠。

但是结局却是残酷的，伦子醒过来之后却用一种恐惧的眼神看着中岛，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岛已经被暴走鸠给异形化了。

就这样，这对年轻的恋人被残酷的命运分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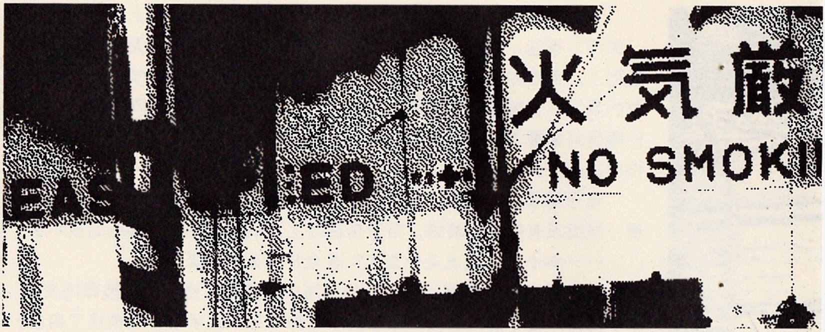
分裂体B的帮助

虽然分裂体B'在船里暴走，不过另一个存在——分裂体B却想要阻止它的暴行。相对于分裂体B'受到堕慧儿的影响变坏，分裂体B实际上是受到了人类的影响，它有着人类的内心以及稳重的行为。详细的资料会在“第三话解读”中提到，而正篇故事开头分裂体B之所以会帮助市子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当中岛在驾驶室内与分裂体B'搏斗的时候，它使用“感应视觉”提示中岛“使用信号灯的灯光”（就是那句“用光线”）。

客轮上的摄像机



画面上是偷偷相会的中学生情侣——木船伦子与中岛一郎。画面有一瞬间不停地闪烁，这时在他们所处的楼梯下方闪过一个“白色女人的身影”，那就是刚刚开始暴走的分裂体B'，由于它刚刚觉醒，意识还不是很清醒，所以才在船舱里四处走动。



第三话 咒缚

矢仓市子/辉胜号/货仓/-6：27：05

——警告紧追着已经被咒缚的猎物，迎向早已注定的结局。

在布满灰尘与霉味的地上，矢仓市子悠悠地醒过来，她慢慢地睁开双眼，随即就感受到一阵刺骨的寒意。混凝土的地面夺去了她的体温，市子的身体被寒气所笼罩。她勉强坐起身来，想要摩擦一下裸露在外面的手脚，可是刚伸出的手马上就停了下来。

——在记忆中好像遇到了什么特别恐怖的东西……

——为什么自己会睡在这里？这里是什么地方？

伴随着意识的觉醒，一种几乎要将胸口撕碎的不安快速膨胀起来。

——那仿佛噩梦一般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想到这儿，市子突然听到一阵潮湿的衣服摩擦的声音。

在市子眼角的余光中，出现了一个人影。一瞬间她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身体无法动弹，甚至无法呼吸。紧接着喉咙一阵紧缩，舌头发硬，市子感到口干舌燥。她的目光慢慢投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渐渐地眼睛适应了周围阴暗的环境。

原来是市子曾经见过的那个全身缠着毛毯的女人，她马上就回想起来，在失去意识之前所看到的惊悚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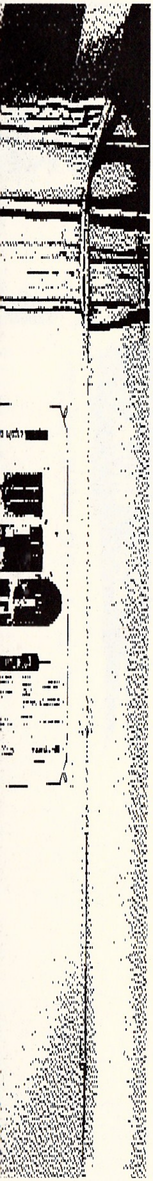
——这不是梦！

自己胆怯的声音在脑海中回响。

市子猛地从地上跳起来，转回身开始拼命地跑。她在这个四周用混凝土墙壁围起来的空间里像一只没头苍蝇一样胡乱地跑着，仿佛在水中行走一样，身体无法随心所欲地活动。在她马上就要跌倒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道障碍——那是电梯的门。

市子用拳头拼命地敲打着电梯的按钮，等待电梯的这段时间对她来说宛如永恒。一边感受着背后那个怪物，市子一边在心里祈祷着。

——快点、快点、快点。



电梯门刚刚打开，市子一下子就钻了进去，然后马上转过身按下了“关门”按钮。就在门马上就要关闭的时候，追在市子身后的那个女人也赶到了。盖在她头上的毛毯此时已经滑落至肩膀，露出了女人的脸。湿漉漉的黑发，白皙通透的皮肤，乌黑的眼珠散发出宝石般的光亮。女人红润的嘴唇好像要诉说什么事情一样微微张着，就在她发出声音的一瞬间，电梯门关上了。

市子感觉全身虚脱，无力地瘫坐在地上。这大概是个运送货物的电梯，里面没有做任何装饰。市子坐在地上，抬头看着指示楼层的显示屏。

——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人？我为什么会在那里？

各种匪夷所思的疑问在市子的脑海中盘旋着，她的身体微微地发抖，上下两排牙齿不停地打颤。市子为了冷静下来，双手紧紧地抱住了自己。

电梯来到B1层后停了下来，电梯门缓缓地打开，市子用尽全身的力气站了起来，阴暗的走廊向左边延伸，尽头处有一段曲折而又逼仄的楼梯。市子回头看了看，确认那个女人并没有追来，然后仰头对着楼梯尽头的阴暗空间大声喊道：“有人吗？有人在那里吗？有人吗……”

只有市子的回声在空旷的空间里飘荡着，没有人回答她。于是她决定登上楼梯，向着无尽的黑暗走去。没有人影，甚至没有任何人类气息的船舱里，极端的恐惧心理扰乱了市子的方向感，她扶着墙壁向前摸索着。

打开楼梯尽头的门，原来外面是船侧的甲板，另一侧有一个安全出入口——也许在那里会有其他人吧。

心里怀着微弱的希望，市子踏上被黑暗所包围的甲板。

海风中带着一股奇怪的腐臭味道。

船也停下来了。

一个人都没有。

——为什么只有我会遇上这种事情？

想到这儿，原本就湿滑无比的甲板更是让市子举步维艰，她紧握着双拳，整个身体紧绷起来。

——总之先到出入口那里……

穿过甲板之后，市子打开了出入口的门，船内一片漆黑。她走进船舱，不住地四处环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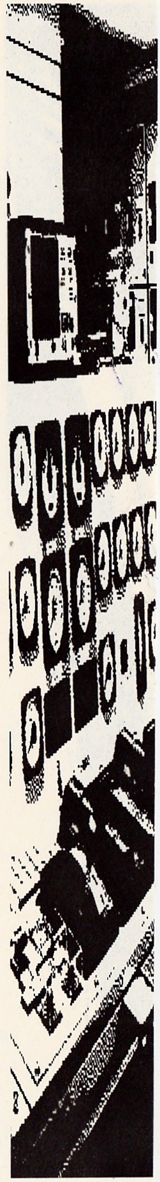
这时市子的目光被闪烁着红光的警铃灯所吸引，于是她下意识地用力按下了按钮，随即按钮的塑料外壳便感受到了指尖的压力。与此同时，一阵急促而尖锐的铃声响起。

——拜托了，一定要有人啊！

市子在心里祈祷着，同时等待着其他人的出现。

可是铃声过后，什么也没有发生，周围依旧是死一般的寂静。

大海上，无处可逃的船上，只有自己和那个奇怪的生物——



这种想法让市子的内心被深深的绝望所支配。

这时她发觉从前方飘来一股腐臭的味道，仔细一看，从对面的阴影中浮现出一具有着透明般白皙肌肤的裸体，缠在那个女人身上的毛毯已经完全脱落了。

——它竟然比我还快！

市子感到头晕目眩，好像全身的力量都被吸走了一样，她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力。在无尽的恐惧面前，市子的内心中已经毫无克制力。

那个女人已经来到了市子的面前。

在那张如同手工艺品般精致的脸孔下，胸口部位的皮肤已经绽裂，并从胸部以及腹部的裂口中，一些白色的液体被喷到了市子的脸上。类似奇怪的海底生物的触手在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

“啊……”市子发出了轻声的惨叫，同时她听到尖厉的笑声，那是喜悦的呼号。

发出这笑声的是从那个女人腰部浮现出来的一张中年女人的脸，好像是呼应这笑声一般，女人的身体中伸出了无数的手脚，剧烈地摆动着。

——我再也不想看下去了，也不想感受这一切。

市子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心里想着，“这是梦，这一定是梦，还是个噩梦”。

如果是梦的话，就快点醒过来吧，一定和平常一样我在自己的床上睁开双眼。还能闻到妈妈做的早餐的味道，她会在楼下大声地叫我起床。

吃完饭，我像平时一样去学校，把这个梦的内容说给伦子听。伦子一定会说：“市子，你怎么还能做这种幼稚的梦啊，是不是漫画看多了的缘故啊。”

这种事情肯定不是现实。能够吞噬人类的怪物什么的一定是自己幻想出来的东西。因为这是梦，所以我不会感到疼痛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

市子一边安慰自己一边等着最终时刻的降临。

可是，那个瞬间却并没有到来。

市子慢慢地睁开眼睛，看到那个女人的背影，它非常缓慢地离开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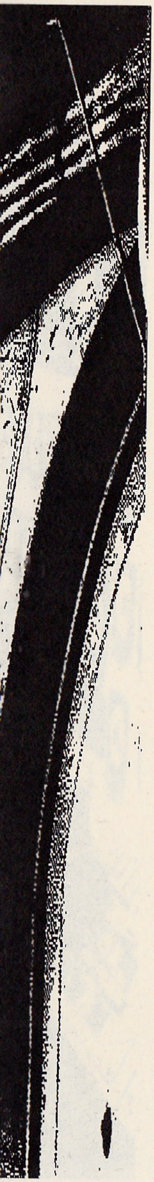
这时一个声音从她的身后传来：“快……逃……吧……”

这声音很奇怪，但是还能听得出是一个女人发出的，市子急忙回过头去。

出现在她视线中的是那个身上缠着毛毯的女人，湿漉漉的黑发，白皙通透的皮肤，乌黑的眼珠散发出宝石般的光亮。

——竟然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

市子完全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这时那个女人用非常生硬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道："拜托……你，……相信……我。"

她用清澈的眼睛紧紧盯着市子。

市子看着她的眼睛，内心中被一种与恐惧截然不同的，却又无法理解的感觉所支配，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于是她跟在那个女人的身后，踏上了通往地下的台阶。打开门后，道路向着右侧延伸，那个女人毫不犹豫地在昏暗的走廊中前行。

看这个样子，她在黑暗中好像也能够看清道路——市子在心里想着。

那个女人来到一间写着"机器控制室"的房间门口便停下了脚步，用手指了指，然后推开门走进房间，市子也跟在她的身后走了进去。只见房间里的墙壁上镶嵌有各种各样的仪器，在右侧还有一张桌子和一个古旧的沙发。那个女人示意市子坐在沙发上，市子坐下后便一动不动地盯着她。

——这个和刚才那个怪物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它们肯定是一起的。

市子在心中默默地说着，此时她还有些害怕眼前的这个女人会不会在下一秒钟突然转变态度，转而对她不利，而那个女人也同样一言不发地看着市子。就这样，时间在无尽的沉默中一分一秒地流逝。

突然那个女人用手碰触了一下市子的脸颊。市子的身体中流过一股紧张的电流，双颊由于害怕而开始痉挛。

女子注意到对方的情绪，于是笑着说道："不要怕……没事的。"

市子看着她，感觉她的笑容中好像充满了母亲般的慈爱，内心的紧张一下子就消于无形。

一连串的疑问如决堤的洪水一般从市子的嘴里脱口而出："大家都在哪儿？为什么会消失？那个是什么东西？你又是什么？"

女人缩回手，低着头说道："我们是作为母亲的使者被生出来的，我们两个人一起……"

虽然开始的时候她的话十分生硬难懂，但说着说着就渐渐流利起来。

"我们原本在大海里，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船上了。而且它比我先醒来……"

听她说到这里，市子的脑海中回想起船员之间的那段对话来。

"所以说我根本就不想把那种恶心的东西弄到船上来……虽然很普通……"

——根本就不普通。

大概他们当时谈论的就是从海里打捞上来两具长得一模一样的尸体的事情吧？然后这两具尸体分别苏醒，最先醒来的那具尸体将乘客和船员们都……

在她思考的同时，那个女人接着说道："它在海中受到了某种影响，因此想要制作一个强大的外壳。由于我们二人分别继承了母亲一半的力量，所以是十分容易被破坏的……"

这个女人所说的话中，有一半的内容，不，几乎是所有内容市子都无法理解。

“……你所说的话，我不太明白。”

市子刚说完，那个女人便闭上了眼睛，再次触摸她的脸颊。与此同时，有一种东西介入了市子的意识当中。

埋藏在浊流一般的意识之下的东西——那是无穷无尽的黑暗。

混沌的黑暗，无法成型的东西，在无限宽广而又狭窄的空间里，感官尽失的虚无世界。

存在于那里的只有超越人类理解范畴的绝对黑暗。

就在一瞬间，窥视到这个世界的市子便落入了恐惧的深渊，她的身体开始剧烈地痉挛，眼睛瞪得大大的，并发出了“啊啊啊啊”的叫声，当意识恢复的时候，那个女人还在看着她。

“对不起，吓到你了。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女人带着一丝歉意说道。“没有时间了……你一定要快点离开这里。这艘船的船底已经裂开了，它们进来了，在这之前你一定要快点……”

市子的身体依然在不住地发抖，而那个女人的言行还是那么难以理解，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会有怎样的下场。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市子除了听从这个女人的话之外，几乎别无选择。

当她们两个刚想离开屋子的时候，那个女人突然像是断了线的木偶一样倒在地上，她的脸上露出了极其痛苦的表情，并大口地喘着粗气。

“你没事吧？怎么了？”市子关心地问道。

市子抱住女人的身体，想要将她扶起来。女人身上的毛毯沾满了腐臭的黏液，在湿透的毛毯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市子连忙缩回手，下意识地向后退去。

“我的外壳马上就要坏掉了。”

女人自己掀开了毛毯，露出雪白的肩膀，毛毯顺势掉落在地上。那女人一身光滑的皮肤——但是从胸部到腹部有一个白色的肉瘤，长得如同一张人脸一样。这时，已经融化了的肉块纷纷掉落在地上，发出了“啪嗒啪嗒”的声音。

“哦……”女人不知在小声说着什么，接着就闭上了双眼，她的身体在不停地抽搐着，而市子只能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那个女人抬起头，漂亮的面容脸由于疼痛而变得扭曲，她一边急促地呼吸一边断断续续地说道：“快点，你，离开这里……小船，用那个远远地离开这里……”

——小船，她大概指的是在右舷甲板上看到的那个救生艇吧？

市子再次抱住那女人的肩膀，“那么我们一起……”



女人无力地摇了摇头。

“我要回归虚无……就像它受到那个东西的影响一样，我也受到了人类的影响。人类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物种……我有种奇怪的……怀念的……无法理解的感觉。当我看到你的时候，就是觉得不想让你消失。还有其他的人类在这艘船里，你们在裂缝消失前一起逃走吧——在它们进来之前……绝对不能留在这里。”

远处传来了大海的咆哮声，市子觉得整个空间都产生了共鸣。在市子的脑海中又闪现出那个女人刚才让她看到的场景，从而本能地感受到一种能够吞噬一切的黑暗正在慢慢地靠近这里。

这是第二次警告——市子终于明白了。

她只能相信展现在眼前的一线曙光——乘着救生艇离开这里。

船体开始剧烈地摇晃，甚至能够听到巨大的浪涛声。与此同时，市子开始拼命地奔跑，像是要逃离身后黑暗的吞噬一般，用尽全力地奔跑，好像只要停下来的话就会被身后的东西追上。

下次再也不能忽视警告了……

但是市子并没有注意到——她的目的地其实也是从咒缚中所延伸出来的终点。

矢仓市子/辉胜号/货仓/-6:27:05

第三话解读

由于分裂体B'的暴走，辉胜号变成了一个杀戮战场。逃回到船舱内的矢仓市子遇到了曾经警告过她的分裂体B，最后她决定逃离这艘客轮，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右舷甲板的救生艇上。

第三话是从矢仓市子在辉胜号的货舱里苏醒过来开始描写的，在第一话的最后，她在医务室目击了暴走鸠吞噬渡边老师这恐怖的一幕，然后由于受到惊吓失去了意识。那么正如大家所猜测的那样，是分裂体B将她从医务室送到了货舱。分裂体B和分裂体B'是通过母胎而来到这个现实世界的，它们还无法完全适应陆地的环境，所以暂时在大海中漂流。后来作为溺水而亡的尸体被辉胜号打捞上来，在大海中漂流的时候由于受到“堕慧儿的影响”，分裂体B'开始暴走。虽然它醒过来之后便开始袭击人类，但与其相反的是分裂体B受到了“人类的影响”，从而产生了特别的反应，分裂体B对人类有种奇妙的共鸣感。但是市子却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于是当她醒来之后看到分裂体B时便惊慌失措地逃走了。

利用搬运货物的电梯逃出货舱的市子在空无一人的辉胜号中四处乱闯，途中触动了警铃的按钮，结果无意中将“被暴走鸠追赶的中岛一郎”从险境中救了出来（具体情况请参照第二话）。在无人的船上，最终市子与暴走鸠（分裂体B'）还是相遇了，千钧一发之际分裂

体B再次挽救了她的生命。分裂体B使用“感应视觉”的能力，成功地使分裂体B'放过了市子。而市子对于救了自己的分裂体B产生了一种“与恐惧截然不同的——却又无法理解的感觉”，接着她与分裂体B一起来到了辉胜号的机器控制室。在那里，她从分裂体B的口中得知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并通过分裂体B的能力“看”到了“它们出生的地方”——虚无的世界。虽然有些事情市子还无法理解，但分裂体B所说的“没有时间了……你一定要快点离开这里”也让她觉得眼前的事态的确是万分危急。

那么分裂体B究竟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理由来帮助市子的呢？实际上关于这个原因还不是十分明确，用分裂体B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当我看到你的时候，就是觉得不想让你消失”“我有种奇怪的……怀念的……无法理解的感觉”，或许在这些听起来模模糊糊的话当中还隐藏着某种真相吧？顺便提一句，在她们两个想要离开控制室的时候，有一个情节是“分裂体B‘哦’了一声，接着就闭上了双眼”，实际上这个时候她在用“感应视觉”能力提示正在驾驶室内与分裂体B'搏斗的中岛一郎“使用信号灯”。

不管怎么说，由于受到了人类的影响，分裂体B的身体正在一点点地崩溃，它的肉体正在渐渐融化。这时它说道：“我的外壳马上就要坏掉了”“我要回归虚无”……故事发展到这里，市子终于明白自己一定要在黑暗吞噬一切之前从这艘船上逃走。她相信了分裂体B最后所说的“还有其他的人类在这艘船里，你们在裂缝消失前一起逃走吧”，于是朝着右舷甲板上的救生艇跑去。但是，在全力奔跑的市子前面，等待着她的却是“绝望”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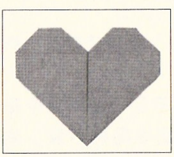
这出残酷的悲剧即将落下帷幕……

市子与货舱

第三话开头，矢仓市子在辉胜号的货舱里苏醒过来，这种情况与《死魂曲2》游戏的剧本中“矢仓市子　1:20:19”的开头是一样的。但是游戏中的市子却是堕慧儿所制造出来的模仿体，与现在的市子不是同一个人物，但市子自己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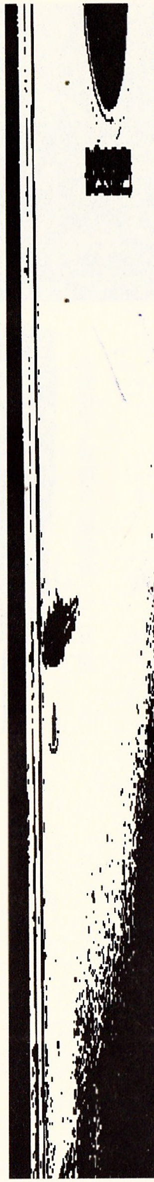
信号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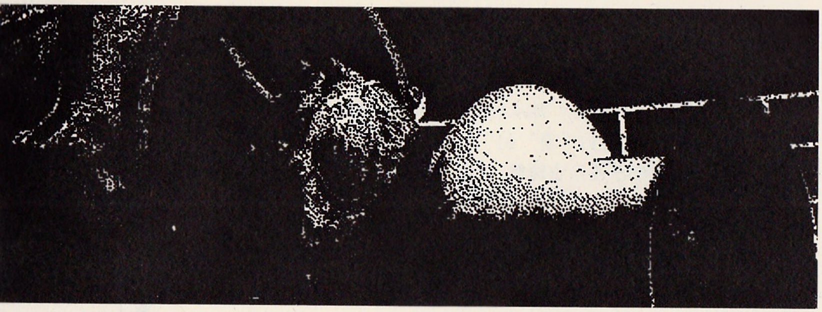
挂在操舵室中的信号灯，在游戏中玩家也可以使用这个道具来驱赶暗灵和尸灵。



心型的信件

在操舵室和分裂体B'展开搏斗的中岛一郎，由于心中充满了“想要救出伦子”的信念而不再迷茫。从这封伦子写给他的信中也能够看出两个人之间坚贞的爱情。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被残酷的命运拆散了……





第四话 终结

木船伦子/辉胜号/操舵室/-1:09:02

——打上休止符，这出残酷的悲剧落下了帷幕。

黑暗中，隐约传来什么东西在咀嚼的声音，让人觉得湿润而黏稠。

脸上传来一种黏腻的触感。

木船伦子瞪大了双眼，表情有点扭曲。

中岛一郎正俯视着她，说道："伦子，我一定要保护你，永远、永远都要和你在一起。"

但是他的声音却像是从水中发出的一样，模模糊糊听不清楚。伦子下意识向后退去，中岛一郎见状着急地摇着头，并发出可怕的声音，好像融化了的白色肉片纷纷掉落在地上。

中岛头部以下的身体全都不见了，他的脸镶嵌在那个女性异形——那个东西已经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胸口，并焦急地望着伦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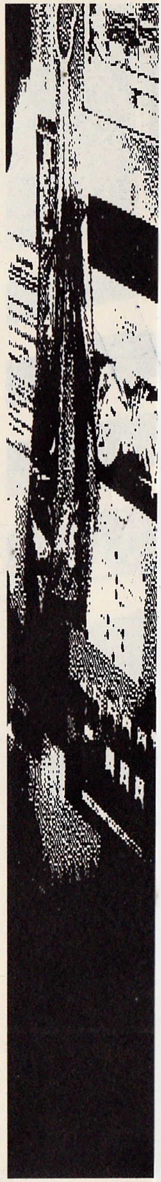
就在中岛的脸刚刚从那女性异形的胸部里探出下颚的时候，突然从腹部伸出了白色而又柔软的触手将他的脖子围了起来。触手的表皮与中岛的皮肤融合在了一起，二者之间的分界线越来越模糊。

"伦子……怎么啦？伦子……"中岛的脸上浮现出不安的神情，大声问道。

与此同时，从中岛的嘴里诡异地伸出了一条长长的白色舌头，耷拉在那女人的身前，粘在舌头上的大量腐臭黏液也随之流了出来。伦子脑海中那根紧绷着的保险丝在一瞬间断裂了。她的脸上露出了迷茫的表情，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

"中岛君？中岛君……中岛君……中岛君……"她像说梦话一样呼唤着中岛的名字。

伦子的双眼中失去了神采，视线在空中飘忽不定，她朝着中岛的脸慢慢地伸出了手。就在指尖马上就要碰触到中岛的时候，她



的脚踝不知被什么东西抓住了，就这样被猛地一拽，伦子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原来是从异形的身体中伸出的几根触手缠住了伦子的脚踝，虽然脚踝被缠住了，可她还是浑然不觉地喊着中岛的名字。

“伦……子……啊啊啊啊啊……”

中岛发出了悲痛的嘶吼，不停地剧烈晃动着脸，耷拉在外面的舌头也在敲打着地面。

单脚被触手缠住的伦子以一种极其怪异的姿势被拎到了半空中，随即触手一松，伦子的身体便被甩了出去。然后重重地撞在操舵室的角落——与楼梯相连接的空间。在楼梯的下面，堆积了很多像是融化了的蜡油的黏液，伦子的身体就陷进了这些黏液当中。这些黏液中散发出一种与那个异形相同的腐臭味，很明显就是那个异形分泌出来的体液，此时却奇妙地起到了缓冲的作用。

在落下的一瞬间，伦子猛然护住了自己的肚子。伦子用双手抱住的肚子里忽然萌生出一种不协调感——就像是有一条小鱼在里面跳来跳去，奇怪的而又与自我意志不同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唤回了伦子的意识。

——这是……我的……我和中岛君的……

一股强烈的求生欲如同奔腾的流水般在伦子的心中泛滥开来。

这时从她的头上传来异形走下楼梯的脚步声，伦子强忍着身上的疼痛，想要站起身来，可是她的腿此时却使不上一丝的力气。于是伦子就顺势在沾满了黏液的地板上向前爬行，感受到跟在自己身后的怪物的气息，这种感觉令她毛骨悚然。

——不要，绝对不要！

在这宛如地狱的船内，她曾目睹到很多人的抵抗最终都化为徒劳，想要从那些成年人都打不过的怪物手中逃脱，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太渺茫了。

但是超越理性的那部分——一种本能在支撑着伦子。

她终于勉强站起身来，打开了眼前的门。突然一条白蛇一样的东西从眼前横穿过来，她强忍住尖叫，顺势向前一扑然后反手将门重重地关上。

“咕叽”，发出了一声不知什么东西溃烂的声音，伦子低头一看，原来是一根白色的触手。肉质的触手被门夹断，掉落在伦子的脚下，从横断面里汩汩地流出腐臭的黏液以及黑色的毛发，在那些毛发中间还零散地夹杂着一些人类的牙齿。

强忍着呕吐的感觉，伦子继续向前走去。穿过向左边延伸的走廊，又打开一扇门，门的另一端——船体前部甲板被无尽的黑暗所包围着。在模糊了天海交界处的黑暗中，一瞬间伦子感到无助，夹杂了腥臭的海风仿佛

带着质感将她的身体包裹起来。

在短暂的巡视之后，伦子踏上了前部甲板，然后回过身想要利用自己的体重将门关上——可是却怎么也关不上。伦子又增加了一些力量，但是船舱的门反而从里面被慢慢顶开，并从门缝中散发出臭味——就像是鱼类的尸体所发出的腐臭——无比刺鼻。伦子紧紧盯着门，接着向后退去。

门被慢慢地打开，从阴影中凸现出那个白色异形的身影。它的脸上由于布满了白色肉瘤，此时连五官都已无法分辨了，从它的身体里伸出了无数人类的手脚以及肉质的触手，那些东西都互相融合在一起并不停地摆动着。身体表面那些腻滑的黏液滴滴答答地掉落在地板上，异形也来到了前部甲板，它的胸口还镶嵌着中岛的那张脸，此时闭着眼睛陷入沉默的中岛的脸看上去就像是一张制作精巧的面具一般。

异形一步步靠了过来，而伦子则向着相反的方向一步步后退着，后退、后退、继续后退……

海浪打湿了甲板，步履蹒跚的伦子很难保持平衡，这时一个坚硬的东西顶在她的背上。伦子回过头，原来是围在前部甲板周围的铁围栏，再往后退就是与黑暗融为一体的浩瀚海洋，还有地狱般的黑暗。

伦子的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情，异形伸出了触手，好像爱抚一般搭在她的身上，即将要失去的意识被强烈的恶心感唤了回来。而触手好像感到有些迷惑，在伦子的腹部停了下来，看上去它的动作有些犹豫，突然触手快速地从上衣的下摆处伸了进去。白色的柔软触手与伦子的皮肤融在一起，就这样进入了她的肚子。伦子感受到某种东西进入了自己的体内，并像虫子一样在有规律地蠕动着，她急忙用双手抓住触手想要将它拽出来，可是却怎么也拽不动。奇怪的是，她根本没有感受到任何疼痛的感觉，并且肚子里有种什么东西在燃烧的炙热感。脑袋里有些迷乱，身体中的力气被迅速抽走，带着这份好似愉悦的快感，伦子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自己到底是躺着还是站着，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她只是觉得自己的全身都浸泡在温暖的液体当中，伦子的意识仿佛都要融化了。

“伦子……啊……”一个声音说道。

伦子微微睁开双眼，抬头望去，只见一个白色的肉块挡在眼前，中岛的脸就埋在肉块中间；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中岛君？”伦子轻声说道。

中岛的脸用力地向外探着，异形的身体被拉扯着向围栏冲去，触手也从伦子的身体中抽了出来。就这样异形的身体翻过了围栏，在空中划出了一条优美的弧线，整个船身随之剧烈地摇晃着。一瞬间，传来一声巨

响——异形跌入了海中。

“中岛君……”

伦子将身体探出围栏，声嘶力竭地喊道，从海面上翻涌而起的浪花打湿了她的身体。

水面渐渐恢复了平静，从水下浮上来一些巨大的白色肉块，在那些白色肉块之间就有中岛的脸，他的眼睛此时已经闭上了。

突然，黑色的海面如同果冻一般剧烈地震颤起来，一些无形的黑浪覆盖在海面上——不，应该说是看上去像黑浪的东西在蠕动。那些东西蜂拥而至，一起扑上异形的身体。它们不断地涌现，直到将异形的身体完全覆盖，于是那些白色的肉块就这样再次沉入海中，中岛的脸也一同消失了。

伦子两手紧紧地握着围栏，瘫坐在甲板上。

“中岛君……”她呜咽着说道，就这样盯着吞噬了异形和中岛的大海，不停地啜泣着。

中岛拼尽最后的力气救了自己一命——伦子用双手抱住自己的身体，但是她却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些什么。

忽然一束白光照了过来，已经习惯了黑暗的伦子感到一阵眩晕，耳边传来运动鞋发出的脚步声。她勉强睁开被光刺痛的双眼，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渐渐地适应了光线之后，一个人影浮现了出来，那是熟悉的运动鞋和水手服，还有那个双马尾的发型。看着眼前的那个人影，突然伦子的肩膀开始剧烈摇晃起来。

“伦子！伦子！我们一起逃吧，快点！”

出现在伦子眼前的是拿着手电的矢仓市子的脸。”

“市子？是市子吗？”

伦子难以置信地看着站在她面前的好朋友，她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现实。

“伦子，快点站起来！再不快点儿的话，那个东西……”

市子将手伸到伦子的腋下，想要将她扶起来。

“大家……大家……中岛君也……”

市子并没有理会垂首呜咽的伦子，只是用强硬的口吻说道：“以前总是伦子来帮我，这次该轮到我帮伦子啦。站起来！快点！不能放弃！”

总是被人欺负的市子——此时她的眼中充满了坚强的意志。伦子微微点了点头，努力站了起来。

市子和伦子两个人终于来到了右舷甲板。

“咱们要乘这个逃走……”

在市子手电的照耀下，有一艘紧紧靠在船体上的小型救生艇。市子走





上前去，想要仔细地看看救生艇的操控装置，就在这时船体突然发生了倾斜。海面上出现了一个好像要吞噬一切的巨浪，向着客轮袭来。市子手中的手电一下子掉进了大海里，光芒所及之处，大海此时竟然变成了红色。随即在伦子的耳边响起了市子的惨叫声。

“啊……”市子的身体翻出了围栏。

这时伦子猛地跑过去，抓住了市子的手，她拼尽全力想要将市子拉回来，肩膀像是断裂一般地疼痛。铁制的围栏顶在伦子的肋骨上，她紧咬着牙忍耐着钻心的疼痛。

——我已经受够这种事情啦，但只有市子……

伦子拼命地支撑着，可就在这时她的肚子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随即那种感觉再次苏醒。

原本紧抓着市子的伦子的手渐渐松了下来。市子紧紧地盯着伦子，她的手渐渐地从伦子手中滑落。

伦子的脸上露出了苦闷的表情，小声说道：“我的肚子里……有中岛君的……”

市子的手勾到了戴在伦子手上的手镯。我们不是永远都要做好朋友的吗？那对手镯见证了她发了无数次的誓言……

在手镯断开的那一瞬间，市子从伦子的手中掉落下去。

“啊……啊……啊……”市子的惨叫划破了空气，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在里面吗？”

从伦子的背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伦子回过头，看到一个身上缠着毛毯的人。虽然对方缠着毛毯，但她还是能够看出这个人正在微微地发抖。

听到这个声音的一瞬间，伦子感到自己的身体里存在着另一个人的意识，自己的嘴唇违背了意识，自动发出了声音。

“听，是妈妈的声音。”

这时整个空间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周围渐渐被轰鸣声所包围，那是红色的大海所传来的声音。

紧接着，又响起了警报声。

——警报声响起来了。

红色的大海，充满了红色的水。

漂啊，漂啊，漂啊，漂啊，漂……

伦子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那个女孩子最后的叫声使得裂缝变大了，于是母亲生气啦。等到裂



缝修补好以后，我们会到哪儿去呢？”

“那个东西的期望让我感到疲惫不堪，我想稍微睡一会儿，等到再次睡醒的时候吧……”

“裂缝被封闭起来了……啊，看到了那个孩子，我再一次见到了那个孩子。”

声音消失了。

意识的轮廓变得模糊起来，融化了……融化了……融化了……

四开日报

昭和六十一年八月四日朝刊

发现一名辉胜号的幸存者。

船体残骸尚未找到，找到其他生存者的希望渺茫

海上保卫部和海上保安署联合发表通告

在三日下午四点左右，于夜见岛海域发现并搭救一名幸存者。

在海上漂流中被及时发现并救出的是县立龟石野中学二年级学生——木船伦子（十四岁）。

客轮迷一般地消失，中学女生奇迹般生还——很快，这个神秘的事件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轰动。

对突然消失的客轮以及乘客们的搜救工作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而惟一的幸存者伦子失去了所有关于这起事件的记忆。而且由于她尚未成年，所以法律禁止大众媒体对其展开访问以及相关的讨论。几个月之后，人们的好奇心已经逐渐地转移到其他事件上去了。

伦子的母亲带着复杂的表情看着自己的女儿——尚且年幼却背负了极大负担的女儿。

她的女儿——伦子此时正抱着两个孩子坐在她的面前。

两条宝贵的生命——取而代之的，伦子为此失去了太多太多的东西。

敏感地感受到母亲的内心，两个孩子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像是要缓和她心中的那份悲伤。

于是，年轻的母亲轻声说道：“柳子、郁子。”

短暂的安宁。

接着就是寂静沉睡后的苏醒，噩梦的序章将被再次拉开……

木船伦子/辉胜号/操舵室/—1:09:02

第四话解读

想要守护自己体内新生命的木船伦子，想要拯救伦子的中岛一郎和矢仓市子。还有暴走鸠……在辉胜号的前部甲板上，他们各自的命运互相交错，最后究竟能否从辉胜号成功逃出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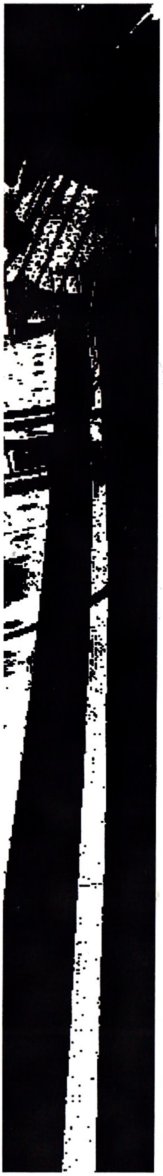
《辉胜号怪谈》的最终话第四话，这篇故事的开头是接着第二话的最终一幕展开的。在第四话中，矢仓市子和木船伦子终于再次相见。于是整个故事向着结局一口气发展下去，真的有“拯救”在最后等待着这些角色吗？

为了救伦子，中岛一郎与分裂体B'展开了搏斗。虽然好不容易击退了异形，中岛却依然被异形所吞噬。在看到恋人变成了一幅难以置信的模样之后，伦子的精神崩溃了。失去了中岛之后，伦子也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念。但是幸好还有一个能够支撑她的东西——肚子里的小生命，这是能够连接自己与中岛的惟一羁绊，所以潜藏在伦子心中的“母性”一下子点燃了她的生存本能。于是分裂体B'一路追着伦子来到了前部甲板，伦子被它追得走投无路，只能靠在船体边缘的围栏上，等待着异形的吞噬。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异形伸出的触手感知到了伦子肚子里的生命，于是它决定将“鸠的因子”寄宿在胎儿的体内。由于分裂体B'的身体已经到达了极限即将崩溃，所以它只好选择从胎儿阶段重生一次。也可以看成是分裂体B'“变成了伦子腹中的胎儿”。因此在伦子后来生出来的双胞胎体内，都寄宿有“鸠的因子”。这对从出生开始就被赋予了“怪物”命运的姐妹——柳子和郁子就是这样诞生的。

之后在右舷甲板搭乘救生艇的地方，又展开了一段情节。船体剧烈摇晃，矢仓市子被甩了出去。木船伦子及时地抓住了她的手，并忍着剧痛用尽全力想要将市子拉上来。“不是永远都要成为好朋友吗？”，这句话暗合了两个人之前所发下的誓言，这时伦子手上所戴的二人为了誓言所一同购买的“信物”——手镯也出现了。但是就在危急时刻，伦子的腹部传来一阵剧痛，那是中岛和伦子的孩子……于是她在一瞬间做了一个取舍。伦子的手渐渐地松开，随着手镯的断裂，市子惨叫着跌进了大海，而伦子成为了惟一的幸存者，在这里手镯的断裂也代表着二人之间友情的破裂。后来，掉进红海的矢仓市子的尸体被作为堕慧儿释放出的模仿体（译者注：所谓模仿体是堕慧儿释放出的分裂体的拷贝。）标本出现在游戏当中。

这时出现在伦子身后的是分裂体B，由于它知道自己的身体也已接近极限，所以根本无法拯救市子，它后来说：“我想稍微睡一会儿，等到再次睡醒的时候吧……”这时分裂体B的肉体即将回归虚无，但是它也有一种预感，不久之后就会与矢仓市子再次见面，因为

它说："看到了那个孩子，我再一次见到了那个孩子。"实际上，这时分裂体B指的是在即将展开的"下一次轮回"中见到矢仓市子，而在第一话的开头，有一个情节是市子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从这里也能看出她与分裂体B并不是第一次见面。那么在崭新的人生中，分裂体B还会警告想要登上辉胜号的矢仓市子吧？而矢仓市子这次也大概会听从它的警告吧？



轮回的故事

在第一话开头，分裂体B警告了想要搭乘上辉胜号的矢仓市子，它与在第四话最后回归于虚无的分裂体B是同一个存在。在时间的轮回中，二者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分裂体B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虽然分裂体B自己说"受到了人类的影响"，但它的这种体验就是在辉胜号上与矢仓市子短暂的接触中产生的。

沉入红海的矢仓市子

只要看了《死魂曲2》中"矢仓市子 0:51:08"的情节之后，就可以清楚地明白矢仓市子最后的确没有了呼吸，她作为人类的一生至此结束了。



碧石的手镯

木船伦子曾经佩戴的手镯，被市子扯断了。顺带一提，在第一话开始时，分裂体B所说的"圆环……破裂……"所指的就是这个手镯。这也证明，在辉胜号上所看到的一幕幕，都变成了记忆的碎片残留在分裂体B的脑海中。

完



零

挑战超越人类的进化总是伴随着血雨腥风。

只因与其它物种分享世界，从来都不曾是人类的本性。

1997年圣诞节是每个纽约市警察都难以忘记的噩梦。那一晚的卡内基歌剧院灯火通明，火焰并非歌剧院自备，而是观众以身体组成的燃料。

震惊全美的人体自燃事件，成为一周噩梦的序曲。

之后的一周内，变异的怪物遍布曼哈顿每一个角落，人类在细胞失控暴毙的威胁下轻易地失去了反抗的能力。留守的市警和赶到的军事武装为狩猎不知名的敌人付出了惨痛代价，可仍旧束手无策。

就在地狱的黑暗即将吞噬整个都市时，一名年轻的女警官扼住了怪物的咽喉。

人们不知道她用怎样的力量获得胜利，但他们不约而同地站在自由女神废墟前为少女欢呼。

毕竟，这胜利属于人类。

一

金发少女有些窘迫地扣上胸前的纽扣，为终于结束身体检查而松了口气。

“真抱歉，阿娅，你现在一定很累……”女医生对着冰盒中的新鲜血袋皱了皱眉，“但老家伙们坚持要分派给每个州政府的实验室，所以不得不抽取大量的样本。”

抽血的医生比起被抽血的患者显得更忿忿，用棉花为少女按住伤口的同时，还不忘埋怨上头的老家伙们如何如

何地冷血无情。

“凯茜，他们也是为了尽快研究出疫苗，你知道我是惟一的抗体携带者。”倒不是阿娅善解人意，而是如果像EVE那般强大的变异怪物再次出现，阿娅仍没有信心独自对付它。

“我知道……医院现在连房间的地板上都住满了人，那些恐怖的伤口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想起几天前的恐怖，凯茜的眼眶中蓄起了泪水，“要是没有你的话，这个城市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阿娅拍着好友的后背给予对方安慰，凯茜却因此更大声地抽噎起来。她只好无奈地任年轻女医生将积攒的恐惧和无助宣泄在自己怀里。

某个带着不耐烦的声音从脑海中传来，那是居住在阿娅身体里的另一个意识体。

——她还要哭多久？

“玛娅，你醒着？”

——太失礼了阿娅，这一周我可从未睡过。

“那是因为你已经睡了十几年了啊，玛娅妹妹。”少女忍不住调侃起来。

其实妹妹玛娅的意识出现在身体里也仅仅一周左右，若非这种神奇力量的庇护，阿娅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在灾难中幸存并击败线粒体。

——不过我现在很困倒是事实，这个身体一周都没有好好休息过了，再不补充能量的话，我搞不好会消失哦……

不妙，玛娅的语气里似乎带着威胁。

“明白了，妹妹大人，我这就去吃饭……”

……

哭红了眼的凯茜突然听到低语声，抬头一看，正在安慰自己的金发少女哪儿有半分惆怅，走了神的秀气脸庞正朝着空气傻笑。

正在考虑是否要带阿娅去精神科的时候，急救室的铃声大作，凯茜急忙提起听筒，传来满是焦急的呼喊：

“凯茜！重伤三人，需要立刻输血！”

“知道了，我马上到！”凯茜急急提上库存的血袋，冲出门前，只见好友微笑着向自己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那是人类之间传递力量的手势，女医生感到心中顿时充满了勇气。

在这场关乎人类存亡的战斗中，所有人都很忙碌。

医院走廊两旁坐满了受伤的警员和士兵，还有一些没来得及撤离的平民，穿着短裙的护士在其间忙碌穿梭。对这些人来说，以生命为单位的战斗还在继续。在自然灾难面前，即使没有特别的能力，即使非常容易受伤死去，人类还是会团结在一起，用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捍卫同伴的生命。

这种流淌在遗传基因中的本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帮人类度过了无数危机，让人类凌驾于其它物种之上，处在这个星球的顶端。

尝过失去的痛苦，浩劫中幸存的人们此刻互相珍惜着彼此，医院里到处弥漫着令人感动的气氛。

阿娅在医院餐厅要了一份三明治配咖啡的简易午餐，选了角落的位置独自坐下。即使这样，餐厅里的其他人还是立刻便认出了她，向她热情地打招呼。

事实上阿娅现在几乎是整个纽约市

警察的偶像，作为只身击退怪物的女警官，年轻又漂亮的美国式梦幻英雄，再也没有比这更能鼓舞一座伤痕累累的城市了。

“阿娅，你猜我刚才在头儿那听到了什么？你一定不会相信的！”年轻的崇拜者挤到阿娅的咖啡杯旁，“他们说总统要颁发勋章给你耶，太了不起了！”

“真的么！那可是我的梦想……”另一位男警员激动地插嘴道。

“阿娅，其实我很早就这么认为了，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而漂亮的姑娘……嗷！”

长相俊朗的男警员正说得起劲儿时，一记有力的侧踢落在他绑腿的石膏上，巨大的声响可以听得出袭击者有多用力，男警员痛得含恨吞下后面的告白。正想发作，却发现攻击来自身后一位身披白袍的漂亮女医生，她之所以没有用手是因为那双手套上沾满了手术后的血污。

“谁让你们从病房逃出来的，快给我滚回病床上去！”女性粗鲁的嗓音驱散了围在金发偶像身边明目张胆的追求者，不知何时出现的凯茜此刻正双手插腰化作雌威猛虎，瞪得男人们心里犯突，纷纷不甘心地撤离了战线。

“凯茜……有没有人说过你不说话的时候是个美女？”对于好友男人般的威风凛凛，阿娅忍不住捧腹。

“那也比不过某位女警官握枪的姿势来得吸引人啊。”凯茜反诘阿娅。

……那一周，金发少女无意间吻上爱枪的小动作被刊登在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二

屏幕中播放着令人作呕的画面。

警犬双眼红肿，令人齿寒的咯吱声中，胸骨和颚骨以诡异的速度戳出外皮，破碎的肌肉无规则地增生蔓延，然后再一次被撕裂。纠结着血肉的头颅从肩头的肌肉中生长而出，三张涎着腥臭液体的血盆大口发出令人战栗的咆哮。

然后是如同摩天楼一般的巨大身形，由无数人类血肉融结成的怪物边咆哮边吞噬着更多没来得及撤离的人群，无意识的巨大肉块仿佛地狱最深处的恐怖集结体，在其身下，蝼蚁般的警灯只剩下绝望的闪烁。

在地狱巨人肩膀上坐着一名身穿红色长裙的女子，女子的脸庞漫溢魔性的妖艳，嘴角随着人群的哀号而上翘，那是整个卡内基歌剧院火海中的惟一笑容……

镜头被定格，红衣女子的特写被放大。

“这就是EVE？”胸前挂着上将军徽的白发老者扭灭了手中的雪茄。

演示会场中聚集了数十位即便在召开国会会议时都不一定能凑齐的高阶军官。一片沉默中，军官们纷纷窘迫地整理自己的领口和帽沿，一方面震慑于画面中的凶残影像，另一方面，对这些强大的怪物他们的确一无所知。

问题被丢向一位来自纽约市17分局的小警官，也是屏幕上那场噩梦的惟一生还者。

“长官，我已经在提交的报告中写明了所有细节……”

有着一头漂亮金发的少女回答得很

干脆，并未因为对方的身分措辞委婉。

作为她的顶头上司，一旁的17分局局长贝克瞬间冒出了冷汗，他使劲儿朝少女使眼色，对方却回以一脸茫然。

贝克此刻万般后悔平时没有开设“如何向上司献媚”的基础教育课程。

当阿娅终于开始继续报告时，贝克揉着翻疼了的双眼，几乎谢遍了所有他能叫出名字的神明。

“如各位所见，这名红衣女性是这次袭击事件的元凶，动物们受到她的感染而产生变异并袭击人类。”

“哦……据你看来，她是来自哪一国的恐怖分子？”

“由于攻击意识并不是来自于那位女性梅丽莎本人，而是她体内变异的线粒体，我猜是人类之外的物种，更高等的生命体向人类发出的挑战……”

血气旺盛的老将军开始不耐烦地用手指敲打起椅子的扶手。

“那么我军是否应该立刻扩充生化装备？”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提炼出抗体的血清……”

“叭”的断裂声打断了年轻警官的发言，随之是老者的怒吼。

“开什么玩笑！”脆弱的扶手轻易



断裂，“我调动了半个国家的武装，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坐在这里，就是要听这种敷衍的解释么！”

“这些都是真的……”少女感到很无辜。

老者的神色转冷。

“还是说，你们认为事情暂时解决了，便可以独揽功劳？”

会场被片刻的死寂笼罩。

“阿娅·布瑞娅警官……”

“是，长官。”被点名的少女紧张地待命。

“听说事件发生后你得到了某种特别的能力，足以独自对抗那些变异体？”老皱的手指有意无意在屏幕和椅背间游移，形成令人不快的暗示，“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你已经受到了它们的感染呢？”

金发少女沉默了。对方找碴的问题，却正好说中了痛处，众人冰冷而疑惑的目光使得自己的焦虑无处遁形。

胸口忽然闪过慌乱，那是一种不妙的强烈预感。在这紧张又重要的时刻，混乱的脑海中竟掺入了玛娅的意识。

——阿娅，出事了！

“玛娅，我现在……”

“很忙”两字尚未说出口，阿娅的意识就被拖入一片昏暗之中，摇晃闪烁的色彩不停扑面而来。

白色的长袍、浅绿色的病服还有染血的墙壁，数台机枪的扫射声夹杂着恐惧的怒骂声，身体好几处传来中弹的痛楚。

“这究竟是……？”

仿佛化为利爪的手燃烧起来，源源涌出的力量刺入身穿警服的胸口。一个、两个……扯下脑袋或者撕碎胸

口……嗯？还剩一个在拨电话的似乎逃远了……那就点燃吧……

会场中的众人眼见前一秒还在做报告的少女突然摇晃起来，转为苍白的脸上直冒冷汗，痛苦地紧握住自己的右手，仿佛想要阻止什么。众人正在奇怪，为何刚才还在做报告的少女此时竟表现怪异，紧急联络用的广播嗡嗡响起：“请……请求支援！医院里有怪物……好烫，啊啊……好烫……不要过来……不！”

随后从广播里传来连绵不绝的枪声，那是医院里的警卫们所使用的MP5。

整个会场的参与者们陷入一片死一般的寂静，一边侧耳倾听广播里的实况惨剧，一边用惊疑的目光打量表情怪异的金发少女。

枪声中夹杂着惨叫，交织成地狱一般的挽歌。接着惨叫压过了枪声，最后一切嘶喊归于寂静。

广播中再次传来声音，医院里似乎只剩下一个声音。

简单平缓的脚步声，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阵略带神经质的阴冷笑声。

在这笑声中，阿娅的身体似乎颤抖得更加厉害。

“阿娅！”

17分局的局长是在座官阶最小的人，不过此刻他已顾不了这么多，冲上前去拉住闯了大祸的下属。

“阿娅，你给我醒醒！”

不听话的少女此刻仍无视他的命令，阿娅宽大警服下的身体径自以诡异的速度颤抖着，那双原本纤细的手此刻青筋暴突，握住手腕的指甲深嵌入肌肉之中。一触碰对方的皮肤，贝克粗糙的大手立刻被烫起了水泡，少女的手腕有着比拟滚烫开水的高温。这诡异的情形足以让他身后的任何一位身价不菲的长官选择开枪自卫。

更要命的是她此刻双目紧闭，已经完全失去了神智。

真是前有猛虎后有枪膛啊，在心里狠狠问候了路人甲的父母，贝克保持着理智做出了这辈子最没有理智的选择。

“非常抱歉各位长官，我想她可能是太累了。”

无视军官们铁青的脸，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抱起自己的下属，夺门而出。

将一切细节看在眼里的白发上将脸上带着难以形容的兴奋，嘴角诡异地颤抖着。

“看好她。”

“是。”

三

噩梦还在继续，偌大的医院被黑暗所笼罩，半天前还是延续生命的场所此刻已沦为一片死地。

即便如此，暗处的狩猎者仍在寻找着新鲜的猎物。

啪嗒啪嗒……一小队特种部队踏着有力的步子走进大门，威力巨大的武器让恐惧无法靠近他们。

啪哒啪哒……他们要挑战成为猎物还是猎人的选择题。

黑暗中的阴影已经开始兴奋，对于它来说，这只是一次结果已知的实验而已。

隐藏在医院中的捕猎者并不知道，关注这些特种部队气息的，不仅仅是它自己。

“不要……过去……”

清秀脸庞上缓缓睁开绿色的双眸，映入眼帘的是警局医务室的白色病床，尚未开始运转的脑中已经响起焦急的声音。

——阿娅，你终于醒了！

“这是……”阿娅用了短暂的时间恢复精神，“玛娅，我们得赶去医院。”

——你都看到了……她回来了……

“无论那是不是EVE，都不是特种部队所能对付的！”

少女扯下身上各式各样的输液管和仪器，正想伸手去握门把，门却自动打开了。

一位年轻警员把脑袋探进门缝张望，然后必然的，他在极近的距离与阿娅四目相交。

“哇啊……你、你醒了！”

还是毛头小子的警员甩开门跌坐在地上，看起来吓得不轻。如果是平时这也许会成为调侃的话题，但此刻阿娅并没有时间去理会，少女只是给他一个抱歉的微笑便向外走去。

“等、等等……他们说你……不、不能离开……”可怜的年轻人红着脸，舌头被结巴所绑架。

“放心，我已经没事了。必须赶快去救医院的人……”

金发下的清秀微笑在年轻警员的脑海中久久停留，当他回过神时，身穿白色病袍的身影早已消失在拐角，只留下呆坐在的自己。

还有身后快被手心汗水浸透的枪。

这是年轻警员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传说中拯救了城市的女警官交谈。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很多年后向子孙们夸耀时，都会略过曾经想向少女开枪这一段。

纽约市警局17分局局长办公室的皮椅上坐着一位白发老者，老者领口饰有五星，神态威严。

与被迫让出办公桌的小分局局长一样，两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房间里的第三人身上。尽管她的白色大褂被污渍和血迹填满，但仍旧可以辨认出年轻女性的医生身分，她正是先前为阿娅抽取血样的凯茜。

凯茜沾满血污的双手在颤抖。

“太可怕了……我真的不知道会变成这样……”

“凯茜小姐，请你最后确认一次刚才所说的话。”五星上将的语速缓慢却充满压迫，“你确定对方是在接受了阿娅·布瑞娅警官的血液补给后，开始出现异常反应的吗？”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发现输错血时，它已经……呜……我真的不知道……”

抱着头歇斯底里的女医生显然受到过度惊吓，已经无法提供更多线索。

关于医院突发的恶性事件，先捉住怪物本体解剖研究，再决定是否要给那爱出风头的金发姑娘定罪也不迟。经验老道的上将如此稳打稳算。

局长室的门被粗鲁地推开。

“报、报告！布瑞娅警官她……去了医院，我没能阻止……”

“饭桶！你的枪是干什么用的！”高级木质办公桌被拍出巨响。

“17局的负责人，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贝克心中不妙的预感再度扩大，大到他恨不得立刻飞去将阿娅捉回病床上。

四

阿娅赶到现场的时候，医院内的爆炸还在继续。已经支离破碎的窗户抖落了仅存的一块玻璃，迫不及待地在她脚边绽成碎片。

医院消毒水的味道混合了浓烈的硝烟和血腥味，引发最坏的联想。如果要形容的话，面前的情形比梦中见到的还要恐怖更多倍，阿娅已经不想去分辩脚下滑腻的触感究竟是人体的哪一部分。

在一具看上去稍微像样的尸体旁捡起小型榴弹发射器和两枚硫酸弹，枪膛还残有余温，这让阿娅稍微感到安心一些。

已经很近了。

尽管除了自己的呼吸声外什么都听不到，但第六感告诉少女“那东西”就在不远处。

狭长的走廊里一片黑暗，在第一个、或是第二个拐角？

扑通、扑通……紧张让心跳失控地加速。

“砰！”

子弹从耳旁呼啸而过，几乎是跳开的同时，脚下的地砖被扫成了碎片。

“别开枪！”阿娅大叫，“我是17分局赶来支援的！”

几秒钟的沉默后，男性的声音在墙壁另一边响起：“你们有几个人？”

“……就一个。你那边呢？”

“……我是最后一个。”

断墙后走出的男性身材高大，脸上还画着灰白相间的城市迷彩。

“抱歉，你穿成这样，我还以为是那家伙……”男子放下手中的M4A1海军陆战队自动步枪，阿娅这才看清他的少尉军衔，他的身后还背着一把火箭发射器。

陆军少尉稍带疑惑地走近这个穿着白色病服就风尘仆仆赶来的女警官。

“嘿，我觉得在哪儿见过你……”

“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阿娅一脸正色，“我来对付那家伙，你快去找其他的幸存者。”

“……你疯了吗，就靠那东西？”小小的榴弹发射器在少尉眼中无比可笑，可怜的分局警员一定没见识过那怪物的可怕，幸好自己也没指望一位刚起床的少女能帮上忙。

阿娅不再理会就要开始嘲笑的士兵，独自转出走廊。

走廊之外依旧是一片漆黑，阿娅敏锐地感觉到有什么气息在黑暗中蠢蠢欲动。

一只小手无声无息地抓住阿娅衣服的下摆，阿娅悚然一惊便举起武器。

回头的阿娅随即看见一个颤抖啜泣的小小身影，然而她刚想要伸手触摸这满身血污的小幸存者时，体内和体外同时响起了厉声警告：

——阿娅！

“快躲开！”

阿娅抬起头，只见黝黑的火箭筒直指自己身边的小女孩，女孩蜷缩着躲到自己身后。

“你疯了吗？”阿娅不明白少尉想干什么。

然而少尉脸上却是无比的愤怒，仿佛即使阿娅不让开，下一秒也会毫不犹



豫地将两人都轰成碎片。

阿娅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看着海军陆战队的少尉，表情平静。

沉默地对峙良久，少尉终究没有扣下扳机。

阿娅想反手去牵女孩小小的手臂，无比恐怖的事实却让她几乎失去回头的勇气——哪里还有女孩的手臂？入手的触感炙热、黏稠并且巨大，蒸腾而起腥臭的气味从身后包围了自己。

女孩不过是躯壳罢了，寄生在小小身体中的“它”已吞噬了宿主。

恐惧让身体有瞬间的麻痹，但无数次的训练还是让警官能够立刻举枪盲射身后的梦魇。

硫酸弹轰然爆炸的同时，阿娅迅速回身射出自己的最后一发榴弹。第二发榴弹射入对方体内的同时，阿娅也看清了它的真面目——虽然那之后她情愿没有看见过。

有自己两倍身高的人形肉块顶立于狭窄的天花板与地面间，修长的四肢上延伸出骨质的利爪，由于过长而背抵天花板的脖子前端挂着一张幼小女孩的脸庞。

丑陋的肉体由于榴弹腐蚀的疼痛而低吼，它愤怒地抓起金发少女砸向一旁的残垣断壁。但随即更猛烈的冲击在它的胸口炸裂，少尉带着复仇的火箭炮，比平时更加精准有力，足以将任何血肉之躯撕成碎片！

半个身体被炸至虚无，寄生体痛苦的嘶吼中夹杂着小女孩的惨叫，但这并没有让军中的男人产生丝毫动摇，下一枚弹头已瞬间填充完毕，只等硝烟散去。

“没用的……咳……快……”金发少女艰难地将压住自己的石块搬开，她比谁都清楚这决不是给怪物最后一击的机会，而是那男人逃跑的惟一机会……

在感到任何疼痛前，陆军少尉就发现外衣被点燃了，但真正的绝望是之后。当他发现迸发热量的是自己身上每一寸肌肉和脂肪时，高温已开始熔化他的身体。

坚强的军人发出了哀嚎，身体承受着极限的痛苦，他的目光投向金发的少女，张开的嘴唇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在说：快跑。

“不。”

不想再看到任何人在自己眼前死去，不想再尝试任何后悔，不想再成为惟一的幸存者。

阿娅的双眼同时映入悲哀和愤怒，刚才的猛烈冲击让她几乎失去了站立的

力量，但同伴在眼前燃烧的躯体让另一种能量充满了细胞——来自她与众不同的线粒体。

“停……下……我、叫、你、停、下、啊！”

超越了自己的极限、也超越了人类的极限，金发少女的身体以肉眼无法分辨的速度跃至寄生体的头颅前，掐住那张吟唱悲鸣之声的脖子。

低沉的声音仍从另外的器官传了出来：“为什么，你的线粒体不受我的控制？明明每个人都会被烧死！”

没有给它继续废话的机会，阿娅便将它狠狠地按入了墙壁之中。

能量在细胞和血液间流动，滚烫而灼热。金发少女张开双臂，让能量流淌至空气之中，聚集在胸前，受指引而成为最强力的武器——耀眼烁目的电磁能量带着兆万伏的高压被推入怪物的身躯，在黄昏之中挑战太阳般的爆发。

那是线粒体中最卓越者的绝顶能力。

刹那间光华闪过，吞噬生命的丑陋肉块连同半边楼层一同化为粉末。

世界安静下来。

五

少女跌靠在墙边，大口地呼吸着空气，任凭狂乱的心跳和剧烈的头痛夺去自己的五感，这些是操控超越身体负荷的能量的代价。

身体里的另一个精神体忍不住开口了。

——阿娅，你做过头了。

“我知道……”

——这种事情再来一次的话，你也许会消失。

“我也不想有下一次了啊……”

——等等，谁在那里？！

玛娅的感觉从来不会出错，在专供两个精神体交谈的频道中，却分明有第三个意识在偷听。

【你们……在说悄悄话么？】

阿娅猛地睁开眼睛，好不容易从模糊聚焦的画面中映出小小身影——那个应该已经变化作怪物，又被自己击成碎片的躯体。

人类小女孩原本清纯的面容却染上了一层妖冶的神情，小小的身体满溢着魔性。“它”甜甜地微笑着：“多亏姐姐刚才的帮助，我得到了很棒的东西哦！”

说话间“小女孩”双脚渐渐悬浮，光滑的背部浮起青色的经络，下一个瞬间骨与翅带着绿色的黏液破茧而出，张开巨大的绿色肉翅，优雅缓慢地拍打着。

任何生命体都有求生的本能，都可能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进化，线粒体也不例外。

“刚才的攻击……真的很痛啊。”

完成进化的生命体只想要复仇，它身后的翅翼仿佛一对加速器，使得小小身体的移动速度大幅提升。利爪在空中织出看不见的夺命网，扼向金发少女的咽喉和命运。

阿娅不得不集中所有精神才能避开攻击的轨迹，但疲劳的身体却逐渐迟钝，让利爪在身上留下道道触目惊心的血痕。与之相比像是在享受发掘的乐趣般，“它”不断地尝试新鲜的攻击方式，每当在阿娅的眼中发现一丝惊慌便兴奋地咧开嘴角，并在下一秒更用力地

挥起爪子。

“一直逃，会不会很无趣？”

避无可避的全力一击终于降临，“它”似乎想要结束游戏。阿娅的身体无疑会被撕裂，“它”无比兴奋地期待着红色液体的迸溅。少女并没有打算躲避，她从一开始就在等待这一刻，等待利爪挥出全力以至于无法做出任何闪避的一刻，全身能量再次在阿娅的身前集结……

——我说过不能再用了！

但阿娅没有其他的选择，即使所剩无几的体力瞬间被榨干。

“它”感受到危险的气息只是一瞬，下一瞬间，灼热的能量已来到眼前。“它”诡异地笑了。

“哈哈哈！这就是最后的？”利爪像拍皮球般扫开微弱的能量结晶，对“它”来说仅仅是有些烫手的程度而已，“我还以为你能稍微有些新意。”

鲜红的血液自阿娅的唇边淌下，虚弱导致能量失控进一步反噬着自身，痛苦在体内肆意流动，少女已经束手无策了，任凭利爪覆上纤细苍白的颈项。

“它”开始享受玩弄无力生命的过程。

生命的一小步进化通常都要经历千百万年；所以每当缩短这个过程的变异体出现，往往都能成为星球的主宰。“它”带着君临这个世界的得意和畅快地慢慢抚弄阿娅的脸庞。

“哒哒哒！”

子弹无误地击中怪物正在微笑的左脸，它的头因此偏了一下。

浑身焦黑的男子手中的枪在摇晃，他的生命之火只剩最后的灯芯，但这一瞬间他的神智无比清晰，终于回忆起金发少女的脸属于谁。

“拯救了……纽约的……姑娘……你不能死在这里……”

话没有说完，仅仅一秒不到，利爪便捏碎了少尉剩余的思考。

“啧……太无趣了……”

利爪的主人似乎感到颇不满足，如此简单便已没有敌手，“它”又将注意力集中在刚才被自己捉弄的阿娅身上。

和想像中略有不同的是，阿娅的声音似乎变得比以往深沉，这种感觉和刚才截然不同。

“我说，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金发少女的瞳孔不知何时已转为赤红，血丝代替眼泪自脸颊滑落，散发出与以往任何时刻都不同的压迫感，慢慢浮在空中。

“只不过是得到了一些血液细胞，便想挑战我这个纯粹体么？”

仿佛凌驾于星球之上的绝对自信，金发少女鄙夷地直视对方。

强大的威压自上而下涌来，躲在小女孩躯壳中的寄生体本能地战栗。它从红色瞳孔中感受到和自己同样的力量，却是自己远远无法比拟的强大，那是在完美操控下源源流淌的清澈力量，原始而沧桑。仿佛经过了亿万年的进化与等待，此刻正安静地依附于那双红眸的支配，这是怎样的恐怖！？

刚刚再次扼住金发少女颈项的巨爪未来得及撤离，已被白皙纤细的手握住、握碎，如同捏死一只蝼蚁一样轻松。

绿色的翅膀也不知何时被扯下，如同扯下一只蜻蜓的薄翼。

眼见自豪的翅翼化为残缺的骨肉被随手丢开，被束缚双手的怪物哀号着张嘴啃向金发少女的肩头。

她只是皱着眉头轻轻挥了下手，便打碎了那一口尖牙利齿。

“这种可笑的东西，你很在意么？”红色瞳孔的脸没有多余的表情，两对鲜红的翅翼自她的背后生出，淡红色的薄膜和花纹在其上肆意舒展，优雅地取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要破坏你的身体很简单……”红色的瞳孔有些踌躇，“不过这不是阿娅最希望的。”

“……求你放过我……我才刚醒来，什么都不知道……”

前一秒还嚣张至极的强大怪物此刻就如同一个真正的普通人类小女孩，脆弱地被牵在手中瑟瑟发抖。在压倒性的力量面前，任何反抗都会迎来恐怖的惩罚。

“可怜的生命，你不该挑在这个时候出生，更不该成为我姐姐阿娅的敌人。为此，我将赐予你永远的长眠。”

线粒体微弱的声音在片刻后寂灭。

阿娅醒来的时候，浑身的疼痛几乎让她立即再度昏迷。她最后的意识是被怪物扼住咽喉，而利爪伸向濒死的少尉。那之后发生了什么，阿娅已经完全不记得。

怪物似乎已经不在了，模糊中进入视线的是几十管漆黑的枪膛，其中有海军、陆军和警察，还有好几个是认识的同事。自己的上司贝克局长则在和会议中那位白发老者争论什么。

“你怎么解释，17分局的负责人？”

“可我们没有证据！”中年男人嗓音一如既往的焦急。

“这里只有她一个人活着，还需要其他证据吗？”白发老者满目鄙夷。

阿娅的脑中一片空白，她试图搞清楚状况。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阿娅……是你么……”贝克局长望向处境凄惨的下属，眼中带泪。

什么意思，难道之前自己不是自己么？

“不准动！”

才稍微挪动一下身体，便有惊慌的人扣下板机，身体传来中弹的痛楚。

实际上阿娅并不确定那是自己的身体，因为它是那么地陌生——子弹被两对血红色的翅翼尽数挡下。

少女不敢相信双眼所见，血色双翼随着自己的意志轻轻挥动。

“谁让你们开枪的！”贝克局长走向阿娅，想再一次庇护这个爱闯祸的下属，然而这次他甚至未能靠近，灼热便点燃了他的衣袖。

阿娅无法控制自己的力量。

这一熟悉的场面让军队和警察组成的联合包围圈大乱，谁也无法忘记一周之前的那场惨剧。

“怪物！”

“她已被感染了，开枪、快开枪！”

阿娅分明看到上司眼中也闪过恐惧，她知道自己拥有人类所没有的力量，她理所应当为人类所惧怕。

混乱的枪声和呼喊中，阿娅看到贝克局长被制服在一旁，看到凯茜掩面转过头去，看到阻拦过自己的毛头警员哭着举起枪却不敢射击……

少女将身体蜷缩在翅翼之下，然而有力的双翅终会在疲劳下逐渐分解溶化，那之后便能以人类的身躯安静地长眠，阿娅在等待属于自己的结局。

“都住手！”洪亮的声音压过所有枪械的嘶鸣。

“FBI。”风尘仆仆的黑衣男子掏出证件和一封信，将后者准确地递给白发老者并行了个标准军礼，“将军，请把她交给我们。”

尾声

病床上的小女孩睡得正香，阿娅抚开她额前的发丝，端详着这张令她百感交集的面容。女孩在废墟中被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背后两道巨大的伤口至今都未痊愈，然而她现在却是一个人类，血液和细胞中都没有一丝异常的纯正人类。

“玛娅，是你救了她吧？”

——我只是制造了机会，能活下来也是她的运气。

“你的确是用心良苦。”

——阿娅，这话什么意思？

“我在想……是否称呼你为EVE更合适？”

脑海中的声音停顿了许久才重新响起。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的？

“从那天在医院，发现依附女孩体内的不是EVE开始……”

——阿娅，我不否认我留有EVE的意识，但我也的确是你的妹妹玛娅……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金发少女闭上眼睛，“我偶尔会在脑海里接触到一些非常庞大的碎片，它们来自非常久远之前，似乎是这个星球上还很孤独的时候便留下的意识……真是非常奇妙。”

门被小心地推开，交谈被打断了。

“时间差不多了，布瑞娅小姐。”黑色西装的男子再次催促少女。

“……这就动身吧。”

门口数辆漆黑的轿车整齐排列，车前和车内是清一色的黑色西装和墨镜。

FBI的精英们奉命来护送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她有可能改写人类进化的历程，也有可能彻底颠覆人类的历史。如他们所见，那是一个尚未褪下白色病袍的女性，并且她认为自己是人类的一员。

大约20年前，人类在线粒体基因学研究上有过重大突破。科学家们当时发现，现今所有的人种几乎都繁衍自二十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女性，他们称那位女性为“EVE”。

完



FINAL FANTASY II

Scott 王子被 Borghen 伯爵出卖，主角一行人赶到的时候，Scott 已经奄奄一息，他将戒指交给众人，临终时说：麻烦你们转告 Hilda 公主，我爱她。主角们默默点头，可是接下来 Scott 又说：算了，还是别告诉她了，我只是一个快要死去的人，还是不要说那种话吧。众人回到 Altair，Hilda 公主最后问：Scott 没说什么别的话吗？主角说：没有……

文／泰坦



最终幻想 II

机种：FC	发售时间：1988年12月17日
制作公司：Square	类型：RPG

【若干年以后】

当年，我一个日文假名也不认识，这个剧情是一直到了 1997 年香港回归之后，我在 PC 上运行 FC 的模拟器玩这款游戏，同学翻译给我的。我不好意思当着人家的面感动，晚上躺在上铺，心里想，如果我是 Scott，临死前会不会把自己的爱意表达给高贵的公主呢？也许我不会，我要埋藏已经没有意义的深爱，让公主忘记我，将来找到真正属于她的那个骑士，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样，我曾经对她的爱才有意义。我为我自己作出了跟 Scott 相同的选择而感动，但我也知道，我不是王子，我不会肩负着国家兴衰的担子战死沙场的，我只是个担心当天物理考试成绩的可怜虫，我不会爱上一个那么高贵的女孩，如同我不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通用剧情小说】

这种人造因素非常明显的情节，今天基本上没法感动我了，可能是我年纪大了，感官退化，也可能是我玩了太多日式 RPG，对明显的不够自然的人工煽情桥段渐渐有了免疫力，更注重游戏本身是不是好玩，如果遇到一个全新的设计优良的战斗系统，我会为之而感动，为制作人的灵感叫好；而遇到角色 A 和角色 B 本来应该在一起结果因为什么战争分开了或者角色 A/B 挂了，我会木然地盯着屏幕按确定键跳过对话，其实现实生活比这些剧情要残酷得多。

小时候我就开始发现，游戏剧本和电影剧本不一样的地方是，一切游戏剧本都是天马行空胡编乱造的，想到什么都敢写，越来越脱离生活（这是最重要的），也就越

来越假；只有战斗系统设计得好玩、画面制作得好看，这才是真材实料，是真实的东西——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给人以感动。回到剧情，推荐大家看看我写的完美无删节导演剪辑版《FF Ⅱ》剧情小说（文字已极力润色过）——

开始，帝国的皇帝要统治世界，摧毁了很多村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后来，经过众位主角们的折腾，皇帝一统天下的欲望没得逞（其实无非是换人得了天下而已）。结局是：帝国败北，反抗军胜利，各个村庄开始重建，角色A辅助角色B创建新的王国，角色C和角色D在一起，角色E和角色F分开——因为制作人说角色F想要独自去闯荡世界。

你看吧，这可不只是《FF Ⅱ》，随便某个日本RPG都会用到以上至少一句情节，你想想《FF Ⅻ》，把上面的剧情整个套进去，基本没错，一样用。只不过Hilda是由几个2D的色块构成的，十分之臃肿，看不出身材；而Ashe是由3D的多边形构成的，看一眼就分得清胸部和屁股（对不起，我不该这么粗俗地说Ashe，Ashe还是非常Cool的，性格坚强，我喜欢，想必抱在怀里也很舒服。Ashe的拥护者们千万别抓狂，SE的美工把模型设计成那样不就是让我们YY的嘛）。

【未来】

《FF Ⅱ》被复刻了不知多少遍，SFC、WSC、PS、GBA、PSP……看如今PS3没啥游戏可玩的那可怜样儿，估计SE发发慈悲，《FF Ⅱ》明天又提升一下画面（不就是1080p嘛），出现在PS3的Playstation Store里面也不稀奇。最新的PSP版我以无上的毅力坚持游戏，玩了一小半，实在是打不动了，遂放弃。既然SE(Square Enix)在2007年发售这款游戏，就要接受2007年的评价标准——这款游戏，10分制最多给2分，我劝大家千万不要玩它，看看剧情小说罢了，应该把有限的时间留给系统有创新的值得一玩的游戏。即使是为了收藏，也请你们不要买这款游戏，因为只要SE不死，《FF Ⅱ》将来肯定还会被复刻的：Scott还会一遍又一遍地临死，每次临死前都会在脑袋上显示那段文本：告诉Hilda我爱她——而Hilda永远也不会听到这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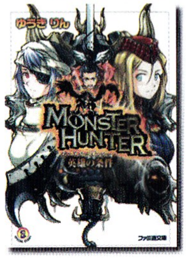
游书苑

栏目主持：清雨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怪物猎人 英雄的条件》 作者：ゆうきりん（日）



曾经的新手吉格在与艾尔梅丽亚等人一起组队狩猎了一年之后，渐渐成长为一名不错的猎人。就在这个时候，弗雷迪奥忽然提出要去休假，使得队伍不得不暂时解散。吉格为了打发时间，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柯科特村。在从幸免于难的商人那里听说一角龙在沙漠肆虐的消息之后，为了挑战自我和证明自己的实力，吉格毅然接受了与这种极为凶猛的怪物对决的委托。他会取得胜利吗？另一方面，来到密林的弗雷迪奥似乎也遇到了不小的麻烦，被大野猪撞飞之后落进了湍急的小河里，他最后能平安无事吗？

小说延续了《怪物猎人　狩猎守则》的剧情，单纯可爱的吉格、刁蛮任性的艾尔梅丽亚、沉默寡言的卡诺恩、深藏不露的弗雷迪奥又为我们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好戏。男女主人公略带羞涩的情窦初开以及惊险刺激的狩猎场面交织在整本小说之中，作者那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仍然是全书最大的亮点，时常会让笔者发出会心的微笑。而一个又一个熟悉怪物的登场则再次激起了笔者对这款游戏的热情。全书不仅在内容上焕然一新，结构上也是别出心裁，将几个不同时间、地点的事件交叉在一起叙述，带来全新的阅读感受。

《勇者斗恶龙V 天空的新娘》 作者：久美沙织（日）

经过长时间的航海之后，琉卡终于和父亲帕帕斯一起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圣塔洛斯。少年下定决心要成为像父亲那样了不起的人。在故乡，他见到了一直想念着自己和父亲的亲友，每个人对他们父子俩的到来都感到非常高兴。但这美好的时光就像是幻梦一样转瞬即逝。没过多久琉卡又和父亲一起踏上了充满未知的旅程。

作者久美沙织似乎对"《勇者斗恶龙》系列"情有独钟，不仅是这个系列第四、五、六作的官方小说作者，还写过同人小说《勇者斗恶龙　精灵露比斯传说》。而除了热情以外，她的文笔的确有一定的过人之处。整本书不仅真实还原了原本游戏的情节，在角色的心情变化方面的描写也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将原作的韵味和作者想像的感觉混合在了一起，产生一种意味深长的感觉。而且小说还完善了游戏中某些场景和人物的背景关系。作者那充满感情的文字，诗一般的心理描写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幻想色彩的全新游戏世界。玩过原作的读者自不待言，即便没有接触过这部游戏也能感受到久美沙织老师的激情。



《光明之风 另一个循环：封鬼的剑士》 作者：加纳新太（日）



从标题上我们就能看出来，小说内容与原来的游戏有一定区别。具体来说就是小说的背景时间比游戏中的时间要早，原作中那些人物几乎没有出场。所以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官方小说，还充当了解惑手册的角色。文中详细地解释了一些在原作游戏中没有提及的部分，对原作的支持者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很大的助益。看了小说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雾谷和椎名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为什么原本和平宁静的梦幻大陆恩迪亚斯上会有魔物频繁出现，为什么这个充满魔物的世界却又显得那么平静，还有特莱哈尔特的由来等问题，这本书都将一一为你解答。

另外，不得不提一下本书强大的创作阵容。作者加纳新太不仅创作过多部"《光明》系列"的官方小说，比如《光明之泪 神龙之剑》等，而且还是著名动画制作人新海诚两部作品《星之声》、《云之彼端 约束之地》的官方小说作者。而负责本书插图的正是原本游戏的人物设定，著名同人画家TONY。对冲着TONY的名号去玩原作的人来说，这无疑进一步加大了本书的含金量。

《战国BASARA2 酷炫与帮派》 作者：安曾了（日）



作者安曾了在游戏众多的出场人物中抽选了伊达政宗和长曾我部元亲这两个角色出来着重描写。他们不仅在游戏中有一定的对应关系（都是黑帮老大率领一群小弟四处征伐），也正是小说副标题中"酷炫与帮派"的来源。小说整体的故事结构继承了原本游戏的风格，将各自的史实和虚构情节交织在一起。虽说这也是历史架空小说的一贯写法，但由于有游戏作铺垫，所以接触过游戏的玩家读了之后一定会产生一种独特的代入感。另外，游戏中的其他人气角色如真田幸村、前田庆次等也都有不小的戏份，为整部小说增色不少。

整本书情节完整，描写流畅，任何人都能轻松地把它读完。看到作者的叙述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在游戏中左冲右突的火暴场面。作者对两个主人公的理解也很深刻，综合了二者在历史上的表现和游戏中的性格，好好满足了一把那些喜欢他们的玩家。在小说的最后用一个虚构的结局来结束这本书是再好不过的一种表现方式。本来嘛，既然是虚构，就要虚构得有魄力才行。

信赖铃音 肖邦之梦

主要角色设定资料集

编／YU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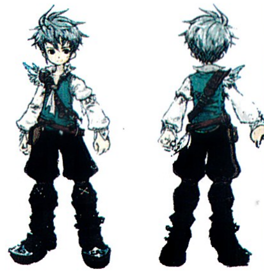
厂商：NBGI	机种：Xbox 360	类型：R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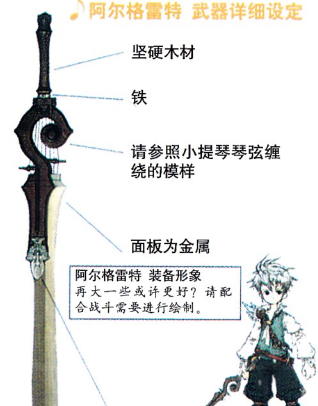
♪阿尔格雷特



♪阿尔格雷特 形象1



♪阿尔格雷特 形象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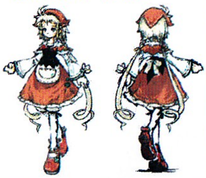
♪阿尔格雷特 武器详细设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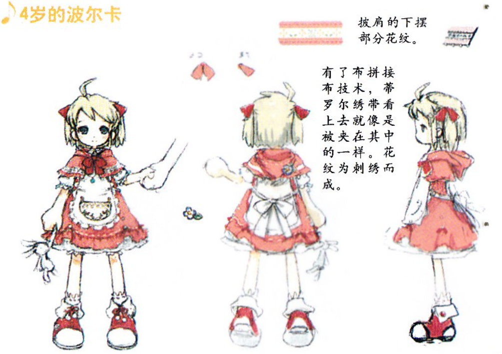
♪波尔卡 形象1

♪波尔卡 形象2

♪波尔卡 形象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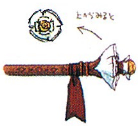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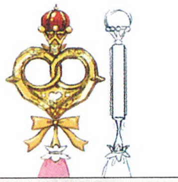
♪4岁的波尔卡



★鞋子的风格。紧贴的纽扣等请参考初代波尔卡建模。

♪波尔卡 武器详细设定





♪肖邦 头部



摘掉帽子时（帽子请设计成可脱式）

♪肖邦 外套

最佳侧面

背后的金属物件由2部分构成

金属物件的下方差不多是这个感觉



♪比特 武器详细设定

前端带冰杖的枪。锤子部分是象牙色。枪身（表面）为木制，装饰部分则由黄铜制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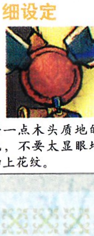


枪的大小差不多为这个比例。

♪比特



♪比特 饰物详细设定



带一点木头质地的颜色，不要太显眼地添加上花纹。

♪肖邦 武器详细设定

肖邦的武器 Melody Mak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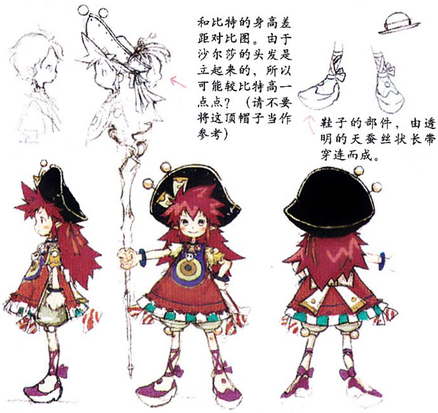




肖邦小物件集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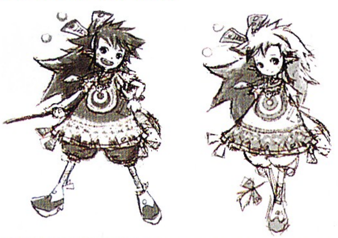
♪沙尔莎



♪沙尔莎&玛齐 草图



♪沙尔莎&玛齐 线稿



♪沙尔莎&玛齐 背影

沙尔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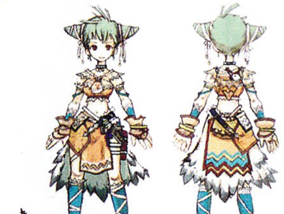
背面缝着一只大蝴蝶结。不是软软的那种，而是像和服的绸带一样比较牢固。

玛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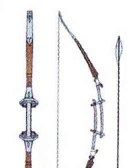


背后大蝴蝶结的下摆，沙尔莎和玛齐同为黄色。

♪维奥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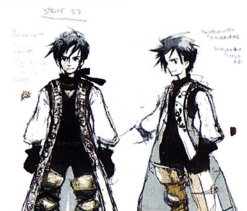


♪维奥拉 武器详细设定



维奥拉武器　太阳

♪基尔巴 草图



♪法尔赛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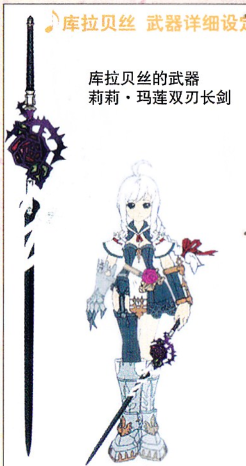


♪库拉贝丝 形象



♪库拉贝丝 武器详细设定

库拉贝丝的武器
莉莉·玛莲双刃长剑



♪华尔兹 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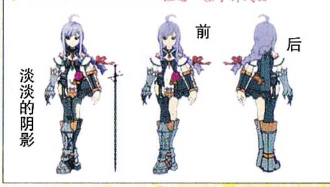


♪华尔兹 草图



♪库拉贝丝 草图

注意 左手持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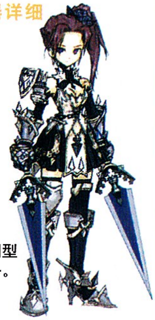


♪华尔兹 详细设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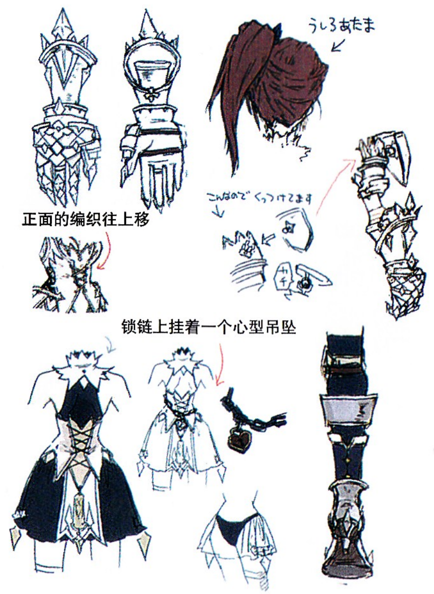
♪隆德 武器详细设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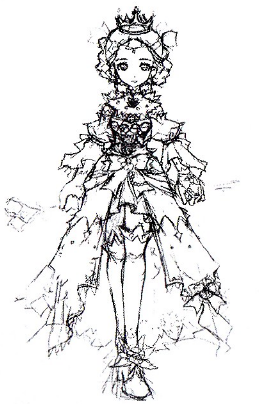


双手各持一把同型的武器进行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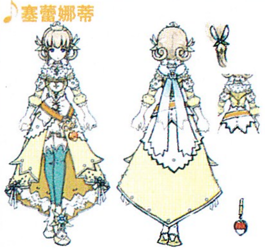
♪隆德 服装详细设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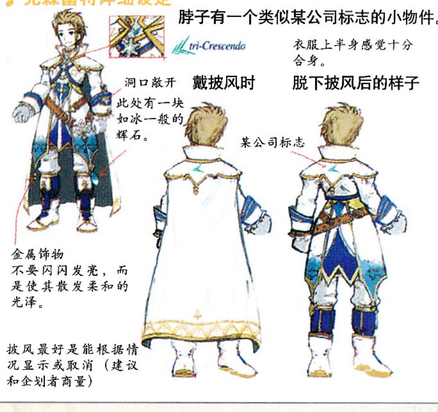
♪塞蕾娜蒂 草图



♪塞蕾娜蒂



♪克森雷特详细设定



栏目主持：YULA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通信地址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月度记事

1.同学们！玩够了吧？快开学了吧？要交暑假作业了吧？嘿嘿没错我是故意的，谁叫我们这些上班族没有寒暑假一说呢？想想那时还真是怀念呀，虽然不像现在的孩子们一样有那么丰富的玩乐条件，但有充足的时间在家里随便翻箱倒柜找书看抱着总要记得换电池的WALKMAN倒来倒去地听歌或者找个本子在上面涂涂画画，也是十分惬意的生活呢。

2.由于本期杂志页数比较紧张，导致不得不删减其他栏目的篇幅以支援最重要的小说部分。经过一番痛苦的心理斗争之后，最终我们决定将“名场面”和“玛娜影游秀”各停一期，请读者们谅解。

3.就在这期读编快要弄完、大家在一起闲聊时，暗星忽然冒出来一句：“其实我现在开始后悔把读编转给你做了……”还让YULA小小地疑惑了一下：莫非是觉得我在里面说话太随意态度不够端正？还是终于良心发现决定给我减负了？于是打算问他“要接回去吗？早说嘛”，谁知不等我发出声音，此君立刻拍着大腿长叹一声：“发现女读者越来越多了，想找她们要照片啊！”……各位，不要吝啬你们的感情，让我们狠狠地鄙视他吧！–_–

《游小说》第4期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很满意：35%
满意：53%
一般：11.8%
不满意：0.2%

二.最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奥丁领域
第二名：寄生前夜
第三名：生化危机 自由之路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离开——《恶魔城》同人
第二名：光明之风
第三名：逆转裁判4

四.您觉得本书中最该取消的栏目是什么？
第一名：四格漫赏
第二名：同人馆
第三名：游戏议会

五.本书还应该增加哪些类型的小说？
PC单机游戏小说：34%
网游小说：7%
游人小说：13.5%
动漫小说：28%
轻小说：17.5%

编辑榜评

老实说，第4期的排名结果大致如何，在这次的统计之前众小编多半都

早已心中有数了。特别是“最喜欢/不喜欢”这栏，从前几期的情况来看，其实这里面也存在着铁一般的“法则”。通常来说最容易获得读者青睐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大家公认的经典，地位说明一切；2）近期受关注大作，重磅推出；3）游戏本身以剧情取胜。也就是说，只要具备了以上任何一点，基本上得票数都不会少到哪里去啦！^o^ 当然，作者的出色描写功力也是不可缺少的，毕竟谁都不愿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品被写成枯燥无味难以下咽的东西……在此恭喜几位优胜者！

反过来，不受欢迎的小说则相对集中。如上期所说，每期的之最都是同人馆的文章，而这期仍不例外，真的犹如受了诅咒一样呢。和上期结果相比有些意外的是《逆转裁判4》的上榜，嗯……但稍微想一下就知道主要是连载期数过长了的原因。作为一部带推理性的作品，在一个关键的地方断掉，隔一个月再告诉你后续，的确容易让部分没玩过该作的急性子读者不满。而且从近期的回函来看，专门针对连载这个问题进行再三强调的人着实不在少数。暗星，注意了～

希望增加的小说类型，PC单机和动漫类得票数明显超过其他选项，从一个侧面说明更多读者的归属心还是趋于传统的。游戏动漫，动漫游戏，以前都说不分家，其实现在看来可分的理由多了去了（相对于国内来说），只是在适不适合写“小说”这一点上占了一些优势罢了。最后，最该取消的栏目也是不出所料，不同文化下的思维差异以及基于杂志性质所导致的漫画和文字在表现形式上的冲突，终使四格漫赏光荣牺牲。而众小编经过讨论，决定本栏目今后将改为不定期刊登，力求少而精，并在“共鸣”方面多做努力。第二名的同人馆则不用多说了，而游戏议会的上榜……是因为小说杂志出现评论性文章比较奇怪么？

互动空间<杂志关联篇>

（马鞍山·王成）希望能多增加页数，出版周期太长，改成半月刊吧，你们还能多赚点。


但这样的话我们也会老得更快点……

（乐山·林霄）文学无法将游戏的原味还原于本色，玩游戏与看小说不同，是能让你更投入到其中的。所以除非文字功底很好的作者，那么很多游小说可能变成攻略流程，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为什么我会买《游小说》？就是因为我们对文学的喜爱与游戏的忠诚，希望众编不要把读者的所爱搞砸了。


文学……擦汗……承蒙厚爱……我们会努力的……啊您是纠察队的！？

（江门·徐国威）子云说《俄罗斯方块》的同人小说是能够写出的，在此，我希望讨厌写字的子云能够写篇高质量的《俄罗斯方块》的同人小说出来。

（深圳·刘金溪）总觉得YULA MM和子云GG说话很老气，是因为真的老了吗？


我没有说过！讨厌写字的不是我！我不是人妖！


我只想说一句话：我无话可说……

（上海·王晨）上《神之手》！！！据不完全统计，希望看到此游戏小说的至少十几人（我认识的）……如果在下期还没看到片字答复，那我就，我就，我就……我就在下期写联名信，我要召集对《神之手》有爱的人联合签名！不过有一个条件，先送个电话或手机，现在放假了，也毕业了，都各回各家了，最远的一位在杭州，最近的也在上海别的区，所以，一定要送电话或手机哟！！！

你的意思是由我们来提供条件方便你们联络然后一起来对付我们？

话说类似的恐吓信我们已经收到10封以上了，对方要求送的东西从信封邮票到手机电话，甚至是游戏主机应有尽有。鉴于此，请这位读者好好等候，我们会在未来五十年内一一满足大家的需要。这位读者的排名目前是13位……请耐心等待哦！

风太大，我们听不清您说的话……

（江门·陈文晃）Tony大神的壁纸很不错，但缺点是数量太少，下期一定要补上，并附加漆原智志的画，名场面也要增加一些，否则我会让贵编辑部变成1945年的广岛！！！

好，下期你要不买个10本8本的话就把你们那儿变成1945年的长崎！

互动空间 <读编交流篇>

（哈尔滨·刘童歌）YULA在“读编往来”中说过每一封来信都会认真看完，我不太相信，如果这是真的话请让我在“读编往来”中露个脸好吗（尽管我没将照片寄来，但也让我露个名好吗？），求求你们了！（没错我就是在用激将法，我真是太聪明了哈哈！）

这下你相信了吧。——

（兰州·傅雅枫）我非常喜欢书末的小编寄语，好羡慕两位MM编辑，我从二年级开始涉足ACG领域，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曾有很多梦想如当一个漫画家，或为游戏杂志写攻略等等，可现实的我却成了大学的日语老师……不过有机会我还是很想投入《游小说》的大家庭的，目前正有意试写女性向游戏的小说，也许不久之后你们就会看到我的名字出现在投稿栏里。

日语老师……一上台腿就发软的某Y羞愧地爬过。

老师好！要知道，没有日语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因为我们是日语系毕业的！（眼神坚毅）

（烟台·李越洋）无视女编辑。2D美学。女人真是难以让人理解的生物。YULA一定在暗骂我呢！哈，我就知道你是那种直来直去的女子，从你回复读者的话中看，你说话还是蛮“冲”的，顶死人不偿命啊！姐姐饶了我吧，下次我再也不说实话了。去听艾薇儿的摇滚吧！应该会适合你。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不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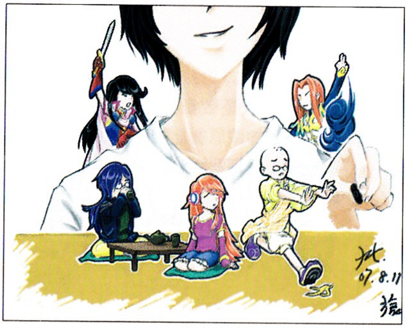
（深圳·庄伟立）清雨本期“小编寄语”里面说那句“坐在火车……一张明媚的笑脸”给人的感觉就是看着玻璃发射出自己

的脸，对着自己发出“明媚”的微笑，怎么看怎么就给人一种欠揍的感觉……

绝望了！我对“理解万岁”这个词绝望了！

虽然原文是“一张张明媚的笑脸”，不过说起来清雨的笑脸的确很明媚。

情景想像中……拍桌笑！



读者画稿：可爱的小编们

（感谢南宁的黄晓旋读者）

暗星：我的眼睛！我的眼睛！……还好每个人都和我差不多-_-

子云：我不是《大神》里的天照！（夜蓝：天照不是那只狗吗……？）

YULA：谁能告诉我背后那个在阴笑的人是谁？（天之声：不可说，不可说……）

夜蓝：太好了，我就是这里惟一不囧的一个！

清雨：有必要把我整得这么惨吗……T-T（天之声：天怒人怨，人神共愤！）

说你说我说封面 第2回

炎炎夏日需要消暑，相信第5期的Tony封面还是比较尽职地完成了任务。而鉴于该封面的养眼程度，可想而知这次的读者回函应该比上期更有趣。经YULA鉴定事实的确如此，而且各种回答还立场鲜明地区分出了3个阵营……

【义愤填膺型】

这个……那个……借我爸的话来说就是：“真是开放啊，这什么世道啊。”（世道的确是变了……）
本来以为小编们都很纯洁，可结果……（借用暗星的名言：人不邪恶枉少年。）
太暴露了吧！！偶一个女孩子拿这种封面的书很容易被人当变态的！（找个男生代买，这样出什么状况也是他的事XD）
拿回学校给男生看就出事啦！（把封面撕掉抢走？那就别给他们看啦。）
太邪恶了，害得我不敢带回家，谁给选的啊，八成是某位淫僧，以后这种图片放在内封如何？（啊，下雪了……）

【大喜过望型】

镜头再往下一点！（再往下一点就是字了= =）
她老看着我，害得我也盯着她看……（都是她惹的祸。）
封面是越来越成人化了，这是人民思想的进步呀！！（……不知这期封面会得到您的什么评价。）
不错，下期换沙滩排球吧。（虽然现在的确是夏天没错……）

【不以为然型】

还行，要是是风景的会更好。（“快躲开！妨碍我看风景了！”……是这意思吗？）
别太萌了，多来点男人的。（可怜的克拉拉。）
不喜欢，审美疲劳了，不想再看到Tony的任何东西。（可怜的Tony。）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杂志社有以下几期杂志可供邮购：总第4辑、总第5辑、总第6辑　定价：9.80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期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杂志，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游小说》Tot.5中奖名单



★PSP
辽宁省葫芦岛市
安邦

★ACG精美周边

深圳 冯伟文	福州 李 纳	廊坊 马 哲
昆明 王 潇	厦门 颜 瑾	上海 金中兴
北京 赵伊康	柳州 梁 挺	长春 周户星
哈尔滨 孙韬		

《游小说》Tot.6光盘介绍

幻彩花园： 美妙新世界/刺客信条/最终幻想战略版A2/皇牌空战精选壁纸
《利兹的工作室 奥尔多鲁的炼金术士》精美设定图欣赏

电子书苑： 黄昏旅馆215房间

梦剧场： 真·三国无双5预告片/白骑士物语预告片
大众高尔夫TVCM/先祖之魂 失落的传承TVCM
最终幻想Ⅶ 危机之源 PV/最终幻想Ⅹ PV

游音盒： 近期及经典优美游戏音乐放送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 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 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 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 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 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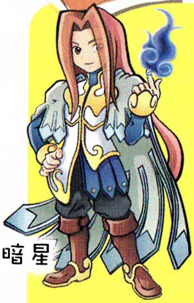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 g-novel@vip.163.com



小编寄语



★“封面太差了，我女朋友说看到封面就不想买了！”

“……你可以买回去撕掉封面再给她……”

“她说一想到这个封面就不想看了，你们真废柴！”

以上是与Q上某友关于《游小说5》封面的谈话，好吧，我郑重决定下期用男人做封面以满足女性读者，但前提是有好看的图−_−+

■“小学毕业后一直都没见面啊……你不知道？我已经结婚了，孩子都快有了……哈哈，其实当年我对你很有好感的，可你一直没有挑明，我也只好把这件事埋在心底喽。你怎么样，还没结婚吗？”……前不久在Q上偶遇了小学时暗恋的姑娘，然后她就说出了上面的话。

哈哈哈哈哈哈哈呜呜……

TMD好想打人……



近期心情标签：什么都有

※若是自己身处其中，那将是何等令人窒息的疯狂……越这样想，却越发不由自主受其吸引，于是我迷上了《死狂い》（中译《剑豪生死斗》）。

※朋友发来一首俄语歌，称相当治愈，听完我说：想到了《断背山》，头戴高顶帽，在山上静静骑着马的感觉。对方当场囧了：这你也能听出来？它的确是某同人女的心头所好……

※本月最爱专辑《Laid Back》，单曲《ナツノハナ》&《M☆A☆G☆I☆C》！



◆前几天山东半岛连降暴雨，希望在那边培训的某人保重身体。也祝愿你的室友早日康复。

◆过生日是好，可为什么没人送我《最终幻想Ⅷ 危机之源》新PSP同捆版的预定券啊，可惜可惜……

◆“我们把失去的称作过去，尚未得到的称作未来，停留在手上的称作现在。但时间何尝停留，现在转瞬成为过去，我们究竟有什么？”——周国平《周国平自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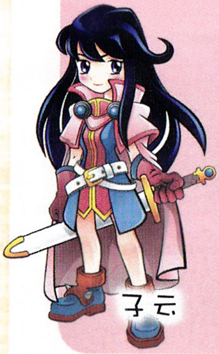
●关于回家

七月，趁机回了趟家。感觉家乡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门前的高架桥已经修好，但不知是不是错觉，路貌似比以前更堵更绕了……爸妈还是老样子。在家里待了几天之后，突然觉得自己真是个不孝女。就算电话再方便，也比不上在家里陪爸妈吃一顿饭。

都是些琐事，还望各位读者见谅。

●关于《信赖铃音 肖邦之梦》

通关已经是上个月的事了，神作，绝对的神作！但是一想到二周目的难度增加，顿时对自己没了信心……



◆阴影：本期中《自由之路》和《辉胜号怪谈》的故事竟然都是在船上发生的，恐怕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夜蓝都会对乘船产生心理阴影的。

◆K歌：首届“游小说杯”K歌大赛于8月2日隆重举行并圆满落下帷幕。参赛选手们经过3小时的激烈角逐，最终YULA力压群雄，凭借一首《Everlasting》一举夺得当晚“最佳女歌手”。

◆吐槽：我说，清雨啊，那个FFⅦ 10周年纪念限量版PSP就别买了吧，许多读者连旧版的都还没有呢。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紫血斿



预告为暂定内容，不排除在出版时进行更改的可能.

《游小说》第7辑

9月下旬 全国上市



最终幻想XII官方外传
废墟雾难散，哀嚎声不止
隐藏在宏大历史中的小小诗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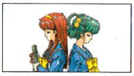
寂静岭2
恐怖游戏的艺术最高峰
KONAMI官方小说精彩奉献



战国BASARA2 酷炫与帮派
帮派火拼的最高境界
威风凛凛，征战四方



质量效应 启示
关于宇宙与人性的科幻范本之作
BioWare倾力打造的太空史诗



心跳回忆 启程之诗
淡淡的回忆，青涩的恋情
在传说之树下，感受诗与梦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7辑

ISBN 7-900392-72-5
9 787900 392725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900392-72-5
游小说光盘定价：9.80元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神睡扫描

